

禅真后史

序

糜公有言：“佛为朝廷养济院，有功于国。”则亦取其真；实际非必捐妻肉之累，饭藜茹藿，膜拜燃香，吟梵喝偈，作净土津梁。乃俗子扬其波，儒流亦且导其澜，祈悟门于贝叶琅函，不复问拯世义民实事。翻阅参求间，一腔热心已消矣！暨出，实建登，投老林壑，又拾《传灯》余炉，与二三黄面髡相诘难，依皈拱卫，胥老稚投礼空王。噫！真在是乎？不知大根器人何尝不从仙释中脱转，何尝不向仙释中归根。其间一段真功行，良善可兹，疲癃可起，奸逆可锄，魑魅可扫；慈悲肝胆、侠烈心肠具备，不尽惨然眉低，断努目态也。则煦煦谈矜恤者伪，而柔刚互连者真；拘拘明心性者伪，而晦蒙不蚀者真；汲汲事焚修者伪，而践履沉实者真。即如薛仙，身膺天篆，已入圣而脱凡，犹必再试之时艰，以补昔日罅漏，可识真之旨矣！然不指迷真之幻影，世且认贼作子，来金吾、党氏俱可身上金台；不指导真之竟究，世且丧志望洋，秋侠士、耿郎胡得立地成佛？揉叛盗于忠良，祛奸慝于禁近。《后史》皆所以补《逸史》未备，所为继之而起也。若夫清溪道人试提醒于前茅，已作南车之指；猛钳锤于后劲，允为暗室之灯。衷以屡注而逾热，识以久历而逾沉，奇以弥触而弥吐。万鼎不足铭其怪，溟海不足方其灏，时花不足斗其艳，朝直不足侔其鲜！人各具眼，应尽恁目挤舌相惊赏，毋饶不佞笔舌也。

时崇祯己巳兰盆日，翠娱阁主人题。

第五十回

为渡银河装蹶蹶 因方花貌受熬煎

诗曰：

诈蛾装狐计万端，徜徉书室盼青鸾；
偶历月下窥双玉，得附嫦娥入广寒。

禅真后史

话说来金吾西园第五房夫人王玉仙看上了嵇和尚，特唤侍儿毓秀逾墙相招。当下嵇西化将这妮子搂抱，求欢，毓秀慌了，两手推开，极力挣扎。怎当这和尚一手把肩膀搂定，一手扯落下衣，这女子年幼体柔，不能禁受，大声喊叫：“救人！”和尚怕人知觉，只得放下旗枪，两手搂抱，温存一会。这女子兀自哽哽咽咽哭个不住。嵇西化再三抚恤，又于袖内取出一条白潞绸汗巾送了，方得拭泪，回嗔作喜，催促道：“夜已三鼓，不过墙去，更待甚时？”嵇西化周围一看，只见东角佛堂前方，一条烧香的折叠软梯，掇过靠墙放了，扶毓秀上去，爬过土墙，先与王玉仙说了。少倾，那和尚也盘墙而下。二人见了，喜从天降，玉仙携和尚之手同入兰房。叙礼毕，一字儿坐于靠窗胡床之上。嵇西化道：“小僧是方外阍黎，夫人乃瑶台仙子，今夜得亲颜颊，醒耶？梦耶？”玉仙道：“妾身羁于邃室，幽情久而郁然。日前幸睹

丰神，不胜渴想。今不以自献为丑，屈师兄少叙幽怀，莫以恩情容易，日后等闲相弃。”嵇西化下跪道：“小僧寂居书室，何期误入仙宫。此情此德，惟天可表，准拟终身之约，生死不渝。”玉仙纤手扶起，唤毓秀铺设酒肴。二人对饮，四目相视许久，玉仙一腔欲火，按捺不下，对和尚道：“月色已斜，夜将过半，请君就寝，莫负良宵。”此际这秃厮心花也是开的，忙忙地脱卸衣鞋，揭开罗帐，登榻而坐，以候麝战。玉仙令毓秀收拾杯盘，移过卧具，顶门睡了。然后熄灯解衣，跨上床来。和尚两手搂住腰肢。摩烫一回，引的妇人淫心荡漾，欲火如焚，两手去摸那话儿，笑道：“这和尚单会管门，兀敢望中堂出入。”和尚也笑道：“侯门深似海，小沙弥怎敢擅进？”二人一面说笑，渐次挺戈跃马，直捣中坚。这玉仙虽是妓女出身，只与那商人交媾，随后嫁这来老子，更是力量不胜，从来未经大阵。那夜撞入和尚之手，一来阳物伟巨，二则精力强健，三则善于按摩进退之法，自三鼓战至鸡鸣，何止千百余度。弄得这妇人浑身爽快，遍体酥麻，气喘汗淋，头眩口冷，一连丢了两次，连声求告道：“师爷饶我罢！你若再行冲突，浑身皆化矣！”和尚笑道：“今日幸夫人雅爱，恣乐通宵，岂可甘露不施，便行罢手？”玉仙道：“没奈何，权且收兵，待后会了毕心事。”和尚道：“也罢！”便丢了手。玉仙平伸两股，闭目咬牙，昏沉睡去。嵇西化终有家数，两手紧搂香肩，以舌尖舐著妇人上腭，两肚相贴，不敢移动。少倾，玉仙出了一身香汗，渐渐苏醒。嵇西化方才放手，拥抱而卧。玉仙道：“师兄好利害也。天下之乐，莫过于此。今宵奇会，死亦甘心。”嵇西化道：“夫人莫言，且宁神一睡，休伤元气。”玉仙甚觉疲倦，朦

胧睡去。这和尚坐起，叩齿运神，摩热两手，揉擦贤门，然后趺坐，内观反照，以固精气。一霎时，樵楼钟起，野店鸡鸣，嵇西化忙摇玉仙，相别而去。玉仙披衣送别，行至墙边，垂泪道：“师兄一去，未知能继此乐否？”嵇西化道：“后会有期，不须悲惨，万祈珍重自爱。”说罢，跨桌上墙，踊身下梯，自入书房安息，不题。

再说玉仙自那夜偷会以来，满腹火攒，四肢倦怠，终日昏昏觅睡，饮食不思。凡遇朔望忏悔日期，对天暗祝，愿求下雨，得谐旧约。谁想天公偏是晴日，这和尚朝来暮去，怎好捱身借宿？王玉仙两眼瞧著青天，好生嗟怨，有求雨歌为证：

跌足怨苍天，天不从人愿。仰面瞧太阳，偏生红艳艳。怎得云蔽空，灵隆驱闪电。滂沱雨不休，路不行人面。留下俏冤家，彻夜相留恋。

原来王玉仙自那夜两情欢畅，云雨并施，便自怀了身孕。故来金吾夫妇深信白衣观音灵感，又敬嵇和尚忏悔之诚。奉旨临行，叮嘱夫人照旧式奉待，广求子嗣。夫人向是佞佛吃素的人，见夫人恁般吩咐，愈加信服，心遇朔望、上下二弦、六庚、六甲之日，必请嵇西化到衙内诵持忏悔。嵇西化暗想要与西园五夫人幽会，无便可乘。忽一日在宓妃庙前闲立，只见一跛足和尚化斋，嵇西化蓦然醒悟，计上心来，故意在阶坡上滑了一跌。旁人急搀扶起来，即叫唤脚跟疼痛，忙延外科医人疗治。医人道：“挫跌伤筋，一时未能痊愈，须内服煎剂，外贴膏药，直待百日之外，方能平

复。”这分明是医士骗钱这术，嵇西化顺水撑篙，任医生撮下药饵，令人煎和已好，暗地倾于壁下，只将膏药贴于患处。凡逢出入，必拄拐杖而行。当下却值十月中旬。先一日，来夫人差家僮至窈妃庙接嵇和尚次日早来忏悔，嵇西化道：“贱足偶尔跌伤，不能行动。”家僮道：“待小人与奶奶讲，雇一辆车儿奉迎。”嵇西化颠头道：“你怎知佛门中法度十分严厉？贫僧感蒙你家老爷重托，求子乃一桩大事，若非虔诚感格，怎能佛送仙孩？我若用车马行动，是亵渎圣贤，焉能感应？”家僮道：“奶奶吩咐，毕竟要师太去的。”西化道：“若是他人请，我断然辞却不行。然你家老爷何等雅爱，怎好推辞。”明早待山僧扶杖缓步而来，以全信义。切不可用车马相迎，反招罪孽。”家僮应允去了。

次日，来夫人亲于净室中焚香点烛俟候，直等到申牌时分，嵇和尚才到。见了夫人，双手扶著拐杖稽首。夫人问讯道：“师父何故闪跌了尊足？甚觉竝蹒。何不乘车，以自劳苦？”嵇西化合掌道：“南无阿弥陀佛！小僧单为著奶奶重托求子，怕什么劳苦？昨日已与盛使讲了，做和尚的若跨马乘车，佛爷怎不嗔恼？”夫人听了这话，愈加敬礼，即忙摆出果品蔬食，对佛忏悔。化纸已毕，又早日已西斜，夫人唤整斋相待。嵇西化辞道：“贱足不便，况且天色将暝，急急回庙，犹虑路黑难行，如再领盛斋，愈加耽搁。”夫人道：“贵寓较远，傍晚难行。适瞧黄历，十七日又是甲子，免不下烦师父诵经，何必往返劳神？暂屈书室中荒宿两宵，十八日早上去罢。”嵇西化道：“如此，足感奶奶盛情。但老爷不在府中，惟恐不便。”夫人道：“何妨？我衙中谁敢他议？师父安心，不须过虑。”嵇西化道：“奶奶恁地吩咐，小僧

敢不从命！”夫人唤家僮劝师父用斋，一壁厢铺整床帐衾褥，点灯候寝。夫人吩咐罢，自归内室去了。嵇西化与家僮扯了一会闲谈，不觉樵楼鼓起，皓月当空，连打呵欠，道：“贱体疲倦，已欲寻睡，老哥请自稳便。”家僮闭上角门，逡身进去。嵇和尚步出书房，侧耳潜听，四下里人声寂静，把角门儿上了腰拴，依然移过烧香梯子爬上墙去。正待往下便跳，忽见两个妇人携手在花阴下谈笑。和尚忙回身跨落梯顶，探头隔墙黑影中窥觑。这一个就是王玉仙，那一个不知甚人，仔细端详，那玉貌花容，更胜似玉仙一倍。和尚暗忖：“这必是老来第四位夫人了。”黑处瞧那明处，十分详细，正如双珠并玉，岂不爱人？那和尚看了，按不下一腔欲火，焰腾腾烧的遍身炎热、两颊通红，恨不得一碗清水把二美人吞下肚去。又捱了一会，那美人方分手各归卧室。嵇西化俟两下扃门已久，仍旧爬上粉墙，一跃而下，悄悄逡近王玉仙房栊之前，轻轻叩门。王玉仙正欲解衣就寝，忽听击户之声，移灯近前问时，却是嵇西化声音。忙开门放入，却似半天里脱下一件活宝来，两个搂抱做一块，且自亲嘴咂舌，也无暇叙情说旧，急急地上床云雨，直乐至三鼓将绝，方得罢战休兵。二人贴胸交股而睡，和尚道：“毓秀姐为何不见？要夫人亲自开门？”玉仙道：“你兀要问他怎地？那夜被你这天杀的弄伤了阴户，自今卧病不起，终日价啼哭。出家人不惜阴鹭，不管好歹，一例施行，也放出那般利害手段，生擦擦干的他好苦。”嵇西化笑道：“我们做和尚的，自有上流下接、从容中度传授的秘诀，不比那村夫俗子，见了一个妇人，极头极脑便干，干的不三不四，便自丢手。这唤做饮酒不醉如同活埋。夫人，这滋味可知道么？”玉仙

道：“你的本事也算做数一数二的了。但没偏滌，弄的这丫头恁样苦楚，教人心上难过。”嵇西化道：“我佛教中说得：‘偷情不捉鬼，转眼便通风。’比如夫人唤这女子相招小僧，这是他一片热心，何等凑趣！我与夫人被窝中光景，他已瞧得透彻。千年万载，只恁地同心合胆便好。倘夫人有甚著恼责备之处，他即记仇怀恨，面是背非，等闲露了消息，正唤：‘人无千日好，花无摘下红。’那时逆水挽舟，何等费力！故小僧总截要路，先自滚他下水，使彼混成一体，难对人言。这是禅家秘诀。”玉仙道：“这光景，我尽知道的。但那话儿口子开了，站起时便自蹲倒，两手按定，兀自疼的可怜。这事怎处？”嵇西化笑道：“不难，我自有灵丹妙药，可以医治，不必夫人尤虑。”玉仙道：“这样我心方安。还有一件，昨闻家僮讲，你跌损了两足，不能举步，谁想进的城来？又幸奶奶留你在此，一来爬的过墙，二则行事时两足何等著力！这事甚为奇异，教人摸不著头脑？”嵇西化将那假跌诡计说破机门，玉仙笑道：“人说出家人鬼计多端，看此形境，实而不谬。”两人搂抱笑了一会，都觉神疲体倦，鼾然熟睡。直交五鼓，二人方才睡觉。嵇西化掀开锦帐瞧看，只见窗外微微明亮，忙披衣而起，衣襟里取出一包末药递与玉仙道：“天晓时可烧滚汤，将此药和入，乘热令毓秀把牝户不住浇洗，旦夕之间，自然平复。今晚夫人慢睡，等候则个。”玉仙道：“千万早来，莫行耽误。”嵇西化叫一声：“夫人安寝。”便起身而走。玉仙忙披衣相送，行至门口，两个对著亮光复相偎相抱，耍了一会，一个闭门觅睡，一个缘墙以归书室。

次日，嵇和尚因闲暇无事，诵了一日《金刚经》。夫人

听了欢喜，说：“这沙门虔心持诵，焉得佛爷不显应呵？”三餐斋供极其恭敬。嵇西化口虽诵经，两只眼珠只望著天色，巴不得日光霎时间滚下山去。坐一会，站一会，走一会，呆一会，天可怜见也有晚的时节！不觉金乌西坠，玉兔东升。家僮点了灯烛，搬出晚膳服侍，嵇和尚吃罢，收拾盘碗，闭上角门自去。嵇西化移梯爬过墙来。玉仙引入房，和尚便要动手。玉仙道：“用待夜阑人静，休得恁地性急？”嵇西化道：“小僧盼了这一长日，好生难过。今已亲傍玉体，怎地不趁早干事”还待什么吉时良候？”玉仙笑道：“不是这等说，你岂不见我卧室一带是五间么？右首两间，乃四奶奶劳氏之房；这左边两间，是我棲止”居中这一间，留为公座。两座花园，都如此置设。这劳奶奶不时到我这里闲谈消遣，这会儿倘趲过来时，老兄如何躲闪？”嵇西化道：“奶奶这话甚是。昨晚与奶奶携手在花荫下讲话的，莫非就是那人？”玉仙道：“正是他。你在何处瞧见？”嵇西化道：“昨夜我溜上墙顶，正欲跳下，猛见奶奶二人叙话，蹲于梯上觑已久，俟他走了，方来扣门。奶奶不要怪和尚说，劳夫人玉貌，不减于奶奶花容。那会儿小僧忒煞动火，不要讲什么行云握雨，若得近傍著他，温存半晌，死也甘心。”玉仙变色道：“哦！彼是天姿国色，我乃鄙貌萎容。你在此作甚？可往他房中作耍！”嵇西化慌的跪倒，磕头道：“我的奶奶呀，小僧因话讲话，说到这关目，奶奶为何认真发怒？和尚该剮！该剮！该切！该剮！望奶奶宽恩饶恕。”玉仙抱住笑道：“秃厮起来，我自说耍，何必恁地着忙？”嵇西化两手扯著耳朵，笑嘻嘻道：“奶奶著恼，教小僧措身无地，今得开恩，恰似法场中一纸赦书发到。”玉仙瞪眼道：

“活贼！不要这般假小心，最大胆。我量你那一颗歪心，兀向著那人哩！”嵇西化道：“小僧嚼舌，出于无心。奶奶恁的猜虑！”玉仙道：“我穿下一只草鞋，在你肚腹走的几个回往，你那贼板肠，岂不省的透彻！”嵇和尚道：“咦！你说，你说，省的我什么？”不知玉仙果参透和尚心事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一回

劳夫人梦里簪花

来毓秀灶前说苦

诗曰：

画鼓频催声韵悠，芙蓉遍插美人头；
梦中色相机先露，一段良缘逐水流。

话说王玉仙因嵇西化一言落巧，极赞劳我惜之美，不觉醋心萌动，变色道：“自古说：‘要知心腹事，但听口中言。’那‘死也甘心’四个字，谁教你吐出来的？读书人有三到：‘眼到、口到、心到。’和尚们有三毒：‘眼毒、口毒、心毒。’你那两个圆秃秃、光溜溜眼珠好生利害，瞧那女人妍媸美恶，不放一毫儿空哩！况我等女眷们，将自己恁容较别人颜色，岂不识的好歹？劳夫人皓齿丹唇，黦发云鬓，丰姿艳冶，肤若凝脂，比我丑陋之姿胜过数倍。不要讲你等男子瞧之羡慕，便我女辈见了，亦自相怜。你讲他玉貌不减于我，是面谀谗言，非知心实话，我焉得不恼？贼和尚，你想是么？”嵇西化笑道：“我的奶奶，说的不差，字字钻透肺腑，就如活佛一般。小僧怎敢打诳语！委实见了那人，心下有些动态。”玉仙道：“这是不必讲的。你单论我二人容貌，孰为上下？”嵇西化道：“劳夫人乃月里嫦娥，王奶奶是蟾宫仙子。细加评品，纤忽无差。”玉仙道：“一

剷油嘴，可见出家人生成的奸巧！罢！罢！你自去罢！今日尚然如此，向后心迹可知。”嵇西化又跪下道：“小僧并没有一言欺蔽奶奶，何故奶奶反骂小僧奸巧？教人实把撮不定。呀！好苦耶！”玉仙笑道：“我家唤你诵经祈子，不教你耽饥受冻，有甚苦呀？”嵇西化呆瞪著两眼，迳不则声。玉仙道：“谁把你做哑狗卖，恁地闭口无言？”嵇西化道：“小僧也没甚话讲，今夜生死，只凭奶奶发挥便了。”玉仙推道：“你去罢，莫在此胡缠！”嵇西化一跤滚倒地上，抵死不动，王玉仙笑做一堆。两个半真半假地缠了一会，不觉已是二鼓。玉仙将和尚搂抱起来，熄灯就寝取乐，不题。

且说来金吾第四位夫人劳氏，当夜吃罢晚膳和侍儿小兰到玉仙房中消遣。行至门首，忽听得有人说笑，侧耳再听，是一个男子声音。我惜悄悄唤小兰趑转居中房内，爬向高处隙中窥觑，将二人耍笑光景瞧得清切。但言语说得轻巧，听的不甚明白。直待灯灭之后，才从后轩趑回房去。令小兰煎茶，小兰道：“夜已深沉，又无客至，夫人煎茶何用？”我惜道：“我一霎时心烦口渴，遍身似火烧一般十分难过，故思茶吃，快快煎来！”小兰道：“好端端出去步月，为何陡生渴疾？莫非罗衣单薄，受了些风寒呢？”我惜叹道：“痴丫头，你省的什么？我这病内热外凉，非伤风露，乃心事不乐耳！”小兰道：“老爷虽然远出，不久便回。夫人何忧尤郁？”我惜怒道：“我身子甚不耐烦，咽喉中干燥欲呕，偏要你絮聒耐烦的不了，可恨！可恨！”小兰不敢做声，且去生火煮茶。

我惜斜倚著小几而卧，不觉朦胧睡去。忽丫环报说：“老爷吩咐，江上芙蓉盛开，已整下酒席于江口亭子上，接

五位奶奶同赏芙蓉，门外停车相候。”我惜不暇妆饰，即出门上车。迤逦行至江口，远看江水滔滔，一望无际。傍岸有一雕花亭子，内中做官的与诸位夫人已在彼饮酒。我惜下车，步入亭中，行礼叙坐。只见岸上芙蓉开的一片通红，如错锦相似。做官的东顾西盼，拥众姬欢饮一回，复大笑道：“静酌的无兴，催花击鼓何如？”合席齐声道：“妙！”唤小厮折下一枝芙蓉花来。我惜道：“花虽折下，无鼓奈何？”做官的将手指著栏杆外道：“兀的不是鼓也？”我惜抬头看时，恰是一个长大标致和尚，手内捧著梆子在那里看花。我惜对做官的道：“那是一个沙门，何云是鼓？”做官的道：“权借彼募缘之梆，为我传花之鼓，有何不可？”那和尚应声道：“小僧愿充鼓吏，三挝遍及花神。”做官的大笑，令传花起鼓。一连传了四遍，这四位美姬皆簪花饮酒。做官的抚掌欢悦，众姬起身劝酒。忽然西北上飞下一块火光，大似车轮，就地滚了几遍，焰腾腾把亭子四围烧著。亭子内众人一哄而散。我惜惊惶，也欲奔走，奈两脚绳子绊住的一般不能移动，心慌胆颤，高声喊叫：“救人！”只见那和尚撒下手中梆子，举起两只褊衫大袖，抄起江水呼呼地泼将上来。顷刻间，亭中之水已过腰胯。我惜大叫道：“不要水了。”和尚应声道：“不用水，你那火怎么肯熄？”不顾前后，把江水乱泼将来。我惜拼命冒水而走，忽然脸上冲著一阵冷水，打了一个寒噤。惊闪醒来，却是南柯一梦。开眼看时，炉火正炎，残灯未灭。我惜欠身而起，小兰捧茶过来。我惜呷了数口，将瓯子放下。小兰道：“适才娘索茶吃，等不的下口。今茶已煎熟，啜得些须，又复停而不用，却是何故？”我惜道：“适者遍身烦热，故思茶吃。偶尔凭几一睡，

便觉寒慄不宁，啜茶反欲作呕。汝可打点外行罢。”小兰忙揭帐拂床，整叠枕褥，薰笼内拿起锦被铺了，然后扶劳夫人进房，各自安寝。

当夜，我惜因心绪恍惚，睡不成寐，暗想：“王玉仙原来与嵇和尚反搭上了，何等受用！那腹中之物，毕竟是佛门之种。我也量这老头子鸡形的鬼厮弄，怎有这样伎俩？不期今晚被我瞧破。那一腔欲火不知怎样焰的利害！我看那和尚温存腴腆，多少情趣！如何能够与他相叙？”追悔道：“他二人顷者笑耍之时，可惜不冲将进去”又转思梦中境界，十分奇异：“莫非这僧家与我宿缘有荏？”因此心坎上撒他不下，颠倒寻思，反覆不能合眼。有诗为证：

梦里机缘著著奇，醒来欹枕暗追思；
甫能遂却风流愿，地久天长永不离。

且说这小兰从幼儿卖与本府，因他伶俐，拨在西园劳夫人房中服侍。此时年已十八，颇谙风情，只为内外隔绝，罕与僮仆相见，倒也是一朵未经风雨之花。夜分窥见隔房动静，因主母烦渴索茶，心下已自洞然明白，故将言语反覆相钓。可见这个丫头亦是在行的人物。当夜也将那把刀儿想了一个更次，终久是未曾下水之船，不过空想一回，便自睡去了。

次日，吃罢早饭，偷空儿蹑入王夫人房内来闹耍。推开两扇门儿，从客座前直进到轩子；转过花栏杆，又从小门边穿到厨房内，静悄悄没人影。只见毓秀独自一人立于厨下，一只脚搁在小椅子上，斜扭著身躯，低著头炉中煨火。

两个见了，厮唤罢，小兰道：“你在烹甚物件？可与我尝味么？”毓秀道：“罐子内是莲枣汤，姐姐可掏数枚吃吃。”小兰取箸子往罐中一掏，却是几片人参，就将箸子在毓秀头上的打了一下，笑道：“臭尿精！莲枣在何处？谎的我好。”毓秀哈哈地笑了一声，把那搁起的脚往下一放，便弯倒腰大喊着道：“死也，死也。”小兰忙扶住道：“妹妹何故恁的疼痛？”毓秀两眼流泪，不住口呻吟叫苦，停了一会，方才拭泪煎汤。小兰复问苦痛之因，毓秀叹气道：“这事难对姐姐讲的。只是我年命该死，受此魔障。”小兰道：“我与恁是一家，有什么病患与我说知何妨？或系沉重，可对大奶奶讲，接医疗治。”毓秀沉吟不答。小兰终是聪明，心头一转，便猜到那话儿地步，冷笑道：“若要不知，除非莫为。你这痛处我知之已久，何苦瞒人？”毓秀两颊痛红，佯笑道：“油嘴，你知道我什么？”小兰指著罐子道：“恁煎那独参汤与谁呷呷？”毓秀道：“我家奶奶吃的，管他做甚？”小兰道：“这事瞒的别人，恁能掩得我兰姐耳目？老爷在家时，凡进那一位奶奶房中过夜，次早必煎人参汤与他吃，以补血气。这是旧规俗套，我岂不知？今日老爷远出，你家夫人煎此何用？”毓秀道：“我奶奶怀了身孕，那一日不吃人参哩？”小兰道：“昨晚初更天气，甚人在后轩里和王奶奶笑耍？”毓秀听了这话，半晌无言。自古道：“亏心难做。”毓秀被小兰兜心窝一针两艾，便显出病根来。当下心里暗忖：“机关已露，难以遮掩。”把那向前跳墙来往事迹，备细说与小兰。小兰颠头道：“是，是，昨夜我瞧见光景，已揣摩到九分九厘田地，但恁那搁脚的贵恙，我已估度定了，兀自瞒我怎地？”毓秀含羞道：“姐姐是个乖觉之人，我做

妹子的怎好掩饰？我那日……”三个字方才出口，只听见房里夫人叫唤。毓秀忙道：“姐姐且请坐著，待我服侍奶奶吃了参汤，慢慢地告诉苦楚。”小兰笑道：“这是极乐世界，有甚苦楚？我在此候你，快快地来么！”

毓秀笑嘻嘻地拿了独参汤，拐进房里去了。小兰跨马势坐于一条烧火凳子上，闭著两眼，摩想颠鸾倒凤的光景，不住身在凳上摩烫，口里连声道：“妙！妙！”不期毓秀来到，插口道：“庙不如寺！”小兰开眼笑道：“打和尚惯家，只知有寺，焉知有庙？”毓秀也哼哼地笑起来。小兰道：“且休笑话，可将正经事讲与我听。委实为甚地染了病症，不能舒转？”毓秀道：“数月前，老爷在家时，那一日接嵇和尚忏悔，偶因雨阻留于书斋权宿。我奶奶偶瞥见小嵇丰姿雄伟，私心羡慕，令我过墙约彼相会。谁想这秃厮好生极险，抵死留我云云，此际待欲脱走，怎当他两手捺定，上面以舌尖塞进嘴里，却似九龙取水，满口搅得火热，咽喉中嚥不迭津唾。下面一手扯下裤子，拨开两腿，把那研酱槌一般的物件，生擦擦戳将进来，那会儿恨不的往地缝中钻将入去，奈何那秃厮将光秃秃东西抽送个不住，彼时大痛难禁，只得放声啼哭，方得罢手。直待爬过墙来，两腿淋漓鲜血，那话儿上下开了口子，好生苦恼。屈指算来，已经三月有余，弄的人面皮黄瘦，昼夜思睡，流脓淌血，痛不可当，小解时竟似过了一重刀山地狱。前日奶奶对他讲知，与我一包末药煎汤浇洗，渐觉脓血不流，口子长肉，兀有些疼痛不住哩！岂非是宿世冤家，聚成一处？”小兰听了，两脸上红晕胭脂，咽喉中津如泉涌，斜著两只骚眼，没做理会处。毓秀笑道：“姐姐也思索茶吃么？”小兰骂道：“小婆娘夹了鸟嘴！哄的

人热嘈嘈不得过，怎么了帐？”毓秀只是哈哈地发笑。小兰站了半晌，转身去了。毓秀复拐入房内来。玉仙道：“昨夜被小嵇缠至五鼓，遍身筋骨尽皆拆散，头晕眼花，四肢懈怠。这时候正错沉觅睡，几遍价被你笑醒。你与什么人耍乐，惊觉我睡头？”毓秀将小兰夜间窥见的事体逐一说知。王玉仙慌了，追悔道：“若使老爷、夫人知道，这事怎了？”暗中思忖解救之策，令毓秀门前伺候：“小兰行过时，可挽留进来，我有话讲。”毓秀领命，步出门口顽耍。傍午时，只见小兰又趔过来扳话，毓秀一手挽进内室卧榻之前。小兰厮唤了一声，玉仙和衣坐起，执小兰之手笑道：“恁可床趔上一坐。”小兰道：“奶奶跟前，贱婢怎好坐得？”玉仙道：“不妨，恁坐下，我有话讲。”小兰侧坐床边，问：“奶奶有何吩咐？”玉仙道：“适闻毓秀说，恁昨夜窥见我丑事，奶奶可在么？”小兰道：“劳夫人同我在中堂窥见的。”玉仙道：“我与四奶奶情契甚厚，恁就是我儿女一般。凡事遮盖，莫露风声。”小兰道：“奴奴向承五奶奶覆庇，免了几十遍责罚。况系一园居住，怎敢泄露机关！”玉仙欢喜道：“乖儿子，大有线索，我自有管顾恁处。”说罢，令毓秀捧过减妆来，取出一枚镀金龙头簪子、两枚镶嵌宝石戒指送与小兰。小兰道：“婢子无功，怎领奶奶重赏？”玉仙道：“此须之物，不过表情，若不嫌轻，便当收去。”小兰道：“奶奶如此吩咐，婢子不敢不领。”玉仙道：“昨晚劳奶奶瞧见和尚在我轩子中笑耍，有甚话说么？”小兰道：“劳夫人窥见奶奶动静，回房好生嗟叹。初次为心烦口渴，急索煎茶。及至有茶，复言寒梗作呕，停茶不用。奴看其光景，暗有羡慕之心，故种种露出态度，彻夜长吁短叹。今早日色过

窗，兀自贪睡不起。奴奴说与夫人，切莫面谈其事。”玉仙带笑道：“我自然不讲，但过后不拘有甚事务，紧切处烦你帮衬，不可推却！”小兰道：“奶奶凡有驱使，可用力处，无不尽心。”玉仙又以甜言奖谕一回，小兰无限之喜，趑身去了。

玉仙虽然以首饰箝买小兰之口，还虑劳氏露机，辗转心绪不宁，饮食俱废。看看日色沉西，心下又想：“这冤家夜静必来，怎得够暗通消息，令其权且收敛，再图后会。奈何这妮子不能举步。”又思，左右是被他识破，待小嵇来计议一条长策，以便来往。此际失张失志的，呆想个不了。

不觉月色透窗，晚钟初动，唤毓秀停灯轩里，开门候小嵇，来时悄地报知。毓秀依言等候。少顷，只见那和尚轻轻地趑入轩内来。见了毓秀，即向前搂住亲嘴。毓秀哀求道：“我的爷老子，不要恁地啰唆，莫使人惊破了胆子，送下性命。”嵇西化道：“小肉儿不必惊骇，我已知道你禁受不起，怎下的这样毒手？姑待三二年之后，慢慢地教你受用！”毓秀对脸啐了一声，提灯拐脚便走。嵇和尚随后抓住。不知二人怎生做作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二回

小兰献主解重围 我惜贪欢婴内疾

诗曰：

破垒攻城战不休，昨宵心事一时酬；
锦衾未透风流汗，玉体先罹霜露尤。

话说嵇西化将毓秀衣襟一手摞住，毓秀吓的便欲啼哭。嵇和尚道：“且莫脓包势，我见你行走不便，待扶你进去者。”毓秀一手搭住和尚肩臂，一齐入玉仙卧房里来。和尚悄步向前，揭开罗帐，只见王奶奶鼾鼾熟睡。和尚不敢惊动，且抱毓秀在怀内作耍。毓秀挣扎，将被角牵动。玉仙惊醒，开眼见了和尚，不觉失声长叹。嵇西化放下毓秀，把王奶奶抱住，道：“夫人为何嗟叹？似有懊恨不悦之色。莫非小僧有甚差错，故尔如是？”玉仙道：“非也！我与你情爱绸缪，纵有差错处，亦无嗔恨之心。但被窝中事体，已被人瞧破，心下忐忑，难以张主，怎生设一长便计策，庶免日后之忧。”嵇西化道：“这花园深邃，并无僮仆出入，此事何以得露？”玉仙将夜间劳夫人并小兰窥觑根原，逐一说知。嵇西化踌躇一会，笑道：“不妨，若是你家老爷在时，只索潜身避迹去了。今幸贵园只恁两位夫人、一双侍女，纵被瞧破，亦无妨碍。”玉仙道：“正是此二人，昨晚轩子内耍笑

时，被他看的清切。我想这事若吹入老爷耳内，你男子汉高飞远举的去了。我妇人家是笼中之鸟，怎能转动？必受熬煎。不如早寻自尽，免使出乖露丑，臭名远扬。”嵇西化道：“夫人且莫性急，从容计较，以图久处。但不知劳夫人平日操守如何？侍儿小兰性格何如？稍近人情，便可狎昵。”玉仙道：“劳夫人素爱风情，性极柔雅。小兰颇知人事，狡猾有心。日间我已将小惠加他，允为内应。你怎能够一网打尽，方得箝口无言？不然，到底事机难保。”嵇西化道：“此计与吾相合，必须如此才妙。乘今晚试探一阵何如？”玉仙阻道：“不可。凡事宜缓，岂可急遽？万一不措，反速其祸。”嵇西化道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今日甲子，留宿一宵，明早便行告别。屈指又有数日之隔。此机一失，未知后会何如。”故这一著，毕竟行下手的为妙！”玉仙笑道：“我心绪已乱，难以摆拨，只凭兄张主便了。”

嵇西化手舞足蹈，迳从轩子架梁上爬入中堂去，意欲望后轩闯入劳夫人卧房去。正走间，忽听得堂外簌簌之声，似乎形迹行动，忙转身往外来瞧。中堂门虽关闭，那月色从直棂穿入，照得明亮。只见一女子立于贴壁胡床上，扞著腰板张望哩。嵇西化已估定是小兰，促步向前一把抱住。原来那妮子伏于板隙窥觑已久，及和尚移步时，瞧的清白，明在好酒，故犯此令，反紧紧倚著不动。此际被和尚搂抱，回头推拒，佯怒道：“和尚家不知法度，夜深到此何干？又把奴拥抱，是何道理？”嵇西化笑道：“适者毓秀姐达卿之盛雅，令我入来，今又见拒何也？”小兰道：“好没趣！谁教你来？恁不放手快去，直待喊叫声扬，致于死地？”嵇西化笑道：“我苦怕死，也不闯到你花园里来了。自古道：‘牡丹花下

死，做鬼也风流。’卿卿舍我一乐，一死何干？”小兰极力挣扎道：“祸根！谁教你来厮混？”嵇西化道：“你唤贫僧来的，何故假辞推托？”小兰顿足道：“苦耶！天下有这样硬擦擦做事，不怕死的和尚！”嵇西化道：“管取卿卿快活，怎得苦耶！”小兰道：“事已至此，谅来无处躲避。佛爷呀！略放松手些如何？”嵇西化笑道：“当今的人，放不的松哩。略觉容情，便行饶舌。”小兰再欲言时，被和尚一手放倒，捉猪上凳的干事。小兰初次，只道是好吃的果子，半推半就，且自容受，谁想嵇秃厮放出真本事来，尽力一战，小兰怎能当抵？将两只脚乱颠，双手撑著和尚胸脯，把身子倒退，喘吁吁哭道：“死也，死也，饶了罢！”这秃厮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明借这妮子做一活路，好捱身进步，撩拨他主母。当下见小兰情极哀求，不禁蹂躏，且抽兵暂退三舍，按于半含花蕊之间，带笑道：“卿年已长成，正当鏖战，怎这般哭哭啼啼，使我不能尽兴？”小兰道：“里面如刀刺一般疼痛，不知甚物件流的两腿。你若不放手时，只得高声叫屈。”嵇西化道：“我有一件事，烦姐姐做成，若慨然允诺，即刻休兵。”小兰道：“不要讲一件，便十件事，我也行得。只求小和尚出了山门，任凭吩咐便了。”嵇西化道：“我自那夜月下窥见你家主母十分美貌，便图一会，今故冒死而来。蒙卿怜惜，得赐片刻之欢，此恩已铭肺腑。意欲乘便干渎劳夫人一次，卿卿果能撙掇，即是知音，我便罢手。”小兰道：“此事甚易，奴自当效力。放我起来，兀自几多妙话与你讲哩！”嵇西化抽出玉茎，抱小兰于膝上，问：“有何妙话？与我明言。”小兰道：“我家奶奶昨晚见了恁与五夫人作耍，好生动兴，彻夜嗟吁，今日兀自觅睡不起。恁今进

去，但当缓求，不宜躁急。倘万一决撒时，你可跳墙而走，待奴宛转周全，必不至露丑地位。天幸到手时，不可说出奴的心事。这是要紧的关目，切莫有误。奴自悄悄先去睡了，恁从后便来，这事管取十有七八成就。”嵇西化连声道：“偷香窃玉老行家，不及贤卿一片话。予已领教，卿当自便。”小兰跳落膝下，扶墙扞壁，引嵇西化同入卧房，暗中将手指道：“那雕床锦帐之中，便是我家夫人。你可款款行事，切莫任性妄行，以激其怒。”嵇西化点头受教，从黑影里一步步捱进房来，逦近榻前。只见遍室薰香，银缸明灭，帐床上微有鼾声。嵇西化轻轻揭开锦帐，劳夫人兀自未醒。嵇和尚不敢惊动，轻轻地溜入床上，盘膝儿坐于帐角，仔细觑劳夫人睡容，十分堪爱。但见：

双眸含睇，澄澄碧海平波；两鬓撒肩，阵阵乌云披枕。玉腕斜舒如嫩藕，朱唇微合似樱桃。睡思朦胧，应赴阳台之会；香魂缥缈，拟追月府之游。

且说嵇和尚坐于劳我惜身旁，屏息伺候，侧听樵楼二鼓，窗楼月影频移。劳我惜醒来，忽见一和尚坐于身畔，那一吓也非同小可，失惊跳起来喊道：“有贼！有贼！小兰快来！”嵇西化款款相扶，笑道：“小僧是姓嵇的和尚，辱承夫人垂念，故冲锋冒险而来。何必如此骇躁？”劳氏不理，连声呼唤小兰，并无人应。劳夫人不胜焦躁。嵇西化两手环抱道：“夫人独宿无聊，小僧特来伴寝。只索解衣俯就，共成鱼水之欢。”劳氏挥拳乱打，嵇西化笑脸迎受。劳氏嗔目道：“世间有此大胆和尚！夜深擅入卧榻，侮弄三品夫人，

当得何罪？”嵇西化道：“夜深无故入人家，非奸即盗，送入官厅，不过一死。然小僧今夜之来，将这一条性命已置于度外。夫人肯垂怜孤苦，得遂欢娱，和尚岂无报效？倘执意坚拒不纳，予即用强。生则同生，死亦同死，便到九泉之下，也不放夫人空过？”劳氏笑道：“世上佳人才子，自成心遂，桑间濮上之约，容或有之。岂似你出家人，未有半面之识，辄自用强妄进，立逼求欢？那有这等容易的事！”嵇西化笑道：“昨晚承夫人中堂窥觑之时，岂无半面？况烦躁思茶、梦残索睡，彼此心领神会，亦系宿缘。夫人兀自作难，何心迹之不相应也？”劳氏听此一片言语，毛骨悚然，手软足舒，先自睡倒。和尚就势按住，举起双足，以阳物插入牝中，大展神威，战至千百余合，方才下马停戈，疲倦而睡。

且说王玉仙见嵇和尚去久不回，暗忖此事决然入手。唤毓秀掌灯，从后轩至劳我惜房前，悄悄握门而入，揭开锦帐，只见二人搂抱鼾睡。玉仙以草心插入和尚鼻孔中，嵇西化撩醒，将身躯摇动，劳氏也惊觉来。王玉仙笑道：“二新人好睡哩！我特来作贺。”劳氏慌忙坐起，满脸含羞，无处藏避。嵇西化抱住道：“二位夫人俱系小僧知己，彼此一家，有何嫌忌！”王玉仙脱得赤条条地跨上床来，骑马势坐于和尚腿上顽耍。劳我惜回脸看了，笑道：“五夫人如此豪兴，何不开阵进兵，令我交观胜败？”玉仙道：“不可！精神有限，人欲无涯，暂且扎阵屯营，以俟后战。”嵇西化道：“老将骄兵之计，予亦不惧。”三人大笑，不复疑忌，拥抱而卧。劳氏道：“我等打成一家，自是美事，可以久处不渝。但有这二妮子碍目，未免漏泄风声。”嵇西化道：

“夫人不必忧心，我已一网打尽。管取地久天长，风声不露。劳我惜欢喜，互相谈笑，又早晓钟初动，四野鸡鸣。嵇西化忙披衣作别，出了卧房，依旧跳墙回书房中打坐。忽然一阵风来，头颅上觉得寒冷，急举两手扪摸，原来不曾戴得头搭出来。暗想深闺静悄，又无外人出入，下次来取罢了。王玉仙就于劳氏榻中同睡，直至辰牌时分，趺回房去。次日，嵇和尚吃罢早斋，辞别解夫人，要回庙去。解夫人道：“廿三乃六庚下弦之日，我这里不及差人奉请，乞师父飞锡早降，足见盛雅。”嵇西化道：“不必奶奶费心，小僧依期自至。”解夫人取出白布二疋。细帨二条，作为谢礼，嵇西化袖物回庙去了。

且说劳氏当夜与和尚交欢，挺身接战，只贪快乐，不顾深浅，弄得一身香汗，将锦被掀开，赤条条云雨，不觉冒了风寒。将及巳牌前后，一时间发起颤来。少顷，颤定热生，头疼心胀，况兼小腹中被和尚戳伤，痛不可忍，睡倒呻吟，汤水不进。小兰急与王玉仙说知。王玉仙令毓秀报知解氏。解氏亲到西园探望，即请医人诊视，奈病真药假，一卧三日不起。东园内二夫人田氏、三夫人沈氏都来看视。原来这田宝珠与劳我惜平素极相亲爱，见他病体沉重，不忍离侧，稟过大夫人，愿留西园陪伴。解氏允许。傍晚，沈氏先回，大夫人将园门锁上，也进内室去了。自古说：“同心之言，其臭如兰。”当夜，田氏一面代劳氏摩抚身臂，说说笑笑，不觉病热顿瘥，微微睡去。田氏也觉疲倦，解了上衣，与劳氏并头而卧。正伸足欲睡，只见席下有一物平高寸余，衬于腰下。田氏复坐起，掀开席子看时，恰是一顶绉丝头搭。田氏惊疑道：“此物从何而来？”又沉思一会，估度道：“莫非

嵇和尚有甚情节？”又想：“花园扁固，无路可通，两下怎能到手？”将头搭藏于袖内，且自睡了。

将日吃罢早膳，田氏道：“贤妹且喜病痊，暂尔告别，另日作贺。”劳氏道：“妾身病恙虽觉稍可，心事仍为恍惚，屈姐姐闲谈消遣则个。”田氏笑道：“恁自有心上人排遣，我怎好在此混扰？”劳氏变色道：“姐姐这话从何处起的？”田氏道：“从席下起的。”劳氏愈加猜疑，不如何故，低头垂手，闭目凝思。田氏笑道：“贤妹病中，不必恁地劳神。”袖中取出和尚头搭，道：“这是何物？”劳氏见了，才省得嵇西化遗下的，一霎时青了面皮无言可答。田氏道：“妾身与贤妹虽则二躯，视为一体。有事可对我直言，不得疑忌。天下事再没那瞒得到底的。”劳氏暗忖形迹已露，谅难遮掩，一手挽住田氏臂膊坐于椅上，把王玉仙勾搭和尚的根脚，并自己梦兆，及两下交媾的事迹，一一从直告禀。田氏侧耳细听，不觉津津有味，秋波斜视，玉腕低垂，欲念顿生，频吞津唾。劳氏瞧这光景，暗暗欢喜。田氏复问道：“贤妹即与彼偷会，这是久旱遇甘霖，万分乐事，何故反致腹中疼痛？”劳氏道：“姐姐你只道那话儿与我家老子鳖叮啁弯弓样、笔管细的东西相似么？”田氏道：“男子汉物件大率不过如此。”劳氏笑道：“差远哩！我讲与姐姐听，那夜秃厮拢身之际，我也只道平常戏具，谁想那物件雄的利害。”田氏痴笑道：“胡讲！世上那有此事？这物件乃皮肉生就，岂是那生铁铸成，恁般坚固！”劳氏道：“铁犹小可，此物更奇。姐姐不信时，试摸我小腹，便知手段。”田氏果然将右手来摸小腹时，火杂杂皮热如焚，实癢癢肿胀似鼓。田氏失惊道：“真煞作怪！有引异闻？我只是不信。”劳氏

道：“姐姐不信，请面试之。”田氏笑道：“痴妇人，这事只可耳闻，岂宜目见？还讲什么面试的丑话？可不差呢！”劳氏道：“羞者不做，做者不羞。彼时浑身畅快，遍腹作痒，性命也不要了，兀顾什么羞耻？”田氏道：“尔言‘面试’两字，甚觉轻狂，外人闻之，岂不笑话？”劳氏道：“人生一世，草生一春，不行这样风流事，空作阳间一妇人。”田氏道：“贤妹之言，虽为合理，然奸淫失节，风化攸关，我与你焉可行得？”劳氏道：“俗言说得好：‘若依佛法，便当饿杀；若依官地，便行打杀。’比如我和老来，果系结发之情，一夫一妇，若做这般勾当，人心上怎么去得？请瞧一个醺不滥的老子，占下几座肉屏风？你想大旱之天，洒这数点雨，滋扶的几茎禾稻？若非车水接应，立见枯杭成灰。正为遇饮酒时须饮酒，得风流处且风流。若陡胶柱鼓瑟，转眼白骨黄沙。只是那千度灵犀，胜似官居一品。”不知田氏听了这一片话，欲念动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三回

田宝珠捱身入户 沈三妹借港行舟

诗曰：

被底欢娱兴正浓，岂应窥觑觅情踪；菩提施展攀花手，笑折柔枝入锦丛。

话说田氏宝珠因探劳氏病体，闲话间说起打和尚的妙趣，不觉动了念头，嘻嘻笑道：“我不信有恁样千百度干长的手段。尔等甚时作耍，可暗通我于黑处瞧看。果若尔言，方信真实。”劳氏道：“姐姐岂不知眼见是实，耳闻是虚。姐姐跟前，奴家何苦调谎？”掐指头算计道：“十七日甲子，明日廿三值干庚午，又当忏悔之期，姐姐可暂留一日，便见佳景。”田氏道：“明日小嵇果来时，切不可讲我在此。”劳氏道：“自然。况奴身子狼狈，权让王家妹妹受用。我令小兰陪姐姐同去窥觑便了。”田氏道：“如此甚妙。”少顷，大夫人解氏令丫环来探视。劳氏覆道：“病体稍可，但昏晕无力，故留田夫人调摄。拜上奶奶，不必悬念。”丫环领命去了。劳氏令小兰往见王玉仙通了消息，王氏暗笑道：“田宝珠恁般光景，易于上钩者，单便宜了嵇和尚一网打尽。若非如此，难免不泄风声。”当下暗装圈套，以待獬豸。有诗为证：

怨女深居欲似燃，抱衾长恨夜如年；
倚屏慢觑通宵乐，俯首含颦只自怜。

再说嵇西化从十八日回庙，屈指算定日期。至廿三日傍午，依旧拄著拐杖取路入城，往来衙忏悔。解夫人大喜至诚，长老不接而来。嵇西化故意慢腾腾地念诵经卷，捱至近暮，方毕其事，忙忙地作谢便行。解夫人唤家僮款留过夜，嵇西化一腔之喜。当晚，巴不得吃了斋供，打发家僮进去，反闭上两扇角门，跳过墙来，趑进王玉仙房中。王氏一面令毓秀烹茶，将和尚拖到床边坐下。嵇西化把王氏抱于膝上，两手摩弄其乳，王氏将劳夫人染病初痊，田氏又欲窥行事，细微曲折地告诉嵇西化。嵇西化笑道：“全仗夫人抬举。”王氏骂道：“贼秃！瞧你这副嘴脸，有恁样福气！乐则乐矣，只恐折了寿算。”嵇西化道：“小僧荷奶奶台爱，吹嘘荐拔，得遂欢娱。这会子死也闭目，怎讲‘夭折’二字？”王氏笑道：“恁讲这知足心平的言语，兀可延三五日之寿。”二人搂抱说笑，忽听得侧轩门响，王氏慌忙将灯光打灭，放下纱帐，扯和尚上床，一堆儿蹲著窥觑。原来离床丈余，便是南窗。那一带窗子都是柳条直棂，月光从窗棂中射将入来，恰也明亮。只见个女人从侧门里趑进黑影里，一道烟溜到床后。王氏将嵇西化肩上捻了一把，两个干起事来。和尚分外用力敲排，玉仙故意极声娇颤，两下鏖战，足有五七百度。田夫人窃听已久，不觉欲心顿发，火炽如焚，小腹中热攒攒难过，急切里无法可解，一把将小兰搂紧用的力猛，不觉将床后桌子上一个粉盒儿震下地来，“掙”地响了一声。嵇西

化乘势跳落卧榻，念诵道：“床后声响，莫非有贼？”赤条条走到床后来。田氏慌忙放了小兰望后倒退数步，站于黑暗处躲闪。小兰迎将出来，被嵇西化抓住。小兰把臂膊一扯，悄悄道：“是我，是我。”嵇西化听的声音，弃下小兰，赶进一步，从黑影中双手拉将拢去，直逼到屋角尽头。田氏无处可走，被和尚两手搂定，直抱出靠窗一条长凳上放倒。田氏紧紧将衣带两手攥定不放，嵇西化揪著腰衾，只一退，刺地一声响，裙袴之带，尽皆扯断，顺手往外一拖，裙裤齐齐褪下，挣开两腿，就以阳物插入。正值那妙品湿涎滑润，不费分毫之力，直捣佳境。小兰蹲倒地上冷笑。王氏乘二人热闹处，跨下床来，拨开薰炉，猝地点起亮光。田氏耍到极乐之际，正闭著两目叫死，忽开眼见了烛光，急抽身要起，王玉仙执烛向前，笑道：“佛爷，佛爷，这会子也够你了！怎不放宛转些，尽老力在此行事，天呀！干么要紧。”田氏应声道：“好奶奶，说的方便，饶我罢。”嵇西化休兵息战。王玉仙将田氏款款扶起，田氏不觉满脸羞惭，措身无地。王氏代他穿了下衣，陪笑道：“这秃杀材，倚著有些本领，将姐姐恁样摩弄，实为可恼！”田氏气咻咻板著面颊，只不做声。王氏以手搀扶，取笑道：“老作家亦如此害羞？”田氏勉强站起，奈腰胯酸疼，不能俯仰，对王氏道：“这事幸二位贤妹提挈。但弄到这个模样，怎生转动？”王氏道：“有心相好，复何猜忌？姐姐权于小榻将息罢。”田氏道：“甚妙。”此时垂头丧气，和衣卧倒榻上。小兰执灯独自回房觅睡。王氏自与和尚展其未完之兴。次早，晨钟初动，嵇西化与王、田二夫人温存一会，趺身跳墙回书房中，跣趺于蒲团之上，默坐宁神，运气反本。直待搬出午斋，方举箸吃

罢，作谢而去。

再说二夫人田氏身子耍得困倦，一忽睡去。正在朦胧之际，被腹中绞痛而醒；捱至天晓，弯著腰，令小兰扶往劳夫人房中将息。数日后才能举足行动，别了劳、王二氏，迳回东园养病。

却说来金吾第三位夫人沈氏，生得身材五短，面色妖娆，通文善写，狡猾多谋。当下见田氏从西园回房，脸皮黄瘦，懊恨嗟吁，心下猜疑，不知何故。闲话中询问得病之由，田氏暗思：“六耳不同谋，那夜行事时，西园主婢等谁不知道？谅来难以藏隐。”即将劳我惜、王玉仙与嵇和尚通奸，并自己落套失节根源说了，又道：“一时失志，被劳氏用计勾连，这也罢了。叵耐那秃囚极力戏侮，又复谎言轻薄，弄的人险些送下性命，因此心绪不宁，病势迁延。”沈氏道：“姐姐不须著恼，自古道：‘不秃不毒。’那游僧们多有采战之法，吸阴补阳，伤人性命。姐姐，你怎傍的秃狗们崖岸？”田氏道：“贤妹深居闺阁，怎知什么采战之说？”沈氏道：“小妹子昔年未出嫁之时，寒家邻居有一贾道姑，知书识字，专靠卖符药度日，善能采阳补阴。每逢闲暇时，与我悉言其事。故采战之术，小妹颇知一二。”田氏道：“那鬼话都是婆子们胡谈，贤妹岂可轻信？”沈氏道：“大凡男子采女人真阴极易，女人采男子真阳最难。当初那贾道姑初讲时，我也不听，及后面试，方信其真。”田氏笑道：“又有一个面试的，与我成对哩！”沈氏也笑道：“这个面试，不似姐姐受苦。那贾道姑年及五旬，面皮儿兀自指弹的破，绝有五七分颜色，虽知采战之术，恰也清静自守，并没有什么闲说。忽一日在街坊上行过，见一个走方的全真，羽扇上

写著八个大字：‘采阴补阳，世无敌手。’贾道姑看了，哈哈地笑了一声。全真暗瞧道姑举止，似乎在行者，四目相视一回，各自散讫。那全真技痒，就于街口询问道姑履历，有一老者说知其事，全真欢喜，对老者说：‘那女菩萨即有采阳补阴的力量，若肯与方士试较一战，以见优劣，不识可否？’那老者又是个好风月的班头，忙忙地来见贾道姑，备通来意。贾道姑满口应允，但要赌赛什么物件以为凭据才妙。那老者即去与全真说了，又延接街坊上十余位闲汉，议论两下赌赛之物。全真道：‘我囊篋里有随路募化的银子，约有十数余两，若战不下女菩萨时，愿以此银相赠。’贾道姑说：‘随缘度日，并无余蓄。如彼炼师采的阴去，愿拜为门下，朝暮相从。’两下都议定了，正要行事。那老者道：‘假如那踢拳厮打，比试武艺，众人面前，才好分一个上下。你这两家暗里行的勾当，谁好瞧看？纵有胜负，亦难辨别。’众闲汉一齐道：‘太公说的是。’贾道姑道：‘不难，这胜负最好分别者。事毕时，但看谁的面皮失色，便是输了。还有一件，不许接唇吐舌，稍或以脸儿偎贴，便要当输。’众人皆服其论。借了土地庙中一间空楼，铺设枕褥，送二人入楼，反闭上门扇，众人都攒聚庙里俟候消息。那全真对道姑深深打了一个稽首，道声：“得罪了。”即忙卸了下衣，道姑也放下裤子，仰身睡于褥上，待彼行事。贾道姑宁神屏息，闭目咬齿，一似死木槁灰，任其施設。那全真竭力弄了一回，并不见些毫渗漏，猛地里将道姑腰肢平平抱起，在楼上四围走转，有千百余遍。道姑以两手扳定全真肩膊，声色不动。全真无如奈何，复将道姑放于榻上，用那三深九浅，捣坚破壁之力。贾道姑见彼力量如此，那话儿渐渐

矧顿，然后放出那真本事，接杀后阵，全真再四哀求饶命，道姑方才放手。全真头重脚轻，一堆儿矧倒榻边，此时众闲汉候之已久，不见响动，有几个后生正爬上胡梯顶张望。恰好完事，招呼众人，一齐推开楼门，哄入看时，只见道姑带笑拴裙带，法士斜躯卧榻前。众人看了这景像，分明全真是下风了。那老者见了，大大不忍，向前来扶起全真，睡于榻上。贾道姑对众闲汉打了一个稽首，待要下楼，众人拦定道：“女菩萨恭喜得胜，可取了那赌赛的银子去。”贾道姑道：“老身偶遇此君，自夸世无敌手，故戏与一战，灭其锐气。非为财色，自行献丑。”众人道：“这等讲时，终不取他银子罢？”贾道姑道：“烦众位作主，问彼索银，一半赠与本庙公费，一半送与诸位作东。”这道姑分文不受。回家与我说知备细，暗令人探听消息，害的这全真三五月行走不得，那银两果被众人分了。后来贾道姑因往五台山进香，已经年久，并没有回音。”田氏听罢，跌足道：“可惜那道姑不在眼前！若在此，则杀那秃厮代我泄忿。”沈氏笑道：“割鸡焉用牛刀？姐姐若诱的这和尚来时，管教他学全真样子。”田氏道：“若得如此，尽出了我一口怒气。但西园与书房只有一墙之隔，便于来往；我这东园与彼远，怎能够诱其入来？”沈氏道：“不难，姐姐可仍然去见劳、王二妹，讲我思慕小嵇之切，要与彼私会。两下约定日期，然后行事。”田氏依言。

次日，令家僮买下几色果品，唤侍儿凤侣提了盒儿，同往西园探问劳氏，就将沈夫人私慕嵇西化，托我来转求二妹为彼周全其事。王玉仙道：“沈家姐姐从未曾与小嵇靛面，为何慕彼风情，辄行自荐？”田氏道：“我一时失口与彼说

知，彼即手舞足蹈，便行歆羨，渴欲一会。求二位贤妹吹嘘！”劳氏道：“和尚瞧了女色，便如苍绳见血，招之则来，何用吹嘘之力？”王氏道：“这是我四姐妹打成一家，信是美事。廿七日又值六甲之辰，小嵇决来忏悔。令沈姐姐早些过来，待旬间相逢便了。”田氏拽步回园，暗传信息。有诗为证：

一段幽情两下通，等闲奇会此宵中；
群姬不是心无妒，为结花营免露风。

且说这沈氏三妹自来金吾出门之后，那源头久已干涸。忽闻嵇和尚恁般本领，便觉垂涎，怎好对田氏说出心事？因计就计，以泄忿为由，且自取乐一番。又想：“做官的不日将到，倘露泄风声，姐妹们非死即辱，不如用那玄牝杀龟手段，打发蛮子上路便是了结！”当下又早是廿七甲戌之日，沈氏唤侍儿阿东见解夫人说了。吃罢早膳，迳往西园来。三位夫人见了，各各心领神会，说说笑笑，比日前更加亲热，将夜来事体互相计议已定，不题。

且说嵇和尚最一老实，言不失信，巴巴地到了二十七日，扶了拐杖，趔到来衙忏悔，那旧规烦琐不必说得。捱至傍晚，仍然宿于书房。初更时分，跳过粉墙。此时，三位夫人预先合计等候。嵇西化闪入王氏卧房，询问劳夫人病体。王氏道：“腹中作痛未止。”嵇西化听了，跳起身便走，王氏止住道：“不可去！”不知为什么阻定嵇和尚去路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四回

嵇西化纵俗伤人 瞿道者登桥援难

诗曰：

蹂花践玉恣淫心，玉碎花飞国色倾；
乘夜遁逃谁敢逆，欣然谈笑入丛林。

话说王玉仙因嵇西化要往劳夫人房中去，当下止定道：“大奶奶著老姆陪伴，怎么去的得？权于我房中宿罢。”嵇西化搂抱就欲上床，王氏道：“那老姆姆不时到我这里谈耍，这时候倘闯入来时，祸事怎解？恁且熄灯先睡，待我往彼房内候其就寝，方可放胆奉陪。”嵇西化点头道：“是。”迺自脱衣先睡。王氏唤毓秀执灯，反闭上门儿去了。这和尚黑黢黢卧于床上，磨枪待战，等至二鼓左侧，只听得“呀”地一声，房门响处，一人冉冉而进，走近床前。嵇西化悄悄道：“夫人来了？”那人也不答应，迺解衣跨上床来，面向里壁睡倒。嵇西化道：“好奶奶，等的小僧好苦！那厢老姆姆可睡么？为何不掌灯亮，乘黑归房？”那人只不做声。嵇西化道：“奇！奇！奶奶可嗔怪么？怎不理著小僧？”一面说著，两手来拨转妇人，迺自干事。原来这间架虽一，门户不同，和尚心疑，忙举手摸其面庞玉体，细腻柔润，大与王玉仙不同。和尚暗忖：“这肌肤体格，决非婢属。”此际加

意送迎，缓款进退。行至五百余度，那妇人蓦然开口道：“且住著，没甚趣哩。”嵇西化欢喜道：“惭愧！我的奶奶，幸降玉音，怎地才为有趣？”妇人道：“要如打墙板样行事方妙。”那妇人展开旗鼓，和尚吞下丹药暗运坎离，端然不动。妇人喝彩道：“好和尚，饶你罢！”嵇西化笑道：“奶奶饶的和尚，和尚放不的奶奶，再请万余下何如？”妇人道：“彼此已见大概，苦苦恋战何益？”嵇西化道：“奶奶不欲鏖战，只素罢手。但未审奶奶是来公什么宅眷？恳乞明示，以便交往。”妇人道：“奴奴系二夫人侍儿，小名凤侣者。”嵇西化道：“奶奶莫要瞞我，小僧是杂货店中试金石，手里磨弄的珍宝也不少呢。奶奶这样身材形貌，决非低下之人。身已属于小僧，岂应晦匿姓氏？”妇人道：“奴奴实是凤侣，焉可认作他人？”嵇西化道：“恁若不吐真情，我必要弄到天明，看恁嘴脸才得了事。”妇人跳起身便走，被嵇西化一手攥住，拾倒床上。这一番吞下丹药，不顾深浅，恣情直捣。这妇人腹内似枪戳一般，疼不可忍，厉声喊叫：“救命。”少顷，渐渐四肢不动，额冷如冰。嵇西化笑道：“何如？这番弄的你够了。”正待提出阳物，蓦然妇人腹中冲出一阵水来。嵇西化又笑道：“我也谅你要丢了。”那料骨都都流个不住。看着身上也冷，嵇西化才觉心慌。急抱起以口哺气时，但见头垂体重，腥气触人。眼见得这妇人呜呼尚飨，嵇西化忙披了衣服，溜出卧房，跳过粉墙，从书室脊顶爬上后厅，转出厨房菜园内，撬开后门而走。

话分两头，且说劳我惜、王玉仙二人天晓起来，等不的梳洗，且来瞧看嵇西化、沈夫人夜来景况何如，意欲消遣作耍。二人携手行至轩子前，只见地上一点点鲜红之血，二人

骇异，急进卧房，一带都有淋漓血迹。及至床前看时，只见沈夫人直僵僵死在血泊里。那血自床上淌下来，流的满地，单不见了和尚。二人惊倒，半晌不能言语。小兰正赶进来唤二人吃茶，见了这光景，一面跌脚叫苦，且向前扶起二人道：“二位夫人且莫骇坏了身子，宜从长作个计较，瞒著大奶奶方好。若使他知道，一窝子都是死也！”王氏道：“祸事！祸事！我等性命断送在秃驴手里。”劳氏道：“这事来得跷蹊，且唤毓秀来问他。”小兰至房外急唤毓秀，兀自睡著未醒。小兰性急，提起两只划船来乱踢。毓秀醒来，睁眼便骂。王氏跌足道：“小淫妇快来！”毓秀忙披衣进房，看了床上那死尸，吓的呆了。王氏道：“小淫妇，夜间听见那秃厮和沈夫人有甚争闹么？”毓秀道：“傍夜跌倒便睡，怎管闲事？直交五鼓时一觉醒来，猛听得房里喊叫救命，我谅是他们笑耍，故不接应，依然睡去了。”劳氏道：“好端端二人作耍，这是绸缪恩爱之事，怎么会伤人性命？”王氏道：“只闻人说男子走阳丧命，未闻妇女们走阴死的。”劳氏焦躁道：“你看，一床满地的鲜血，兀讲什么阴阳风水！”小兰道：“二位奶奶尚有功夫闲讲，倘或大夫人来时，何以分解？一壁厢将这秽污收拾，一壁厢报知大夫人，说三奶奶来西园闲耍，一时暴疾而死。且收殓出去，再做理会。”劳氏道：“我儿处分的最是！”令毓秀去报知夫人。劳氏、王氏、小兰一齐动手，把血污尽行扫去，扯一领绫被覆盖沈氏尸首。

少顷，大夫人解氏来到。王氏带哭迎将出去，大夫人道：“且慢啼哭，三姨昨日来看四姨病体，为何死在恁的房里？”王氏道：“昨晚妾身陪沈家姐姐在间壁房中闲话。谈

至更深，劳家姐姐因心烦思睡，厌闻人语，故沈家姐姐到我房中来。不料夜半后，猛然心腹作痛，捱至天晓，昏晕而绝。”大夫人走近床前揭开被角看时，席上都是血痕，又闻得一阵血腹之气，摇头道：“死的不明，决有古怪。偏是老爷不在衙里，怎生是好？”正悲苦疑虑之间，忽见管后门的老姆飞奔入来，报道：“嵇和尚逃了。”解夫人道：“胡讲！嵇上人在书房中坐禅入定，为何逃了？”老姆道：“五更时候，忽听得瓦上刺刺之声，我只道是猫见作闹，及至天晓起来瞧时，侧厅至厨房一带瓦皆踏碎，后门也是开的，急转入里查问，却好书僮也奔出来，说书房内不见了嵇西化。这不是嵇和尚逃了？”解夫人醒悟道：“莫非这秃厮与妇人有着甚情节？”一死、一逃，待欲查究，又虑丑声扬播。权且容忍，且待做官的回时，别行区处。”当下备办棺木、衣衾，入殓毕，停柩于侧厅之内。劳氏等日日担忧，时时挂胆，正所谓乐极生悲。有诗为证：

贪淫丧德，纵欲亡身；追思往事，宁不销魂。

且说解夫人心下不乐，终日盼望丈夫回来。倏忽过了月余，来金吾车从已到。夫妻相见，解夫人备将前事说知。来金吾独特狐疑不信，倍令家僮探听嵇和尚踪迹。家僮去了一会，覆道：“嵇上人仍然在窈妃庙中聚众讲经。”来金吾愈加恍惚，反疑解夫人妒忌，暗将沈三昧谋死，卸于和尚身上，遮掩我的耳目，反出言吐语，伤著解夫人。夫人烦恼不服，两下争闹起来，整整絮聒了一夜。

次早，唤家僮接了哥子解榷来商议。解榷道：“不难，

妹丈如不信时，可将西园里两个侍儿施动刑具，或有或无，必吐其实。”解夫人即拿小兰、毓秀至静室中，细问沈氏身死缘故，两个丫环一口说沈夫人腹疼身死，并无外情。解樵将二女子十指拶拢，兀自悲啼不吐。解夫人将一枚烙铁火内烧红，要炙二人之手。毓秀惊慌，将起因发脚，四位夫人偷情暗会，并沈氏致死根原，一一诉明。解樵展纸挥毫，依口词备细写录，带二人回转卧房，令来伟臣亲自查审。小兰、毓秀照前说了一遍。来金吾冷笑道：“鬼话！我衙内闺门整肃，内外悬隔，怎有这样丑事？”解樵道：“姐丈尊耳不聋，二妮子言语可不虚哩！”来金吾道：“你家姐姐以恶刑加他，皮肉上禁不的苦楚，自然乱讲。”解夫人道：“哥哥你管他做甚！那‘忘八’二字，决不加在恁身上。”来金吾道：“蠢妇人！这一干贱婢通同淫乱，你怎么不早行觉察？直到这出丑的地位，才假卖清，作此景像。若到公厅，你也难逃不谨之罪。”解樵大笑道：“如今学得乌龟法，得缩头时且缩头。姐姐你管他则甚？”说罢，即离了来家。一路算计老来之话，实为投鼠忌器，且自容忍。但姐姐为沈氏发下好些言语，今竟付之不闻。岂不便宜了和尚？当下眉头一蹙，计上心来，迳取路往石马街，见了沈氏亲叔沈幽，细言三昧身死之故。沈幽道：“即是嵇和尚强奸，先侄女不从，以致身死，大奶奶何不与我早说？”解樵道：“此事岂是妇女们与人讲的？专候老爷回衙，为令侄爱泄冤。谁想做官的得了和尚贿赂，已择下日期，诵经举殡，迳息其事。只可惜一众富僧，我与公不得肥腻，便饶放了这厮！”沈幽被解樵一激，即写下词状，往本州郎刺史处生理。郎爷即签牌拘唤原告沈幽、被告嵇西化、干证解樵，并使女毓秀、小兰，一齐赴州

听审。原来和尚们打官司最有识见。用钱寻觅分上，郎刺史一面情词，审录一番，断沈幽诬告人命，反坐拟徒。解榷教唆硬证，脊杖四十，枷号通衢示众。嵇和尚供明无事，高坐于窈妃庙中聚众讲经，大索钱钞。

解夫人闻知消息，终日作吵，要丈夫援救哥子。来金吾不理，且往东西二园作乐。田氏等三个妇人曲意奉承，反谰言大夫人许多的过失，解氏不忿，意欲投水自尽，奈衙内耳目较多，不能下手。黄昏左右，独自一人悄悄从后门走出，信步行至南门外来。路上有人行动，难以寻死。捱至二鼓将绝，已近平泉胜景。原来那平泉之上有桥，内多奇峰怪石，种种奇观。解夫人立于桥上，乘著月光，低头瞧那泉水时，十分澄澈，心下暗想：“我一生爱煞清洁，今死于此泉之内，也不枉做一个清白之鬼。”当下纵身便欲跳下，忽后面一人大喝道：“慢著！”解夫人急回头看时，却是一个青年道者。解夫人不理，正持纵身再跳，被那道者一手拖住。解夫人怒道：“男女授受不亲。汝是方外道家，怎将我衣襟扯定？”那道者笑道：“嫂溺援之以手者，权也。道俗虽系殊途，救人心肠则一。”解夫人看那道者，青年美质，其音如钟，谅非野道横流，便道：“老身深受冤抑，故乘夜自寻一死。不须羽士劳神，请放尊手。”道者道：“予观老姬容饰，必是宦室名门，有何冤抑，乞道其详。”解夫人沉吟不答。忽桥下又一人走上来，见了道者，说：“夜已深沉，相公不睡，在此桥心作甚？”那道者道：“汝来的恰好，可扶著妈妈庄里去。”解夫人暗想：“这必是主仆二人，便随他去也无妨碍。”那人搀了解夫人臂膊，下桥往东而走。行了数箭之路，蹚入一林子内，却是一座花园，几间精舍。那道者止

定解夫人暂停于外，先入去开了门扇，又对著隔窗讲了数句话。只见侧首柴扉后处，走出一个白发的老妈妈来，手执灯亮，迎解夫人入庄内坐定。解夫人道：“妾身负冤觅死，幸亏羽干一力救挽。但法驾即云道家。何故住处又非庵观，复与老妈妈亲近？”那道者道：“老姬且请细说负冤投水之故，然后小道亦言出处。”解夫人看道者举止缜密，哈哈地笑道：“奶奶造化，遇著这位扶危济困、大施恩义的老爷，此冤顷刻可泄。”解夫人道：“我瞧这位道者年纪尚幼，可做什么官哩？”老妈妈道：“这位老爷虽是妙龄，官拜兵部左侍郎，当今女皇上极其敬重。因奉特旨监按四方，今巡行至此，寄宿敝庄。老身昔年同小儿往博平访亲，沾染瘟疫，母子几死，幸瞿爷符药疗治，得命还乡。前者偶尔相值，留此月余。今日桥上之遇，实奶奶幸中之幸。”解夫人听了失惊，匍匐下拜，啼哭道：“老妇人无奈觅死，冲犯老爷车驾。恳赐怜悯，速拿恶僧究问奸淫杀人情节，救拔妇人残喘。”瞿琰扶起道：“老姬不必凄惶，且自耐烦排遣。誓戮奸僧，为汝泄忿。”当夜。那老妈妈领解夫人到自己房内寝息。

次早，瞿侍郎仍旧布帻衲衣，带了瞿庆取路往窈妃庙中闲玩。只见庙前甬道上摆列著担子，都是那点心蔬果、卖与这听经人吃。两交石条之上，坐的人满，瞿侍郎暗忖：“这秃厮谈经说法，哄动愚民，便是经纪人也不下百数哩！可知道异端惑众，聚人之易也。不斩奸徒，难免萧墙之变。”毕竟怎生擒这嵇和尚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五回

戮奸僧立时正法 救蛊妇子夜擒魔

诗曰：

托迹禅门汗漫游；传灯衣钵在风流；
只贪嫩蕊玄峰采，岂顾残花逐浪浮。
满拟谈经钱入橐，谁知正法祸临头；
几番洒泪思前事，悔不穷岩盖苦修。

话说瞿琰游行至东都平泉地界，救了解夫人性命，特往密妃庙中来。只见嵇和尚端坐于经堂之中开讲佛法，两旁听经男女何止千余，其间护法者亦有数人。瞿侍郎捱入人丛中听讲。嵇西化讲完了一卷《楞严经》，念罢偈子，对大众道：“施主们听者，佛教微蕴，容忍为先；禅家大宗，守戒第一。”瞿琰厉声道：“和尚，尔说守戒，戒者何事？”嵇西化听见“和尚”二字，便觉赧然，抬头见了瞿琰，虽是道装，姿仪十分端阔，不敢啰唆，但嗔目道：“汝系黄冠，岂不知五戒之义？多讲怎的？”瞿琰道：“释、玄二教，虽云方外同途，然其宗旨戒论，各有定论不一。尔和尚即在兹讲经惑众，怎不将五戒说明？”嵇西化道：“五戒者，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妄语、不饮酒、不淫邪。”瞿琰道：“五戒之内何者为先？”嵇西化道：“不妄语，乃五戒之要领也。”瞿琰

道：“何为不妄语？”嵇西化大笑道：“痴道人！‘不妄语’三字义非深奥，意极明显。出家人谓‘不打诳语’，即俗门中所云‘不说谎’也。”瞿琰点头道：“这戒也戒的合理。一如尔和尚们暗地里饮酒食肉；做贼杀生，奸淫犯戒，也肯明与人讲么？”嵇西化道：“吾教中既受此戒，必无破戒之人。既不破戒，有甚话与人说哩？”瞿琰笑道：“当今天子敬重怀义和尚，四海之内披缁削发者堆山积海。其中奸盗诈伪，干那不公不法之僧，不啻千万，兀讲并无破戒者，这不是打诳语了？”嵇西化道：“佛门广阔，难免鱼龙混杂，然吾辈中守戒行者，内藏智德，外修胜行，以六和为尚，于一切酒色财气，并不着念。不似汝等游方野道，放僻邪移，无所不为。”瞿琰道：“我等游方道者，俱系那腔子外的散士，修心炼性，欲念尽销。尔是佛门弟子，正宜精力猛进，皈依正教，何得贪淫无耻，奸宦门妾媵，致之死地？复敢贿嘱权要，陷害平民？犯此滔天之罪，不行窜匿，兀自鼓舌摇唇，谈经聚众！不斩汝驴头，何以泄不平之气？”众乡长喧哄道：“何方来此野道，辄敢侮慢圣贤，混扰善事？不瞧上年群恶少之受枷责乎？”瞿琰大笑道：“尔等护法者，亦欲效来金吾么？”众官长大恼，喝僮仆：“打这贼道！”众人正欲动手，瞿琰蹶身一跃，早坐于禅堂屋顶。大众喧嚷起来，内中有一游僧定睛往上一瞧，忙对嵇西化道：“祸事了。这人不是道者，乃兵部侍郎瞿琰爷也。”嵇西化听见“兵部侍郎”四个字，惊得魂不附体，忙倒身俯伏于地，叩头道：“和尚不知老爷御驾亲临，伏求饶恕！”众乡长正奋怒令人上屋擒拿贼道，忽见嵇西化和尚装这模样，互相传问，才知道是瞿侍郎。各各惶惧，抱头鼠窜而散。瞿琰下屋，将嵇和

尚交与本庙住持僧收领，吩咐次日镇守司交纳。众和尚跪伏领命。瞿琰拂袖出庙，当晚发牌于本州镇守司官员知道。次日平明，权借公厅审鞠一番，须索伺候者。

次日五鼓，镇守司官吏带了车马人从，亲到平泉庄上迎接，瞿琰依然道巾衲服，乘车而往，到于司内，迳登正中公座。本司官员参见毕，瞿琰差精勇军校八人，飞往妮妃庙中擒拿恶僧嵇西化，并本庙住侍。少顷，二僧皆到，跪于厅下。此时，合同司官吏排列两下，吏胥公役立满丹墀。瞿琰道：“好一位内藏智德、外修胜行的僧家！”嵇西化道：“和尚该死！”瞿琰笑道：“汝不死谁死？速将那奸淫实迹，对我明供，尚有一条生路。”嵇西化道：“和尚虽系游方，只因慕道访禅，图一个西方乐境，谨守佛箴，毫忽不敢妄动，怎干那落地狱的罪孽？”瞿琰道：“恁次轮流，岂非乐境？我瞿爷跟前，兀讲那矫强饰词，唤左右夹起来！”和尚两足上了夹棍，军校将那绳子砑铮铮收拢，嵇和尚闭目垂头并不声唤。瞿琰又喝：“加上脑箍！”嵇西化虽有那服气熬疼之法，奈何这脑箍的利害，一时受痛不过，只得将奸情招出。瞿琰令官吏照词誊写毕，即时松了刑具嵇西化脑箍下的头颅，厉声喊屈。瞿琰喝道：“既已供招，何为声屈？”嵇西化道：“老爷虽系大臣，然非现任，何得妄用非刑，诬人入罪？那奸污事断是虚情。”瞿琰大笑道：“尔言我非现任么？”令瞿庆捧过黄袱，取出御勅、宝剑，嵇西化惊骇无言。瞿琰又令上了夹棍，撒在丹墀之下，复差总镇官四员、军健二十名：“速往来衙提拿正身来伟臣，其妾田氏、劳氏、王氏，使女小兰、毓秀等，立刻赴司听审。如受贿赂卖放一人及迟缓一时者，皆斩！”官役惊惧，飞马赶至来衙。

刚值来金吾在西园与王氏对奕，闻报瞿侍郎差官拘审，大落落地走出厅上来，与众官相见，发怒道：“予忝居金吾之职，亦系国家大臣，那瞿侍郎怎么拘得我？况小妾等犯何罪过，去见这小子？”总镇官道：“瞿爷奉皇上御勅一道、宝剑一口，巡行四方，剪除大恶。侍郎爷有先斩后奏之权，尊府如走漏一人，迟缓片刻者，一概处斩。莫拖累我等送命！”来金吾听得有御勅、宝剑，两只脚先自软了，怎敢不行？呼唤三妾二婢立刻动身，迳到镇空司。来金吾见了御勅，忙自俯伏于地，三妾二婢跪于一处。瞿琰见毓秀年纪最小，唤近案前，轻轻道：“你家那几位夫人与嵇和尚通奸，怎么那沈氏猝然身死？汝可实对我说。不然，也要似嵇和尚上了夹棍呢！”毓秀先自惊呆了，做声不得。瞿琰宽慰道：“不必惊惧，慢慢寻思，说其备细，我即放汝回去。”毓秀停了一会，将嵇西化初来送礼，并家主求子诵经，并王夫人令他过墙招引和尚，及后与劳氏、田氏偷情，并沈夫人致死模样，始末根底，尽情说了一遍。瞿琰又唤田氏等审鞫。王氏道：“毓秀之言，句句是实，妇人等不敢复行强辩。”瞿琰令带在一旁，又唤来伟臣近前，问道：“看尔年将垂暮，须鬓尽苍，留这娇艳丽人己为过分。何故又与奸秃往来，引狗入栈，官体何存？”来伟臣道：“小官娶妾，非贪美色，只因无嗣之由。秃厮往来，非重异端，亦为求子之故。不期露丑彰秽，追悔无及。”瞿琰道：“看尔这样光景，精神力量可知。怎畅这一夥青春丽色之意？又复不知进退，招引和尚入内，以致蔓延奸宿，正为怨女旷夫，两遂其愿。及后妾死丑扬，付之不理，逼妻投水，陷舅披枷，可谓无耻之甚。罪难免于不谨。”喝军校去了和尚夹棍，带上公座前

与妇人等跪作一处厮证。瞿琰道：“秃厮驴耳不聋，可听的王氏与那妮子供招之话么？”嵇西化道：“老爷天断若神，小的怎敢再辩？只求爷台宽恩则个。”瞿琰道：“刑法乃国家重典，岂可容情宽纵？本欲发下有司监禁，待时取决，我想你门路最多，岂不能夤缘脱遁？”唤：“本司刀斧手何在？”总镇官传命呼唤。嵇西化听见“刀斧手”三字，谅来决无生理，暗想：“冤家相聚，非我即他。”奋勇跃起，迳奔至公座前来。总镇官吏大惊，呐喊拦定，被和尚两手一撺，官吏纷纷跌倒。和尚赶一步向前。瞿琰执剑离座，已是数丈之远，大喝道：“畜生来么！”和尚飞步追进，众官吏再欲救护时，猛听得弓弦响处，和尚面中一矢，跌倒地上。众官吏攒拢按定，刚值刀斧手拥到，将和尚倒拖出阶下，馄饨样绑缚定了。瞿琰喝令斩于镇守司门外，又令来伟臣率三妾监刑。此时看的人挤满司前。这和尚初中箭时，已是昏晕，及绑缚出门时，渐觉苏醒，开眼见了来金吾并三妾站于门首，心下懊悔无及，紧紧将两眼闭著，伸颈待死。少顷，总镇官催并行刑，刀斧手把嵇西化斩讫，捧首级献罢。瞿琰一面行文：逐东都刺史回乡听罪；来伟臣不谨，削职为民，迎取解氏完聚；王氏等三妾，尽行官卖；解榷放枷释罪；宓妃庙住持僧重责三十，立遣还俗；追取讲经簿籍，查检护法诸贤共十三人，俱罚银二百两，分拨与各县修葺学宫。来金吾满面羞惭，弃家远遁。解夫人谢了瞿侍郎，自回衙去，将一应佛像经典尽行焚毁，对天立誓，永不信释门异教。田氏、王氏因瞧斩和尚时惊入肺腑，面黄吐血，相继而死。只有劳氏卖与近村百姓，不知其终。东都好事少年见了这段新闻，作一《黄莺儿》以讥之，云：

为子娶偏房，奈颓龄，势怎当？愿将丽色斋和尚！恣风流兴狂。捉恩情长久，好姻缘谁想成魔障。沈家娘，花心蹂破，一旦梦黄梁。

复作诗一首云：

这个官人没偏傍，小妻送与和尚括；
违背圣经尊异端，青头经颈老忘八。

话分两头，且说瞿侍郎当日斩了嵇和尚，结断了一场公事，即离却镇守司，回于平泉庄中安顿。奈何本州官员仕宦拜谒者接踵而至，瞿琰甚觉烦恼，暗令瞿庆预束行装。忽一日五鼓，与妈妈作别，主仆二人悄悄离了平泉，取路望东南进发。不一日，早到长洲地境。当日因贪走数里路程，蹉过了客馆，就于阳埠镇上一村店人家借宿。当夜正睡间，几遍被隔邻哭声惊醒，细听时却是男子声音。次早天明，瞿琰问店姬道：“夜间谁家哭声甚惨？几番惊醒睡头。”店姬道：“敝邻第三家，一妇人病笃垂危，其夫号哭，已经数夜。老身一家被他搅的没睡头。”瞿琰道：“这妇人什么病证如此沉重？然其气未绝，何必恁般悲恻？”店姬道：“可怜见他少年夫妇，半路相抛，正为生离死别。怎不痛伤？”瞿琰道：“你且讲这女人委实何病？待我一瞧，便知生死。”店姬摇手道：“命在呼吸之间，多少高医名士看过，并无一些灵验。近来半个月日，水米不沾，只有心头这一线微气未绝。师父休想这妇人再生阳世。”瞿琰道：“恁般说，不医也罢。但病症根原，老姬略谈大概。”店姬道：“说起来

话也长哩。敝邻这后生唤作桃有华，从幼儿丧了爹娘，本村中开一小店，亲手^阉。娶了这位浑家^{鄧氏}，带得一窖财物来，且是生的美貌，夫妻恩爱自不必说得。数月后，这桃有华算计，有了几百两银子，打叠起店面，反买胡椒、苏木，往武昌生理。这女人自丈夫去后，未晚闭门，指挥婢仆等炊爨之外，即去纺花织线，谨守女工，邻居家未尝见面，谁不道他一声贤哲。不期今春二月初，他后门外贴河地上，有股金光冲空而起，高及丈余。这女人闻小厮们说了，不合月夜出去一瞧。只见那一道金光打了几个盘旋，竟冲入女人怀里来。女人往后便倒，婢仆们搀扶回家，方才醒转。其夜便有一大汉来与他睡。初时心里明白，待欲喊叫，奈何浑身如醉，欲叫不能。自此后夜夜胡缠，弄的这女人面皮黄瘦，腹胀如瓮，日渐一日，淹淹沉重。近日断了饮食，举家无措。刚值这后生发货回家，见浑家恁般狼狈，故昼夜啼哭。凡一概衣衾棺木，俱已齐备，只候气绝而已。”瞿琰道：“必是中邪了，我能治得。老姬先去讲知，我随后便来。”店姬慌忙去了。

少顷，桃有华亲来迎候，引瞿琰同入室看时，那女人僵卧床上，两眼半开半闭，呼吸甚急。瞿琰看罢，对桃有华道：“恭喜！尔妻子不妨。”桃有华纳头下拜，哀恳道：“求真仙垂救，没齿不忘，愿以家资一半相赠！”瞿琰道：“尔且请起，等我治好了病人再议谢礼。可取一杯水来。”桃有华跃起舀水。瞿琰袖中取出黄纸、硃砂，书符二道。一道贴于妇人腹上，一道焚化成灰，撬开妇人之口，用水送下。吩咐道：“任其自然，切不可移动。”说罢，且回店中以候消息。桃有华对店姬道：“这少年全真如此魔样，未必有甚奇

功。”店姬未及回答，忽听得酆氏腹中泶泶地作响。没一顿饭间，蓦闻得一阵臭秽之气出自被中。桃有华忙掀被瞧看，却见半床黄水。桃有华急取破布揩抹，又冲出一阵黑水来。比前更加腥臭。桃有华掇过马桶，靠著床槌，将秽物随手丢下。又少顷，解出绵絮也似物件出来，粘涎屈曲，抽扯不断。随后，一阵阵撒下大大小小、成团结块之物，却不甚臭。桃有华用杖细细拨开检看，真煞奇怪，一个个有头有尾有足，俨然是一虾蟆，但纹缕未分不能举动。辰牌解至午后，堆积已平马桶。向后撒下的微微清水。桃有华与店姬都惊的呆了。正相顾骇愕间，瞿琰早已走到。店姬备将前项说了，瞿琰令移过净桶细看，心下已省著这样妖孽了，忙唤桃有华以被盖覆妇人和暖，又令取姜汤灌下。过了一刻时候，酆氏方呻吟叫苦。瞿琰道：“好了！气转能言，其生可必！”急令揭下腹上之符，焚于门外。桃有华无限之喜，拜恳道：“真仙垂救，妻子得生，使某夫妇重圆，恩同天地。”瞿琰道：“尔娘子病体初痊，气血甚弱，腠理皆虚，只可呷清淡饭汤；待其荣卫稍清，方得运化，方啖薄粥。再能挣扎时，才可进其饮食，切莫性急乱餐。腹内一有阻滞，万不可生矣！”桃有华叩首领教。瞿琰又笑道：“尔言妻子获生，愿以家资一半相赠，请勿食言，方称君子。”桃有华忙忙地从竹筐里取出一纸帐单，递与瞿琰道：“小可村居，家业凉薄，无以为赠。这账目乃湖广置回杂货之数，约有六百余金，愿将一半送君聊为谢礼。”瞿琰扯开账目看了一遍，交还桃有华，笑道：“吾是游方道者，要此货物何干？”桃有华又道：“真仙如不取货物，可姑留旬日，待小可卖了银子相送何如？”瞿琰点头道：“诚笃之氓，并无一毫市井气味，

可敬！可敬！然我出家人要此银两无用，妆脱货之后，可将银十两赠与店中老姬，便是谢我了。”桃有华叩头领命。瞿琰和店姬同回店中去了。桃有华且煎汤与浑家吃。有诗为证：

挟术遨游不为钱，普施符药起沉绵；
辞金愿与村中妇，济困周贫大义全。

且说瞿琰回店中闲玩了一日。至夜静之际，悄悄唤了瞿庆，簷入桃家后门近河空地上窥望。守至更尽左侧，忽见地内一道金光冲空直起。瞿琰轻步近前细看，其光虽带金色，气味实带腥羶。瞿琰即杖剑步罡，向八个方位皆捏诀画符，那一道金光渐缩渐入地中去了。瞿琰主仆回店安息。次早，问店姬取了几柄锄锹，唤了数个健汉，带了长枪绳索，一同往河口来。瞿琰令众人在金光处掘将下去，足有丈余之深，只见是一土穴，方围数丈，穴中有一奇物盘踞于中。众人见了，呐一声喊，丢下锄锹四散去了。瞿琰走近看时，恰是簸箕大小一个虾蟆，但见：

眼射金光，口冲黑雾，浑身疙瘩，凸凸凹凹。布万点斑斓，攒顶花纹闪烁烁，聚一团绵绣。腥风触鼻，阵阵难闻。恶状惊心，般般可厌。

瞿琰急取枪往下投去，那怪物背中一枪，负疼跃起，怒目嚼齿，迳奔瞿琰。瞿琰杖剑挥去，砍中其首，那怪物便自垂头缩颈，不能行动。瞿琰拔起前上之枪，在后膊单薄处一

枪戳透，举手招呼众人拢来，众人谁敢近前？瞿琰只得唤瞿庆动手，将绳子穿过胯间之洞，拖过来横悬在树根上。众人远远见了，才敢聚做一处。此时，店姬、桃有华等皆来瞧看。那店姬惊的腰胯断做两截，伸舌道：“爷爷呀！好凶丑妖怪，吓死人也！”瞿琰对桃有华道：“尔浑家大难，皆由此畜。今不斩去孽根，随后必又淫害他家妇女。”说罢，唤桃有华：“取利刀割下虾蟆脐下之肉，煨成灰末，用无根水吞之，可保尔妻子一生无恙。”桃有华飞步取刀，剜下脐下方寸许红肉。瞿琰唤众人到桃家搬出柴薪堆叠河口，然后拖虾蟆焚化，整整烧了一日，骨肉方成灰烬。瞿琰令众人扫起。撒在窖坑之内。此时，远近来看的人，不止千数。当晚众人散讫，不题。

次日，瞿琰唤瞿庆结束行装，打点起程。正吃早膳间，忽见一少年飞步奔入店中向瞿琰便拜，瞿琰道：“尔有何故，行此大礼？”那人低著头，又重拜起。瞿琰笑道：“真颠了，拜我做甚？”那人爬起跪倒的，约莫拜了二十余拜，方才住手。瞿琰笑道：“惭愧，你也有拜毕的时节？那人躬身道：“晚辈唤作顾信一，住于城内茶榷务前。昨见大仙手段，擒怪救人。晚辈有亲弟顾信二，患痼疾已经一载，目今骨瘦如柴，伏乞大仙垂恩怜救，愿杀身以报大德。”瞿琰听罢，佯笑道：“吾之符药，计疾可医，但逢缘即舍，不与这你狡诈之徒。”顾信一叩头道：“晚辈为弟求医，出于真心实念。大仙何为狡诈耶？”瞿琰道：“我说破你那狡诈处，管教你心服。”顾信一侧耳静听。不知瞿琰讲出什么话来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六回

顾大郎为弟求医 颜氏女诉冤索命

诗曰：

恶监谋财便悔亲，娇痴空拟结同心；
香魂欲诉终身恨，月下殷勤拜使君。

话说顾信一为弟病求瞿琰符药，瞿琰道：“尔之求药，非出真诚，我怎肯轻于医疗？尔只想‘杀身报德’四字，岂非狡诈也？”顾信一道：“大仙果能医的贱弟病痊，便使晚辈刎头割颈，亦所甘心，怎为虚诈？”瞿琰道：“恁地说时，大率是真心了。但吾之药饵，要一引经之物，尔能概允，弟疾可痊。”顾信一道：“不知大仙要甚物作？某可力办，惟命是从。”顾信一道：“凡癆症之药，必用活人之耳，烧灰和药吞之，便能立愈。吾意欲尔割下左耳，以便整药，不知尔心下若何？”顾信一道：“但愿弟病早疗，何惜一耳？”说罢，即取店中厨刀，望左耳便割。瞿琰挽住道：“慢著！我还有切紧之话，讲明了，另有区处。尔同胞共有几人？父母俱庆否？令弟年纪几何？逐一与我说知。”顾信一道：“老父年逾古稀，先母生某七岁，已行倾逝。老父房中寂寞，收婢女乐儿为妾，三载后生弟信二，万分聪俊，父所钟爱，何异掌珠！今贱弟年甫二旬，不期染此痼疾。晚辈

只有这个兄弟，病剧垂危，心如刀割，故求大仙怜救！”说罢，奋然持刀，又欲割耳。瞿琰复止定道：“从容还有话说哩。令弟病危，父亲可苦切否？家事可饶裕否？尔曾有子嗣否？”顾信一道：“贱弟病势将危，老父寝食皆废，昼夜尤煎，形容枯瘁。寒舍虽非富足之家，然田稻蚕桑，尽充衣食。晚辈年将自立，已生三子。大仙问及，不知何故？”瞿琰大笑道：“真痴子！真痴子！有了家产，又生下孩子，兄弟死了，正是尔受用处，何必宛转悲求，行此损己无益之事？况兼尔弟又非一母所生，何苦如是？”顾信一道：“大仙差矣！昔严君平卖卜成都，导人以孝悌忠信、纲常伦理，千载之下，称为名贤。今大仙教某等以不义，甚非长者诲人之谊。”瞿琰道：“尔但省一时义气，不图日后事长，譬如尔家有千金之产，二股析分，只有五百，则剜尔血肉，补彼疮痍，何等失算？岂不见世人多少同胞手足，只为著争财夺产，构讼起非？尔今兄弟病危，又非谋财害命，落得利归一己，何苦访道求医？”顾信一道：“难得者兄弟，易得者田地。若为田地而弃弱弟，狗彘不如！况弱弟乃老父爱子，倘有疏虞，父命难保。某虽活于人世，已丧却‘孝悌’二字，徒生何益！今日只求大仙赐药，莫管某等家事。如弱弟得生，某愿将资产尽归于他，挈三子自图生计。虽使衣食不敷，中心无憾。”瞿琰大笑道：“天下有恁般执固癖性之人，怎能长进？”顾信一赧然不乐，望门外便走，口内啁啾道：“游方僧道，再无有好的，一味胡言，导人为恶。今日晦气，缠了这一会空谈，什么要紧！”一面絮聒，行行然去了。瞿琰取钱与瞿应道：“随路可买饭吃，要尾著这汉子同行，认了住处，速来覆我。”店姬道：“适者那人讲的句句

都是好话，师长何不疗救他兄弟，使这人变色而去？”瞿琰道：“老姬有所不知，世上要如此君友爱不争者最少。然以言取人，惟恐有失，特反言钓之。彼奋然激怒而去，才见其孝友之诚，出于天性，非矫强自夸者。故令小仆随彼同去，观其居址，予当亲往救其兄弟。”店姬甚喜。

下午后，瞿庆回店，备言顾信一住处。次早黎明，瞿琰央店中后生雇匹驴儿骑了，带著瞿庆，同取路入城，迳往茶樵务前顾家来。顾信一正坐在对门缎铺中纳闷，忽见年少道人来到，忙整衣迎入中堂。礼毕，宾主坐定。瞿琰道：“日昨正在议论之际，何故輶然便行？”顾信一道：“昨日晚辈一则为舍弟心急，二则久谈恐劳大仙之神，故不及告别而回。万罪！万罪！”瞿琰道：“可唤令弟出来，待吾问切，方可用药。”顾信一叹气道：“贱弟若能行动时，晚辈也不恁般著紧。自今上床已及月余，水火尚且不便，怎能出得中堂？求大仙暂移玉趾入卧房一看，不胜顶戴！”瞿琰便起身同至卧房中来。顾老率妾哀情拜恳。瞿琰道：“老者莫忙，待予诊视一番，便有分晓。”一同攒于卧榻之前，揭开帐幔。顾老道：“我儿呀，有一仙长来此救汝，可要挣扎些。”顾信二也不答应，只把眼珠反上一瞧。瞿琰又向前一步，定睛细看。只见病人两颊晕红，双眸泛白，声哑气促，天柱将折。复掀被看时，四肢若枯柴，腹皮已贴脊，肋骨条条露，浑身如火炙。瞿琰看罢，对顾老道：“令郎病至十分，弃世只在旦夕。”顾老便啼哭起来。瞿琰忙宽慰道：“予有符药可医，老者何须悲泣？”顾老和妾一同磕头礼拜，瞿琰止住道：“年老之人，何必若此匍匐？快取水来！”顾信一飞也似捧出一盂清水。瞿琰袖中取出硃砂、黄纸，书符二道已

毕，复取大火盆一个，内烧烈炭，又取陈年米醋三五斤俟候。顾老并妾婢等尽行藏避，只留顾信一在房帮助，附耳授计：“临期切休慌遽，贻害他人。”顾信一点头领意，站立榻前。有诗为证：

骨立形羸貌若绯，命临呼吸势垂危；
丹符绝胜杨枝水，解起深痾片刻时。

且说瞿琰焚符研末，用水调和，令顾信一抱起兄弟，勉强灌下。少顷，病人道：“苦耶！脊梁骨中如锥刺一般，怎生过得！”又半餐饭间，只闻得病人心膈中索索地响，瞿琰指点顾信一用心防备。此时病人已昏沉晕去。猛听得“呼”的一声响，一铁壳斑色之虫，大如壶蜂，从病人鼻孔中钻出来，展翅乱飞，被瞿琰一手抓住，摔于火盆之内。那恶物复腾然扑起，顾信一急用醋劈头泼下。那恶物堕入火中，复张头竖尾，撑翅舒脚，在烈火中盘旋打滚。几遍飞起，皆被顾信一以醋浇下。次后渐渐缩头卷翅，不能展动”。过了数刻，病人忽然叫：“喉中作痒，怎不替我搔挠！”喊声未毕，又一虫从口中飞出，腾开两翅，迳扑出帐外，被瞿琰一手攥定，掷于火中，也打了几个转身，竖眼耸翅，望空飞起。顾信一急将醋泼去，那恶虫倒撞落火盆之内。顾信一不住以醋浇沃，才不能挣扎。瞿琰跨下榻来，病人沉沉睡去。

顾老与妾进房来看了，万分欢喜，拄了拐杖便拜。瞿琰道：“老人家莫如此仆仆，反令人踖躇不宁。”急用手搀扶时，已是拜了数拜。请出中堂酒饭，瞿琰令顾信一同坐，拨一婢女看守火盆，吩咐道：“不住手酒醋，自然无事。官人

醒后索饮食时，可用醴酒半瓯。直待一昼夜之外，方可食粥。”顾老父子陪瞿琰饮酒间，问及：“信二是何病症？感大仙赐药，追出二虫，此虫亦有名否？”瞿琰道：“小郎的是痲疾，其中必因传染而来。此物名为恙虫，尖头铁齿，硬翅坚腹，入人膏肓，善食心肺，延及脊膂，遍伤五脏，令人羸瘦，劳极而死。故俗云：‘痲痲虫疾，百无一生。’小郎之遇小道，实由天凑之巧；不然，死期只在旦夕间耳！”顾信一道：“那恙虫不过也是一团血肉结就的，为何入火不焦，尚能飞跃？若非大仙教某用醋泼之，险被他飞腾遁去。”瞿琰道：“此恶物咬铁有声，钻石有痕，阴阳合扇，不惧水火，惟见醋则头疼翅软，昏晕若醉。故随飞随止，不能远遁。先飞出的属阳，故能三五番腾跃；后飞出的属阴，只一番翾逸而即坠。须火内炼经一昼夜，方成灰烬。若火气不到，见土复生，仍能害人性命。凡火煨已经昼夜，将灰烬和食，使白雄鸡吞之，再不能变化矣。”顾信一省起道：“是了！是了！旧岁春间，贱弟因送先表嫂入殓，自此后便觉黄瘦；我想表嫂也是痲怯之症，的系传染无疑。”瞿琰道：“恭喜小郎病痊，终身可保无恙。已叨盛设，就此告辞。”顾老忙进去捧出一大封白金、四疋缎子，双手送上，以为谢礼。瞿琰推辞道：“我方外人随缘度日，遇便棲身。带此银两、缎疋，反悬心胆，故分文寸缕皆不敢受。”顾老道：“小犬赖大仙活命之恩，聊奉薄礼，少伸犬马之心。仗乞叱存，再图啣结！”瞿琰道：“老丈执意要我收时，我有一事相托。果能概允，胜赠予以金帛也。”顾信一道：“大仙有何见谕，无不领教。”瞿琰道：“我适者沿塘而来，见数十里塘路倾圯，污泥壅塞，坎坷难行。晦冥雨霜天气，更

为不便。意欲托贤乔梓留此银、缎，修砌塘路。此亦阴功实行，有益于人世者。早行一刻，即我感一刻之惠。”顾老道：“砌塘路不过百金，老朽亦能力办。这礼物毕竟求大仙收去。”瞿琰坚辞不受。

两下正推逊之间，忽十余个公人蜂拥入来。见了瞿琰，都欢喜道：“瞿爷在此了。”一齐跪下叩头。瞿琰道：“尔等是什么人，来此想混？我乃云游道者，怎认做什么瞿爷？好鹞突帐也。”内中一公人道：“小的鄂州仙枣城居住，与仆射刘爷府第帖邻。上年几遍价见老爷在彼闲玩，怎么不是？”瞿琰道：“尔既与刘爷邻居，可姓什么？来此何干？”那人道：“小的姓杨，家主杨懋思，现任本州刺史。自到任以来，得一奇疾，凡遇坐堂时候，便自眼胀头昏，屋宇翻转，神思颠倒，若见魔鬼，扶入私衙，立时清白。莅任已经半载，未曾断一公案，目今身躯瘫软，寸步不能行走，延医禳药并无灵效。猛然想起老爷符药最灵，立差小人等星夜往辰溪贵府中求药，不期老爷按临外境。小人等一路寻踪觅迹而来，已知老爷于东都杀了和尚，复寻到阳埠客馆。店姬指点说老爷进城，在茶樵务前顾家治病。小的入门时，已与瞿庆哥哥相见。求老爷开天地之恩，救援家主则个！”瞿琰道：“既是同乡，怎忍不行救治？”那一夥公人同唤一声：“谢爷！”站起来飞也似去了。惊的顾老爷子双膝跪倒，道：“不识贵人下降，失于礼敬，求原情赦宥，莫行嗔恼！”瞿琰笑道：“在朝廷为贵人，归田野为散人。贤乔梓不必芥蒂，请列坐一谈更妙。”顾老父子谢罪毕，侍坐于侧。瞿琰将礼物交还，两下叙了半晌闲谈。忽听得门外人声嘈杂，顾信一急出看时，只见车马人从，盈街塞巷。原来是杨刺史差

委官吏，迎接瞿侍郎入州衙去的。官吏等同入顾家，见了瞿琰，叩头毕，呈上手本，备道本意。瞿琰别了顾家父子，即上车迳往州城来。

此时，本州郡丞等官皆奉上司差遣远出，只有杨刺史之侄杨绹，乃当朝内史杨再思之子出迎。至于后衙，礼毕，盛设筵席款待。饮酒毕，复接入内室诊视杨懋思脉息。瞿琰细细看那病势：

没甚呻吟疼痛，非关瘦弱伶仃。圆睁两眼亮登登，一味贪眠喜困。

说话有前无后，面皮厚漆深痕。公堂略坐便头昏，未审是何病症。

瞿琰看罢，对杨绹道：“令叔之症，是一股涎痰凝结于胸膈间，日久则成痼疾。且以符药试之。”杨绹顿首称谢。瞿琰用硃砂书一道，取火焚化，令杨刺史吞之。未及半刻，杨刺史蓦然作呕，吐出稠痰数升，闭目沉睡。少顷醒来，脱然痊愈。见了瞿琰，问杨绹道：“这青年道者却是甚人，坐于我卧室之内？”杨绹俯耳道：“这是兵部侍郎瞿爷。辱侄为叔父病危，差人直往辰溪奉请。今幸于本城相遇，复差官吏迎接至此，医的叔父病痊，速宜拜谢。”杨懋思惊骇，忙整衣冠拜伏于地。瞿琰扶起，同出后堂。平礼序坐，重整酒肴相款。当晚留于侧园客厅安宿，择吏二名、门子二名、军校四名，随身承值。瞿琰尽行遣出，只留瞿庆伏侍。

当夜正睡间，忽闻悲泣之声，自远渐近。瞿琰心疑，推枕而起，步出轩前玩月消遣。忽见一妇人从花荫下冉冉而

来，将及轩前，复缩身退去，逡巡往返者数次。瞿琰喝道：“尔若是花木之妖，速宜避迹！如系冤魂负屈者，可向前诉明，代汝伸解。何必逡巡进退，行而复止？”那妇人敛步近前，跪于轩下。瞿琰凝眸细视，但见云鬓蓬松，粉颜消瘦，愁眉连锁，玉颈低垂。瞿琰喝道：“此是花园之内，汝夤夜至此，人耶？鬼耶？妖耶？”那妇人道：“可怜奴非妖非人，乃阴魂也。含冤饮恨，以成怨鬼，求见老爷，诉明心曲。”瞿琰道：“尔有甚冤枉，可备细诉明，吾为汝伸冤泄愤。”妇人道：“奴系姜阳孀妇颜氏，丈夫存日，于姜阳城内出本万金开一解铺，原聘鄂州恶奴杨懋思总理帐目。未及一载，丈夫夭亡。凡一应钱财出入，是奴掌管，故与这恶奴朝暮相见，被他甜言撩拨，奴一时失节与之缱绻。恶奴屡言未有妻室，两下对天盟誓，愿为夫妇，议定服阙之日，便行婚配；又论就此成亲，难免旁人谈论，不如陆续暗运资本，往鄂州贸易，或置田产，消停岁月，然后完姻，实为两便。奴倾心听信，将囊中珠宝、店内本银，暗中搬运与他。只一年之间，十分已去六七。满望娶奴完聚，谁知赚钱入手，一去不来。因循三载，并无片字通问。奴家猜疑怨恨，令心腹苍头往鄂州探听消息。原来这恶奴娶妻已久，况有二子。把奴家财物，托兄杨再思夤缘当道，买下一个官做，挈了家眷，公然赴任。奴家知此消息，抱恨而死。一灵不灭，诉冤冥府，冥爷许奴索命报仇。追寻将及十年，今春才得于此相遇。正欲索彼冤魂同入九泉面证，不想老爷用神药攻治，恶奴得以重苏。怒干冒天诛，现形诉恨。求老爷怜奴冤屈，离此他往，则恶奴之病重发，冤魂之仇可报。”瞿琰道：“他既负汝，理应索命。但彼大禄未终，尔徒扰何益？”妇人道：

“恶奴死期已近，老爷一去，便行下手。”瞿琰道：“明日吾即行矣。尔当敛迹，不必在此悲啼！”那妇人欢喜拜谢，退出花栏之外，寂然不见。瞿琰嗟叹道：“痴心妇人负心汉，信非虚语。”当下转入厅内，倚枕而睡。次早，与杨懋思叔侄作别，取路往嘉禾来，不题。

且说杨刺史好端端送瞿侍郎出的府门，即回步进后堂去。正走至穿堂门口，忽眼珠花暗，蓦然跌倒。众役慌忙搀扶起时，只见唇紫面青，痰如拽锯，仍然不省人事。杨绾急差干办来追瞿琰，再求符药，瞿琰道：“尔家主病已危笃，非药石所能医疗。作速整顿后事，打点还乡，不必寻医问卜也。”干办回衙备说此意，杨绾不信，复请官医疗治。自古说“病真药假”，这几片草根树皮，怎解得冤愆孽债？杨刺史这一遍病体复发，没一时不呼疼叫痛，抚枕敲床。捱至一月有余，气绝而死。杨绾方信瞿侍郎有先见之明，然不知冤魂索命之故。有诗为证：

淫心已遂物归囊，附骥潜窥上国光；
奸宄欲图千载计，奈何二监入膏肓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嘉禾郭外有一村，名九和。这村内有两姓大户有家：一姓程，一姓张。那程姓的名唤望云，家资钜万，富为一乡之魁。然颇通文墨，雅好真诚。年近五旬，只生三女：长曰福儿，次曰禄儿，三曰寿儿。这三女俱已长成，兼且妖娆出众，从幼儿就有那豪家宦族托媒，求结丝萝，程望云笑而不答。那些做媒的也都摸他脑袋不著，又不好多言勉强。故此因循耽阁，不觉福儿年已二旬，禄儿年已

二九，寿儿年登十五。忽一日，妈妈对丈夫道：“男大须婚，女大须嫁。我与员外不幸无子，只生三女，年纪俱已长成，正当婚配之期，怎么媒人一来，便自呵呵大笑，又没一言半语回答？因此做媒的不敢上门。终不然把三个女儿养过了生世？”程望云道：“古礼说：‘男子三十而婚，女子二十而嫁。’我汉子家自有主见，院君何必费心？”妈妈道：“福儿年甫二旬，正当及笄时候。如此迟延不决，岂非误却青春？君不见那割襟为聘者，又不闻那十三岁为娘者？儿女之事，切须了当，莫使人嗟怨。”程望云道：“婚男嫁女，人伦大事，我岂不知？但讲起那割襟为聘，最是一节歹事。我见多少翻云覆雨的？可叹！可笑！”妈妈道：“人家多有从幼儿下聘、长大完婚者。这是世道之常，有甚可叹可笑？”程望云道：“那襁褓结亲，长成完聚者，我眼界里也见的多哩！但岂知十年消长不一？多有因亲邻旧识，门户相当，互相推爱，或指腹结婚，或童稚过聘。彼时势利联结，谁不歆羡？岂识富贵不常，寿夭无定，倏忽之间，桑田沧海。男因贫窘而女家愿离，女为饥寒而男家求退。其中构词谋陷，杀身结怨者，往往有之。何不待婚嫁及期，以谐匹配为妙？休讲那女子十三为母者，更为可怜！”妈妈侧耳道：“你有话只索讲完罢。”程望云以手抚胸，不知讲那十三娘什么苦楚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七回

程员外聆音择婿 张别驾设计倾贤

诗曰：

东床坦腹重修能，恶宦徒思系赤绳；
片语不投成怨府，暗施罗网困飞鹏。

话说程望云因妈妈谈及女儿亲事，说及：“世上有那十三岁妇人生下儿女的，都是为爹娘的不知痛痒，把女子自小配与人去。血气不足，天癸未临，勉强入房，耗其真元，多犯血淋癆瘵之症以致夭亡。岂非父母送却女儿性命？”妈妈烦恼道：“凡话说你便要扯长篇！且休替古人担忧，把女儿正经事留心则个。”程望云道：“院君讲的是。明日整理早膳，待我吃罢，为福儿去觅一快婿！”妈妈道：“为女议婚，必须冰人月老，怎么自去寻得女婿的？”程望云点头道：“院君呀！你女流们省的什么？凡婚姻事用了媒妁，误煞乃事。”妈妈笑道：“你看那一家嫁娶不用媒人呢？老了一把年纪，讲这没脊骨的话！”程望云道：“那媒人只图肥腻归囊，岂顾人家成败？古人说：‘寸丝为聘，千金不移。’若听媒人之口，轻于成就，错配姻缘，追悔无及矣！”妈妈听了心下焦躁，掇转身不理。程望云暗笑了数声，即沐浴焚香，对家庙前拜祝道：“弟子程某，为长女福儿亲事，欲自

行择婿。不知姻缘落何方位，故焚香默祷于宗祖之灵，求以得烟指示。烟气冲袅之处，便有佳婿存焉。”祝罢再拜。只见一缕香烟，从中直上。少顷，一阵风来，那烟气遂冲过西北上，缥缈盘旋，半晌不散。程望云带一老仆取路往西北上来，凡遇书堂、贸易之处，便盘桓讲说，暗觅佳婿。一连走了三日，并无可意者。这妈妈气的不耐烦，发话道：“老迂货，多少豪门大族求亲，闭了鸟嘴不理！今日胡厮弄，自去寻觅女婿，可知道是捣鬼呢！”程望云道：“不得佳婿，纵十年也不驻足哩！”

次日，老程复带老仆往西北郭外去。行至下午，腹中渐觉饥馁，主仆二人同进村店吃饭。正欲举箸，猛听山歌之声，从店门外唱入来。程望云停箸举目看时，却是四个农夫，俱头戴遮阳箬笠，身穿秃袖短衫，精赤者一双脚，肩上横担著一柄锄头，因往田里种作，这时候回家吃点心酒。内中有一少年，年可二旬上下，生的剑眉大眼，方口长耳，那一枝鼻梁圆丢丢宛如悬胆。程望云看了这一表人材十分欢喜，一手将少年挽住，问道：“大哥青春几何了？唱的绝妙歌儿，再肯见教一个么？”那少年道：“晚辈贱庚十九。那歌儿是田野间胡言消遣，怎好污太公尊耳？”程望云道：“佳音绝通，愿求一歌，老朽倾耳以听。”那少年谦辞不允，店主道：“三郎，长者尊命，怎好固拒，便唱数句儿何妨？”那少年只得顿开喉咙，以箸作板，唱一出短歌云：

南亩权棲隐，耕锄乐其生。东窗筛日影，呼朋下田
畴。偷闭谈古典，停耨诵《黄庭》。环坐树荫下，传杯
三五巡。幽歌韵相叶，何必杂银筝？终日恣欢笑，巡环

无主宾。视此农家乐，悠然藐利名。

程望云听罢，抚掌称妙。少年捉空儿迳进里面去了。程望云吃罢酒饭，一壁厢算还店帐，向店主道：“好生是公何人？”店主道：“村老第三个犬子。”望程云道：“可有妻室么？”店主道：“小店经营微薄，只可糊口而已。长郎年近三十，尚未有室，焉能够轮到第三个儿子？”程望云道：“仆长女年甫二旬，貌虽丑陋，颇谙女工。意欲配与三郎，不识尊意允否？”店主捶胸道：“爷爷呀，折死我也！”程望云道：“寒家虽居城内，亦以货殖营生，愿得三郎为一侍婿，吾愿足矣。又非豪家宦族、阀阅名门，老丈不必推辞，愿行俯就？”店主道：“人名树影，我岂不知？员外富饶充足，远近振闻。村朽一室如斗，朝暮不给，怎敢与尊府结姻？”程望云再欲言时，食柜边转出一人，向前道：“大哥差矣！程员外看上三郎，愿将令爱结为姻娅，这是予侄之福。大哥何故坚辞不允？员外不嫌村俗，小子作伐何如？”程望云欢喜道：“甚好！求教姓字，以便交往。”那人道：“小可姓胡，贱字子章。这白发者便是家兄胡子车，与舍侄等务农为生。”程望云道：“务农乃天地间第一桩恒业，吾女终身有托矣！”袖中取出一双金镯递与胡子章道：“此物乃小女腕中所带者，烦叔公付与令侄三郎。执此为定，永无他议！”胡子章双手接了，两下一拱而别。

程望云一迳回家，对家庙前点灯顶礼，妈妈迎出来道：“员外可觅得佳婿么？”程望云道：“院君贺喜，已选下一个女婿了。”妈妈问：“住居宅第、家道如何？郎君可读书否？”程望云道：“那家子开个酒铺，茅屋数间，尽可棲身。

郎君年已十九，力能耕种，足称吾门佳婿。”妈妈听了，跌脚道：“苦耶！我的女儿嫁与那农夫，岂不误了他一生事业！那茅草屋内可是我家女儿安身的么？”程望云大喝道：“胡讲！你妇人家省的什么？大凡庸夫俗子为儿女婚与，只论门第，不选儿郎。那富贵之家，只图著聘礼隆盛，势利炫耀，把女儿双手拱献，情愿赔下妆奁，满望附势攀高，女儿一生享用。谁想嫁与那膏粱子弟，不知民情世态，倚著现成富贵，买笑追欢，挥金如土。他自有那一班一辈王孙公子耍乐盘桓，谁将你丈人老子放在眼里？及后势败财空，一贫如洗，三餐尚且不敷，妻子有何倚仗？你不见前村邵员外，只生一个女儿，凭那妈妈张主，一心要对高头壁，与城里伍刺史结亲。你想平民之女，嫁与贵公子为妻，岂不蓬荜增辉，满心欢喜？谁想那公子从幼儿娇养，不解世务，爹妈身死之后，家业渐渐凋零，将妻子妆奁衣饰卖的罄尽，兀自朝鱼暮肉，肥嚼不止。可怜见半载之间，死于庙角，使妻子重去嫁人。这是个攀高亲的下场头。又有后镇钱社长，也生的一位女孩儿，嫁与王百万为媳。那王百万父子使心用术，克众成家，做下的都是千年之计。不想一场大火、几场人命官司，弄得他家资消败，父子相继而亡，至今他女儿回娘家守节。这是不择贤愚、只贪财利的样子。故嫁女必择婿，郎君们端庄聪俊、相貌不凡者，自能立身殖业，何必恃父祖宗族之势利乎？”妈妈道：“这一片话虽讲的近理，但婚男嫁女必须门户相当。若与那无名小族、贫乏之家，岂不被人笑话？”程望云道：“当初汉高祖乃一亭长耳，未闻是甚名家宦族。吕太公一见，便道龙凤之姿，以女儿招他为婿。日后身居九五，吕太后何等受用！那刘先生虽是帝室之胄，流落涿州，

以结履织席为生计，未闻有什么田产家资，后边鼎分三国，称帝蜀都。这都是没根基的豪杰，取甚门户相当？”妈妈道：“依恁讲起来，人家养女儿的，只索与那贫家寒门子弟，莫想这阔阔名门！”程望云道：“不是这等说，只觅婿不在乎富贵贫寒，只以郎才为重。昔日孔子说：‘公治长虽居绌，非其罪也，以其女妻之。南容三复白圭，以其兄之女妻之。’孔仲尼乃自古及今的大圣人，择下两个女婿，取其才德，岂论富贵？当今的人，只省的趋炎附势，做那呵卵脬、捧粗腿的勾当，岂识圣贤大道？多少人苟图门第，不论郎才，误了女孩儿一生一世。我男子汉家自有卓见，管教三个女孩儿不受亏罢了。”妈妈道：“只愿如此，有甚话讲？”夫妻两口儿反成欢喜。过了数日，程望云接胡子章面议，送礼到胡子车家里去。随即选了吉期，迎取胡三郎赘居程宅。当日洞房花烛，宾容填门。妈妈见三郎人才齐整，谅来福儿也是合意的，彼此安心，各无话说。

隔了半个年头，程望云偶于村落中行过，猛然天降大雨。奔至村镇尽头，是一乡馆，忙闪入避雨。却值先生不在，众学生成团打块的玩耍，只有一披发童子，年可十三四，端坐不动，被众顽皮拉扯下来，一齐嚷道：“好嘴脸，装这模样，偏要你一耍！”童子道：“不可！有客在此。”众学生拖住不放，童子道：“放手！外观不雅。尔等定要我来耍时，可分作两班，认下原、被告，待我审问一番便了。”众顽皮依允，各寻对头扭结。又有几个装作门子、皂隶，排列两旁，吆喝一声，一公差跪下禀道：“少钱粮乡人拿到了。”童子喝道：“怎么欠下钱粮不行完纳？”乡人道：“久雨不晴，禾稻淹没，颗粒不收。小的一家数口饭也没得吃，

怎能完纳钱粮？”童子道：“朝廷粮税，虽是至紧的公务，奈何口食不敷，怎好追并？宽你三月限期。再行迟误，一并问罪！”乡民“哈”地笑了一声，跳起便走。童子喝令皂隶拿转来：“官长之前，擅行笑耍。左右掌嘴！”皂隶将乡民打了一个嘴巴，乡民撩裙掳裤，一路骂出去了。童子笑道：“刁民故态，不足与之较论。”两旁公人又吆喝道：“告状人进来！”两个顽皮扭结跪下。一个道：“哥哥恃强，占小的产业！”一个道：“弟听内言，殴辱亲兄！”童子道：“同胞手足，何忍争执伤情？我老爷也不打你，但愿你弟兄和睦，休听旁言。今且休论理之曲直，为兄弟的整一杯酒，求服哥哥罢了。”那兄弟不服，正争嚷之间，刚值先生来到，童子忙忙地跳下公位。先生笑道：“好一位老爷！且请下来受用几条竹根。”童子端立不动。先生提起竹片，劈头劈脸打去。程望云一手挽住，劝道：“老师莫打！这是老夫的门婿。”先生回头看了，忙弃下竹片，向前施礼道：“程员外，许久不会了，今日何故得临敝馆？失瞻，失瞻！”程望云道：“虽与老师面善，奈何忘失尊性。先请见教，还有事奉恳。”先生道：“学生姓邹，贱字钟庭，数年前曾在高邻章宅处馆，员外可省的么？”程望云道：“失敬！失敬！老夫今日偶尔从此经过，避雨于尊馆之中，意欲招此披发郎君为婿。敢烦老师为一冰老，万勿见拒！”先生附耳道：“这小子年已二七，终日报狠读，巴不上三五行书哩。其父是一渔户，怎好与员外结亲？”程望云道：“老夫只瞧上这女婿，莫管他出身名望。烦老师与亲翁一说，便送礼迎婿过门。”先生领命，两下相别而散。

次日，邹钟庭亲到程家相拜，备将那渔父脚色说了：

“此事敝东慨允，但云家贫无以为聘，乞原情，甚感！”程望云笑道：“婚姻论财，夷虏之道也。烦为转达，不必介怀。”送礼迎婿，一如胡三郎故事，不复烦絮。

原来这童子姓王，学名忠嗣，程望云以小女寿姑配之。当晚赘入程门，遍接诸亲筵宴。妈妈饮酒之际对丈夫道：“长女福姑、季女寿姑，皆是员外主张觅了佳婿。第二个女儿亲事，也该让老身拣选。”程望云笑道：“孩儿等是院君开肠破肚生的，择女婿乃一场美事，瞧的合意，便当明讲。大家可以裁处。”妈妈道：“远不在千里，近只在眼前。”将手指著席间一个后生：“这侄儿配的禄儿么？”程望云点头道：“予亦有心久矣。奈是姑舅之亲，有碍于礼，故未曾谈及。”座间老亲一齐道：“姑舅之子虽难结婚，然系从堂兄妹，于理无碍。我等愿为掌判，立就姻亲。”即呼唤那后生出席，拜于程望云夫妇跟前。妈妈拔下一枝簪子，递与后生为定。那后生唤做吕一鹤，乃妈妈堂侄，此时年有二旬之外，当下受了簪子，对众亲谢了。众亲又道：“待你父亲回来，便好完亲。”吕一鹤道：“爹爹在芜湖收布，早晚多分到家。”诸亲复令就席饮酒。当晚，程望云夫妇为三女择婿已定，欢喜不胜，殷勤劝诸客之酒，直至天晓方散。

原来这九和村中两个大户，这程员外便是富户，那姓张的为之贵户。这贵户名为张令休，乃当朝司礼少卿张同休之弟。张昌宗、张易之皆系同宗，因这二人得幸于武太后，合族显耀无比。这张令休官居平凉别驾，只生一子张谧，天资颖悟，下笔成文，只是立性贪婪，举止诡譎。他父亲看上了程望云家事，向来要图两下结亲，日逐因循过了。不期数月之内，程家赘了两个女婿，当下算计道：“若再迟缓，则第

二女毕竟也要议亲了。”即央请本村中两个闲汉，一名沈鬼，一名孟大慧，同往程家求亲，程望云道：“张老先生既有盛雅，何不早言？今三女俱已受聘，怎好应允？乞二公善言覆之？”沈鬼道：“大令爱许那田夫，小令爱许那渔户，满村中都是知道的。二令爱尚未牵丝，何得托辞见拒？”程望云道：“那晚王家小婿入赘之时，已将第二女许与表侄吕一鹤为室。舍亲等议定，待妻舅一回便行合卺。此系实情，非妄言也。”孟大慧道：“老员外不要错了念头。这张爷衙内比那二穷鬼差的远哩！你老人家百年之后，也讨一碗羹饭吃，终不成靠那农夫、渔户过的日子？”程望云道：“富贵如浮云，这也不在我心上。然农夫、渔户乃我情愿招他为婿，与二兄何干？莫说我第二小女有了丈夫，纵未受聘时，也不与那恃才轻薄子弟。二兄请回，莫行饶舌！”沈鬼再欲下说词时，程望云不理，拂袖转入中堂去了。二闲汉讨下一个没趣，迳往张别驾衙中回话，搬下一场大是非。张令休大怒，聚集群仆商议，要害这程杀才。内中一仆附耳献计道：“如此如此，管取他家破人亡。”张令休欢喜，就令沈鬼、孟大慧做了眉眼，装定圈套，捉空下手。有诗为证：

妖言喋喋强为媒，谁料无端构是非；
百岁良缘天已定，变弓下石欲何为？

且说程望云因沈、孟二人言语唐突，怀怒不理，进内与妈妈商议。妈妈道：“张别驾倚著族中权势，专一嫁祸害人，用强行事。如今也等不的哥哥回来，将就选个日子，将禄儿送与一鹤成亲，免彼觊觎生情。嫁物妆奁，从容完

补。”程望云从计，胡乱择一吉日，令媒人相约，临期送禄儿往吕家完姻。当晚，程家送嫁宾客正在堂中饮酒，忽然门外喊声大举。数十人明火执杖蜂拥入来，将门窗、桌椅、围屏、玩器，一应家伙什物，尽行打碎，复哄入中堂来，口内喊叫：“程望云谋财杀命，还我哥哥尸首！”一壁厢喊骂，乱纷纷打入来。众宾客见风色不好，一个个四散藏避。把那筵席上碗盏盘碟“索琅琅”打得罄尽，大众商议，又欲赶入内室来。程望云暗中窥觑，已知备细，急聚集本族亲丁、雇工、健仆商议道：“这三五十人，是张令休豪奴凶价，为著亲事不成，必架人命，乘机抢掳。这一场人命讼事有所不免若使他抢去财物做了官司本，反失下一先著了。一不做，二不体，倘这厮攻入来，烦众位努力厮打。设有差错，我自承当。”众家丁、仆役齐声应允，各执棍棒于内轩软门边伺候。里边立脚未定，只听的一片喊声，推门捣壁，打入内轩。被程家埋伏之人奋力截住厮打，只一阵，打的张衙悍仆等纷纷倒退，中伤受亏者甚多。程望云率领众人直追出门外，灯光之下，见一死尸卧于门侧。众人便欲提起丢出门外，程望云道：“这分明是张令休移尸害我，尔等不可轻动。地邻已经耳目，明日公厅分理便了。”当夜著人管守死尸。

次日五鼓，程望云吩咐亲丁、仆役：“张家如有人来行凶撒泼，仍然下死手逐他出去。待吊去尸首，再行别议。”程望云吩咐罢，戴笠披蓑，装作渔翁模样，从水门钻入城里，迳赴州中告状。张令休也令家仆进词索命。张衙那一夥凶仆仍然哄入程家来，只指望趁哄抢劫”，谁想程家预有准备，交手处打得落花流水，张家人四散躲避。一连厮打三

日，皆是程家得胜。至第四日，本州甄爷差官提尸检验，两下才得宁静。

数日后，甄刺史差人拘集众犯审鞠。张家说：“义男张丙怀银百两，住程家杂谷，单为论价角口，登时将张丙打死，银两尽行抄劫。现有沈鬼、孟大慧等面证。”程家说：“张别驾为求婚不遂，因而怀恨，移家僮病死之尸于某门口，统仆百余人乘机抢掳财帛，地邻等可证。”程望云虽是有钱使用，奈何这张别驾势焰滔天，况且读书人官官相护。甄刺史审录一番，判断：“抢掳情轻，人命事大。将程望云、胡三郎且关禁大狱，再行拟罪。”远近之人，无不称冤。

此时，瞿侍郎主仆二人迤逦行至嘉禾来，就于东门外关王庙中寄宿，因连朝阴雨，不能行动。这一日，正在庙中闲坐，忽见一披发童子跪于神案之前，手捧签筒，口中暗祝，未及说得数句，不觉腮边簌簌地流下泪来。瞿琰看了，暗忖：“这小子为甚事，恁般悲切？”即向前婉言询问。不知那童子告诉些什么话来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八回

明山玩景遇饥民 屏岭焚祠驱孽鱷

诗曰：

野无生稼物流迁，赈粟输金赖二天；
逐鱷焚祠甘雨降，黎民重见大丰年。

话说瞿琰坐于关王庙中闲耍，忽见一童子带泪求签，问其何故，那童子道：“我姓王，名忠嗣，乃本村程员外之婿。”将张令休求亲不遂，移尸诈害，并甄刺史附势趋炎，把岳父程望云和连襟胡三郎监系大狱情节哭诉一番。又道：“我虽有志代岳父鸣冤，奈何年幼力绵，不能施展，故求签于关神，以卜休咎。”瞿琰宽慰道：“汝年轻质弱，不宜烦恼，以损元神。今日幸与予相遇，尔岳翁旦夕可以出狱。”王忠嗣道：“老师系尘外之人，怎能够脱吾岳丈之罪？”瞿琰道：“本州甄刺史乃予亲戚。明日尔可赴州告状，代汝方便，管取伊翁婿重逢也！”王忠嗣拜谢，欢喜而去。

当下，瞿侍郎令本庙庙祝往州县各衙门飞报：“瞿侍郎奉朝廷钦敕，巡行四方，今在本庙驻扎，待行通报！”甄刺史闻报，率合州属县官员出郭迎接瞿琰。入州厅坐定，参拜毕，瞿琰正询问本州利弊，忽门吏报：“一垂发小子跪门声屈。”瞿琰令放进来，接下手中词状，展转看毕，将状纸藏

于袖中；唤本州原差公人立去拘提张令休，并亡仆张丙之妻戚氏，干证沈鬼、孟大慧、程家地邻等，立刻赴州听审，迟延不到者，一并问罪。公人领差，飞步而去。直等到日色平西，诸凶取齐皆到。瞿琰令狱内取出程望云、胡三郎，一同研审。先唤程望云说了一番，又唤王忠嗣反覆审鞫。王忠嗣把受陷情由备细哭诉一遍，才唤沈、孟二干证究问。沈鬼一口为著张别驾，竟执程望云打死人命是实。孟大慧口词相同。瞿琰喝左右将一起人犯尽行驱出，跪于二门之外，只留戚氏一人跪在案侧。令取过全逼刑具，放在妇人面前，问妇人道：“你丈夫身死不明，我老爷预先知道。你何故与家主通奸，忌丈夫碍眼，下药毒死，反去诬害平人？你家主药死义男，归罪有限，你谋死亲夫，法应凌迟处死。及早供招，免受一番苦楚。”戚氏道：“丈夫身患痢疾，已经数月，被家主强逼往程宅采米，论价争闹，程望云喝令众仆攒打，立时身死。众目昭彰，小妇人并无偷奸谋害等情。求老作主！”瞿琰道：“贱妇人！不用重刑，怎肯吐出罪迹？”喝教拖翻，上拶手指，下夹两足。一霎时将绳索收紧，戚氏苦痛难禁，连声道：“求放重刑，待妇人供招便了。”瞿琰止令放下夹棍，带拶快言。戚氏道：“家主张爷向托沈鬼、孟大慧二人为媒，往程望云家说合第二位姑姑与我家大叔为妻，程家回覆不允，反出了许多不逊言语。家主怀恨，乘丈夫病势伶仃，下药毒死，移尸程家，希图诈害泄忿。此系沈、孟二人串同设计，与妇人毫无干涉。”瞿琰道：“胡讲！家主既用毒药与你丈夫吃时，为何不行救应？死后又不赴州县喊屈鸣冤，必是通奸谋死无疑！”戚氏道：“彼时吃药之际，妇人亦曾询问家主，说是去积健脾的药。妇人巴不的丈夫病

好，怎敢阻挡？及死后七窍流血，方知中毒。妇人是一女流，况且拘身内室，怎能够代夫索命？”瞿琰道：“是了。”又唤沈鬼、孟大慧上堂覆审，二人抵死说程望云打死人命是实。瞿琰大怒，喝令拖翻，每人打下五十脊杖，又将张令休打了二十竹片，责令画供。当堂审定：张令休药死义男，移尸抢劫，依律拟绞。沈鬼、孟大慧强媒硬证，设谋杀命，妄害良民，发边地充军。凶奴等十余人，孤假虎威，黑夜抢掠，俱发站为徒，尽行发下州县，一狱监禁。甄刺史趋炎玩法，罗织良善，即刻回籍，候旨定夺。程望云、胡三郎释放宁家。戚氏并一应地邻人等供明无事。此时，满城士庶闻此公断，无不拍掌称快。有诗为证：

巨恶罹刑宪，良民脱严棘；
抚掌快民心，法铨尽三尺。

再说瞿侍郎判断已毕，仍旧回关王庙中安顿。甄刺史率领家眷，连夜起身回乡去了。程望云翁婿二人离狱回家，焚香望空拜谢瞿爷活命之恩。又取沉香做一牌位，上面镌著“大恩主瞿爷”五个金字，供奉于神堂之内，朝夕和妈妈，合家男女等礼拜不辍。后来大婿胡三郎、二婿吕一鹤俱发万金家业，子孙繁衍。这第三个女婿王忠嗣更是奇特，因岳翁下狱之后，奋志读书，未及二旬，便举孝廉，至于唐玄宗天宝五年，官拜河西、陇右、朔方、河东节度使。忠嗣仗四节，控制万里，天下劲兵重镇皆在掌握，子孙数代簪缨不绝。于此可见程望云善于择婿，二大富，一大贵。这老两口子老景的受用，不亚于燕山五桂云。这是后话，表过不题。

且说瞿侍郎暗思离却嘉禾之后，虑张令休托本族权势，以致漏网。当下复入州厅，叠成文卷，差承局星夜赴京，申详枢密院定夺；将沈鬼等一行罪犯尽行发配。当下本境土豪恶宦看了这个样子，谁敢擅行威福，欺压小民？此是瞿侍郎第一等好处。

当下，主仆两人住于关王庙中将及一月，那承局取枢密院回文已到。瞿琰见了，才放心无虑，即离了关王庙，迤逦往杭州来。一路寻山觅水，玩景访真，复渡钱塘江，过了睦州，又到括州地面。正站于南明山顶细观景致，瞿庆因走山路劳倦，将行囊歇在一旁，坐于树根边打盹。忽山后转出二人，一个取出溜筒，向瞿庆劈头撩下，套住脖子，顺手一扯，却似溜狗的一般扯了便走。一个挑了行李，正待下山，瞿琰猛回头瞧见，一面呼喝，飞步赶来，急发袖弩，将挑行李那人射翻。这拿溜筒的放了瞿庆，双足跪下。瞿琰扯开绳索，瞿庆探头伸颈，提起扁担照那人肩膊便打。瞿琰止住道：“莫打！此二子决非强人，其中必有委曲。”瞿庆道：“若非相公追来，这会子脖颈骨已将扯断了耶！”瞿琰道：“不然。这二人骨瘦形销、脸无血色，似乎饿损者。且问他一个端的，另行张主。”即对那人道：“青天白日，尔拿我家人去作何勾当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们饿的慌了，拿去杀之，权充饥馁。”瞿琰笑道：“世间有这样奇事！好端端一个人，平白地拿去要杀，终不然无有地方官长么？”那人道：“我家男女也被人杀了几个，没甚官长来管哩！”瞿琰心疑，又问道：“被箭者是汝何人？”那人道：“是小的哥子。”瞿琰令拔出箭镞，喜得伤浅，便能行动。瞿琰令二人塌地坐了，问其杀人之故。那人道：“小的唤做缪二，哥子缪一，皆以

打柴为生，颇颇可以度日，这括州十余县百姓皆赖松州西屏山内历显庙五真大王护佑，数十年来，风顺雨调，五谷成熟。谁家不丰衣足食过好日子哩？前岁来了什么狄相公之侄狄司理老爷，一临任即便革除了五真大王血食。将及三载，这括州所辖诸县，竟不下一点雨雪，千余里地面枯槁的好苦，田禾野麦，颗粒无收。初次还有那附近客商运米救济，价钱虽贵，兀可救机。近来外州官长会同禁粟，沿江口与关津冲要去处，委官盘诘，凡遇客米，任凭土民抢掳不究。远近客商谁敢发米过来？因此括州各县百姓尽皆饥倒。初时掘草根树皮，次后杀鼠雀猫狗，连那箱篋皮革，也搜索一个罄尽。今春以来，便自杀人，剥一脸皮，无人敢认，分尸剔骨，聊自充饥。城市中兀可行动；乡村幽僻去处，白昼不敢独行。小的浑家与嫂子、一侄、二女，皆被人拖去吃了。早知恁地时，不如自行杀了，也讨的一餐肥饱。今日冒犯相公爷，只因饿的慌了，求饶恕则个！”瞿琰道：“饥荒之岁，我不与你计较，莫要惶惶。”令瞿庆于食箱内取出数个炊饼，递与二人权且充饥，二人磕头受饼。吃罢，瞿琰道：“我有千余石米已在江口对岸，待见了狄司理发公文催并渡江，尔等可随我同往括州城去，保你不受饥了。”廖二道：“相公爷虽有米在隔江，彼处官长拦阻，怎能渡的江来？”瞿琰道：“我是奉圣旨斋米救荒，谁敢阻截？”廖二弟兄欢喜，跟从瞿琰同到括州来。随路有人窥觑，见一行四人同走，不敢行凶。

傍晚，早到州城之内，瞿庆先入府厅通报。原来本州司理狄健，果系司空狄仁杰亲侄，在长安时与瞿琰枢密院中厮会。一闻此报，欣然摆导迎接入衙。参见毕，叙罢寒温，瞿

琰备问饥荒一事，又道：“吾闻土人传说，西屏山五真大王甚为灵感，数十年丰熟太平，为何贤司理革其血食，三载无雨，以致路人相杀为食？附近州县既无闭菜，何不奏闻朝廷，驱逐这一伙腐儒远去？甘自容忍，以伤百姓，甚非令叔为国忧民之素心也！”狄键道：“晚生初莅任时，便闻五真大王显应，随例行香拜祷。数日后即逢春祭，礼曹书吏并松川县官呈上历年祭规，晚生见了，不觉毛骨悚然。”瞿琰道：“那祭单上不过是猪羊牲礼，何必骇然？”狄键道：“若用猪羊等物，岂足为异？那年规单取一男子、二妇人，皆赤身绑缚，放于案台之上，待礼生宣读祭文已罢，生刺刺砍下三个人头祭献，吹灭灯烛，四围闭上门扇。三日之外，方启庙门，但见满地骨殖而已。晚生细思，决系妖神孽鬼，枉害生灵，故革去旧例，只用牲口祭赛。不期三载，凑值亢旱，禾苗枯死，草木尽黄。满城乡绅父老劝晚生复循旧例，晚生力拒不从，尽出库银官物，糴粟赈荒。近经数月，邻州府县谒余禁客，粒米不通，路绝行人，死者相继。求开菜赈济表章连上数遍，并不见旨意下来。晚生正在触藩之际，幸老大人降临，愿赐教益。”瞿琰道：“岂有正神而食生人者？必系妖孽无疑。虽革除食人之害，可惜不斩其头，焚其庙宇，使彼逞妖肆毒，遍害生民。然邻境虽云禁菜，岂无一商来往？使民展转填于沟壑，亦贤司理失于变通之故。”狄键道：“商人从间道来者亦有，因路险费多，千钱斗米，本境又荒歉连年，户户室如悬磬，焉有多钱糴此贵米？晚生只索饿死，与饥民同入九泉，方完此一腔怨气。”瞿琰道：“自古道：‘米贵增钱买，无钱饿死人。’贤司理速揭榜通衢，招接运客，有米一石者，售价十金。予即移文附境官员，速

开柴通商，互相救应，则饥民可苏矣。”狄键道：“石米价出十金，客商可接踵而至。然这股钱粮从何处得来？”瞿琰道：“贤司理速出示谕，钱粮应付，顷刻可以力办。”狄键素知瞿侍郎手段，满心欢喜，忙忙地令六房书吏写下榜文遍处张挂。瞿琰移檄附近州县：“即刻开关放米，阴挠者取斩！”这沿江各处关隘官吏见了“兵部侍郎瞿”檄文，谁敢阻截？那客商见了括州榜文，水陆二路的米粟相继而至。狄司理稟知瞿琰说：“各路粮食皆到，老大人所许银两，即刻可应急否？”瞿琰道：“米商既到，岂患无银两乎？”当下同狄键进州衙后花园内来，手指著假山太湖石道：“此诸石皆是白金，可买米济民者。”狄键躬身唯命。瞿琰披发仗剑，默诵真言，取出丹药，撒于一块石上，顷刻变成白镪。狄键惊骇拜报。瞿琰遍取倾销匠作等，砌炉四十余座于花园内，凿银倾成大锭。照价给与客商籴米，遍散一州十余县穷民，待次年成熟，每米一石，继谷二石五斗，积贮官仓，倘遇荒歉，再行赈给。又取米十石，赏与缪一、缪二。瞿侍郎点石为银，所籴之米不知几百万石！括州诸县饥民赖以全生者，不计其数。自古道：“价高招远客。”四方之米聚集，价目如蛇蛻谷一般，渐渐减至二两一石。奈何烈日当空，并不下一毫雨点。瞿琰发檄于州县城隍社令求雨。数日后，阴云四合，大雨倾盆，片刻之间，平河满涧。

瞿琰大喜，忙令打点火县，率领狄司理等官吏、军校往西屏山历显庙来，四面堆积柴薪，放火烧庙。一霎时，焰腾腾火光飞舞，将次烧入五真大王神座之前，只见数道黑云，从神座里滚将出来。黑云头顶，现出一尊凶狠魔神，生得头似车轮，目如闪电，两只蓝靛臂膊，执两枝长枪，浑身赤

剥，腰下系著一条豹尾裙子，呼呼地奔将出来。狄司理并官吏等见了，惊惶无措，各不相顾，四散逃命。瞿琰拔出佩剑，挺身迎战。那妖神两枝枪虽然利害，怎当的瞿侍郎剑法如神？战经数合，瞿琰挑开枪杆，舞剑滚将入去。妖神抵挡不住，败阵而走，瞿琰随后追去。直赶过五七处山头，妖神复回身接战。交手处，被瞿侍郎袖发一矢，身中妖神左颊，拖枪便走。瞿琰紧紧追上。自松川县反追落睦州，凡遇巍峰峻岭、石壁高岩，瞿琰飞路而过。追至崎岖曲折之处，妖神急忙，无处躲闪，几遍价回身狠战。瞿琰连发九箭，俱射中妖神两颊之上，齐齐布列，插满面门。妖神且战且走。直追至富春白龙山下，妖神覆身再战，被瞿琰逼近，一剑砍中左臂。妖神弃枪而遁，瞿琰紧追不放，赶至数里地面，转出钱塘江口，妖神回身，举右手长枪，照瞿琰劈面掷来。瞿琰急格开时，妖神早滚入江心去了。瞿琰站于江岸，暗想：“这怪必是水中这物，今入江底，无计可擒。且回括州，再行参酌。”正欲回步时，只听潮声如雷，波浪汹涌，汩汩地大水滚入岩上来。瞿琰急奔转白龙山，飞步援壁而上，坐于峰顶，那水早滚至山腰。瞿琰叹息道：“沿江附岸人家，必遭水患，岂不是救了一处，反却害了一方？”正跌足懊恨间，猛听得“呼呼”风响，那妖神率领一队奇形异像鬼怪，飞奔至峰顶来擒瞿琰。瞿琰意欲厮杀，举目看天色将黑，况袖弩俱已放尽，不如退步，明早再战，急举步往山后便走，那妖神率众怪紧追。赶过了数重巍冈峻岭，瞿琰势孤，十分危迫，正要拼死鏖战，只见山凹里一老僧，手执锡杖飞步迎来。瞿琰忙叫：“老师快来救我！”那老僧也不答应，挺锡杖直取妖神。妖神提枪便搦，合手处，一锡杖打中妖神头

颠，滴溜溜坠落山岩之下，众怪尽皆遁去。那老僧招呼瞿琰，一同追下山岩，只见妖神又滚入岩侧大潭里去了。

此时明月初升，瞿琰仔细瞧那老僧时，正是昔年蜀都授法之师爷也。瞿琰按剑入鞘，拜伏道：“当年感师爷训诲之恩，得以荣膺显秩。今复飞锡救弟子于危急之中，受此深恩，惭无报效！”老僧道：“不必拜罢，且随我到草庵中讲话。”瞿琰道：“妖神虽中杖坠潭，未知生死。倘仍然拥浪兴波，一时难以躲闪。”老僧道：“这孽畜乃闽海中鱷，已经千余岁，遍行闽浙，为害久矣。口鼻之涎最毒，龙不敢近，故能亢旱害民。”瞿琰道：“如此妖孽，天曹何不击之？”老僧道：“这孽畜逞妖阻雨，适括民该受难之秋。今大难已满，遇汝赈济逐妖。此畜原生长于盐水之中，如今面中九矢，臂被剑伤，头遭杖击，一入淡水，便行发胀，顷刻死于此潭内。”瞿琰欢喜，随老僧趺出山嘴，到一草庵里坐定。老僧取蔬饭吃罢，细问以往事迹，瞿琰逐一禀知。老僧道：“然尔之功行已足，不日可以飞升矣。”瞿琰失惊，跪下恳问：“弟子乃一介凡夫，又无修炼之术，怎能够羽化登仙？”老僧道：“天机隐秘，一时难以明言。不过数载之后，待尔丹汞配成，自能玄悟。”瞿琰道：“弟子久压尘凡，渴慕至道。幸会师爷，乞为指示！”老僧道：“尔俗孽未消，难登觉路。速宜归省完亲，然后至丹台玉室。”说罢，袖中取出一缄，封固甚密，递与瞿琰道：“此缄尔当珍藏，一闻宣召之报，方可拆开。”瞿琰跪受。老僧又道：“汝奋勇逐妖，困顿已极，暂息片时，明早相别。”瞿琰就于禅榻和衣而睡。

一觉醒极，天已大亮。瞿琰急整衣而起，那老僧兀闭目

屏息，趺坐于薄团之上。瞿琰端立伺候。少顷，老僧回神开目，对瞿琰道：“尔可去矣。”瞿琰道：“弟子欲同师爷往潭边探视妖神踪迹，然后放心拜别。”老僧笑道：“我言岂欺汝乎？然一看亦可以广闻见也。”老僧手扶锡杖，引著瞿琰，穿过山嘴，缓步而行，不觉已到潭口。未审那妖物生死若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九回

赴井尔弃名避世 隐岩壑敛迹修真

诗曰：

画堂箫管促新婚，门外征书出圣恩；
甘赴井流轻利禄，至今千载诵芳名。

话说瞿侍郎随老僧行至潭口，只见水面上浮起一物，长过十余丈，大有十数围，突眼铁须，遍身鳞甲，矢攒腮颊，血肉淋漓，卷尾曲身死于水上。老僧指道：“此即鱷怪也，赖尔奋勇除妖，闽浙之人永无此害。”瞿琰欣喜无限。老僧以锡杖将鱷怪划拢，拖上岸来掷于坑阱之内，对瞿琰道：“尔仆者与狄司理颺望甚切，急至括州，带仆回乡，莫行耽误。”

瞿琰领命，拜别而行。走经数昼夜，方抵括州。狄键、瞿庆等相见，不胜之喜，细问逐妖之事若何，瞿琰备细说了，个个顶礼不尽。瞿琰与狄键作别启行，狄键道：“各县官只候老大人返旆，率耆老等拜谢，暂留大驾，待生祠工毕，去亦未迟。”瞿琰道：“为民除害，儒者分内当为之事，不必各县官等费心。况寒家薄有事务，星夜回乡，以慰老母之望。”狄键不敢苦留，只得拜送。比及各县官吏、耆老赶来时，瞿琰已去得远了。此时自妖神灭后，不时甘雨大降，

百姓鼓舞欢悦。括州一府十县，各造生祠，装塑瞿侍郎金身，岁时致祭不绝，至今遗迹犹存。有诗为证：

孽蜚兴殃屡荐饥，委填沟壑万民危；
斩妖幸遇青云士，报德鸠工立大祠。

再说瞿琰主仆二人，自离了括州，依旧取路回北。不一日，又早到长州地面。瞿琰猛然想起：“昔日顾老父子许修塘路。未审兴工否？随便一观，以见人心真伪。”当下抄路沿塘而行。只见二十余里塘路砌得平平整整，沿塘近水之处，俱用大块石板拦截，塘尽总要埠头，造一碑亭，碑上镌著起工月日，并瞿爷推恩创砌之因。瞿琰看了，甚称美顾老父子二人的好处。主仆随路嗟叹，不觉迤逦行来，早见辰溪光景。令瞿庆先入毗离村报知，瞿琰随后回衙。母子兄弟相见，一天之喜。家庭一概事迹，表过不题。

当下，车云甫、滑道士传党涑来意，预请合卺吉期。瞿琰推托不允。媚姨和瞿珏调度，不由瞿琰主张，竟自选下吉辰，纳礼毕姻。当日，党家赠送汝套，何止百两烂盈之盛。预先一日，刘仁轨夫妇来瞿衙作贺，席间讲起朝廷事务，刘仁轨道：“数日前，戴仆射有书与我，说近日朝事甚是变乱，番僧怀义为新平道大总管征讨突厥，赖羊雷、潘三潏之勇，一战成功。班师之日，随路纵军掳掠。不提防路逢刺客，将这秃厮杀死。次早，粉壁上有两行血字：“杀奸僧怀义者，西河翀霄子也。”贤弟，你道世上有这样奇事！”瞿琰抚掌道：“仗义诛奸，非平常之侠，荆轲、聂政何足挂人齿颊！”刘仁轨道：“随路军无主将，更加肆毒害民。又幸

羊雷、潘三避矫制戮强，出榜谕众，诸军惧其威力，受其约束，得以全师面圣。朝廷甚喜，升擢羊、雷二将统军羽林。这都是贤弟荐贤之功。”瞿琰道：“赖大哥训诲深恩，小弟何功之有？”刘仁轨又道：“太后见怀义身死，何等惨切！目今看上了二张，召入禁中，昼夜纵乐，傅朱粉，衣锦绣，赏赐不可胜记。授大张昌宗为散骑常侍，擢小张易之为司卫少卿。一时宠幸，莫与之比。”瞿琰执怀长叹。刘仁轨道：“贤弟尚不知二张福分之浅。拘留禁中未及二月，肌肉羸削，腰曲如弓。太后不悦，暂释医院调摄，常于宫中羡慕贤弟，为人如卿，啧啧不已。戴兄言，察其私意，召贤弟只在旦夕间耳。”贤弟新婚之后，须束装以待纶音。”瞿琰道：“危邦不入，至圣之言。弟虽不才，岂违圣教？”刘仁轨笑而不答。当晚席阑无语。

次日，乃合卺吉期，诸宾咸集。傍晚，党氏二新人鱼轩厘降。此际烛影辉煌，笙歌鼎沸，绮席华筵，十分富丽，二仙子凤冠霞帔，站于兰堂之右。宾相贺礼，邀请新郎出堂。瞿琰头戴乌纱，身穿蟒服，腰围玉带，足登皂靴，虞候障以掌扇，正从穿堂中踱将出来。中堂鼓乐喧天，箫管并作。正在万分热闹之际，忽飞马报：“朝廷差天使赍诏到来，速速整备迎候！”瞿琰闻报，吃了一惊，忙退步转入穿堂，屏退虞候，急拆开老僧密缄看时，缄上写道：

怀义身死，二张力竭；咫尺纶音，入如衷热。
割爱抛恩，井泉清冽；离却火坑，永超尘劫。

瞿琰看罢，急取佩剑，往侧首花园里便跑。瞿庆瞧见心

疑，也随后赶去。瞿琰举步如飞，霎时已临井口。瞿庆大叫：“相公怎不接旨毕姻，到此何干？”瞿琰不应，急耸身往井里便跳。瞿庆心慌脚乱，急赶得上前援救，一见主人落井，便滚倒地上，放声嚎哭。里面闹攒攒将新人移过侧庭安顿，让出中堂，正待焚香设案，迎接圣旨，忽见瞿琰奔入侧园去，又听得哭声甚急，举家男女宾客等一齐赶入花园，见瞿庆嚎哭乱撞。刘仁轨跌足道：“罢了！三弟决入井中矣！”大众攒拢问时，瞿庆指道：“三相公投井而死，救之无及。”合家放声恸哭。媚姨也欲投井，丫环们拖住不放。侧厅二新人闻报，卸下冠帔，同奔入侧园来，大哭赴井。众女眷们拦定，哄做一团。天使赍诏临门，闻此凶报，嗟叹一回，覆身而去。

当下，瞿衡一家鼎沸，哭声振天，只有刘夫人龙氏沉吟不语。瞿珏、瞿璿一壁厢啼哭，令人车水捞尸，一壁厢整理后事。仆从等装起两架水车，车起井中之水，自傍晚车至更深，井水不减毫忽，举家惊诧，刘夫人龙氏道：“三叔神气充足，举止端庄，岂是天亡横死之相？个中必有隐情。一面安顿二位新人，宾客暂且散去；候天使回京之后，再行区处。”瞿珏、瞿璿拭泪从言，令仆人收拾车架，唤厨子且整治酒饭，与众客吃了，凄凄怆怆，捱了一夜。次早宾客散去，龙氏等款著二新人盘桓宽慰，令瞿庆探听天使消息，原来当晚起程去了，奈何媚姨昼夜啼哭不止。刘仁轨出钱雇募善于泅水乡民，下井打捞尸首。数人轮流投入井底，并不见有甚尸骸，都抓起井度之泥与众人看了。刘仁轨方信夫人所言不差，请媚姨、瞿珏、瞿璿、聂氏等一家骨肉，至密室中商议。龙氏道：“三叔自幼儿奇异，忽被老僧摄去。次后，

建州收叛狱凶囚，岳庙射夺宝恶少；诛戮异僧，生获番王；剿新人宅上邪魔，泄童子墙中冤枉；药医毒疫；库获异鼠；收伏潘、羊大盗，梟斩阴险奸僧；数蛊灭妖，追虫疗瘵；炼金采谷，赈济饥民；放火焚祠，剪除孽鱣……种种奇勳异绩，无非利物济人。若非仙品，焉能到此地步？今日投井，必因朝廷有事，难以力辞，故作此形境，脱遁隐迹耳。”瞿珏道：“三弟双眸炯炯，一貌堂堂，岂是天殁者？”媚姨道：“他处兀可逃遁，这井中四围石砌，从甚罅隙里钻将出去？”龙氏道：“井水有限，车不能干；井之深浅亦有限，到底不见踪迹，岂非逃遁远去？”聂氏道：“刘夫人之言最当，太夫人不必烦恼。”举家斟酌一番，各人心下宽解。有诗为证：

丹书离凤阙，玄哲入泉壤；
片语群疑释，应知避世狂。

且说天使回京覆旨，武太后闷闷不悦，心下暗想：“瞿侍郎青年伟俊，正当出仕之秋，何故投井而死？”差官暗暗打探，不题。

且说瞿琰暗中看了老僧密缄，即飞步跑进花园投入井中，“扑通”一声响，直钻到水底。急睁眼看时，西北首一股亮光射将出来，急离水望亮光处走去，原来是一条狭路。即忙卸下冠带、袍靴，弃于道旁，急走出路尽头，方见日色。一望时，树木丛密，曲径迂回。行有数十里地面，才出山衙。远远听铃铎之声，出自对山。瞿琰定睛细看，却是大西山山脚之下，心下怀疑，未敢前进。正踌躇恍惚间，忽见

那老僧手扶竹杖从山上缓步而来。瞿琰躬身迎候，两下相见，备言前事。老僧道：“尔且在山顶善卷祠中寄迹，待我四下里觅了那数人，然后同往建陵棲霞洞中修炼。”瞿琰道：“弟子久居于此，谁不识这面庞？倘使朝廷知闻，难免欺诳之责。”老僧笑道：“不难。”即举手中竹杖，噉发角儿打来。瞿琰急躲闪时，额颅上中下一杖，霍然惊骇，不觉冠玉面庞变作黄瘦之脸。二人同上山顶来，老僧对守祠老子道：“这黄瘦道人乃随我云游者，偶尔染疾，欲暂寄祠中调养。今先奉白金一锭，以为薪米之费。待病体痊可时，另有酬谢。”管祠文事欣然允诺，引瞿琰入一间净室里安顿。老僧附瞿琰之耳，授以趺坐胎息之法，瞿琰拜受。老僧自下山去了。瞿琰终日默坐于蒲团之上，暗运坎离，配成真汞。光阴弹指，不觉过了月余。

这一日，瞿琰正在龙湫闲玩，忽见那老僧携杖翩翩而至。瞿琰迎著，忙问：“师爷向何处去了，许久方来？”老僧道：“我先赴剑南，复至蔡州，又回涿州，往返周折，岂不费了几个日子？”瞿琰道：“师爷有腾云驾雾之能，万里程途，不过片刻耳，何故迟延至一月之外？”老僧道：“程途虽易，人心最难。比如人在名利场中，兀谁肯忽流勇退？不知费了多方引导，才得彼弃职从游。尔等相聚，便知详细。”瞿琰道：“今日师爷何往？”老僧道：“今与尔同至建陵棲霞洞中修道，不必在此耽搁了。”瞿琰急回善卷祠中，与管祠老者说了，即下山随老僧同行。

老僧仍旧令瞿琰闭了两眼，顷刻间耳畔风生，足跟云起，霎时已到建陵地面。老僧喝一声“住”，二人从云端里飞将下来，立于城上。老僧前导，从府城望东而行，早到七

星岩下。瞿琰举目细看，七峰列如北斗。走过了七岩之半，居中是一石洞。趺进洞门，行经百余层奇峰深谷，始达平地。地尽头，只见一丛茅屋，并无人迹往来。老僧引瞿琰到此茅屋中，走进第二屋门内，却是一座草堂。堂内三个道人面壁而坐，老僧跨入草堂，咳嗽一声，那三人端坐不动。老僧厉声道：“我来了。”那三人听了声音，忙走来迎候。稽首罢，老僧令与瞿琰相见。平礼毕，瞿琰见了那白髯道者，失惊道：“老伯却在这里！”又见了左首官人、右首大面汉，欢喜道：“大哥和总校都在此耶？”三个道者互相厮觑，不知何意。瞿琰欲叙寒温，三人茫然不答。老僧笑道：“尔三人认得此君否？”三人道：“素昧平生，未缘相识。”老僧举杖向瞿琰劈头一击，瞥眼就复了本来面目。那三人见了，哈哈大笑道：“侍郎爷好变化也！”原来那白髯者是剑南都统制秋侨，那官人是阆州别驾耿宪，那大面汉是涿州统兵总校关赤丁。四人欣喜倍常，相视而笑。老僧道：“尔等原系一家，今复相聚一处，猛力修心炼性，莫萌富贵之念。四人轮流樵爨，休行怠惰。我暂回峨眉山去，暇日再来。”瞿琰等领命，那老僧驾云而去。

秋侨等四人趺坐于草堂之上，各诉往因。瞿侍郎将向前鄂州别后事体，并做亲投井根由，细说一遍。秋侨道：“我自到剑南为官，曾征剿几处贼寇，蒙圣恩历升潭州骁都尉。前月间挈家之任，不期渡河舟覆，宦囊漂没，举家溺水。幸师爷以杖挑起，一家男妇等赖以保全，即劝我弃撇功名，早行修炼。我因想呼吸间险为鱼鳖之食，若不及早回头，难免无常之苦。一时立念，打发家眷回乡，即随师爷到此洞中，不期耿郎已先在此了。”瞿琰又问耿宪道：“耿大哥又何以

至此？”耿宪道：“向蒙刘枢密提携，以功除授闽州别驾。谁想闽州公务烦猥，最难整饰，兼且贿赂公行，鱼肉良善，我眼界中怎能容忍？将几家土豪恶宦，尽法处置一番，为百姓泄了冤枉，随即挂冠而回，已经数载。一月前，正与敝友弈棋赌酌，此时酒肴毕备，正待举箸啣杯，这师爷忽然闯入，将几上几盘鳖肉两手抓起，倾撒满地。我等激怒，正欲攘臂交殴，师爷笑道：‘蛇化之鳖，食者俱毙。好心救尔等性命，反行嗔怪何也？’众人不信，急呼犬试之，果然立死。众等环绕拜谢，师爷即劝我弃家修道。我想若非师爷点化，几乎命丧须臾。立刻别了妻子，相随至此。陆续与岳翁、贤弟、关将军相会，实出不期之遇。”关赤丁道：“某在涿州，每提军马防守边境，数载以来，宁静无警。忽于前月初旬，山贼猝至，俺这里一时措手不及，被他杀损了数百人马。俺迳奔山岭而逃，一队贼人从后俺至。俺见前无去路，只得投于岩下。谁想这师爷站于荆枣丛里，举起两只褊衫大袖把俺轻轻接住，幸而不死。师爷即劝俺修行，俺想譬如死了一般，把家资财帛托与侄子掌管，养赡家眷，俺即长往至此。又想与恩主相会，何乐如之！”四人说罢，不胜欣喜。又互相询问师爷传甚修炼之术。各人袖中取出一纸，看时，原来俱是养神炼气、固精生液之诀。上面写道：

太极：气之元，精之元，神之元。所谓行住坐卧，不离这个是也。

神气：其体轻清，动而属阳。

精液：其体重浊静而属阴。

神：思虑之神，心中之发。其体为火，其性好游。

能镇乎身，能主乎精。四体百骸，莫此乎尊。

气：呼吸之气，鼻中出入。其体为火，其性好止。

为血之夫，为液之母。周流一身，不容间阻。

精：交感之精，肾中之藏。其体为水，其性易触。

为身之富，为神之使。荣卫一身，莫大乎此。

液：津唾之液，口中往来。其体为水，其味欲甘。

能降乎火，能润乎脏。灌溉之功，莫大乎斯。

养神口诀：母思欲，母谋虑，母妄想，母邪意。瞑目静坐，握固元气，意锁丹田，心系太极。一念不起，万虑俱忘。书曰“万物生复死，元神死复生。”故死神为养神之诀也。

炼气口诀：寡言语，绝暴怒，定心志，紧闭口。气轻轻，息绵绵，两耳不闻鼻息声，呼吸直教至丹田。性能动气切宜戒，人能伏气可长生。戒性以伏气，炼气之诀毕矣。

固精口诀：神游则精走，神定则精固。固精之法，在乎养神而已矣。

生液口诀：液如水，气如火。火炎则水干，火静则水湿。故气粗则液亡，气和则液生。生液之道，在乎炼气而已矣。

四人看罢，方知道同一体之妙。各各心解神悟，昼夜面壁趺坐，暗运元华，不题。

且说瞿琰母亲媚姨并党氏二位夫人虽听刘夫人解劝，暂停悲戚。这姐妹二人尽除珠翠，头挽一窝丝，卸下绫罗，浑身穿素服。婆媳三个共居一楼，皆皈依三宝，口吃长斋，朝

夕礼拜虚空，愿得夫君重会，终日静坐，足不下楼。党涑和妈妈商议，要接女儿回去。二女坚执不允，立誓道：“见夫则生，如有凶信，双双坠楼而死。”这党涑老两口儿担著一团干系，遍处求神许愿，祈保二女夫妇团圆。瞿门一家老幼镇日价怀著鬼胎，不觉白日如驰，又早三载。

当下时值早秋天气，姑媳三人正会于楼上闲谈，忽闻一阵异香从楼下天井中冲将上来，盘绕半晌方散。看看天暮，彩云之上露出一轮皓月，姑媳三人倚窗而看。将近初更时分，忽见一道彩光，从竹丛里透起。光虽一线之细，高可烛天，直交夜半，其光方息。当夜，姐妹两个商议：“昔年花楼上小鬼作祟，及后惹出大事来，若非瞿郎解释，险些儿家破人亡。今日之异香、彩色，岂非妖孽之种？以后切不可窥觑，以招余祸！”姐妹酌量已定，将窗儿紧紧掩上，终日静坐念佛。但那一股香气不绝的往楼上冲来。忽一日，太夫人媚姨正打从楼前天井中行过，只两只大鸡在竹根边相斗，媚姨且坐在门槛上瞧看。那鸡抵死拼斗了一回，昂头挺翅，只是在竹根边乱抓。不知这斗鸡抓土啄竹有何奇特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回

棲霞洞四道敌魔 毗离村七仙入圣

诗曰：

正气凝融道自坚，阴功累积足前缘；
七真悟彻玄关理，片刻风云上九天。

禅真后史

话说瞿侍郎之母媚姨，因往天井中行过，二鸡相斗，复抓竹根边泥土，两头相碰，四爪齐爬，霎时间挖成一个深坑，将几竿修竹尽皆抓倒。蓦然竹根下一阵烟起，香气袭人。这只鸡从坑内扑将起来，口内啣著一个丸子，那只鸡便赶过来劈口抢下，两只鸡因夺这丸子，搅做一团。媚姨举扇柄打开二鸡，拾起那丸子，放于袖内，飞奔入楼上来，递与二媳看。太姑道：“这丸子大如龙眼，其光烨烨，况异香迥别，决非尘世之物。”元姑道：“奇香异彩，光烛九霄，况藏在竹根之下，或是神仙遗失金丹。婆婆服之可以长生祛病。”媚姨道：“你丈夫入井之后，恨不得便归九泉。今幸二贤媳在此相伴，苟延性命。若服下金丹，果若延龄长寿，反成老苦。”太姑道：“瞿郎下井以来，做媳妇的不即就死者，深想刘夫人所言甚有理致，故且偷生，以待瞿郎相会。今看此丸子实为罕异，婆婆吃下倘得长生，二媳妇亦有依傍。”媚姨道：“这丸子来得奇特，未知是丹是毒，且试尝

之。是毒则早入冥途，与三郎相会；是丹则与尔等分而食之，婆媳延年，彼此有益。”元姑道：“婆婆不必多疑。这丸子稳是丹药，食之何碍？”媚姨唤丫环舀一碗净水，举起丸子，将指甲掐了一下，谁想他如金铁，毫忽不损。媚姨沐手焚香，手捧丸子，率二媳望空而拜，默祝道：“弟子某氏，同二媳党氏，偶得竹间丸子，妄猜异宝金丹。弟子等三人有缘，一击便能破碎；如无缘分明，击之仍然不动，即当抛掷原处。”说罢又拜，将丸子放于石上，提起铁锤，随后击下。只听的括地一声响，丸子分为三块。媚姨大喜，先取一块吞下，太姑、元姑各取一块吃了。顷刻间，三人拍手大笑，恍明前世之因。

看官，你道这婆媳三个前生却是什么样人？原来这太夫人媚姨，便是昔年黎赛玉之夫“蛇瘟”沈全，这党氏太姑是林太空随身伏侍的僧家樵云，这元姑便是印月。三人猛省已往根由，何等快乐！媚姨道：“我等系往昔师友，作今生姑媳。以此推详，三郎必有来历。仍旧清修，愿皈正果。”党氏姐妹俯首从命。婆媳等自服丹之后，腹内不饥，心中解悟，朝暮修持，默传真印，尽生欢喜之心，永绝愁烦之态。这是沈全、樵云、印月转生悟道处，今且按下不题。

再说瞿琰、秋侨、关赤丁、耿宪四人，在建陵棲霞洞中修道，昼夜吐纳默坐，运用不辍。乌兔相催，倏忽又是残冬时序。忽一日，朔风乱起，彤云密布，皑皑地落下一天大雪。四人同步出洞口闲看。蓦然，洞外豁刺地一声响亮，却似半空里起个霹雳，连地皮也震得摇动。四人正待回步，托地里又一声响亮，只见一少年妇人，披发飞步从洞外滚将入来。大喊：“救命！”关赤丁急回头看时，一只斑斓猛虎迳

奔入口，来扑那妇人。关赤丁大喊一声：“畜生莫要伤人！”即纵身赶出，挺两只空拳去打猛虎。那虎撇下妇人，剪尾扬威，放开两爪，迳扑过来，关赤丁侧身闪过。那虎复尽力又是一扑，关赤丁躲闪不迭，被虎一口咬住肩膀，拖出洞门去了。耿宪惊呆不动，秋侨急扯下树枝，瞿琰抽出佩剑，一同追逐援救。刚刚赶出洞口，不提防山冈之下又跳出一只黄虎来，劈头将老秋一扑。秋侨急取树枝乱打，被黄虎拦头一爪，揼著便跑。瞿琰挺手中宝剑，呐喊追去。赶过几重冈子，见那二虎在前面不远，只是紧追紧走，慢追慢行，偏遇著手掌大的雪片下个不住。瞿琰心焦，奋勇追赶，过了一程，猛然省起道：“师爷引导我等修行，终不成反陷二人于死地？况且天色已晚，不如回步，又做区处。此二人果被虎吃了，待师爷来时，慢慢和他讲话。”一面思想，便拽步转身取路回棲霞洞来。行不上数箭之路，蓦然天色越黑，四围一看，只见一片雪光，难辨东西南北。瞿琰暗忖：“路径不熟，难以前进。不如就此山岩之下暂过今宵，明早再寻归路。”当下依树而坐，闭目宁神，暗运水火。

坐至更深时分，只听得四面喊声大起，瞿琰急开眼看时，但见火光烛天，一周遭人马将大树围了。内中一员大将，蓬鬓短髯，三眼四耳，獠牙蓝面，身長丈余，骑著一匹大象，手里提著一柄泼风刀，指点军士把瞿侍郎围困，待欲擒捉。瞿琰大喝一声，奋然跃起，拔出佩剑向前厮杀。自更余战至五鼓，锋刃箭石不能近身，那大将只得撤围退去。瞿琰也觉疲倦，倚树趺坐，便自沉沉睡著。一觉醒时，天已大晓，但见红日当空，并无一毫雪影。

瞿琰惊异，即起身取路回棲霞洞中来。进得草堂，只得

耿宪塌地而卧，鼾声如雷。瞿琰摇醒来，笑道：“好一位修炼道者，如此甜睡！”耿宪道：“好苦耶！贤弟幸得生旋，不知我岳翁与关总校生死若何？”瞿琰道：“那师爷引我等到此洞中修持是爱我以生，非排陷于死地，个中决有委曲，左哥何必愁烦？”耿宪道：“岳翁有失，我亦不能独生矣！”二人正谈论间，忽见秋侨、关赤丁笑嘻嘻地走入草堂来。四人相顾，惊喜不定，一齐环绕坐下。瞿琰问道：“老伯和关道兄被虎衔去，小侄追之不及，今日何幸得以生还？”秋侨道：“我初入虎口，暗想决无生日。不期虎口无齿，衔拢不疼。被贤侄追逐时，跃过多少高峰峻岭，并不伤损分毫。傍晚时，将我二人拖入深洞里放下。开眼一看，满窝子尽是老虎，都剪尾咆哮，似欲啣我二人之状。只见洞侧首走出两个小鬼来，将虎尽皆赶去，对我道：‘爷爷是黑虎大王，专能为民逐虎，今日反遭众山君窘辱一场。不是我二小鬼卫护，险些儿爷命难保！’我问：‘谁是黑虎大王？汝两个是甚小鬼？’他说：‘我原是定远土地，任满转生阳世。二小鬼原系爷爷旧从，今冥府判官拨至建陵七星岩土地资利明王案下承值。偶遇众虎冒犯爷爷，求本官钧旨，驱逐诸孽散去。爷爷是小鬼旧主！’我听了这一片说话十分鹕突，不觉神思困倦，便自睡去。今早醒来时，恰在一座土地庙里，正中牌位上写着‘七星岩土地资利明王’九个金字。两旁从神即是夜间所见的小鬼。我二人急忙取路回洞，那消片刻，去远回近，实为奇异！”耿宪道：“日昨岳父、关道兄被虎衔去，三弟随后追逐，小婿惊倒洞口，那妇人挽扶我进草堂里来。只道他一团好意，谁想重挽乌云，强呈娇态，赤向捱睡，露体逼欢，被他整整缠了一夜。及到天晓，三弟将归之际，这

妇人才脱身去了。”瞿琰也将夜间与魔王厮杀之事说了，又道：“这是道高一尺魔千丈，毕竟是我等道心不固，诸魔得以乘虚而入。向后皆宜正心炼性，莫生妄念，魔鬼虽凶，自然敛迹。”秋侨道：“贤侄所言深合玄悟之体。把诸魔色相置之度外，只索遵师爷法旨，尽心修持便了。”四人打起精神，重行烹炼。原来洞中薪米，都是岩下一个店家挑送入来，瞿琰以所炼银两交换。初时与尘俗一般，一日三餐。数月后，一日两餐，期年后，一月一餐。将及三载，竟自绝粒不食。此时，四位道者见心明性，已悟渐法三乘之蕴，但未得至人指点，不能造到那无上至真地位，终日悬望师爷，为之诠释，转眼间，又早过了年余。

当下又值中秋节令，四人齐步出岩下玩景适兴，忽见一释家从对山徐步行来。远远看时，正是昔年引导之老僧也，四人稽首迎候，同进洞内草堂中坐定。四人跪下，求师爷诠释至真大道。老僧将四人面庞细细瞧看，欢喜道：“大道已成，飞升可待。”四人复求至极至妙之理。老僧道：“夫最上乘，乃无上至真之妙道也。以太虚为鼎，太极为炉，清静为丹基，无为为丹母，性命为铅汞，定慧为水火。窒欲惩忿为水火交，情性合一为金木并；洗心涤虑为沐浴，存诚定意为困济。戒、定、慧为三要，执中为玄关，明心为应验，见性为凝结。三无混一为圣胎，性命打成一片为丹成。身外有身为脱胎，打破虚空为了当。此最上十乘之妙，至士可以行之。功满德隆，真起圆显，形神俱妙，与道合真。”四人听罢，恍然大悟。作礼而起，侍立两旁。

老僧问道：“尔等四人在兹许久，曾见什么异闻怪事否？”瞿琰将上年遇虎著魔之事逐一禀知，老僧笑道：“尔

自著魔，非魔困汝也！我今带有丸药数粒在此，尔等吞下，永绝魔想之害。”四人欣然求药。老僧于袖中取出四粒丸子，色如黄金，坚如铁石，香如苏合，大如芡实，逐一分与四人。四人取水将丸子吞下。瞿琰失惊道：“咦！獼猴跳圈，原来也只在圈里。”耿宪笑道：“好一场把戏！”关赤丁顿足道：“这筋斗也翻不远哩！”三人回头将老僧凝目细视，一齐倒身下拜。瞿琰道：“前生赖太爷提撕，先居王位，后证仙班。一个翻身，又在此混了二十余年。若非太爷觉悟之功，险些儿堕下尘劫矣！”关赤丁、耿宪道：“弟子等乃凡庸下贱，托太爷覆庇，得皈三宝。谁想圆寂以来，迳迷觉路。又蒙太爷甄拔之功，省劫本来面目，如枯木重生，恩同再造。”原来那老僧是通玄护法仁明灵圣禅师林澹然，瞿侍郎前生便是正一五显仁德普利真人薛举；耿宪前生便是胡性定；关赤丁前生便是苗知硕。

当下四众共谈往昔之因，莫不欣悦。只有秋侨伫目旁观，茫然不知何意，长跪于老僧之前，求开觉路。林澹然道：“尔知前世因，便觉今生路。”秋侨道：“弟子吞下丸子，间竟如睡梦里醒来一般，忽省起前生薛志义据守剑山，后死于梁将陈玉之手，一灵不散，蒙上帝援为定远土地，血食一方。不知怎生复谪降人间，又混却几多尘务，好险也！”林澹然道：“上帝言汝虽居土谷，未证真修。故复降人世，先了尘缘，后归紫府。”指著瞿琰道：“瞿侍郎前生乃汝之子，初名贞儿，后名薛举。兵火流离之际，赖部下心腹壮士胡小九、沈全二人救孤逃难，同汝结义兄弟苗龙至张太公庄上抚养成人，习学武艺、阴符，与杜督抚之子杜伏威、张太公之孙张善相共成王业。自我归西之后，三子悟道

登仙。上帝言杜、张二真人皆有利民济物之功，位证上品。汝子薛真人在生杀戮太重，理应重降尘世，荡魔驱怪，护国安民，斩佞诛奸，兴利除害，待功行圆满，位证太清。往因为父子，现在为伯侄。苗龙法名知硕，沈全法名性成，胡小九法名性定，皆从我修行解悟，圆寂后托生阳世。耿郎即胡性定化身，关总校即苗知硕化身，今俱聚集于此；尚有沈性成现为瞿侍郎之母，小阁黎樵云、印月转生为党氏二女。前已藏丹于竹下，姑媳三人得之，参悟已久，只待玉音降日，共朝昊阙。此系一大因果也！老僧为尔等翻这一筋斗，好生禁受。自古道：‘山成丸仞，功亏一篑。’修道之士，稍有一纤玷秽，前功尽弃矣！今幸得汝等道念贞坚，尽合玄关一窍，也不枉了老僧这一点念头。”秋侨顿悟前因，率瞿琰、关赤丁、耿宪环绕礼拜。林澹然道：“尔等不必拜了，有一言切须记者。数日后再来，率瞿郎回家探望，汝三个亦当同往。至三月初旬，但观东北上彩云堆叠，大风骤起，四男三女可急聚一楼，以待霞举。临期我自亲来一看。”四仙躬身受命。林澹然嘱咐罢，扶筇出洞而去。

秋侨静坐默思往事，不觉恍然长叹。瞿琰道：“我等孽重罪深，复堕尘劫。若非太爷省觉，几陷坑阱。”大众说了一回，仍然向壁而坐，默运元神。将有五七日光景，林澹然果到，率领四人离了棲霞洞驾云便起。这四人自服丹以来，都觉身轻如鸟，举足便能飞跃。林澹然当先，四人随著，半云半雾而行。未及数个时辰，早到毗离村里。一行人同到瞿家门口。僮仆等早先瞧见，急望中堂跑，飞报：“三相公同一行人来耶！？”当下瞿璿夫妇正在侧厅闲话，忽闻此报，惊的呆了。同探头往外望时，果见瞿琰与一行人来到。聂氏进

内报喜，瞿璿出迎。——一见礼已毕，林澹然居中坐了，秋侨等数人次序坐于两旁。瞿璿细问三弟昔日投井之故，瞿琰微笑不言。少顷，瞿珏夫妻率子三端，聂氏率妾小春、子三锡，太夫人媚姨，党氏姐妹二人，聚于屏后窥望。聂氏令大伯瞿珏请三叔进内相见，媚姨大笑道：“那老僧是我师父，座中俱是会中人，何必分内外也！”说罢，遂领著太姑、元姑先步入中堂，齐齐稽首下拜，道：“弟子等凡愚下浊，复换皮囊，若非大赐金丹，险迷来路。今得太爷飞锡下降，弟子等解脱有日矣！”林澹然道：“我离劫禅归，本当逍遥西境，只因汝等复转尘寰，又费了一番跋涉。今幸尔等铅汞内成，精神混合，指日可赴玉京，复归太极。”三女道与大众稽首毕，瞿珏率一家男妇向前礼拜，次后与秋侨等逐一相见。合衙众人役等叩头罢，林澹然起身道：“尔等骨肉重逢，亦当细叙款曲。我且暂去，不日再来。”瞿璿等款留不住，飘然去了。

瞿璿令侄三端、子三锡拜了叔叔。瞿琰大喜，问：“二侄年已几何？”瞿璿道：“端儿年登二六，锡儿今已九岁了。”瞿琰欣喜无限。此时，留秋侨、耿宪、关赤丁等客厅安顿，接瞿琰进内，母子、夫妻、兄弟、嫂叔细叙往昔之事，不觉悲喜交集。瞿琰又将秋伯父、耿大哥、关总校、一母二妻并自己化身，从头屋尾备细与兄嫂说知，瞿珏等骇异不已。次日，瞿琰打发虞候接党涑夫妇一叙，又差人往鄂州请刘仆射并夫人龙氏相会。这党涑夫妇闻喜信，即刻飞骑而至，见了女婿，万分之喜。数日后，刘夫人车从已到，众女眷们迎进，礼毕，瞿琰出堂相见，龙氏不胜呜咽。瞿琰问：“大哥何故不来？”龙氏道：“做官的因三叔入井之后，口言

无害，心实尤煎，日遂渐觉羸瘦。近今染了风疾，半身瘫痪，一卧不起。听闻喜信，方展笑颜。”瞿琰听罢，不觉潸然垂泪。龙氏劝慰道：“三叔回衙，相见有日，不必愁烦。”瞿琰拭泪拜谢，又将投井根源，并七道化身之迹，对刘夫人、党涑夫妇说知，三人并皆庆贺。当下瞿琰白昼则与兄嫂、刘夫人、岳丈等盘桓，夜分入客厅和秋侨等行吐纳之功，运阴阳之妙。

荏苒间，倏尔又是三月初一了。忽然，东北上起一朵绣云，其彩五色，浮于天表，自早至午才散。次日亭午时分，彩云复起。满城士庶，各村镇之人，皆相聚观看。至初三日侵晨，林澹然杖锡而来。瞿琰飞步出迎，泪流两颊，长跪不起。林澹然道：“尔何事这等惨切？”瞿琰道：“弟子有义兄刘仁轨，官拜枢密院左仆射，挂冠已久。弟子叨其训育深恩，未遑报答，近又为弟子投井愁烦，染成痼疾。求太爷发大慈悲之心，赐药救疗，弟子感戴无尽！”林澹然道：“尔之符药，尽可治之。”瞿琰道：“弟子药饵，只可疗其一时痊可，不能免彼日后之尤，故恳太爷洪慈救济。”林澹然笑道：“受恩施报，理之自然。丹药尽有，令其浑家领去。”龙氏急至中堂，合掌作礼，长跪于前。林澹然取细细一粒丸药递与龙氏道：“尔夫服此，风疾立刻可愈，更能延寿百龄。”龙氏叩首求长生之药，林澹然道：“尔平素阴功最大，不必丹药，寿有百岁之外。但玉蟹归原，便当回首。”龙氏又恳问何为“玉蟹归原”，林澹然道：“玄机隐秘，岂可轻言？临期自见其妙。”龙氏不敢再问，谢药而起。只见太夫人媚姨跪在中堂，恳求丹药。林澹然道：“汝金丸已下腹中，又求丹药何用？”媚姨道：“弟子当初怀孕之时，赖二

娘聂氏周全顾爱，得产琰儿，智慧显荣，复成大道。若从张氏毒计，则母子久为泉下之鬼，怎到今日？求大爷赐金丹与聂氏，得以延龄长寿，庶全弟子报恩一念。”林澹然点头道：“也好！也好！延龄丹药，汝家藏之甚久，何必求之于我？媚姨道：“弟子家下并无什么丹药。”林澹然笑道：“尔且站起，还有一个因果，索性讲与尔等大众听者。昔年瞿子良被盗落魄，于鼎州古庙中经过，偶遇二仙长赐与药饵、荷叶，身家赖之保全。尔等知道那二仙长是谁？”瞿琰道：“弟子等不知。”林澹然道：“那二仙乃天主高徒姚贞卿、褚一如也。因追孽龙至庙，见汝父阴德深重，赐酒传方，遂致身荣子显。那晚兵变之际，若非荷叶遮藏，汝早已为齑粉。这破荷叶便是丹药，汝二兄二嫂预当斋戒七日，燃柏叶、焚荷叶为末，四人均分，取东方无根水服之，俱可寿至期颐，半生无疾。”媚姨、瞿琰再拜遵受，又令瞿珏、瞿璿并二嫂拜谢。林澹然道：“当日兄剑判、弟除录事，高尚其志，辞谢隐居。今日为三郎大事，尔兄弟免不了的长安走一遭也。”瞿珏道：“为三郎跋涉，弟子何辞！”林澹然道：“三郎曩日奉武后御勅、宝剑，按历四方，自入井以来，未经伏命。今日尔兄弟相别之后，便当赍勅、剑赴京面圣，实奏事因，管取有一场好处。”瞿璿再欲叩问弟兄相别之故，忽然门外人声喧沸，说东北上彩云攒聚，重重叠叠，足有千万余层，看的人挤满村镇。

此时有午初光景，林澹然令秋侨、媚姨、瞿琰、太姑、元姑、关赤丁、耿宪与瞿珏、龙氏等作别，齐聚于侧楼之上。瞿珏等也欲登楼，忽然狂风骤起，飞沙拔木，众人立脚不住，各各掩面藏躲。少顷，风定天清，一片红云自东北上

飞来，但闻得于乐铿锵，数童子手执幢幡宝盖，从天而降，攒绕盘旋。瞥眼间，又一片玄云荡漾中天，冉冉坠于楼前。当下，瞿琰等七位真人跨入云端，飘飘缈缈，从空而起。瞿宅满门男女，并远近瞧看之人，莫不合掌瞻礼。大众正齐声诵佛，忽见那老僧也乘著一朵白云，腾空而去。此时诵佛之声，振动山岳。这白日升天的异事，今古之所罕见，地方保正等怎敢隐匿？飞报入州县。转呈上司，申奏朝廷不题。

且说瞿珏、瞿璿、刘夫人、聂氏等，候七仙飞升良久，促步进入中堂，互相赞叹不已。数日后，瞿珏、瞿璿赍捧御勅、宝剑，带了仆从，同赴京都。不一日，已到长安。次日，正值圣后临轩。瞿珏、瞿璿齐入金鸾宝殿，随文武山呼舞蹈毕，众臣皆退。瞿珏弟兄手捧剑、勅，俯伏金阶之下，太后问：“下面俯伏者是何臣宰？”瞿珏道：“臣岷州金判瞿某。”瞿璿道：“臣吉州录事瞿某，有事奏陈陛下。”太后道：“尔系下臣，所奏何事？”瞿珏道：“臣弟兵部侍郎瞿琰，前蒙圣恩钦赐御勅、宝剑，按行四方。岁余抵家，忽发狂疫，投井而死。今经六载，忽与一僧家、三道者回家。于某日午时，天乐铿锵，瑞云笼罩，臣弟瞿琰并母、妻、道友七人白日飞升，老僧亦腾云西去，臣等不敢隐匿，故特昧死奏闻，复赍献御勅、宝剑，伏乞圣恩宽宥。”太后大怒道：“习炼空幻之术，假充白日升天，煽惑愚民，总属妖法！”喝令武士擒下。瞿珏、瞿璿战兢兢匍匐向前，正待奏明情曲，蓦然阴云布合，霹雳交加，一派雷声，环绕御座，惊得太后面如土色，闭目端坐。合殿文武尽皆战栗。

少顷，雷声稍息，陡然殿角里起一阵怪风，豁刺刺扬沙簸土，瓦片如飞。这风势直卷入殿庭上来，盘旋于金柜之

侧。忽地电光四起，霹雳一声，将金柜震开。呼的又一阵风响，从柜中卷起一张笺纸，飘飘漾漾，迳吹至御座前坠下。少顷，雷止电收，云消风息，依然天色明朗。侍臣候太后神色稍定，取起笺纸呈上。太后一面口中道：“奇哉！奇哉！”一壁厢展开看时，上面写着：

各州文武等官为水厄兵荒连上表章，联心尤悯。钦差普祥院真人叶耘发檄天庭，以见上帝。上帝差正一五显仁德普利真人薛举，降生辰溪县毗离村善士瞿天民家，为日后扫除暴乱，殄灭妖氛，以安社稷。外有定远县土地薛志义并沙门苗知硕等，已转法轮，共悟玄劫。后边做皇帝的，宜重加恩典封祀，毋违天命。

贞观二十三年 月 日御笔亲记

太后看罢，宣瞿珏、瞿璿近于龙案前，细细询问。瞿珏将七仙升始末根因，逐一奏闻，太后举笔记其姓氏已毕，令二臣暂退候封。瞿珏将御勅、宝剑纳还，同瞿璿谢恩而退。数日后，太后旨下，加封兵部侍郎瞿琰为正一五显仁德普利至道无上大真人，秋侨清宁和德真人，耿宪平玄祐德真人，关赤丁纯一阳德真人，媚姨乐善微显夫人，党氏太姑辅善元极夫人，党氏元姑翊善灵悟夫人。又发旨下建陵州，令有司建祠于七星岩中峰之顶，塑瞿琰等七仙金像，御赐匾额为“贞玄观”。钦赐近村腴田百亩，募僧管守香火。勅谕本州官员，每岁春秋致祭，永为定例。贞玄观工毕之日，远近缙绅士庶游览者络绎不绝。忽然有一方士，布巾破衲，入观中看了一回，问和尚借下笔砚，在岩侧石壁上挥数行大字，写

毕长啸而去。当下游览之人相聚而观，原来是一首古诗词，词名《沁园春》：

不识不知，无声无臭，默会玄微，只这个便是，全真妙本。人能透得，即刻知机。闻法闻经，说禅说道，执象泥文都属非。若还误，这平常日用，总是真机。仍凭决烈行持，把四象、五行收拾归。会两仪妙合，三元辐辏，一灵不昧，万化皈依。精气凝神，情缘返性，进出蟾光遍界辉。形神妙，向太虚地外，独露巍巍。

二目佳士王炎书

众人看了，莫不惊异。原来那字画飞劲，不减于王右军游云惊龙之妙，况兼字迹深入石壁数分，光彩夺目。后人详解“二目佳士王炎”六个字义，方省得是瞿琰真身下降。至今七星岩中峰石壁古迹犹存。

且说瞿珏、瞿璿得了圣封，即谢恩取路回辰溪县来。一家团聚，备说此事。又取出那张破荷叶，依法焚灰，夫妻两对儿服下，果然神清体健，不生灾疾。瞿珏夫妇与瞿璿俱活至九十余岁而终，只有聂氏整整寿登百岁，一夕，无病合掌坐化。瞿三端读书不就，务农以终其世。瞿三锡于中宗景龙元年举孝廉，除忻城令，至玄宗开元年间，历升大理寺少卿，七子、二十五孙并皆贵达，至今犹为巨族。有诗为证：

足蹑青云际圣朝，森森兰玉尽骠姚；
箕裘奕世称华族，一点阴功种福苗。

话说刘夫人龙氏，自瞿侍郎升仙之后，便回鄂州，将活佛所赐丸药与刘仁轨吞下，风疾全愈，享福林泉，怡情诗酒，三子早亡，诸孙皆显，至九十三岁无疾善终。这刘夫人寿至一百一十三岁，忽一夕骤风疾雨，雷电大作，那玉蟹从匣中跃出，乘云驾雾而去。龙氏猛省昔年活佛之言，急唤举家男女，嘱以后事毕，沐浴更衣，端坐而逝。后贤观此，勘破那四缘属幼，万法皆空，毕竟一念阴功成就了许多因果，其间好淫诈伪之徒，到底难免轮回，作诗一律，以慨世云：

身心世事四虚名，多少迷人被系縈；
 祸患只因权利得，轮回都为爱缘生。
 贪嗔痴欲皆非正，良厚温和定是真；
 参秀玄微恒妙理，藉将紫函注鸿声。

五凤吟

第一回

闹圣会义士感恩

词曰：

燕赵士，流落在他乡，翰墨场中骄寄迹；风尘队里受凄惶，穷途实可伤。

稽康辈，青眼识贤良，排难解纷多义气；黄金结客少年场，施报两相忘。

《右调 梦江南》

话说嘉靖年间，浙江宁波府定海县城外养贤村，有个乡宦，姓祝名廷芳，号瑞庵，原任太常寺正卿，因劾奏严嵩，罢归林下，平日居官清介，橐内空虚，与夫人和氏，年俱六旬，仅生一子，名琼，字琪生，年始十六，文章诗赋，无不称绝，人都道他是潘卫再世，班马重生，祝公夫妇尤酷爱之。常欲替他议亲，他便正色道：“夫妇五伦之首，有夫妇而后父子，有父子而后有君臣、兄弟、朋友，所以圣王图治，先端内则，圣经谈教，则曰宜室宜家，乐尔妻孥。可见婚姻是第一件大事。若草草成就，恐怕有才的未必有貌，有

貌的未必有才，有才貌的未必端庄自好、贞静自持。一有差错，那时听其自然，恐伤性；弃而去之，又伤伦。与其悔之于终，何如慎之于始。”琪生这一篇话，意中隐隐有个才貌兼全，德容并美者不可。祝公见他说出许多正道理，又有许多大议论，也莫可奈何，便道：“小小年纪，就如此难为人事。”以后虽有几家大家来扳亲，亦索付之不允。

琪生却惟以读书为事，与本县两个著名的秀才，互相砥励。一个姓郑，一个姓平。那姓郑的名伟，字飞英，家计寒凉，为人义侠，那姓平的名襄成，字君赞，家私饶裕，却身材矮小，满面黑麻，做人又极尖利，众人起他一个混名，叫做枣核钉。三人合文作课，杯酒往来殆无虚日。

一日，正是二月中旬，三人文字才完，就循馆中陋规，每人一壶一果，坐而谈今论古。琪生道：“在家读书，终有俗累，闻知北乡青莲庵，多有空房，甚是幽雅，可以避尘。我们何不租他几间坐坐。一则可以谢绝繁华，二则尔我可以朝夕互相资益，二兄以为何如？”飞英踊跃道：“此举大妙，明日何不即行，但苦无一人为之先容耳！”君赞笑道：“此事不劳二兄费心，小弟可以一力承当。那庵中大士前琉璃灯油，舍妹月月供奉。这住持与小弟极厚，明日待小弟自去问他借房，想来无有不肯，断无要房金之理。”飞英道：“不然，盟兄虽与他相知，小弟二人与他从不识面，却不好叨他，况僧家利心最重，暂借则可，久寓则厌，到是送些房金为妙。”琪生道：“飞兄说得有理。”君赞听说，也觉随机，便道：“也是，也是。”当晚散去不题。

次日三人去见和尚，议定房金，即移书箱剑匣进庵读书，颇觉幽静自在。过了几时，又是四月初八，庵中做浴佛

会。郑平二人，以家中有事回去，琪生独住庵内，至半夜和尚们就乒乒乓乓撞铙打钹，擂鼓鸣钟，一直至晓，琪生那曾合眼。只得清早起来，踱至后殿去避喧，这些人都在前边吵闹，后殿寂无一人，琪生才觉耳根清静。看了一会，诗兴偶发，见桌上有笔砚，随手拈起，就在壁上信笔题《浴佛胜事》一绝：

西方有水浴莲花，何用尘凡洗释迦？
愿渡众生归觅路，忍教化体涉河沙。

题毕，吟咏再四，投笔行至前殿，举眼见一老者，气度轩昂。顿看一个艳色女子，在佛前拈香。琪生一见，就如观音出现，意欲向前细看，却做从人乱嚷，只得远远立看。那女子听得家人口中喊骂，回头一看，与琪生恰好打个照面，随吩咐家人道：“不得无礼骂人。”琪生一发着魔，只见那老者与女子拜完了佛，一齐拥着到后殿来。琪生也紧紧赶看。

老者同女子四下闲玩，抬头见壁上诗句，墨迹未干，拭目玩之，赞道：“好诗！好诗！”对女子道：“不但诗做得好，只这笔字，龙蛇竞秀，继非寻常俗子手笔。”女子也啧啧赞道：“诗句清新俊逸，笔势飞舞劲拔，有凌云之气，果非庸品。”老者因问小沙弥道：“这壁间诗句，还是谁人题的？”小沙弥尚未答应，琪生正在门傍探望，听得这一问，便如轰雷贯耳，失声答道：“学生拙笔，贻笑大方。”老者听得外边声，连忙迎将出来。见琪生状貌不凡，愈加起敬，两人就在门首对揖。老者道：“尊兄尊姓大号。”琪生道：

“学生姓祝，贱字琪生，敢问老丈尊姓贵表，尊府何处？”老者道：“老夫姓邹，贱字泽清，住在蒲村。原来兄是瑞庵先生令郎，闻名久矣。今日始睹台颜，幸甚！幸甚！”两人正在立谈，忽君赞闯来，他是原是认得邹公的，叙过礼，就立着接谈。

一会，邹公别了二人，领着女子去，他二人就闪在一边偷看女子，临行兀是秋波回顾。琪生待邹公行未数步，随即跟出来，未逾出限，耳边忽听得一声响亮。低头看时，却是黄灿灿的一枝金凤头钗子，慌忙抬起，笼入袖中，出门外一望，轿已去远。徘徊半晌，直望不见轿影，方才回转，心中暗喜道：“妙人妙人，方才嚷家人时节，我看来不是无心人，如今这凤钗，分明是有意贻我，难道我的姻缘，却在这里，教我如何消受？”忽又转念道：“今日之遇虽属奇缘，但我与他非亲非故，何能见他诉我衷肠。这番相思，又索空害了。”一头走，一头想，就如出神的一般，只管半猜半疑。

却说那君赞，亦因看见女子，竟软瘫了一般，只碍着与邹公相与，不便跟出来，恐怕邹公看见不雅，遂坐在后殿门限上，虚空摹拟。不妨琪生低着头，一直撞进门来，将他冲了一个翻筋头，到把琪生吓了一跳。慌忙扶起，两下相视大笑。

君赞道：“弟知飞兄不在，恐兄寂寞，所以匆匆赶来，不意遇见有缘人，此是生平一快。”琪生道：“适间邹老，是何等人？”君赞道：“他讳廉，曾领乡荐，做过一任县尹，为人迂腐，不会做官，坏了回来。闻知他有一令爱，适才所见，想必就是。谁道世间有此尤物，真令我心醉欲死。”

二人正在雌黄，忽闻殿外甚喧嚷，忙跑出来。只见山门外三四十人，围着一个汉子，也有上前去剥他衣服的，也有口里乱骂，不敢动手的，再没一个人劝解。琪生定睛看那汉子，只见面如锅底，河目海口，赤须满腮，虽受众侮，却面不改容，神情自若。

因问旁人道：“是甚缘故？”里间一人道：“那汉子赌输了钱，思量白赖，故此众人剥他衣服，要他还银。”琪生道：“输了多少钱？”那人道：“闻说该他们十二两短头银子。”琪生道：“这也事小，怎没人替他分解？”那人道：“相公不要管罢，这干人俱是无赖光棍，惹他则甚？”君赞也道：“我们进去罢，不必管他闲事。”琪生正色道：“凡人在急迫之际，不见则已，见而不救，于心何安。”遂走近前，分开众人，道：“不要乱打，他该你们多少钱，俱在我身上，你们只着两个随我进来。”遂一手携着那汉子同进书房，也不问他名姓，也不问他住居，但取出一包银子，约有十二三两，也不去称。打开向众人道：“此银是这位兄该列位的，请收了罢！”众人接着银子，眉欢眼笑，谢一声，一哄而散。

琪生对那汉子道：“我看足下一表人材，怎么不图上进，却与这班人为伍，非兄所为。”那汉子从容答道：“咱原是山西太原人，姓焦名熊，字伏虎，绰号红须，幼习武艺，旧年进京，指望图个出身。闻知严嵩弄权，遂转过来，不想到此，盘费用尽。遇见这些人赌钱，指望落场赢他几贯，做些盘缠，谁想反输与他，受这些狗的凌辱，咱要打他，又没理，咱要还银，又没钱。亏得相公替咱还他，实是难为了。”因问相公姓甚名谁？琪生就与他说却姓名，又取

三两银子，送他作路费。红须也不推辞，接在手中，也不等琪生送他，举手一拱，叫声：“承情了。”竟大踏步而去。

君赞埋怨道：“这样歹人，盟兄也将礼貌待他，又白白花去若干银子，可惜！可惜！”琪生笑道：“人各有志，各尽其心而已。若能扩而充之，即是义侠，岂可惜小费哉！”两人说了一会，却又讲到美人身上。你夸他妩媚，我赞他娉婷；你说他体志不同，我说他姿容迥别，直描写到晚，各归书房。不知后来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题佛赞悔香沾惠

词曰：

佳人织手调丹粉，图成大士，何限相思恨；无端片
偈心相印，杨枝洒作莲花信。

侍儿衔命来三径，柳嫩花柔，风雨浑无定；连城返
赵苍苔冷，残红褪却馀香蕴。

《右调 蝶恋花》

话说这君赞别了琪生，到自己书房，思思想想，丑态尽露，自不必说。这琪生亦忽忽如有所失，日日拿着凤钗，鼻儿上嗅一回，怀儿中搂一回，或做诗以消闷，或作词以致思，日里做衣衬，夜间当枕头，一刻不曾释手。书也无心去读，饭也不想去吃，只是出神撞鬼的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这邹泽清，年及五旬，夫人戴氏已亡，只生一女，小字雪娥，年方十六，貌似毛施，才同郗冲，尤精于丹青。家中一切大小事务，俱是他掌管。邹公慎于择婿，尚未充聘，房中有两个贴身丫鬟，一个唤轻烟，年十七岁。一个唤素梅，年十六岁。俱知文墨，而素梅又得小姐心传，亦善丹青，二人容貌俱是婢中翘楚。雪娥待以心腹，二人亦深体小姐之意。

那日雪娥自庵中遇见琪生，心生爱慕，至晚卸妆，方知遗失凤钗。次早着人去寻不见，一发心中不快，轻烟与素梅亦知小姐心事，向小姐道：“小姐胸中事，料不瞒我二人，我二人即使粉骨碎身，亦不敢有负小姐，但为小姐思量，此事实为渺茫，思之无益，徒自苦耳！还劝小姐保重身体为上。”雪娥道：“你二人是我心腹，我岂瞒你，我常操心砺志，处处恒严，既不肯越礼，又焉肯自苦？只是终身大事，也非等同，与其后悔，无当预谋。”说罢唏嘘，似欲堕泪。

轻烟见小姐愁闷不解，便去捧过笔砚，道：“小姐，我与你做首诗儿消遣罢！”雪娥道：“我愁肠百结，满怀怨苦，写出来未免益增惆怅，做他则甚？”素梅又道：“小姐既不做诗，我与你画幅美人顽耍何如？”雪娥道：“我已红颜命薄，何苦又添纸上凄凉，就是描得体态好处，总是愁魔笔墨，俱成孽障。着手伤心，徒多泪痕耳。画他何用？”二人见小姐执性，竟没法处。

雪娥手托香腮，闷闷的坐了一会，忽长叹道：“我今生为女流，当使来世脱离苦海。”遂叫素梅去取一幅白绫来。少顷，白绫取到，雪娥展放桌上，取笔轻描淡写，图成一幅大士，与轻烟着人送去裱来。又吩咐二人道：“如老爷问时，只说是小姐自幼许得心愿。”轻烟捧着大士出来，适遇邹公问道：“是甚物件？”轻烟道：“是小姐自幼许的大士心愿，今日亲画完的。”

邹公取来展开一看，见端严活泼，就如大士现身。遂拿着圣像，笑嘻嘻的走进女儿房中，道：“孩儿，这幅大士，果然画得好！”雪娥笑道：“孩儿不过了心愿而已，待裱成了，送与爹爹题赞。”邹公笑道：“不是我夸你说，若据你

这笔墨，虽古丹青名公，当不在我儿之上，若是题赞，必须一个写作俱佳的名儒，方可下笔。不然，岂不涂抹坏了。只是如今那里去寻写作俱佳的人？”遂踌躇半晌，忽大笑道：“有了！有了！前日在庵中题诗的人，写作俱佳，除非得他来才好。裱成之时，待我请他来一题。”雪娥道：“凭爹爹主意。”邹公点首，竟抱着圣像笑嘻嘻出去，就着人送去裱褙。

不两日裱得好了，请将回来，邹公就备礼着人去请琪生，琪生正在庵中，抚钗思想，俱恨无门可进。一见请帖，就喜得抓耳挠腮，正是凤街丹桂去，人报好音来。遂急急装束齐整，同来人至邹家。邹公迎将进书房，叙寒已毕，邹公道：“适有一事相恳，先生既惠然肯来，真令蓬荜增辉矣。”琪生道：“不知何事，乃蒙宠召。”邹公道：“昨日小女偶画一幅大士，殊觉可观，恨无一赞，老夫孰计，除非先生妙笔赞题，方成胜事。”琪生道：“晚生菲才，恐污令爱妙笔，老先生还该别选高人捉笔才是。”邹公道：“老夫前已领教，休得过谦。”就起身来请过大士展开，琪生向前细看，极口称赞道：“灵心慧笔，真令大士九天生色，游夏何能？”遂欣然提笔在手，不假思索，一挥而就：

圣像端严，远过瑶宫仙女；神像整肃，殊胜蟾窟姮娥。慧眼常窥苦海，隐隐现于笔端；婆心欲渡恒河，跃跃形诸楮上。洵慈悲之大士，真救苦之世尊。只字拜扬，休美；实切皈依，片言。歌咏降光。用申瞻仰，沐手敬题，谨舒忱悃。

弟子祝琼拜跋

琪生之意，句句意赞大士，却句句关着小姐，邹公那里意会得到。待他题完，极口称赞。即捧着大士，对琪生道：“还有小酌，屈先生少坐。老夫即来奉陪。”遂走向女儿房中道：“孩儿，你看题得如何？”雪娥看完，默知其意，赞道：“写作俱工，令人可敬。”遂吩咐素梅，将大士挂起。

邹公出来陪琪生饮酒，问及琪生年庚家世，见他谈吐如流，心甚爱慕，竟舍不得放他回去的意思。因道：“先生在青莲庵读书，可有高僧接谈否？”琪生道：“庵中到也幽静，只是僧家行径可憎，幸有同馆郑平二兄，朝夕谈心，庶不寂寞。”邹公道：“庵中养静固好，薪水之事，未免分心，诚恐荤素不便，毕竟不是长法。据老夫管见，恐先生未肯俯从，反觉冒渎。”琪生道：“老先生云知高见，开人茅塞，晚生万无不遵之理。”邹公道：“舍间后园，颇有书房可坐，至于供给，亦是甚便的。”琪生谢道：“虽蒙厚爱，但无故叨扰，于心不安。”邹公欣然，便道：“你我既称通家，何必作此客态，明日即当遣使奉迎。”琪生暗喜。连应道：“领命，领命。”至晚告别。

邹公尚恐女儿不悦，当晚对女儿道：“我老人家，终日兀坐，甚是寂寞，今见祝生，倾盖投机，我意欲请他到园中读书，借他做个伴侣，已约他明日过来，你道何如？”雪娥听说，喜出望外，应道：“爹爹处事，自有主意，何必更问孩儿。”二人商议已定，只待次日去请琪生。

再说琪生当晚回庵，就与郑平二人说知。飞英倒替琪生欢喜，只有君赞心中怏怏。闲话休题。

次早邹家来接，琪生即归家告知父母。回到庵中，遂别

了飞英，君赞，带一个十四岁的书童，并书籍，迳到邹家。邹公倒屣相迎，携手同至书房，已收拾得干干净净。自此邹公时常出来，与琪生讲诗论文，各相倾倒。只是琪生心不在书中滋味，一段精神，全注在雪娥小姐身上，却恨无一线可通。

一日午后，素梅奉小姐之命，到书房来请邹公。邹公不在。只见琪生将一只凤钗，看过又看，想过又想，恋恋不舍。少顷，竟放在胸前，素梅认得是小姐的物，好生诧异。急跑将转来，对小姐道：“怪哉！奇哉！方才到书房请老爷，老爷却不在。只见祝相公也有一只凤钗，后来放在怀中，恰似小姐前日失去的一般。”雪娥道：“果然奇怪，怎么落在他手里？须设个法儿去讨来便好。”轻烟在旁笑道：“可见祝相公是个情种，把凤钗放在怀内，是时时将小姐捧在怀内一般。”雪娥深喜，默然不答。轻烟又道：“若要凤钗不难，待人静后，老爷睡了，就要素梅姐竟去取讨，若是小姐的，他自然送还。”雪娥道：“有理。”

等至人静黄昏，素梅来到书房门首，只见琪生反着手在那里踱来踱去，若有所思，素梅站在门外，不敢进去。琪生转身看见一个美貌女子，疑似绛仙谪凡，便深深作揖道：“婵娟何事惠临？”素梅含羞答道：“我家小姐前日在庵中失去一钗，我辈尽遭极楚，闻知相公拾得，特求反赵。”琪生大惊道：“你怎知在我处？”素梅道：“适才亲眼见的。”琪生涎着脸笑道：“钗是有一枝在此，须得你家小姐当面来讨，方好奉还。”素梅道：“妾身有事，乞相公将凤钗还我罢！”琪生又笑道：“你既身上有事，我就替你做了去。”

素梅见他只管调情弄舌，渐渐有些涉邪，就转身要走，

早被琪生上前一把握住，道：“姐姐爱杀我也，若不赐片刻之欢，我死也！我死了！”素梅苦挣不得脱身，红了脸道：“相公尊重，人来撞见，你我俱不好看。”琪生道：“夜阑人静，书童正在睡乡，还有何人？”一面说，一面将她按倒草茵之上，素梅料难脱身，口中只说：“小姐害我，小姐害我。”只得听他所为。有词为证：

月挂柳梢头，为金钗，出画楼。相思整日，魂销久，甜言相诱。香肩漫搂，咬牙闭目，厮承受，没来由。凤狂雨骤，担着许多忧。

《右调 黄莺儿》

素梅原是处子，未经风雨，几至失声。琪生虽略略介意，素梅已是难忍，事毕腥红已染罗襦矣！素梅道：“君不嫌下体，采妾元红，愿君勿忘今日，妾有死无恨。”琪生笑道：“只愿你情长，我决不负汝。”素梅发誓道：“我若不情长，狗彘不食妾余。”琪生道：“情长就是，何必设誓。”又搂了半晌，素梅道：“久则生疑，快放我去。后边时日甚长，何须在此一刻。”琪生遂放手。

素梅将衣裙整一整好，同琪生进书房来，琪生灯下看他，一发可爱。素梅道：“快将钗与我去罢！”琪生试他道：“你方才说小姐害你，分明是小姐令你来取的，怎又瞞我？”素梅微笑，琪生愈加盘问。素梅才把真情与他说过，又笑道：“我好歹撮合你们成就，只是不可恋新忘旧。”琪生大喜道：“你今日之情，我已生死不忘，况肯与我撮合美事乎？”因向素梅求计，素梅道：“你做一首诗，同凤钗与我

带来，自有妙计。”琪生忙题诗一首，取出凤钗，一齐交付。又嘱他道：“得空即来，切勿使我望眼将穿。”遂携手送至角门。不知雪娥见诗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

做春梦惊散鸾俦

词曰：

山盟海誓，携手同心，喜孜孜，笑把牙床近。魂销胆又销，今宵才得鸳鸯趁。

绣带含羞解，香肌着意亲，恨娇奴，何事虚惊。又打断我风流佳兴。

《右调 忆娥眉》

说这素梅拿着诗与凤钗进来递与小姐，又说祝相公许多思慕之意，雪娥且不看钗了，先将诗打开一看，却是七言绝句一首：

玉人不解赠相思，可念萧郎肠断诗；
空抱凤钗凭寄恨，从教花月笑人痴。

妆次

雪娘爱卿

薄命生祝琼泣笔题

雪娥看到空抱凤钗凭寄恨这一句，长叹一声，轻烟在旁道：“据他诗意，未知小姐一片苦心。礼无往而不答，小姐

何不步他韵，也做一首回他。使他晓得，岂不是好？”雪娥道：“我是一个闺中弱女，怎便轻露手笔。”素梅道：“小姐差矣！既要订终身之约，何惜片纸，若恐无名，则说谢他还钗亦可。”雪娥情不能制，又被二人说动机关，就也依来韵和诗一首，仍着素梅送去。

素梅依旧出来，门已扃闭，只得回来。到次晚才得送去，琪生拆开一看，见是和韵：

梦魂不解为谁思？闷倚阑干待月时；
愁积凤钗归欲断，几回无语意先痴。

文几

琪君才人

弱质女邹雪娥端肃和

琪生读毕，狂喜异常，遂起身搂着素梅道：“这道优旨，卿之力也。这番该谢月老了。”又欲与她云雨，素梅道：“昨晚创苦，今日颇觉狼狈，俟消停两日，自当如命。君且强忍，以待完肤。”琪生见她坚决，也不相强。又制词，折做同心方胜儿递与素梅，道：“与我多多拜上小姐，此恩此德，已铭肺腑，但得使我亲睹芳容，面陈寸衷方好。若再迟迟，恐为死灰焦骨，不获剖肝露胆，虽在九泉之下，不能无恨于小姐矣！”素梅笑道：“好不识羞！那见要老婆的，是这等猴急。你若不遇我时，就急死了，看谁来睬你？”琪生笑道：“你须快些与我方便。那时你也得自在受用。”素梅啐了一口，一迳往内来见小姐，将词呈上。雪娥一看，却是短词：

眩情凤雏归去，今衔恩鸿飞来，拭却盈盈泪，众翻悲成爱。度日胜如年，时挂相思债，独知否凄凉态，早度佳期，莫待枯柴。

《右调 泣相思》

妆次

雪娘爱卿

沐恩生祝琼拜书

雪娥看罢，钟情愈痴，不觉潸然泪下。素梅、轻烟齐声道：“小姐你两下既已心许，徒托纸笔空言，有何益处？不若约他来当面一决也好。”雪娥道：“羞人答答的，这却如何使得？”二人又道：“佳人才子配合，是世间美事，小姐你是个明达的人，怎不思反轻从权，效那卓文君故事，也成一段风流佳话。若拘拘礼法之中，不过一村姑之所为耳，何足道哉！当面失却才子，徒贻后悔，窃为小姐不取也。”雪娥呻吟不语。二人见如此光景，亦没摆布。

看看雪娥日觉消瘦，精神愈惫。那琪生虽得素梅时来救急，终觉没有小姐，饿眼将枯，就是有素梅传消递息，诗词往来，终是虚文。两下愈急愈苦。

一日素梅到馆，琪生求他设计，素梅道：“我窥小姐之意，未必不欲急成，只是碍着我们不便，所以欲避嫌疑，不好来约你。今我将内里角门，夜间虚掩，你意闯将进来，则一箭而中矣！”琪生喜道：“既如此，就是今晚。”素梅道：“他今日水米不曾粘牙，恹恹而睡，那有精神对付你，料然不济。还是迟一日的好。”二人说完话，又行些不可知的

事，方才分手。

到次晚，恰好邹公不出来，琪生老早催书童睡了。一路悄悄走将进去，果然角门不关，轻轻推开，望见里面有灯。想必就是小姐卧房。战战兢兢，走到门口一张，里面并无一人，想道：“奇怪！莫非差了！”因急急复转身，只见角门外一个人点着纸灯走将来。琪生大惊，暗暗叫苦不迭，正没个躲处，遂潜身伏在竹架边，偷眼一观，来的却是一个标致丫鬟，暗想到：“素梅曾说小姐房中还是有一个贴身丫鬟，名唤轻烟，莫非就是他，到好个人儿让他过去。”

遂大着胆，从背后悄悄走上搭着她肩，问道：“你可是轻烟姐姐么？”轻烟蓦然见个人走来，着实吓了一跳，忙推道：“是谁？”及回头看时，却认得是琪生，已有三分怜爱，便道：“你是祝相公，到这里来何干？这是我小姐卧房，岂是你进来得的？”琪生见说，果是轻烟，便来搂他。轻烟待要跑时，灯已打熄，被琪生紧紧抱住。轻烟道：“休无礼！我喊将起来，想你怎么做人？”琪生兴不能遏，说道：“就有人来，宁可同死，决不空回。”竟按倒行强，轻烟道：“这事也得人心愿意肯，怎就硬做？”琪生笑道：“爱卿情切，不得不然。”一面就去扯裙扯裤，轻烟缠得气力全无，着他道：“快些放手！小姐来了。”琪生笑道：“不妨，正要他看我们行事。”轻烟哀求道：“待我明日到你书房里来罢，此时决不能奉命。”琪生也不答声，只是歪缠，轻烟没奈何道：“从便从你，只是这路口，恐人撞见不雅，我与你到角门外空房里去。”琪生才放他起来，紧紧捏着他手，同往角门外，轻烟又待要跑，被琪生抱向空房深处。恣意狂荡。正是：

未向午门朝凤凰，先来花底序鸿斑。

原来轻烟年虽十七，尚未经破，一段娇啼婉转，令人魂销，琪生两试含葩，其乐非常。云雨已毕，琪生见他愁容可掬，愈加怜爱，搂在怀中，悄悄问道：“小姐怎么不在房中？”轻烟道：“老爷见他连日瘦损，懒吃茶饭，特意请他过去，劝他吃些晚膳。想此时将散了，放去罢！”琪生还要温存。片晌，忽听得邹公一路说话出来，却是亲送女儿回房安歇。轻烟忙推开琪生，一溜儿走去了。吓得琪生没命的跑到书房，忙将门闭上。还喘息不定，道：“几乎做出来。”又想到：“料今晚又不济事。”竟上床睡了。

到次日闻知邹公在小姐房中，又不曾进去，一连十数日，毫无空隙。琪生急得无计可施，只是长吁短叹。一日薄暮，正在无聊之际，只见素梅笑嘻嘻的来道：“失贺！失贺！”琪生道：“事尚未成，何喜可贺？”素梅道：“又来瞞我，新得妙人，焉敢不贺？”琪生料是晓得轻烟之事，便含糊答应道：“不要取笑，且说正话，今晚何如？”素梅道：“我正为此而来，老爷连日劳倦，已睡多时，你竟进来不妨。”素梅说完先去。

琪生随即也就进去。到房门口张看，只见小姐云鬓半拖，星眸不展，隐几而卧。素梅与轻烟在灯下抹牌，二人见琪生进来，便掩口而笑。琪生走向前轻轻搂抱小姐，以脸偎香腮。雪娥梦中惊觉，见是琪生，吓了一跳，羞得满面通红。忙要立起身来，琪生抱住不放，道：“小姐不必避嫌，小生为小姐魂思梦想，废寝忘食，又蒙小姐投我以诗，终身

之约，不言而喻，情之所钟。正在此时耳，何必作此儿女之态耶？”轻烟、素梅亦劝道：“小姐你二人终身大事，在此一刻，我二人又是小姐心腹，并无外人得知，何必再三疑虑，只管推阻，虚此良夕。”雪娥含羞说道：“妾之心事，非图淫欲，只为慕才使然，故不惜自媒越礼，金露贻讥，君如不信，请观妾容。然犹恐一朝订约，异日负盟，令妾有白头之叹。君亦当审虑耳！”琪生听到此处，就立起身来，携着小姐手道：“小姐慧思，我两人何不就在灯前月下，明心见性，暂同衾穴，何如？”遂双双在阶前同发立誓起来。雪娥拔下凤钗，向琪生道：“当初原是他为媒，你还拿去，以为后日合欢之验。”又题诗一首，赠与琪生道：

既许多才入绣闼，芳心浑似絮沾泥；
春山倩得张郎画，不比临流捉乐题。
琪君良人
辱爱妾邹氏雪娥敛衽书

琪生将诗玩索一遍，然后将凤钗与诗收讫，也题诗一首。答道：

感卿金凤结同心，有日于归理瑟琴；
从此嫦娥不孤另，共期偕老慰知音。
雪卿可人唱随
沐恩夫祝琮题赠

雪娥也收了，琪生又将小姐搂着同坐。情兴难遏，意欲

求欢，连催小姐去睡。雪娥羞涩道：“夫妻之间，以情为重，何必图此片刻欢娱。”琪生刻不能待，竟搂着小姐到床前，与他脱衣解带。雪娥怕羞，将脸倚在怀内，凭他去脱，正待脱小衣，忽闻外边一片声乱叫相公，吓得他四人魂不附体。雪娥忙对琪生道：“你快出去，另日再来罢！”

琪生慌慌张张，巾也没工夫戴，就拿在手中，挟着衣服，拖着鞋子，飞奔出来。轻烟忙将角门闭上。琪生奔到书房，原来是书童睡醒起来撒尿，看见房门大开，就去床上一摸，不见相公，只说还在外边步月，明乃十月中旬，月色皎然，及走至外边，四下一看，并不见影，叫了两声，又不应，寻又不见，一时就害怕起来，因此大声喊叫。琪生回来，听见这个缘故，心中恨极，着实狠打一个半死，道：“我去外边出恭，自然进来，你怎么半夜三更，大惊小怪，惊吓人，好生可恶！今后若再如此，活活打死。”

正在嚷骂，邹公着人出来查问，琪生回道：“我起来解手，被书童梦魇惊吓，在此打他。”那人见说，也就进去。

琪生就吩咐书童快睡，自己却假意在门外闲踱，心中甚急，好不难过。闻得人俱安静，书童哭了一会，也自睡了。不放心又摸进去，谁知角门已闭，轻轻敲了两下，并无人应。低头垂手而回，跌脚苦道：“一天好事，到手功名，被这蠢奴才弄坏。”愈想愈恨，走向前将书童打上几下，书童惊醒，不知又为何事。琪生无计可施，只得涕泣登床，偏睡不稳，细细摹拟，只管思量，只管懊恼。情极不过，又下床来，将书童踢上几脚。半夜之间，就将书童打有一二十顿，这是那里说起。登时自己气得身上寒一会、热一会，病将起来。只这一病，大有关碍，谁知同林鸟，分开各自飞。且听

下回分解。

第 四 回

活遭瘟请尝稀味

诗曰：

风流尝尽风流味，始信其中别有香；

五味调来滋味美，便宜单占人中黄。

话说琪生好事将成，为书童惊散，一夜直到天明，眼也不曾合一合，清早起来，就觉头眩，意欲再去复睡片时，只见轻烟拿着一贴进馆，琪生展看，却是一首小词。道：

词曰：

萧郎误入桃源洞，惊起鸳鸯梦。今宵诉出百般愁，
靛面鬼教人惊重。灯前说誓，月下盟心，直恁多情种。

携云握雨颠鸾凤，好事多磨弄。忽分开连理枝头，
残更挨尽心如痛。想是缘慳，料也薄幸，不为妒花风。

《右调 一丛花》

良人心鉴

辱爱

妾邹雪娥敛衽制

看罢，喜动颜色，对轻烟道：“昨晚心胆皆为蠢奴惊破，临后进来，臭骂他，几乎把我急杀，今早起来，身子颇觉不爽，又承小姐赐邀，今晚赴约，贤卿须来迎我一迎。”轻烟道：“我们吓得只是发战，老早把门问好，在里面担着一把冷汗，那里晓得这样的事？”一头说，一头将手去摸生

额上，道：“有些微热，不要到风地里去，须保重身体要紧。我去报与小姐知道。”琪生道：“我这会头目昏黑，不及回书，烦姐姐代言鄙意。说今晚相会，待容面呈罢。”轻烟点头，急急而去。琪生才打发轻烟进去，转身书房，愈觉天旋地转，眼目昏黑，立脚不住，忙到床边倒身睡下，将帖压在枕下。不一时浑身发热，寒战不已。

邹公闻知，忙来候问，延医看视，药还未服，只见素梅、轻烟二人齐至问候，手中拿着两个纸包，道：“小姐闻知相公有恙，令我二人前来致意相公，教千万不可烦躁，耐心调理，少不得有时相会，今晚不能去也罢，若有空时，小姐自己出来看你，俟你玉体少好，自然来相约。今日切勿走动，这是十两银子送你为药解之用，这是二两人参，恐怕用着。又教相公若须甚物件，可对我们说，好送来，他如今亲自站在角门口候信，你可有甚话说？”琪生感激不尽，泣道：“蒙小姐与姐姐这番挂念恩情，我何以报答？与我多多拜上小姐，说我无大病，已觉渐好，教他不要焦心，减损花容。少刻苦能平复，晚上还要进来，再容当面拜谢致呈款曲。若缺甚物件，自来取讨，不劳费心。小姐自己珍重，方慰我心。”轻烟就将参银放在琪生床里，素梅又替琪生盖好被，二人摩摩摸摸，百般疼热，恨不能身替，怕有人来，含着眼泪，致嘱而去。

琪生刚欲合眼，适郑飞英同平君赞二人来探望。见琪生病倒，就坐在床边问安。邹公也出来相陪，琪生见二人来坐，心中欢喜，勉强扶病坐起，平君赞就去拿枕头，替他撑腰，忽见枕下一帖，露出爱妾两个字来，就当心暗暗出来放在袖中，与琪生谈了一会，推起身小解。悄悄一看，妒念陡

生，暗想道：“这女子怎么被他弄上手，大奇！大奇！然而当日原是我两人同见，焉知他不属意于我，你却独自到手，教我空想，殊为可恨！”就心内筹算，在外踱了一会进来，约飞英同去。邹公因二人路远，意欲留宿，君赞道：“只是晚生还有不得已之事，未曾料理，容日再来取扰罢！”琪生亦苦苦款留，飞英也道：“我们与祝兄久阔，又未竟谈，且祝兄抱恙，不忍遽回，又蒙贤主人爱客，我们明日去罢。”君赞道：“小弟原该奉陪，但有一舍亲赴选，明日起程，不得不一钱耳！”琪生恃在知己，便取笑道：“盟兄怎么只在热灶添火，不肯冷灶增柴，这样势利。”邹公与飞英大笑，君赞闻言，如刀钻入肺腑，仇恨切骨，勉强陪笑道：“不是这等说，小弟还要修一封书，寄进京去候个朋友，不专为一钱而行。再不然，可留飞英兄伴兄一谈，小弟明日再来把臂如何？”飞英道：“既是平兄有正事，不可误他，小弟在此，明日回罢。”君赞随即别却三人，悻悻而去。

琪生原无大病，因连日辛苦，又受了些寒，吃了些惊，着了些气，一时发作，医生用些表散药服了，就渐渐略好，那枕下帖子，是昏□时所放，竟影也记不得，难不能作巫山之想，却因身体尚未全愈，小姐又吩咐今晚不要进去，遂与飞英谈心，倒也没有挂碍。飞英直至次早方回。雪娥诸人时常偷隙问安，自不必说。

且说君赞在路上切齿恨道：“这穷鬼畜生，我因你有些才学，所以与你相好，你倒独占美人，我不怪你也就够了，你反当面讥诮我势利，剥我面皮，亏得我还有些家私，难道反不如你这穷鬼倒要去奉承人不成？真是无礼，好生轻薄。可恨！可恶！走着瞧罢！给他一点颜色，才知我的厉害。那

个好女子，可惜是这穷鬼独占，我怎的设个法去亲近他一番，死亦瞑目。”心内左思右想，再无计策。因又取出诗贴展玩，一发兴动，正是一桩计生，忽然点头道：“必须如此如此，使他迅雷不及掩耳。万无不妥。”赶至家中，做起一张揭帖，央人誉清，放在身边。

次日又到琪生馆中，君赞假作惊慌之状道：“昨日失陪，负罪不浅，今日特来报兄一大件祸事，作速计较。”就袖中取出揭帖，递与他看。琪生接过一看，写道：

揭为淫厕官墙，污蔑纪网，大伤风化秽法事。今有恶衿祝琼，虽读孔圣之书，单越先王之礼，不思捉笔跳龙门，惯为赞穴。那想占鳌扳月桂，惟解偷香。正是卖俏班头，宣淫领袖。邹氏翁，里中仁德，为怜才而招韦。祝姓子，人中禽兽，拍假馆以吞凤。既已升堂，复入乃室，不止窥穴，又逾其墙。搂处子，邹翁女也。彼丈夫祝姓子软，乞其不足。更有不可知者，只顾之他，揆之何必问焉。彼施此爱，在女于犹宽其责，先强后从，于士人更何其诛。凡属同人，鸣鼓而攻犹晚，合里人民，鼎烹而食何伤。于是谨修短揭，遍告合城。共殛淫衿，以肃闺化。是揭。

琪生不看则已，一看就惊得面如土色，半日不能言语，气得发昏，泪如雨下。君赞道：“此一张是我看见，故此揭来，外边不知还有多少哩？此事非同儿戏，关系两家的身家性命，盟兄快些筹画要紧，小弟告别。”琪生扯住说道：“兄且不要去，为今之计，何以策我？”君赞道：“此事邹老想未必知，若得知时，怎肯与兄甘休？我想别无计较，千着万着，走为上着，乘他未知，快些走罢，此是妙计。”琪

生道：“若是走时，家里是藏不得，还是到那里躲避好？”君赞道：“既没处去，且到我家去住几天，再作区处。”琪生再不细详其理，一味恐惧，遂弄得没主意，就悄悄带了书童，急跟君赞到家。君赞就安他在外面书房内住下，琪生暗想道：“这祸是那个起的，这揭帖又没名姓，我这事神儿不知，外边人怎么晓得？就是晓得，与他何因？便出帖揭我，再摸头不着。”又想道：“我也罢了！只是害了小姐与轻烟、素梅三人性命，岂不教我痛杀，不如死休。”又反自解道：“莫忙！且听消息何如？”思来想去，不觉大哭。

到次日就打发书童回家安慰父母，因吩咐道：“如老爷奶奶问时，只说相公是因个朋友有要紧事，约往象山县去，不得回家面说，却叫小的来说，你也不必来了，切不可说我在这里，万一邹家有人来问，也是如此答应，不可有误。”书童应声而去。

不说琪生在平宅。且说邹家不见琪生主仆二人，好生惊异。只道有要紧事到象山去了。邹公也就不问，不在话下。

单说君赞用调虎离山之计，将琪生藏在自己家里，私自想道：“这畜生虽然调开，只是我怎么到邹家与小姐相会？就是相会，怎能使他必从。”想一想道：“有了，我不若执他情诗，到明日晚上，竟悄悄进他房中，若顺我就罢，若不从时，我将此帖挟制他，不怕他不从，岂不妙哉！于是备酒到书房，与琪生同饮，慢慢试探他的事情，往来的路迳门户。琪生是个忠厚人，见他患难相救，信为好人，遂尽情告诉，一毫不瞒，君赞甚是扬扬得意，正合着两句古语。道：

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

次日君赞出城，到薄村先寻了着脚之所，到晚带着情

诗，望邹家后园来。时值十月下旬，没有月色，君赞为人素性畏鬼，这日为色所迷，大着胆前来，才转过几家门首，忽听背后悉索之声，却是自家衣服上抓了一根刺枝子，拖在地上的。他那里晓得，天又黑暗，听得背后响，回头又不见人，登时毛发皆竖，还强挣扎往前行走，响声渐渐紧急，他心中更怕道：“古怪！”及站住听时，又不响了。及移步走时，又响起来，吓得浑身汗如雨下，被风一吹，一连打了十几个喷嚏，一发着忙，将自己额上连拍几下道：“啐啐！”假意发狠，攥手露臂道：“是甚邪鬼，敢来近吾，我是不怕的！”口虽如此说，却心慌意乱，不管是路不是路，一味乱走，脚底下却七高八低的。愈走得快，愈响得高，俨然竟像有个人赶来一般。他初时还勉强挣扎，脚步不过略放快些。到后来听得背后响声越狠，只不离他，就熬不过怕，只得没命的飞跑起来。谁想这件东西偏也作怪，待他跑时，这东西在他脚上身上，乱撞乱打，他见如此光景，认定是个鬼来迷他，只顾奔命，口中乱喊：“菩萨爷爷救我！”心虚胆战，不料一个倒栽葱，跌在粪窖里。

幸喜粪只得半窖，只齐颈颈淹着，浑身屎浸，臭不可言，地窖又深，不能上来，欲待喊叫，开口就淌进屎来，连气也伸不得一口。拚命挨至天晓，幸一个人来出恭，才看见，即去叫些人来捞起。

君赞站在地上，满头满脸屎块，只是望下滚来。还有两只大袖，满满盛着，一毫未动，连连把巾除丢地下，将衣服脱下，到河边去洗脸洗身上，却没有裤子换，下身就不能洗。远近人来看的，何止一二百人，看了笑个不止，惧怕肮脏，谁为管他。起先粪浸之时，粪是暖的，故不觉冷，如今

经水一洗，寒冷异常，登时发起战来，青头紫脸，形状一发难看，正在危急之际，邹公领着家人拿衣服来与他洗换。

原来邹公家住在前边，有个小厮，也来观看，认得是君赞，回去做笑话报与邹公。邹公就忙来救他，见君赞恶状难堪，忙问其故，君赞又羞又恼，答道：“昨夜为鬼所逐，失脚踏下去的。”邹公笑道：“那里有这事？”吩咐家人快将平相公衣服拿河中洗净，家人去取衣服，却提起一根大刺针条子来，邹公大笑道：“我说那里有鬼逐人之理，原来是这件物事，平兄为他吃下苦也。”君赞方才明白，又气又苦，又好笑，邹公遂同君赞到家，重新沐浴更衣，因而留宿。

君赞暗思道：“我为小姐，吃此大苦，他怎知道。幸喜就在他家宿歇，真是缘法辐凑，但只是没有情诗，就没了把柄，怎么处？”又道：“罢了，左右是破相了，好歹走他一遭。万一做出来，不妥时，就恶失了这老者，也不为稀罕。难道我有甚事求他不成，若是侥幸妥帖，也不枉我这一番苦楚。”算计已定。

直到晚上，待邹公进内，人已静悄，他却寻路一般，也到角门口，角门关得紧紧，他就将门弹了两下，恰好素梅在阶沿上玩耍，听得门响，走来问道：“是谁？”君赞道：“我是琪生。”素梅一时懵懂不察，听得是祝郎，正在渴望之时，忙将门开了，上前一看，全然不像，便又问道：“你是那个？”君赞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是平君赞，来见小姐的。”素梅怒道：“该死，胡说！还不走你娘路，去葬你的粪坑。”君赞见骂得切实，顿足道：“葬你粪坑，这句话骂得我刻毒，骂得我狠，我也那里寻这样一句毒的回他才好。”便道：“你这偷琪生的精，休得口强，有把柄在我手里，好好

叫小姐出来便罢！不然，我若恼起来，叫你们俱不得干净。”素梅见他话有来历，便道：“你既要见小姐，且站在门外，待我通知，再来接你。”君赞见他口软，以为中计，料道必妥帖，点头簸脑道：“我在此立等，你去说来。”

素梅依旧将门关上，跑来对小姐道：“不好了！祝郎不知有甚破绽，落在早间那个平臭球眼里，他公然来硬做，好生无状，怎么回他？”雪娥吓得啼哭起来，轻烟也急得没法，想一想，生个急智，对小姐道：“说不得了，我有一计在此，万一事声张，我与素梅自去承当，决不累小姐。”雪娥试泪道：“你有何计？”轻烟道：“小姐不要管我，也不要则声，只凭我与素梅做来便好，管教他又做落汤鸡回去。”因走向素梅耳边道：“如此，如此。”素梅笑道：“好计！我去招他来。”

轻烟待素梅出来，就将外门闭紧，素梅走去复开角门。抱怨道：“我为你去说不打紧，倒将我一顿肥骂。”君赞道：“他难道不怕死？”素梅道：“你这人原来是个活现世报，那里面有外人欲见小姐，倒教丫头去明说的理？纵欲相见，也避嫌疑，自然不肯。”君赞被他一句提醒，便笑道：“好个伶俐好人，说得是，待我自去看他如何？”就走进门来。

素梅将角门仍旧关好，同他到外门口。君赞就去轻轻一推，那里推得动。向素梅道：“怎么得进去？”素梅低低说道：“那边墙上有个雪洞，你从那里进去，甚便。”素梅就领他到洞边，君赞见雪洞甚小，口好容一身，里面却明幌幌的点着灯，君赞道：“也罢！我从这里进去，你须撮我一撮。”素梅当真将他身子撮起，君赞遂探头钻入雪洞，将及半截身子之时，素梅咳嗽一声，里面轻烟早将他头发揪在手

中，外面下半截身子又被素梅捺住，君赞两只手又紧紧的挤在雪洞里，内外齐齐往下发狠捺住，几乎连肚肠蹶出来。君赞两头受亏，疼不可忍。正待要叫喊，只见轻烟一手揪发，一手拿着一把又大又尖的快剪子，在他脸上刺一下道：“你若则声儿，我立时截断你的咽喉子。”君赞连忙道：“我再不敢则声，千万莫动剪子，只求略放松些，我肠已压出。”又叫道：“外边的好奶奶，我的脚筋已被蹶断，再不放松时，我的屎就压出来了。”一会又哀求道：“二位奶奶，我从今再不敢放肆来，饶我罢，我毕生不曾这疼痛。”叫番连声，将娘娘、奶奶，无般不叫。雪娥在旁倒惊恐着笑。

轻烟数说，骂止一会，问道：“你说把柄在那里？”君赞道：“其实有诗一首，昨日被尿浸烂，一时没有。”轻烟与素梅不信，将他遍身乱搜，果然没有。轻烟道：“你怎能跑进来无状？好好实说，我就饶你。若有半字糊涂，只是搠死你便罢。”君赞不肯实说，轻烟与素梅就尽力齐往下，只一捺，君赞疼得话也说不出，轻烟将他脸上又是一剪子，君赞骨节松脱，头面甚痛，只是要命，遂将得诗做揭帖，吓他逃走，自己进来缘由直招。三人也暗自吃惊，又问道：“闻祝相公往象山去了，可是为此事躲避么？”君赞道：“正是。”

轻烟又叫小姐将笔砚接过来，又取一张纸放在他面前，却将绳一根从雪洞内塞过去，叫素梅将他两脚捆紧，又带住一只左手，及将一根绳扣在他颈项，一头系在桌脚上，然后将他一只右手探出，对他道：“你好好写一张服状与我，饶你罢！”君赞见他手段，不敢违拗，忙拈笔问道：“还是怎样写？”轻烟道：“我说与你写。”君赞依着写道：

立付伏罪衿平襄成于四月初八日，在青莲庵遇见邹泽清家小姐，遂起淫心，妄生奸计，不合诬邹氏与同窗祝琪生有染，遂假构揭帖，飞造秽言，包藏祸胎，挑起纛端，欲使两个兴戈，自得渔翁之利。不料奸谋不遂，恶念复萌，又不合于本年十月廿九日黄昏，突入绣房，意在强奸，邹氏不从大喊救人，竟为家人捉住，决要送官惩恶，是恶再三恳求，保全功名，以待自新，故蒙赦免眷恶廉耻，此情是实，只字不虚，恐后到官无凭，立此伏状立案。

嘉靖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立状人罪衿平襄成
写完，又叫打上手印。轻烟交与小姐收好。却笑对君赞道：“死罪饶你，活罪却饶不得，待老娘来服事你，遂将他头发剪得精光，又一手扯过净桶，取碗舀尿，将他耳眼口鼻舌，俱塞得满满，把黑墨替他打一个花脸，然后将绳解开，放他。就往外一推，跌在墙下。素梅还怕他放赖，匆匆跑过来，相帮轻烟，掇着净桶出来，二人一只碗，舀尿照君赞没头没脸，乱浇将来。君赞被推出雪洞，正跌得昏天黑地，遍身疼痛，见他二人又来浇尿，急急抱头跑出角门，如飞而去，轻烟二人门上角门，一路笑将进来。雪娥也微微含笑，三人进房议论，又愁祝郎不知此信，未免留滞象山，怎的寄信与他，叫他回来，三人愁心，自不必细说，闲话略过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五 回

爱情郎使人挑担

词曰：

喜得情人见面，娇羞倒在郎怀；护持一点待媒谐，又恐即难等待。

教妾柔心费尽，游蜂何处安排？权将窃玉付墙梅，那代半宵恩爱。

《右调 西江月》

说这君赞，又弄了一身臭屎出来，这一遭身上到少，口内却多，竟有些赏鉴在肚里。跌足恨道：“活遭瘟，连日怎么惯行的是屎运，这样美味，其实难尝。”幸而房中有灯，又有一壶茶，取些漱了口，脱却外衣，掇却头脸与身上，一壶香茶用得精光，身上还只是稀臭。心内想道：“天明邹老出来，见我这样断发文身，成何体面，就有许多不妙！不若乘时走了罢！”遂逾垣而去。

天已微明，急急回来，到得家里，无颜入内，竟入书房，重新气倒椅上，合家大惊，琪生也才起来，闻知这无气概，就进书房来看视，却远远望见两个女人在里面，那一个年少的真正是姿国色，美艳非常，那女子脸正向外，见琪生进来，也偷看几眼，琪生魂迷意恋，欲要停步细观，却不好意思。只得退出来，心中暗想：“今日又遇着相思债主也。”

你道那二女子是谁？原来君赞父母双亡，家中止一妻一妹。那个年长些的，是君赞妻陈氏，也有六七分容貌，却是一个醋葫芦、色婆婆，君赞畏之如虎。那个年少的，正是君

赞妹子，字婉如，年方十六，生得倾城倾国，妩媚无比，樱桃一点，金莲三寸。那一双俏眼，如凝秋水，真令人魂销，女工自不必说，更做得好诗，弹得好琴，父母在时，也曾许过人家，不曾过门，丈夫就死了，竟做个望门寡。哥哥要将他许人家，他立志不从。定要守孝三年，方才议亲。故此尚未许人。

房中有个贴心丫鬟，名唤绛玉。年十八岁，虽不比小姐容貌，却也是千中选一的妙人，也会做几句诗，心灵机巧事事可人。君赞时时羡慕，曾一日去偷他，他假意许他道：“你在书房中等我，待小姐睡了就来，却不可点灯。点灯我就不来。”君赞连应道：“我不点灯就是，你须快来。”遂扬扬先去，这绛玉眼泪汪汪走去，一五一十告诉陈氏。陈氏就要发作，绛玉止道：“大娘不要性急，我有一计，如今到书宿如此而行。”陈氏喜道：“此计甚好。”遂别书房，绛玉也随在背后，天色乌黑，君赞正在胆战心惊的害怕，惟恐鬼来，听得脚步响，慌问道：“是谁？”绛玉在陈氏背后应道：“是我来也。”君赞喜极，跑上前将陈氏搂在怀内。陈氏只不则声，君赞弄得欲火如焚，就去脱他裤子。陈氏猛的大喊一声。君赞竟吓了一跳，被陈氏一把头发揪在手中，拳打脚踢，大骂道：“我看你这没廉耻的枣核钉做得好事，平日也是我，今日也是我，怎么今日就这般的有兴得紧？又这等赞得有趣？难道换了一个不成？你却不活活见鬼，活活羞死！”说完又是一顿打，绛玉恨他不过，乘黑暗中，向前将两个拳头在他背上如擂鼓一般，恨命的擂了半日。他那里知道，只说是陈氏打，他疼不过喊道：“你今日怎么有许多拳头在我后心乱打，我好痛也。”陈氏又气又好笑。君赞只是哀求，

幸亏妹子出来解劝，方罢。自此，君赞遇见绛玉反把头低着，相也不敢相他一相，岂不好笑？闲话休题。

再说君赞气倒椅上，众人不知其故，见他头发一根也没了，满脸黄的黄，黑的黑，竟像个活鬼，大为惊骇，又见满身稀臭，俱是灿屎，污秽触人。就替他换下衣服，取水洗澡。陈氏问他缘故，只不答应。君赞连吃了两番哑苦，胸中着了臭物，吃了惊，又被轻烟二人两头捺上捺下，闪了腰胯，就染成一病，寒热齐来，骨节酸痛，睡在书房不题。

一日，琪生欲到书房去看君赞，刚刚跨出房门，恰好与婉如撞个满怀，几乎将婉如撞了一跌，还好琪生手快，连连扯住。原来婉如独自一人，也要到书房去看哥哥，因这条路，是必经之地，要到书房，定要打从琪生门首经过。婉如才到门口，恰值琪生出门，故此两身相撞，琪生扯住婉如，遂作揖道：“不知观音降临，有失回避，得罪！得罪！”婉如原晓得琪生是哥哥朋友，今见是他，回嗔变羞，也还了一礼，微微一笑，跑向书房去了。

琪生直望他进了书房才复进房来，欢喜道：“妙极！妙极！看他那娇滴滴身子，一段柔媚之态，羞涩之容，爱杀！爱杀！我祝琪生何幸，今日却撞在他绵软的怀里，粘他些香气，我好造化也。”又想道：“看他方才光景，甚是有情，他如今少不得回去。待我题诗一首，等他过时，从窗眼丢出，打动他一番，看他怎样。只不知他可识字否？不如将凤钗包在里面更好。”不一会，婉如果至，才到窗前，就掉下一个纸包来，婉如只说是自己东西，遂拾在手中，又怕撞着琪生，忙走不迭，琪生见他拾了去，快活不过。话说这婉如走进房中，捏着纸包道：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打开一看，是

一枝凤钗，不知是那个的，又见纸内有字，上写绝句一道：
梦魂才得傍阳台，神女惊从何处来；
欲寄相思难措笔，美人着意凤头钗。

婉如看完，知是琪生有心丢出的，暗道：“那生才貌两全，自是风流情种，我想哥哥见如此才人不与我留心择婿，我后来不知如何结局？我好苦也。”不觉泪下。又想到：“或者他已有聘亲了，哥哥故不着意。”正在猜疑，恰好绛玉走至面前，婉如忙收不及，已为看见。绛玉问道：“小姐是那里来的钗子，把我看看？”婉如料瞒不过，遂递与他，绛玉先看凤钗道：“果是好只钗子。”及再看诗，暗吃一惊，笑道：“是那个做的？”婉如就将撞见琪生，拾到缘由告诉他，绛玉见小姐面有泪容，宽慰道：“这是狂生常态，小姐置之不理便罢，何必介怀？”婉如道：“这个不足介意，我所虑者，哥哥如此光景，恐我终身无结果耳。”绛玉已晓得小姐心事，便道：“祝生既有情于小姐，又有才貌，若配成一对，真是郎才女貌，却不是好？”婉如道：“这事非你我所论，权在大相公。”绛玉道：“大相公那知小姐心事，恐日后许一个俗子，悔之晚矣！小姐何不写个字儿，叫琪生央媒来与大相公求亲。他是大相公好友，自然一说就允。”婉如骂道：“死丫头！若如此乃是自献了，岂不愧死。”婉如说完，长叹一声，竟往床上和衣睡倒，绛玉将凤钗与诗替小姐收在拜匣内不题。

再说琪生又过数天，见婉如小姐并无动静，又不得一见，惆怅不已，心中又挂念雪娥三人，忽想到：“我在此好几天，并不闻外边一些信息，想已没事，平兄又病倒，我只管在此扰他，甚不过意，不若明日回去，再作道理。”再又

想道：“我的美人呀！我怎的舍得丢你回去。”遂一日郁郁不乐，连房门也不出，一直睡到日落西山起来。独自一人闷闷的坐了一会，连晚饭也不吃，竟关门上床。

头方着枕，心事就来。一会挂牵父母，一会思想雪娥三人情分，一会又想到婉如可意。翻来覆去，再睡不着，坐起一会，睡倒一会，心神不宁，五内乱搅。不一时，月光照窗，满室雪亮，遂起来开门步月，只见万籁无声，清风淅淅，口中低低念道：“小姐小姐，你此时想应睡了，怎知我祝琪生尚在此捣床捶枕，望眼欲穿，凤钗信息，几时到手？”因走下阶，对月歔歔，独自立上一会。

信步闲行，见对面一门未关，探头去张，却是小小三间客座，遂踱进去闲玩。侧首又是一条小路，走到路尽头，又有一门，也不关，进去看时，只见花木荫浓，盆景砌叠。正看之时，忽闻琴声响亮，侧耳听之，其音出自花架之后，遂悄悄随声而行，转过花架边，远远见两个女子在明月之下，一个弹琴，一个侍立，琪生轻轻移步，躲在花架前细看，原来就是小姐与绛玉。琪生在月下，见小姐花容，映得如粉一般，俨然是瑶宫仙女临凡，登时一点欲心如火，按捺不住，恰好绛玉进去取茶，琪生思道：“难得今日这个机会，从此一失，后会难期。乘此时将命向前，与他一决，也免得相思。”就色胆包身，上前抱住婉如道：“小姐好忍心人也。”

把婉如一吓，回头见是琪生，半嗔半喜道：“你好大胆，还不出去！”遂将手来推拒，琪生紧紧不放，恳道：“小姐，我自睹芳容之后，镇日度日如年，想得肝肠欲断，日日恹恹待死，我又未娶，你又未嫁，正好做一对夫妻，你怎薄情至此？”婉如道：“你既读书，怎不达礼，前日以情

诗挑逗，今日又黑夜闯入内室，行此无礼之事，是何道理？快些出去！”琪生跪下哀求道：“小姐若如此拒绝，负我深情，我不如死在小姐面前，还强似想杀看小姐于心何忍。”婉如不觉动情，将他扶起道：“痴子！君既有心，妾岂无意？只是无媒苟合，非你我所行之事，你何不归家，央谋与我哥哥求亲，自然遂愿。”琪生道：“恐令兄不从奈何？”婉如道：“妾既许君，死生无二，若不信时，我与你就指月为盟。”琪生遂搂着小姐交拜而起。

琪生笑道：“既为夫妇，当尽夫妇之礼，我与你且先婚后娶，未为不美。”因向前搂抱求欢，婉如正色道：“妾以君情重，故此以身相许，何故顿生淫念，视妾为何如人耶？快快出去，倘丫头们撞见，你我名节俱丧，何以见人？”琪生又恳道：“既蒙以身相许，早晚即是一样，万望屈从，活我残生。”就伸手去摸他下体，婉如怒道：“原来你是一个好色之徒，婚姻百年大事，安可草草，待过门之日，自有良辰，若今日苟合，则君为穴隙之夫，妾作淫奔之女，岂不貽笑于人？即妾欲从君，君亦何取？幸母及乱，若再强我，有死而已。”琪生情极，哀告道：“我千难万难拚命进来，指望卿有恋心，快然好合，谁知今又变卦，我即空返，卿亦何安？此番出去，不是想死，定是害死，那时虽悔何及？卿即欲见我一面，除非九泉之下矣！”说罢，泣涕如雨，悲不能胜，婉如亦将手搂着琪生哭道：“妾非草木，岂无欲心？今日强忍，亦是为君守他日之信，以作合卺之验耳，不为君罪妾之深也，妾心碎裂，实不自安。只不忍得看你这番光景，如之奈何？”低头一想，叹道：“妾寻一替身来，君能免妾否？”琪生笑道：“且看替身容貌何如？若果替得过就罢。”

婉如遂呼绛玉。原来绛玉拿茶走至角门，见小姐与琪生搂抱说话，遂不敢惊他，却转身躲在内里，张望多时，今闻呼唤，方走出来，掩口而笑。婉如指着绛玉向琪生笑道：“此婢权代妾身何如？”琪生见他生得标致，笑道：“也罢！也罢！不能栖凤，且去求窝，只是便宜了卿。”遂将绛玉一把搂在怀内，绛玉羞得两片胭脂上脸，极力推拒，婉如笑向绛玉道：“养军千日，用在一朝，你权代劳，休阻他兴，日后我自看顾你。”绛玉道：“羞答答的，小姐的担子，怎么把我挑？苦乐未免不均。”婉如又笑道：“未知其乐，焉如其苦？你顺从他了罢。”绛玉娇羞无比，被琪生抱进房中，无所不至。正是：

他人种瓜我先吃，且图落得嘴儿胡。

那知绛玉又是一个处子，只因年长，不似素梅、轻烟苦楚，那含羞嗔娇捣花碎，柔声狎昵之态，不想可知。琪生连取三元，挂红数度，我亦妒杀。闲话休题。

二人事完，扫去落红，并肩携手出来，见婉如立在窗前玩月，琪生向前将两手捧着他粉脸，在香腮上轻轻咬上一口，笑道：“卿作局外人，无乃太苦乎？”婉如也笑道：“妾享清虚之福，笑你入红尘攘攘之为苦耳。”因见绛玉鬓发零乱，脸尚有红色，就带笑替他整鬓道：“你为我乱鬓喘息，尚且从今即是妇人，实苦了你也。”绛玉低头微笑。琪生应道：“他还感你，要酬谢赐与，怎说苦他？”绛玉笑道：“方缠跪在地上，那付猴急的馋脸，激急的眼泪，好不羞，不是你大动秦晋方兴，正好没人睬你哩！”婉如大笑。

三人正说笑得热闹，忽闻鸡声乱啼，开开欲晓，婉如遂同绛玉送琪生出来。琪生对婉如道：“卿既守志，我亦不

强，只是夜夜待我进来，谈笑何如？”婉如笑道：“若能总情于志，虽日夜坐怀，何妨？”齐送至门首，三人各别。

看官，你道他家门如何不闭，就让琪生摸进来。这有个缘故，君赞妻子陈氏酷好勃勃，是一夜少不得的。只因丈夫病倒，火焰发作，其物未免作咎，抓又抓不得，烫又烫不得，没法处治，遂仰扳了一个极有胆量、极有气力、最不怕死的家人，唤做莽儿，这夜已为其物虫咬。直待丫头众人睡尽，故此开门延客。正是一人有福，携带一屋，琪生恰好暗遇着这板会。婉如的房却住在侧首，与陈氏同门不同火也，因睡不着，故此弹琴消闷，那知琪生又遇着巧，也是缘法使然。这琪生别了婉如、绛玉，进入房中，竟忘闭门，解衣就睡。一觉未醒，早有一人推他道：“好大胆，亏你怎么睡得安稳？”琪生吓得不知何事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六 回

招刺客外戚吞刀

诗曰：

本待欲擒山上虎，谁知错射暗中獐；

刁头误染冤魂血，半夜铮铮铁也伤。

却说琪生正睡得鼾鼾的，忽一人进来推道：“好大胆！日已三竿，这时还睡。”琪生惊醒，见是绛玉，笑道：“我在此养精蓄锐，以备夜战。”绛玉把眼一瞅道：“你若只管睡觉，恐动人疑惑，还不快些起来。小姐有帖在此，怕有人

至，我去也。”遂将帖子丢在床上，匆匆而去。琪生起来开看，却是绝句诗一首。道：

妾常不解凄凉味，自遇知心不耐孤；

情逐难飞眉黛损，莫将幽恨付东隅。

祝君才郎^{文几}

弱妾平氏婉如泣笔

琪生看完道：“那知他也是高才，一发可爱。”遂珍藏拜匣，用完早膳走到君赞处问安。君赞病已渐渐好了，他是个极深心，极有作为的人，待琪生全不露一些不悦的神色，还是满面春风，更比以前愈加亲热，胸中却另有主张，如剑戟麟甲相似，真是险不过的人。二人谈了半日，琪生依旧回房，也不思想回去了。

至晚却又依路进去，这遭却有绛玉接应，一发是轻车熟路，行至角门，早见婉如倚门而待，两人携手相搀，并肩而坐，在月下畅谈，婉如倚在琪生怀中，绛玉傍坐，三人嘲笑，欢不可言，婉如偶问道：“你既未定亲，那凤钗是那里的？却又带在身边。”琪生陪笑道：“我不瞒你，你却不要着恼。”遂将遇邹小姐三人始末说出，又道：“若日后娶时，自不分大小，你不必介意。”婉如笑道：“我非妒妇，何须着慌，只要你心放公平为主。”琪生搂他道：“好个美德夫人，小生顶戴不起。”婉如又笑道：“我不妒不悍，何必又作此惧内之状。”绛玉也笑道：“如今得陇就望蜀，已自顶戴小姐不起。到后日吃一看二之时，看你顶戴得那一个起。”婉如与琪生大笑。

琪生顽得情兴勃发，料婉如决不肯从，只是连连打呵欠，以目注视绛玉微笑。绛玉低头不语，以手拈弄裙带，婉如已知二人心事，含笑对琪生道：“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你若

体倦，到我房中去略睡睡，起来与你做诗顽耍。若要茶吃，我教绛玉送来。”琪生会意，就笑容可掬的进小姐房中，见铺饰精洁，脂粉袭人，又见牙床翠被，锦衾绣枕，香气扑鼻，温而又软。一发兴动，遂倒身睡在小姐床上，连催茶吃。外边婉如唤绛玉送茶进来，琪生就将他按倒求欢，二人事完，就起身整衣出来，婉如迎着笑道：“你们一枕未阑，我已八句草就。”遂复同琪生、绛玉到房取纸笔写出道：

题月

云开空万里，咫尺月固圆；鸟遂分光起，花还浸正眠。

冰人分白简，玉女弄丝鞭；谁识嫦娥意，清高梦不全。

琪生赏玩，鼓掌大赞道：“好灵心慧手，笔下若有神助。句句是咏月，且字字是双关，全无一点脂粉气。既关自己待冰人，又寓降姐先伴眠，却又以月为题主，竟关着三件，才情何以至此。”绛玉也接过来，看着诗中寓意可怜，自不过意，向小姐道：“我不善做诗，也以月为题，胡乱诌几句俗话。博小姐与祝相公笑笑。也写道：

有星不见月，也足照人行；

若待团圆夜，方知月更明。

婉如与琪生看了赞道：“到也亏他，更难为他这点苦心。”琪生拍着绛玉肩背笑道：“这小星之位，自然是稳的，不必挂心。”三人齐笑，琪生遂取笔作一首月诗，寓意道：

皎皎疑秋水，涓涓骨里清；

冰清不碍色，玉洁又生情。

鸟渡枝头白，鱼穿水底明；

团圆应转眼，可慰听琴声。

婉如与绛玉同看，赞不绝口，道：“君之才仙才也，其映带题面含蓄，情景句句出人意表，字字令人心服。自非凡人所及。”三人做完诗，婉如又取琴在月下，弹与琪生听。音韵铿锵，袅袅如诉，闻之心醉神怡，令人欲歌欲泣。琪生听得快活，就睡在琴旁，以头枕在绛玉腿上，以手放在小姐身上，屏气息声，细聆奥妙。及至曲终，犹余音清扬，沁人情怀。婉如弹罢，抚弦笑道：“郎君一手分我多少心思？”琪生嗤嗤笑道：“我无乐以忘忧，竟不知尚有一手分得于卿之佳境。”绛玉又笑道：“你倒未必忘忧，只忘了我这个枕头酸麻了。”三人齐笑个不住，就取酒吃，行令说笑，好不兴头。

房中虽还有两个丫头，俱在后面厢房宿歇，尚隔许多房子，门又反扣，那里听见。任凭他三人百般狎昵、调笑谑浪，有谁知道。琪生饮得半酣，将二人左右一边一个搂着，口授而饮，连小姐的金莲也扳起来捏捏摸摸顽耍一番，婉如也不拒他，凭他摩顶放踵，自己也付一会，雅一会的相调，只不肯及乱。琪生只拿着绛玉盛水，三人一直顽至鸡鸣方散。自此无一夜不在一处共乐，渐渐胆大。绛玉连日里也还常到琪生房中取乐，一连多少天，到也要得安稳，谁想乐极悲生。

君赞病已大好，不过坐在书房调理头发。一日下午时候，偶然有事进内，走至琪生门口，听见里面有人说话。就打窗眼一望，只见琪生与绛玉搂抱做一堆，只差那一点不曾连接，君赞大怒，也不惊破他，连连暗回书房，恨道：“这小畜生，如此无礼，前番当面讥诮我势利，今朝背地奸我丫

鬢。此恨怎消，且此人不死，邹氏难从。”越想越恼，发狠道：“恨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”就眉头一蹙，计上心来，晚间吃酒时，对琪生道：“小弟不幸，为病所苦，一向未曾料理到盟兄身上，负罪良多。料知己自能原情。我今日替盟兄细细揆审，邹家此时不见动静，必定是不知，没事也不见得。然而不可不信，亦不可全信。明晚盟兄何不悄悄私到邹小姐处讨个实信，到也安稳。省得只管牵肠挂肚，睡在忧苦场中。一则令尊令堂，不知盟兄下落；二则邹小姐三人，必盼望盟兄，或至相思成疾，反使小弟做了盟兄的罪人了。”琪生也道有理，心中感激。满口应承，谢之不尽。

夜阑各散，君赞私唤莽儿到书房，取出一锭银子，对他道：“我家中只有你膂力甚大，心粗胆壮，为人忠心可托。我有一件事，要你去做，今先赏你这锭银子，若做得干净时，我自抬举你管两个庄房，还娶标致妻子与你。”莽儿道：“相公差遣，焉敢不去，何必赏银？不知是可事，求相公说明，虽赴汤蹈火也要做了来。”君赞道：“好好！我说你有忠心，果然不差，叵耐祝家这小畜生，竟与绛玉小贱人有奸，我欲置之死地，但家中不便下手，他日日在我家思想邹小姐，我诱他明晚去私会小姐，你到明晚可悄悄闪进邹家后园，将他一刀杀了，急急回来，人鬼不知，除此一害。如万一有话说，我自料理，你放心去做就是。只不可走漏风声，此为上着。”莽儿见君赞一顿褒奖，心中好不快意，又为利心所动，慨然应允而去。

次日君赞待琪生动身出门后，就去向妹子尽情说绛玉如此没廉耻，婉如闻言，几乎吓杀，只得假骂道：“这贱人该死。”君赞也不由妹子做主，就去叫绛玉来骂道：“我道你

贞节可嘉，原来只会偷外汉。”遂剥下衣服，打一个半死，也不由他分辨。立刻就唤王婆进来领去卖他。婉如心如刀割，再三劝哥哥恕他，不要卖出，恐落人笑话。君赞立意要卖，怒道：“这样贱人还要护他，岂不替你妆视子。连你闺女体面也全没有了。你若房中没人服事，宁可另讨一个。”婉如气得不好则声。

顷刻媒婆来领绛玉，绛玉大哭，暗向小姐泣道：“谁知祝郎才动脚，我就遭殃。小姐若会他时，可与我多多致意，我虽出去，决不负他，当以死相报，切勿相忘，教他访着媒婆，便知我下落，须速来探个信息，我死亦瞑目。”遂痛哭一场，分手而别。恰好一个过路官儿，正寻美女要送严嵩，媒婆领去，一看中意，两下说明，却日成交，随带人去。这事难在同时，还在琪生之后，按下不题。

却说琪生听君赞言语有理，当晚酒散，就进去与婉如、绛玉二人哭别。二人一夜凄凄惶惶。你嘱咐、我叮咛，眼泪何曾得干，天明只得痛哭分别出来。又去别却君赞。君赞送出门，嘱咐道：“这是盟兄自己的事，紧在今晚早去才是，小弟明日洗耳恭听佳音。”两下拱手而别。琪生在路想道：“家中父母一向不知消息，两个老人家不知怎么心焦，总之今日尚早，不免先到家中安慰见父母。又可先访访外边动静，再去不迟。”打算已定，竟奔家来。父母一见，如获珍宝。两个老人家问长问短，那里说得尽头。时已过午，琪生一主要去，便道：“孩儿还要去会个朋友，明日方得回来。”祝公道：“才走到家，如何又要出门，有事亦在明日去罢！”琪生道：“有紧要事，约在今日。”老夫人道：“是何事这等紧要？”琪生一时没件事回答。夫人道：“料没甚大呈，迟

日去不妨。”琪生执意不肯，祝公与夫人齐发怒道：“你在外许多日子，信也没个寄来，教我两人提心吊胆，悬悬而望，你难道没有读过书，说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，你何曾学他半句？你今日归家，正该在我父母面前谈说谈说，过他三日五日再出门未迟，怎坐未暖席，又想要去，可知你全不把父母放在心上。竟做了狼心野性，这书读他何用，我又要你儿子何用？”千不孝，万不孝，忤逆的骂将起来。琪生见父母发怒，只得坐下道：“孩儿不去就是。”遂郁郁在家不题。

单说邹泽清在家，日日盼望琪生不至，这日忽到一个内亲，却是夫人戴氏的堂侄，名戴方城，父亲戴松，是个科甲，是严嵩门下第一位鹰犬，现任户部侍郎，这方城因姑娘在时，常来玩耍，见表妹标致，心上想慕，因表妹年幼，不好后齿。后来姑娘又死，一向不曾来往。近日因父亲与他议亲，他就老着脸要父亲写书向姑夫求亲。父亲道：“路途遥远，往返不便，既是内亲，不妨你将我书自去面求，万一允时，就赘在那里，亦无不可。”故此特到邹家。

邹公心中原有招琪生之念，只待他到馆面订，今见内侄来求，心上就犹豫不决，且安顿在后园住下。

恰好这晚莽儿进园行刺，悄悄越墙而过，行至园中，伏着等候。这晚是云朦月暗，方城偶出书房门外小解，莽儿隐隐见个戴巾的走来，只道是琪生，心慌意乱，认定决是琪生，走上前照头尽力一刀，劈做两开，遂急急跳墙回家献功。那戴家家人见相公半日不进房，忽听得外边扑的一声响，其声甚是古怪，忙点烛笼来照，四下一望，那有个相公的影，才低下头来，只是一个血人倒在地上，仔细一看，不

是别人，却就是他贵主人，吓得大声喊叫，惊得邹公连忙出来，看见这件物事，吓倒在地，没做理会。戴家人连夜县堂击鼓的击鼓，打点进府报信的报信，数日之间，戴家告下谋财害命的状来，将邹公拘在县里，一拷六问，严刑拷打，备受苦楚。雪娥在家日夜啼哭，自己是女子，不能出力。幸亏轻烟母舅吴宗，是本县牢头禁子，央他去求分上，打点衙门，往戴家求情。戴家那里肯听，定要问他抵偿，好不可怜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君赞这枣核钉，当晚见莽儿回来报说，事已做妥，好生欢喜。赏了莽儿些银子，自己却一夜算计道：“我虽吃了若干苦恼，受了丫头之气，但那日邹小姐并不曾出一恶言，自然有情于我，却怎的弄得他到手？”思量一夜，并无半条计策。到次日，老早着人打听邹家消息，方知杀差了，又惊又恼道：“那畜生又不曾除得，反害邹老与小姐，怎么处？”一连几日，放心不下。遂将巾帨包好新样头发，自己要到县前访信。出门忽撞见一个大汉，颈上带着麻绳铁索，许多人围拢过去，君赞问人说是才拿住的有名强盗，叫做冯铁头。君赞闻知陡然一计上心，急回家取了若干银子，到县前弄个手，假意要买嘱那强盗来扳害琪生做窝家。不知这番琪生性命何如？再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

遭贪酷屈打成招

词曰：

生死从来有命，无缘空想娇娥；千方百计起干戈，再将大盗扳他。

恰遇剥皮县令，纵然铁汉才过；书生慢无生活计，暂时且受煎磨。

《右调 西江月》

再说平君赞虽恨莽儿杀差了对头，又不好声张此事，难为莽儿。闷闷不乐，踱进踱出，再想不出一个弄杀琪生之计，且自出门走走，恰好遇着两个捕人，领着一班强盗走过，不觉计上心来，便想买盗扳害琪生。遂尾着强盗到了县前，扯过捕人，寻个僻静去处，问这盗首姓甚么。捕人道：“在下也不知道他什么名字，人都叫他冯铁头。相公问他何干？”君赞便将心事对他说明，许他重谢。

捕人转身便与冯铁头商量道：“你今一见过官来，衙门因有许多使费，监内有许多常例要分，我看你身无半文，也须生发些用用，方不受苦哩。”冯铁头道：“既如此，咱又无亲戚在此，钱银从何筹备，只好拚命罢了。”捕人道：“我到为你生发一路在此，你若依我行去，只用一二句话，吃也有，银子也有。”冯铁头道：“好个慈悲的差公，咱在江湖上，人也杀过多少，何难没两句话，你请说来。”捕人便将扳害祝琪生做窝家的事，教他道：“官府如夹打你的时节，你便一口供出他来，你的衙门使费监中用度，都在我身上，一文也不要你费心。”冯铁头道：“多承盛情，敢不领

教。”

捕人见已应允，就往复君赞，道：“强盗已说妥了，须将百金方好了事，你若要处个仇情怨意，县里太爷也须用一主方能上下夹攻，不怕他不招认。”君赞道：“此番自然要处他一个死，断不可放虎归山。”一面拿出一百两与捕人看看，道：“占堂冯铁头果然招出琪生。琪生一到官，你便来取此银子罢。”一面收拾二十名长夫，须烦一最用事的书房钱有灵送与孙知县，要他不可因琪生是乡绅之子，又是秀才，轻轻发落，必须置之死地。

却好孙知县是有名的赃官，又贪又酷，百姓送他一个大号，叫孙剥皮。凡告状人寻着他，不但咬他一口，直到剥他的皮，方才住手。至于强盗所扳，极是须理的事，一招一夹，怕他不招。

自得了来头，遂立刻出签拿窝盗犯生祝琪生听审。差人忙到祝家门上问：“祝相公可在家么？”管门的道：“你是那里来的，要见相公做怎事？”差人便道：“我们是本县大爷差来的，不知何事请相公立刻过去一会。”祝公闻言，对儿子道：“来得诧异，我与县尊素不往来，又非秀考之期，名帖也不见一个，忽然来请，还须容个明白方行。”奈外边两个差人催得甚紧，琪生对父亲道：“谅无大事，待孩儿去走走就回。”随即出来，与二人同行。那差人也并不要祝家一盅茶吃。

看官，你道天下有这等不要钱的公差么？只因枣核钉已送过差人十两银子。说道：“不要得祝家分文，决要立时带他落地，不可被他知风脱逃的原故。”所以即刻骗到县中，恰好孙剥皮坐堂厅审，一面叫监里取出冯铁头来与琪生对

质，琪生初意走上堂来。正要与县尊行礼，及至跪将下去。差人忙跪禀犯生带到。

知县泰然不理，反将案桌一拍道：“好个诗礼之家，如此清平世界，何故窝藏大盗？”琪生闻言，犹如青天霹雳，不知此话从那里来的，道：“生员闭户读书，老父休养在家，平素不交面生可疑之人，老父母此言，必有差误。”道犹未了，只见牢中早带出冯铁头来，剥皮便道：“这不是你所窝的人，差与不差，你自问他。”琪生遂向冯铁头乱嚷道：“我从不曾与你识面，是那一年那一月窝你的，好没良心伤天理，必是名姓相同，扳差是实。”冯铁头道：“一些不差，你假不认得咱，咱却真认得你。满县多少人家，咱何不扳别人，独来扳你，你自去想一想，必有缘故，请招了罢！”剥皮见琪生不招，便道：“不动刑是决不招的，且带起收监，待我申过学院，革退衣巾，再审。”立时申文，革去秀才，重提细审。此番竟不问虚实，先打了三十大板，然后道：“你招也不招？”琪生打得死而复生，哭诉道：“毫无踪影之事，如何招得？”剥皮又不许他再开口，便叫夹起来，立时双夹棍一百敲，已是昏绝在地下了。

看官，你道一个幼弱书生，如何当得如此极刑，自然招了。剥皮便叫立刻画招，同冯铁头一齐监候不题。

且说祝公见儿子屈打成招，正在愤急之际，适值郑飞英来望。说及此事，大为不平，道：“太平之世，岂为盗贼横扳，吾辈受屈之理，明日待小侄约些学中朋友吵到县中去，问那孙剥皮如何昏聩至此，我辈可以鱼肉，小民一发该死了。老伯不必忧虑。”一径别了祝公。

先去见平君赞，说及琪生被盗扳之事，道：“吾兄可闻

得么？”君赞道：“怎不知道，但别的讼事可为祝兄出力，若说到强盗二字，当今极重的盗案，断管不得的。那问官倘若说道你来讲情，分明是一伙的，如何是好？”飞英道：“祝兄是被盗所扳，又非谋财害命，真正强盗保举何害。”君赞道：“窝家更不可保，倘若强盗见我们出头强保，他怀恨在心，不叫同伙的来打劫我们，便再来扳起我来，不是当耍的。只可送些酒食进监里去问候他，便是我辈相与之情了。兄请细思之”。郑飞英见他言语甚淡，便立起身道：“小弟一时不平，且为吾辈面上，不可坏了体统，已约了能学朋友，动一公举呈子，吾兄不来，恐为众友所笑。”君赞道：“小的来是决来的，但不可把贱名假呈头，近日功令最恼的是公呈头儿，况且祝兄已自认了，公呈恐未必济事。”飞英道：“呈头自然是我，岂有用兄之理，只求兄明日早些带了公服在县门首会。”一拱而别，飞英再往各朋友处一劝。

翌日先在县门外候齐了，众友待孙剥皮升堂，众友一拥而进。那飞英拿着呈子跪禀道：“生员们是动公案的。”剥皮接上呈子一看，是诬告坑儒，道：“学不平事。”便道：“诸生太多事了，岂不闻圣谕：凡有不平之事，许诸人不许生员出位言事。况且强盗重情，更不宜管。祝琪生窝盗，诸生自然不得而知，本县亦不敢造次成招，已曾申请过学道，革去衣巾方才审定，与从生员何干？”郑飞英道：“祝琪生朝夕与生员辈会文讲学，如何有窝盗之事，还求老父母细察开释，不可听强盗一面之词，至屈善良。”剥皮怒道：“据你所言，强盗竟不该有窝家的了，律上不该载有窝家的罪款的了。本该将公呈上名姓申送学道，念你等为友情面上相

邀，得他一个感激，便来胡闹，姑不深究，请自便罢。”众人知不济事，皆往外走。郑飞英还立着道：“天理人心如何去得？”那孙剥皮道：“众生员俱退避。独你哓哓不已，想是窝盗你也知情了罢。”飞英见他一片歪话，只得恨恨而出。

独有平君赞乐杀，一路自忖道：“真正钱可通神，若不是这二十名长夫在腰里，那能够如此出力。琪生此番定中我计了。”到家忽想起邹小姐来，如何生个法儿，骗得他到手，方遂吾之愿。适值王婆婆走到，说起小姐要讨一个丫鬟，到有个与绛玉姐一样的在此，只是身价要与绛玉一样，不知相公可要么？”君赞道：“相貌果像得绛玉，他的身价尚在，就与他罢了。但不知是那一家使女？”王婆婆道：“说也可怜，就是邹泽清老爷家的，他因遭了人命官司，对头狠得紧，把家私用尽，到底不能出监，小姐无计可施，只得两个丫头，且卖一个为衙门使用。”君赞闻言，满心欢喜道：“妙极！巧极！邹小姐机缘恰在这个所在了。”遂与妹子说道：“我原许你讨个使女，今日王妈妈来说，有一个与绛玉一般的，即将卖绛玉那原银与你讨来，你意下若何？”那婉如含笑道：“人是要的，悉凭哥哥主张便了。”王婆婆遂同了平管家到邹小姐处交足银子，就要领素梅上桥。

虽知轻烟、素梅俱是小姐朝夕不离，心上最钟爱的，何独把素梅求卖。因轻烟一来，他母舅吴宗衙门情熟，邹公上下使用，全恃着他；二来有他母舅在彼，监中出入便利；三来留他做伴，小姐庶不寂寞。千思万算，只得将素梅卖些银子救父亲之命，三人久已商量定的。但今立刻起见，自难割舍，三人哭做一团，自午至酉，只是不住。连做媒的也伤心

起来，不胜凄怆。到是素梅抹了眼泪，朝小姐拜别道：“小姐不必悲伤了，我与小姐不过为老爷起身，况又不到远处去，日后还有相见之时，也不可料得，我去罢！”又与轻烟作别道：“我去之后，小姐房内无人，全赖姐姐服事，我身虽去，心是不去的。定有重逢之日，且自宽怀。”竟上了轿，到得平家。

一进门来，见了平君赞，便知不好了。心中刀刺一般，自忖此人是我与轻烟姐的对头，怎我偏落在他手里，当日那样凌辱他过的，今在他门下，自然要还报了。但我辱他不过一时，他要辱我何日得完。又转一念想道：“我原以身许祝郎的，祝郎已不知下落，总以一死完我之愿便了，怕不得这许多。”遂大着胆，竟上前去见礼。

里边听得买的人到了，婉如与陈氏都走出来见礼，素梅逐位叩头完了，陈氏一见素梅姿容体态，醋瓶又要发作了，便开口吩咐道：“你是姑娘讨来做伴的，以后只在姑娘房里，无事不必到我房里来，不可与我相公讲话，他是没正经的人，恐有不端之事，我是不容情的。你初来不晓得我家法度，故先与你说声，你随了小姐进来罢。”此时君赞听了妻子一片吃醋的话，本心要与素梅为难，俾得出口当日尝粪剪发的臭气，都不敢发泄出来了。素梅闻陈氏的吩咐，他到姑娘房里去，竟像天上降下一道赦书来，不胜欢喜。立刻即随了婉如到卧房里去，烹茶送水，叠被铺床，还比绛玉更加体贴殷勤，弄得个婉如非常之喜，顷刻不离。

因问素梅道：“你可识字么？”素梅道：“笔墨之事，自幼陪伴小姐读书，也曾习学过，但是不精。”婉如道：“既是习过的，在我身边再习些，自然好了。”素梅道：“若得

小姐抬举教诲，感恩不浅。”自此两人十分相得，竟无主婢体统，但是刺核钉臭气未出。后来不知肯独放素梅否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

逢义盗劫掠酬恩

词曰：

父命事关天，掬愁泣杜鹃，一朝恋煞又牵缠，瞧看主将，教诲恁豪归。

盗劫宜纯悖，好往复要钱，就中难得心回转，恰遇知恩，义侠浦珠还。

《右调 南村子》

再说枣核钉，自那日讨了素梅回来，便有得陇望蜀之意，自忖道：“论起前情来，我该奈何素梅一个死，方出得我的臭气。”又想道：“邹小姐身上，他绝无一些不好的，我或者借这个恶丫头，做个蜂媒蝶使，机缘或在他身上，亦未可知。权且不念旧恶，反以情义结之，使他替我传消息，有何不妙。但说到情义二字，必须弄这丫头到手，一来且出我的火，二来使他倾心于我，自然与我干事了。”算计已定，每日在妹子房门外张头望脑，寻个风流机会。

这日合当有事，婉如偶然走到嫂子房里去。适值陈氏独自在那里铺牌，见了姑娘，便道：“来得好，我只晓得铺牌，不晓得打牌，你可教我一教。”两人便坐落了，打起牌

来，天九九、地八八、人七七、和五五，且是打得高兴，竟忘记素梅独自在房里了。恰好枣核钉从外边来，往妹子房门内一观，不见妹子，只见素梅，便钻将进去。叫一声：“我的亲姐姐，几被你想杀我也。”忙把手搂定素梅颈子，要去亲嘴，急得个素梅魂不附体，回转头来，将他臂膊着实一口，咬得鲜血淋漓，还不肯放，枣核钉此时恐怕妻子知觉，不是小可，只求不要声张，放他出去罢。素梅道：“我一到你家，原是羊落虎口，知是必死的了。但因姑娘待我甚厚，苟延在此，你若再来时，我唯有一死，以完我的节操。”枣核钉此时亦无可奈何他，但口内喃喃的道：“节操节操，少不得落我的圈套。”只得又像养头发一样，推病在书房里，静养数日，养好咬伤之处，以免妻子打骂，按下不题。

且说邹小姐自那日卖了素梅之后，一面付这银子与轻烟，叫他到伊母舅吴宗家里去，烦他衙门监中使用，只要老爷不受艰苦，就多费些也罢。一面叫父亲写了一封辩冤书子，遣一个当家人，再往京去求戴侍郎宽释。家人兼程到京，投了书，戴侍郎接来一看，大怒道：“好胡说！叫他家奴才来见我。”一见来使，便连声骂道：“你家老畜生还有甚亲情写书来与我，若是晓得亲情，不该杀内侄子。若说不是你杀的，你该还出凶身来了，我家公子现杀在你家，你主人又寻不出杀人的贼，还赖到那里去。若要求活，只好再抱个胞胎罢！”邹家人跪求道：“家主又非挑脚牧羊之辈，也知王法的。焉有大相公数千里而来探亲，从来又无口角，一到即杀之理，求老爷详察，必竟另相个杀人的在那里。只求老爷姑念亲情，略宽一线，待家主慢慢去缉访出人來，就是老爷万代恩德了。”戴侍郎道：“有事在官，我这里也不便

回书，也不能宽释，你去对那没良心的主人说，有何法拿得凶人着，有司自然宽释。你主人若拿不着，决要借重抵命的了。不必在此胡缠。”

家人回来，对小姐说完，即往监中一五一十说与邹公知道。邹公也默默无言，叹口气道：“我今生又不曾枉害一人，如何有此恶报，除非是前世冤业了。在戴家也说得是，既不是我杀的，也该还他一个凶身抵命。我想凶身岂得没有，但我决还不出。如何是好？”一面且用些银子求知县孙剥皮缉获杀人贼，一面打发管家，各处察访致死根由，不题。

再表红须自那日祝琪生送他银子救了睹灾之厄，便往北京来寻个头脑，要在兵部效劳。奈严嵩当权，朝政日坏，非钱不行，不能展他的技勇，便回身仍往南来，遇着一班昔年结义的好汉。复邀他落草，劝他还做些没本钱的生意罢。红须道：“将来是个死局，我辈循规蹈矩，原没用处，我今随便随你们去，须得要听我调度。”众人道：“兄是智勇双全的，自然调度不差，我辈焉有不奉命之理。且请到寨中去领教便了。”红须遂随众上山歇了一晚。

次日见寨中不成个体统，因道：“咱今来此，必须帮你们兴旺起来，另有一番作为，不可贼头贼脑，以见我等皆仁义之师。一不许逞凶杀人，二不许淫人妻女，三不许擅劫库藏，四不许打抢客商。”众人皆笑起来，道：“这不许，那不许，若依兄所言，是佛祖临凡，不是罗刹出世了。叫俺弟们去寻那一个家的钱，除非敲梆募化度日了。”红须道：“有、有、有！第一可取的，是贪官污吏的钱，他是枉法来的，取之不为贪。第二可取的，是为富不仁的钱，那是盘算

来的，分些不为过。列位依咱行去，又无罪过，尽够受用。”众人道：“遵命便了。”

遂过了数日，众人思量出门走走，若要依计而行，除非贪官，且寻个世宦人家显显利市。照大哥所言，枉法的有银钱，是大家用得，内中一人道：“闻得邹乡宦家里，为了人命重情，本主现拘禁在狱，家中六神无主，尽可行事。”一齐皆说有理。是夜便明火执杖，打将进去，各处一搜，并无财宝，径打到内室里，只见一标致女子在床后躲着，便问他道：“你家做官的财宝在那里？快快说出来，免你的死。”便把刀在邹小姐的颈子边一吓，惊得邹小姐魂不附体，哭诉道：“我家父亲是做清官的，那得有钱？况且目下又遭无头人命，衙门使费，尚然不敷，连些衣服首饰，也皆当尽，实是没有。”众人见他如此苦告，难道空手回去不成，奸淫一事，又是大哥所戒，不若将此女带回本寨，送与大哥做个夫人，也不枉走这一遭。遂将邹小姐一挟，带回寨来。

红须见了个女子，便不悦起来道：“我叫你们不要奸淫妻女，你们反掳掠回来，是何主意？”众人齐道：“奸淫是遵谕不曾奸淫一个，因大哥寂寞，暂领这一个回来与大哥受用受用。”红须便问那女子道：“众人可罗唵你么？你是谁家宅眷，可有丈夫的么？”此时邹小姐已惊得半死，那里说得出一句，停了一会，方才说道：“我是邹泽清之女，已许祝琪生为室的了。”红须听得祝琪生三字，便立起身来，吃惊问道：“你既是祝恩人之妻，便是咱恩嫂子，请起坐下，慢慢细讲。”邹小姐听得叫琪生是恩人，便知有十分命了。红须又道：“果是祝恩人之配，我便立时送你到祝家去。”邹小姐又哭个不止道：“蒙君大德，感激深恩，但祝郎近日

遭大盗冯铁头所扳，已在狱多时了。”红须大喊道：“岂有恩人受无妄之灾，咱不往救之理，如此说来，恩嫂且权住在咱寨中，此地自有女伴相陪，断不致污恩嫂。”邹小姐又泣拜道：“祝郎有难，义士可以脱得，不知我父亲之冤，亦能脱得否？”红须道：“令尊今与祝恩人可同在一处么？”邹小姐道：“同在一监的。”红须道：“这就不难了，恩嫂且自宽心，待咱明日亲领众弟兄去都取了来就是。”邹小姐此时见红须有些侠气，也不疑虑，随他往下便了。但此去，正是：

青龙与白马并行，吉凶事全然未保。

却说轻烟因那日到母舅吴家歇宿，不曾被掳，次早回来，见家中如此光景，小姐又被抢去，举目无亲，不觉泪如雨下，大哭一场。死而复生。便对管门的老仓头道：“你且关好门，管着家中，不可放人进来，待我去报知老爷，或递失单，或告缉捕，与老爷商量速差人去查访我小姐下落要紧。”即时走到监口，叫禁子开门。

到邹公面前，放声大哭，道：“老爷不好了！惊得个邹公魂飞魄散，只道上司文详发下来，想是要斩的了，急急问道：“是何原故？”轻烟便将家中被盗，小姐抢去的事，细说一番，又哭起来，道：“老爷呀！这事怎处？”邹公听他说到小姐抢去，不觉也哭起来道：“清平世界，岂有强盗如此横行的理，前番暗来杀我内侄，今又明来抢我女儿，我之清贫，人岂不知？这强盗不是劫财，分明是要我断根绝命了。杀人抢掳，看来总是这起人，岂可不严追速告，但恨我拘系于此，不能往上司呈告，你可与我烦舅子到捕厅衙门先递一张失单，出一广捕牌，便可四路差人缉访，此盗啸聚何所，自然小姐消息有了。”

轻烟忙来见舅子，说了这番异事，要他代告之情，吴宗叹口气道：“真所谓福无双至，福不单行。你老爷实是晦气，偏在这两日又要起解了，如之奈何？”又想一想道：“若要总捕厅去出广捕牌，到也是便路，但你是一幼年女子，此番不能随老爷去了。家中小姐又不见了，如何是好？”轻烟听得老爷起解的信，不觉泪如雨下，哭个不休。吴宗道：“事已如此，不必悲伤。你且在我家里暂住几时，看老爷小姐两下消息，再作理会罢了。”轻烟从此就住在吴宗家里，不知后会何如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

致我死反因不死

词曰：

最险人藏暗里枪，桩桩俱是雪加霜；凄凉难忍伤心泪，那见豪雄铁石肠。

满怀热血眼横张，霎时提挈出忠良；谁言巧语皆能就，始信奸媒枉自忙。

《右调 鹧鸪和》

话分两头，再将琪生事从前叙起。琪生自那日屈打成招下狱，棒疮疼痛，骨瘦如柴，求生不得，要死不能。一日父亲进来看他，抱头痛哭，伤心切骨，祝公跪着强盗冯铁头，哀告道：“我父子与你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何为扳害到这个田地，绝我宗嗣，就是我儿身死，也替不得你的事。你也

是个豪杰，怎要陷于人，害我全家。豪杰之气安在？我儿若有甚么得罪所在，不妨明正其罪，我父子死而无怨。”琪生不忍父亲苦恼，也跪在傍向祝公哭道：“豪杰料难饶我，也是孩儿命数当厄，爹爹你回去罢！母亲在家，不知苦得怎样，爹娘年已高大，不要悲伤坏了身子，不肖孩儿，再不能来报养育之恩，爹爹母亲譬如没生孩儿，割断爱肠罢。这所在不是爹爹来走的，徒自伤心无益，孩儿自此别却爹娘，再无一来人体帖你心，爹爹与母亲自家保重，千万要紧，得替孩儿多多拜上母亲，说孩儿不能当面拜别。”言罢，眼中竟流出血来，搂着祝公，大叫一声：“爹爹、母亲，孩儿心疼死也！”就哭绝于地。祝公搂抱哭唤孩儿苏醒，未及两声，也昏沉哭倒，闷绝在琪生身上，还亏铁头叫唤半晌，二人方醒。

冯铁头见他父子伤心，惻然不忍，不知不觉也流下几点英雄泪来，叫道：“我杀人一世，也不曾心动，今见你父子如此悲戚，不觉感伤。是我害却好人也，然与我无干，俱是平君赞害你，是他教我扳扯的，你如今出去叫屈，若审时，我自出脱你儿子。”祝公父子听了喜极，磕他头道：“若是义士果肯怜悯，就是我们重生父母，祝门祖宗之幸。”铁头止住道：“不要拜、不要拜，我决不改口，去去去。”

三人正在说话，恰好轻烟来看老爷，听见隔壁房中哭得悲切，转过来一张，却认得是琪生，惊得两步做一步，跌进房来，问道：“你是祝郎么？”琪生抬头见是轻烟，也惊道：“你怎得进来看我？”两个又是一场大哭，祝公问道：“这是何人？”琪生道：“话长慢慢告禀。”因私向轻烟道：“小姐、素梅姐好么？”轻烟泣诉：“家中多事，我来服侍老爷，小

姐在家被盗掠去。”琪生大叫一声，登时昏倒，众人慌忙救醒。琪生哭得落花流水，楚国猿啼，对轻烟道：“我只道你们安居在家，谁想也弄得颠沛人亡，我命好苦。”又道：“伤心哉！小姐！痛心哉！小姐！”哀声令人酸鼻，轻烟劝道：“君当保重，不宜过悲，但不知君何以亦遭此厄。”琪生恨道：“我不知何事恼了平家枣核钉恶贼。”就指着冯铁头道：“却买这位义士扳我做窝家，备尽苦楚，今日亏这义士怜我，方才说出，又教我补状出脱我，甚是难得。”轻烟道：“若说这平贼欺心，一言难尽，想必就是为此，待你出来慢慢告诉。”大家说了一会，各人散去。

祝公即刻到县前叫冤，孙剥皮不得已，又拘来一审，铁头将枣核钉买嘱之情，真言告上，自己宁甘伏罪。孙剥皮明知此情，只因受了枣核钉若干财物，怎肯翻招，拍案大怒道：“必竟是受祝家买嘱。”反将铁头打了三十板，又将琪生也责三十板，说他买嘱强盗，希图漏网，依旧收监。祝公号痛归家，思欲到上司去告，因没盘费，只得在家设处。谁知到第二日，孙剥皮又受了枣核钉大惠，就着落禁子，在即晚要讨病状。正是：

前生作下令生受，不是冤家不聚头。

再说轻烟次日将晚，又要去看邹公与琪生，母舅吴宗吃得烂醉从外进来道：“你今日不要去罢，今晚狱中有人讨病状，恐你害怕。”轻烟道：“怎么叫做讨病状。”吴宗笑道：“这是衙门暗号，若犯人不该死罪，要暗暗绝他性命，第二日递一个病死的呈子，掩人耳目。故此叫做讨病状。”轻烟又问道：“如今讨病状的是甚么犯人？”吴宗道：“是强盗窝家。”轻烟吃一吓，留心问道：“他是那里人？姓甚么？难

道没有个亲人在此，怎么就敢下手？”吴宗呵呵笑道：“傻孩子，这事你娘舅也不知做过多少，怕他甚么亲人。他就是本地人，姓祝，你父亲也是个败运乡亲，你看我可怕他一些。”吴宗乘着酒兴，放肆直谈，不怕把个轻烟吓死。轻烟心里惊得发战，眼泪就直滚出来。吴宗两手摩腹，又呵呵的笑道：“他又不是你亲人，为何就哭起来。”轻烟忙说道：“他与我何干，却去哭他，只是为我老爷明日起解到府中去，愁他那裏没人照管，我又不能随去，故此苦楚。”吴宗把头点了两点，还要开口，说些什么，连打两个恶心，就闭住了嘴。强忍一会，又是一个恶心上来，忍不住就直吐呕起来。呕完，遂翻身倒在床上，轻烟又对他道：“趁如今不曾动手时，待我去看看老爷来，可怜他明日一去，我就不能服侍他也。”说罢，又哭，吴宗又点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就来，切不可走漏一点风声，不是当耍。我醉了，晚间还要用力，让我且睡睡着，叫小牢子同你去罢！”口才住声已鼾睡熟。

小牢子拿着锁匙，同轻烟来，轻烟三脚两步，急奔进去，对琪生哭道：“天大祸事到了，今夜我母舅来讨你病状，快作速计较。”琪生惊得魂飞天外，泪如雨下，扯着轻烟道：“你看我如此手扭脚镣，有甚法使？你替我快设法，怎么救我才好？”轻烟心慌意乱，一时也无计可施，两下只是痛哭。

冯铁头在旁问道：“你二人为甚只管啼哭？”二人告诉其故，铁头不平起来，向轻烟道：“我倒有一件，可以救得他，只恨没有这几件物事。”轻烟道：“要甚物件？待我取来。”铁头道：“你去寻一把斧头，一条粗壮长绳，大约要

四五丈长，短就两条接一条也罢，再寻两个长大铁钉进来，与我有用处。”轻烟连忙去寻取将来，铁头道：“既有此物，就不妨了，你放心去罢，”轻烟道：“这几样东西，怎么就救得他？”铁头道：“不要你管，包你救得此人就是。”轻烟就倒身拜他几拜。再三嘱咐道：“祝相公性命全在义士，幸勿有误。”转身又向琪生道：“相公出去安身之后，可速设法，早来带我，妾以死守待君，幸勿负心。”遂哭别而回。

渐渐天晚，时乃十二月中旬，月色已高，铁头道：“此时不动手，更待何时？”他膂力甚大，将手尽力只一迸，手扭早已脱下，取斧将脚镣铁索砍断，连忙去将琪生手扭一摔，登时粉碎，将他脚镣也砍断，二人撬开门，悄悄走到后墙，琪生抬头一看，连声叫苦道：“这般插天也似的高墙，怎能过去？”铁头道：“不要慌。”将斧插在腰间，取出绳子，把一头系束住琪生两肋，将那一头系在自己腰上，收拾停当，却取出两个铁钉一边一个，捏在两只手中，爬墙而上。顷刻站于墙顶，解下腰间绳头握在手内，对琪生道：“你两手扯住绳子，不要放松。”说完，遂双手将绳盘扯，霎时把琪生吊将上来，也立于墙头，略松一口气，转身向着墙外。又拿着绳子，将琪生轻轻坠下站于地上，铁头教琪生站开，飞身往下一跳，两个解下绳子要走，琪生道：“且住！待我悄悄通个信与父母知道。”铁头道：“不可，迟则监中报官，闭城一搜，岂不你我俱休，不若逃脱，且寻个藏身去处，再商量通知不迟。”二人就忙忙赶到城边，幸喜城门未关，二人出城，也顾不得棒疮腿疼，大开脚步如飞逃难去了。正是：

鳌鱼脱却金钩钩，摆尾摇头再不来。

且说那吴宗，吃得烂醉，一觉直睡到四更天气，醒来揉一揉眼，见月色如银，不知是什么时候，慌张道：“怎的只管贪睡，几乎误却大事。”起来就去拿绳子要走，那里有半寸，连两个大钉也不在，谁知俱是轻烟拿去。吴宗道：“却也作怪，明明是我放在这里，难道我竟醉昏了。”四下找寻没有，只得另拿一付家伙忙到牢中，只见铁索丢在一边，手扭纷纷碎裂在地，没有半个人影，吓得屁滚尿流，跌脚叫苦道：“我是死也！”跑去看看门户依然，各房犯人俱在，在看后墙又高，摇头道：“竟飞去不成？如今怎么去回官府？不觉大哭，去查问小牢子与轻烟，俱说锁得好好的出来，吴宗垂头落颈，眼泪鼻涕，走来走去，没法处置。

一会天明，已有人来带邹公，吴宗只得去报本官。孙剥皮正打发完解差，解邹泽清到府去，又将邹公当堂交付毕，见他报了此信，怒得将案桌一拍，连签筒掳下来，拖下打到五十，叫放起时，已直捱捱的赖在地上，动也不动。你道此老为何这样不经打，只因吴宗年纪已老，愁烦了半夜，又是空心饿肚，行刑的见官府发怒，不敢用情，所以五十就送上西天。

孙剥皮见吴宗打死，叫抬出去，另拨一人当牢，一面差捕役缉拿逃犯，一面出签去拿祝公夫妇，兼搜琪生，登时将祝公与夫人拿至。孙剥皮将案桌连拍几下道：“你儿子哪里去了？”祝公方知儿子脱逃，心中暗喜答道：“是老夫人监禁，怎么倒问罪生？”孙剥皮冷笑道：“你将儿子劫将出来，难道藏过就罢了不成？你道你是乡绅，没法处治你么？且请你监中坐坐，待我请旨发落。”遂吩咐将祝公送监，夫人和氏讨保。

夫人一路哭哭啼啼回来，恰好轻烟送邹公起解回来，半路撞见，闻人说是祝家夫人，见儿子越狱拿他到官放回的，轻烟遂跟夫人到家，待进了门，上前叫道：“奶奶，婢子见礼。”夫人泪眼一瞧，却不认得，问道：“你是那里来的？”轻烟请摒去旁人，方细细告诉始末缘由，以至放琪生之事。夫人又喜又悲，致谢不尽。重谢与他见礼，就留他过宿。正是：

未得见亲子，先见子亲人。

却说祝公坐在监中悲戚，又不知儿子怎么得出去？又欢喜快活道：“且喜孩儿逃走，已有性命，我年已望六，死不为天，将这老性命替他，也强如绝我祝门后代。只是托赖皇天保佑，叫我孩儿逃得脱性命，就是万幸。”

一日左思右想，好生愁闷，坐至半夜，忽闻一片声打将进来，几乎把这老头子吓死，你道是谁？却是红须领着百余喽罗进来劫狱救琪生，顺便又要救邹公，那知二人一个在昨晚出来，一个在今早动身，那红须手执短刀，当先进门，劈头就拿住祝公问道：“你可晓得祝琪生在那间房里？”祝公道：“琪生就是我儿子，昨晚不知逃往那里去了？累我在此受苦。”红须道：“早来一日，岂不与恩人相会。”因对祝公道：“咱单来救你令郎的，你快随咱出来。”就吩咐两个手下，带他先出牢门等候，却自去寻邹公。并不知影响，临出门又大叫道：“你们各犯人，有愿随咱去的快来。”遂忙出门外领着兵卒，竟奔入县堂打开私衙，捉住孙剥皮，剥做几块，将他合家三十余口杀尽，家财尽数掳掠，县中仓库，分毫不动，一拥出城。

才出得城门，后面已有几个怕前欲后的官兵，远远敲锣

打鼓，呐喊摇旗，恐吓而来。红须准备相杀，望着半日，也不见他上前，料道交战不成，遂领着众人，连日连夜赶至寨中。雪娥只道祝郎与父亲已至，忙迎出来，红须叹气道：“咱指望救咱恩人，与恩嫂父亲，不想恩人于前晚逃出，你父亲又解上府去，只救得你公公出来，恩嫂过来想见。”雪娥见两人俱无着落，扑簌簌掉下泪来，忍着苦楚，过来拜见祝公。

祝公不知其故，不肯受礼，雪娥备细禀上，祝公惊愕，方才受他两拜，反哭道：“媳妇生受你也，只是我儿不知去向，岂不误你青春，你婆婆一人在家，不知怎样光景？”红须闻知，懊悔道：“咱不知还有老夫人，一时慌促，没有检点，怎么处？也罢，明日多着几个孩儿们一路去探访恩人下落，一路去悄悄将老夫人接来。”雪娥也叮嘱访父亲。又道：“素梅虽已离家，轻烟尚在他母舅家中，可与我连二人一同带来。”红须就吩咐那接老夫人的小卒，紧记在心。

却二十余天，两路人俱同说祝相公并无信息，老夫人也寻不着，家中房产变成白地，邹老爷已解往别处，素梅、轻烟俱无踪影。大家好生着急，自不必说。自此雪娥尽媳妇之礼孝顺祝公，一同住在红须寨中，不在话下。

单表那定海城中，当夜劫狱之时，众犯人抢掳，不消说得。还有那一班无赖之徒，乘风打劫，不论城里城外，逢着人家就去抢掠，杀人放火，惨不可言。和氏老夫人与轻烟还在那里欢喜，忽听得喊杀连天，隔壁人家火起，顷刻烧到自己房子上来，二人连忙抢了些细软东西，跑出大门。不上两个时辰，已将一座房了，烧得精光。二人只是叫苦。次日进城打听，祝公又无踪迹，轻烟又闻得母舅已死，家中也被人

烧，众人不知去向。二人正是屋漏遭雨，雪上加霜。祝家这些家人，见主人如此光景，俱去得尽绝，书童数月前又死，单单止存得夫人与轻烟一双没去处，又没一个亲戚投奔。夫人娘家又在绍兴府，父母已过，止有一个兄弟，素常原不相投，一向不通往来。而且路又远，丈夫族间，虽有几个房头，见这强盗事情，巴不得远离他，谁来招揽。

二人痛苦几至伤生，夫人拭泪向轻烟道：“我们哭也没用，我有一句话对你说，你若有个安身，你自去干你的事罢，我如今就一路讨饶，也去寻找孩儿与老爷。”轻烟道：“夫人说那里话，我与祝郎虽非正配，也有数夕之恩，既已身许，岂以患难易心。夫人去得，我亦去得，虽天涯海角，我愿同去。又好服事夫人，又好打听小姐下落。”夫人踌躇不决，又道：“我年近六十岁的人，就死何妨，你是少年女子，又有容貌，而且尚未嫁人，难道怕没处安身，况你身子柔弱，怎么吃得外边风霜之苦？不要管我，你老实自寻生路罢！”轻烟哭道：“生则同生，死则同死。夫人若弃贱妾，宁可先死于夫人前。”夫人见他真切，也哭道：“难为你这点真心，我死不忘你？我怎忍得累你跋涉，以后不要叫我夫人，只以婆媳相唤，我才心安。”轻烟遂背着包裹，二人互相搀扶而行。拦过二边。

再说琪生与铁头逃走何路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

该他钱倒引得钱

诗曰：

床头金尽誉难堪，不受人欺不漏光；从此遇钱早污入，莫图廉节受人惭。

再说琪生与铁头自越狱而出，一路趲行，二人相得甚欢，琪生与铁头商议道：“出便出来，却到何处去安身？”铁头道：“不妨，我有一班兄弟在苏州洞连山做生意，与你到那里尽可安身。”二人连夜趲至洞连。

铁头到各处招集，顷刻聚集二百余人。原来俱是响马强盗，起初原是一个马夜叉为首，一伙有千人，若访着一个兴头的人家，就不论别府外省，定要去劫取来。后来马夜叉身死，人心不齐，就各自为伍乱去行事，去的去，犯的犯，渐渐解散。今日铁头回来，却又中兴。自己为首，招逆纳叛。一月之间，又聚有千人。就打县劫府，好生猖獗。官兵不敢正觑，骚扰得远近不得安宁。琪生屡屡劝道：“我们不过借此栖身避难，尤望天赦。若如此大弄，则罪在不赦，怎么望出头日子？”铁头恃着勇力，那肯回心。

过了数月，果然巡抚上本，朝廷差大将领兵前来征剿。琪生又劝他坚守营垒，不可出战，待他懈弛，一战可获全胜。他又不听，领着众人出战，官兵大败而走，琪生道：“目今虽胜，更要防他劫寨。”铁头骄兵，全不在意。至晚果被兵来劫寨，人人慌乱，个个逃生，只一阵杀得尸如山积，遍地西瓜，一千余人，存不得几十，铁头见势头不妙，独自一人逃往别处去了。琪生原料必至于此，见大势已去

也，急急逃走。却不敢回家，又没个主意，只是乱走。行上几天，来到常州，住在饭店。次日陡然大雨倾盆，不能起程，只得住下，好不心焦。正是：

元亮不逢谁是主，荒凉旅次泣西风。

再说和氏老夫人与轻烟二人无处栖身，凄凄惶惶出来寻访琪生与祝公踪迹，漫漫的不知打那里去寻起，只得听凭天命，遇路却行，遇船便搭，行了数月，方到得常州码头上，天色已晚，二人急切寻不出个宿头，又不好下饭店，见前面有座庙宇，二人疑是尼庵，要去借宿，及到庙前看时，门已闭上，只得就在门楼下蹲了一夜。

次早尚未动身，见庙门早已大开，夫人道：“媳妇，我想天下甚大，知我老爷与孩儿落在何处？你我只管这等行去，何时是个了期？身边盘缠又将尽，我与你不如进庙中口头诉神明，讨个荅儿，求他指点，若是到底不能相逢，我与你现甚么世，同去寻条死路，也还干净。”轻烟道：“婆婆说得有理。”二人遂进来一看，庙宇甚大，却是一个关帝庙，二人倒身下拜，哭诉前情，见有签筒，在上就求了一签，是第十三签，去看签诗道：

彼来此去两相逢，咫尺风波泪满衣；

休道无缘乡梦永，心苗只待锦衣归。

二人详了半日，俱不能解。轻烟道：“休道无缘乡梦永，这两句想还有团圆之日，我与婆婆还是向前去的好。”夫人点首，轻烟一团苦境无结，正没处发泄，遇见有笔砚在神柜上，就取起向墙上题诗一首，道：

觅尽天涯何处着，茕茕姑媳向谁啼？

若还欲问题诗女，便是当时花底迷。

定海邹氏妾轻烟

题完回身送笔到柜上去，耳边忽闻鼾睡之声，轻烟低下头来，见一个人将衣蒙着脸儿，卧在神柜之下，遂慌忙扶着夫人出门，还未跨出山门，忽见两三个人进来，却是本地一个无赖公子，带着两个仆人，赶早来烧香求签。一进庙门，就撞见他婆媳二人。见轻烟模样标致，遂立住脚狠看。轻烟与夫人低头就走，他拦住门口不放出去。夫人只得向前道：“求官人略略方便，让我们出去。”那公子道：“你们女人家，清早到和尚家何事，了不得，了不得。”夫人道：“我们是远路来的，在此歇歇脚走。”公子见是外路来的，一发放胆，便道：“胡说！放屁！难道值是和尚家好歇脚。这女子莫非是你拐来的，待我认认看。”就跨向前去扯轻烟，轻烟连连退步时，被他扯住要看，轻烟怒嚷道：“清平世界，调戏良家女子，你这强贼，该问刚罪！”遂大叫地方救人，夫人也上前死扭做一团。

两下正在吵闹，只见神柜底下，钻出个人来道：“是何人在此无状？”轻烟一见，连道：“义士救我。”原来就是冯铁头，因在洞连战败，一路逃走至此。昨晚因走得困倦，就藏在神柜下睡觉。正睡在浓处，却被他们惊醒，出来见轻烟被一个人搂住，两太阳火星直爆，大发雷霆，走向前，将那公子只一掌，打得他眼中出火，四脚朝天。公子忍着疼，爬起来要走，又被一拳，打个狗吃屎，同来两个家人，齐来救主，竟不曾拢身，却被铁头飞起一脚，将一个踢出门外，那一个连道：“利害！”待要跑时，也被一脚踢倒，三人被打得昏头昏脑，爬起来没命的走。

轻烟连忙问道：“祝郎如今在那里？”铁头遂将前情告

知，又道：“我因兵败，各自逃生，不知他逃往何处？”二人大哭，铁头问轻烟，因何到此，这同来的是何人？轻烟就道其所以来的缘故。铁头闻是琪生母亲，慌忙施礼，夫人也问轻烟备细，方知孩儿是他救的，着实致谢。铁头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你们不消远去了，我有一熟人在吕城，正要去投奔他，你二人不若随我去住在那里，待我慢慢寻祝兄下落何如？”二人大喜，遂同铁头来到吕城。铁头访着熟人，借间房儿，将夫人与轻烟安顿住下。过了几日，铁头就别二人，去寻琪生不题。

单说琪生雨阻在常州饭店中，盘费又尽，日日坐在店房思量父母不知在家安否？又想轻烟放他之情，心内感激，又念婉如与绛玉近来不知怎生想望，又想到雪娥与素梅被盗劫去，永无见面之期，就放声大恸。正是：

三刻肠回九转，五更泪洒千条。

一日雨止，欲要动身，又没银子打发店主，欲要再住，一发担重，进退两难，无计可施，闷闷的到街上闲走，只见一簇人围在那里看甚榜文。琪生也挤进去看，却是两张告示，一张是奉旨拿定海县劫狱大盗的。一张是奉旨拿定海县越狱盗犯二名，各出同钱三千贯，只有这一张，画影图形后面填写姓名，第一名越狱大盗正犯冯铁头，第二名窝犯祝琮。仰名省实帖通衢。琪生不看则已，一看时，险些吓死。在众人堆中不得出来，慌忙转身就走，奔到店中，忙把房门关上，尚兀自心头乱撞道：“利害！利害！”

正在惊恐，忽门外有人叫道：“相公开门！”又把他一吓，开门看时，却是店主人来算饭钱，琪生不得已，实对他说道：“身边实是分文也没有，怎么取？”店主笑道：“相公

说笑话，我们生意人家，靠此营生，当得几个没有，快些算算。”琪生道：“实是没有，算也没用。”店主见说当真没有，就发急道：“呵哟哟！你身子住在房里，茶饭吃在肚里，我们一日烧汤煮水服事你，怎说个没钱的话？”琪生道：“委实盘费用尽，叫我也没奈何。”店主便着急道：“吃饭还钱，古之常理，你是个斯文人，我不好开口得罪，难道打个披子罢。”琪生见他渐渐不雅，只得说道：“若要我钱，除非割肉与你，今烦你外边寻件事来，与我做做，设法些银子还你。”店主见他说得苦恼，就不好发话，问道：“你会做甚么事？”琪生道：“我会做文章诗词及写法帖。”店主摇头道：“都是冷货，救不得急。”琪生道：“除此之外，就一件也不能了，却如何处置？”店主道：“我有事去，你再想想，还会做什么否？”店主遂匆匆出去。琪生思前想后，别没法子。

到次日，店主人进来道：“相公事倒寻着一件在此，你若肯去，丰衣足食，一年还有几两银子趁，又清闲自在，落得快活，你可去么？”琪生问是什么事，店主人道：“码头上有个关帝庙，少一个写疏头的庙祝，你若肯去，我去一说便妥。”琪生听是做庙祝，就不肯则声。店主人道：“这是极文雅之事，何必踌躇，你既没饭钱打发，又没得有盘缠出门，不如权且做做的好。”琪生叹口气道：“也罢！你去说说。”店主人就忙忙去说，少顷来回道：“事已妥当，我叫小二替你送行李去，饭钱我已算过，共该三钱四分银子，你只称三钱与小二带来，那四分银子就作我贺仪罢。”

琪生别却店主人，同小二到关帝庙来。他已改姓张名祝，小二领他见了当家和尚，议定银子，又称了饭钱打发小

二回去。琪生踱到殿上，忽见壁上诗句，大惊道：“他在定海县母舅家，怎的来此？却也奇怪。”再细玩诗中之意，恍然道：“哦！他说茕茕姑媳向谁啼，分明是嫁与人了。怎么又道茕茕向谁啼，终不然，他嫁不多时，就守寡不成？”遂叹息道：“咳！可惜这样好女子，却没有节操。”又气又苦恼，要责他负约，却没处寻他，心中感慨，就和诗二首于壁。自此只在庙中写疏头，做庙祝安身。不知后来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

害妹子权门遇嫂

词曰：

欲图献媚，那管气连枝，世人道我会逢迎，不过暂时帮衬。愚兄之意，如借你生情，若能得彼笑颜亲，就是拙荆不吝。

《右调 三挝鼓》

话分两头，再表平家枣核钉被素梅咬伤臂膊，在书房将息，忽闻祝琪生逃走，惊得汗流不止，到晚又听得劫狱，只是发战，上下牙齿相打个不住，及打听得贼已远去，方才上床少睡。才合着眼，只听得门外敲得乱响，只道不知何事发作，吓得从床上滚下来，连忙往床底下一钻，小厮去开看，觑见妹子领着丫头仆妇进来，枣核钉才敢爬出来，婉如哭道：“嫂嫂不知那里去了？”枣核钉惊慌忙入内来看，但见

满房箱笼，只只打开，床上被也不在，又见两个家人来报道：“莽儿也不知那里去了？房中铺盖全无，却有大娘一双旧鞋子在内。”枣核钉已知就里，不好说出，竟气得目瞪口呆。

原来陈氏工与莽儿弄得情厚，一向二人算计要走，因无空隙，不能脱身，今日趁着强盗劫狱打抢，众人俱出去打听消息，所以与陈氏将房中金银首饰，与丈夫细软席卷而去。

枣核钉次日着人缉探，又出招子赏银，只当放他娘屁，毫无下落，心中气苦。又为祝琪生未死，怀着鬼胎，连日肉跳心惊，坐卧不宁。想道：“我在家恐防有祸，而且脸上惶恐，不若将田产变卖银子，进京去住，明岁又逢大比之年，倘秋闱侥幸得意，有个前程，就可保得身家。”计算已定，就央人作保，将产业变个罄尽，忙忙的过了年到二月间，带着婉如妹子与素梅举家搬往北京，买房住下。倏忽将至场期，遂赶到本省入场。到八月十五日完却场事，文字得意，拿稳必中。到揭晓那日，去看榜时，颠倒看来定海却中四名，俱是熟识相知，郑飞英亦在其列。独是自己养高，决不肯中，名字像又换了，垂首丧气，心内不服，进去领出落卷来看，却又三篇皆密密圈点，止竖去一笔不上两个字，再看批语，上面写道：“铸局清新，抒情安雅，制艺之金科玉律也。当拟五名之内，惜乎落题三字，姑置孙山。”枣核钉看完，自恨自苦，号呼大哭。正是：

到手功名今又去，可知天理在人间。

遂依旧到北京家中，恼得门也不出。一日，有个相识在严世蕃门下，就托他脚力，用了许多银子，备上若干礼物，进去拜严世蕃为门生，恐门生还不大亲热，就拜他做干儿

子，一味撮臀捧屁，世蕃倒也欢喜他。有人问枣核钉道：“世蕃与兄年纪相等，兄怎就拜做儿子？”枣核钉道：“这是我讨他便宜，替我家父多添一妻。”那人笑道：“只是难为了令堂也。”枣核钉也不以为耻，反扬扬得意。

一日去见严世蕃，世蕃偶然谈及道：“我欲讨一妾，再没有中意的，你在外替我留心。”枣核钉心内暗想道：“我若再与他做一门亲岂不更好。”便应道：“孩儿有一胞妹，容貌也还看得，情愿献与爹爹做妾。”严世蕃听了，甚喜道：“足见我儿孝顺之心，明日我送聘金过去。”枣核钉连连打恭道：“一些不要爹爹费心，孩儿自备妆奁送上。”二人谈笑一会儿，枣核钉高兴回家打点，临期方对妹子说知，就将素梅做陪嫁。

婉如一闻此言，哭将发昏，忙将凤钗藏在帖身，对素梅泣道：“哥哥坏心，将我献与权门为妾，我到那看来唯有一死罢。”素梅哭道：“我将不负祝郎。料此门一人，必无好处。不若待小姐到他门口，妾自逃生回去，寻探祝郎与我家小姐下落。小姐须耐心相机而动，切不要短见。”二人正对面啼泣，只见枣核钉领着伴婆，生生将他擒抱上轿，恐有不测，就将伴婆同放轿中。枣核钉大摇大摆，自己送亲到门，交代而回。

严世蕃见婉如果然美貌异常，心下甚喜，亲自来搀扶。婉如把手一推，眼泪如雨。世蕃不敢近身，且教将新人扶进房去，婉如那里肯进去，跌脚撞头，凶险难当，伴婆也被他推得倒爬起，爬起跌倒，脸上又着了几个耳聒子，好不生疼，也不敢近他。严世蕃一时没法，忽见一个妇人从屏后笑将出来，严世蕃看见笑道：“姨娘来得正好，为我劝新人进

房。”那妇人笑嘻嘻的来笑婉如，婉如正要撞他，举眼一看，倒老大一吓，遂忍住啼哭，输心服意的随他进来。世蕃快活道：“好也！好也！”且先进了衙门回来享用。忽闻有一个陪嫁丫鬟不见，想必走失，世蕃不知也是个美物，只认定是平常侍婢，遂不在心上。吩咐着人去寻一寻，自己匆匆上轿而去。

看官，你道那妇人扯婉如的是甚么人？原来就是婉如嫂嫂陈氏，自那日同莽儿逃出，走到宛平县。莽儿有个兄弟，在宛平县放生寺做和尚，莽儿投奔他，就在寺傍赁间房儿住下，陈氏又与他兄弟勾搭上了，被莽儿撞见，两下大闹。哥哥说兄弟既做和尚，怎睡嫂嫂？兄弟说哥哥既做家人，怎拐主母？你一句、我一句，争斗起来，两个就打成一团，地方闻知，就去报官，宛平知县立刻差人拿到审出情由，将和尚重责四十大皂板，逐出还俗。将莽儿也打上二上整竹片，分开却是四十，定贼问罪，又要去责陈氏，定他大罪。忽觑见陈氏窈窕色美，暗动一念，遂嘱暂且寄监，明日发落。这知县却是严嵩门客，到晚私自将陈氏带进衙中，吩咐牢头，递了个假病状，竟将陈氏献与严嵩，严嵩爱他娇美俊俏，就收做第八房亚夫人。

近日明知丈夫在京，他也公然不惧，料道不能奈何于他，今日晓得丈夫送姑娘与严世蕃做妾，故此过来瞧瞧。那婉如一见嫂嫂，同进房中问道：“嫂嫂缘何却在这里？”陈氏假意伤悲道：“缘为恶奴串通强人，掳至此间，幸蒙这边老爷救活，收我做妾，其实可耻。”婉如心中有事，也不再问，哭对陈氏道：“嫂嫂既在这里，必须保全我才好。”陈氏劝道：“既来之，则安之，何必如此，终不然一世再不嫁

人的。”婉如泣道：“嫂嫂，我与你共处多年，怎尚不知我心，今日既不救我，我也只抛着一死而已。”遂泪流满面，陈氏原与婉如相好，便道：“这事叫我也难处，我又替不得你，我今日且在此与你做伴，看光景何如，只怕这事再不能免的。”

说言未了，严世蕃早已回家，就跌进房来去与婉如同坐。婉如连忙跳起身要走，被世蕃扯住道：“勿忙，是你自家人何必生羞？”婉如大怒，将世蕃脸上一把抓去，世蕃不曾防得，连将手格时，胳膊已抓成三条大血槽，疼不可忍。急得暴跳如雷，走去将婉如揪过来，拳打脚踢，甚是狼狈。陈氏横身在内，死命的劝，严世蕃方才放手出去。临出门又骂道：“不怕你这贱人不从。”婉如在地下乱滚，放声啼哭，陈氏那里劝得住。

到晚严世蕃又往人家赴席，陈氏陪着婉如在房，劝他吃晚饭，又不肯；劝他睡觉，又不从，急得陈氏也没法。看看半夜，众丫头们俱东倒西歪，和衣睡着。只有陈氏一人勉强掌持，伴着婉如，再停一会，耐不得辛苦，渐渐伸腰张口，困倦上来，左一撞，右一撞，怎奈这双癆眼，只是要阖下来。不上一刻，也呼呼的睡着在椅上。婉如见众人睡尽，想道：“此时不死，更待何时？”见房中人多，不便下手，遂拿条汗巾，悄悄出房。前走后闯，再没个下手处，见一路门竟大开，就信脚走出，谁知大门也开在那里，却是众家人去接世蕃开的，守门人又去洗澡，将门虚掩，被风吹开，婉如轻轻潜出门外，往前就走。

此是三月下旬，头上月色正明，婉如不管好歹，趁着月色，行有半更时候，却撞着一条长河，前边又见一簇人，灯

笼火把渐渐近来，他心中着慌，又无退步，遂猛身往河中一跳，那些来的人，齐声叫道：“有人投水也。”后边轿内人，就连声喊道：“快叫救起。”这些人七手八脚的，乱去捞救。那知婉如心慌力小，恰好跳在一块捶衣木上，搁住腰膀，不得下去，止跌得昏昏瘫在石上，被众人救起，却失去一只鞋子，与汗巾两件。众人见是一个绝色女子，忙拥至轿前，轿内的人反走出来步行，让轿子与婉如乘坐。一同到寓所盘问。

原来轿内不是别人，却是郑飞英，自从为救琪生与孙剥皮抗衡之后，日日怀念，却无力救他，遂俗进京投个相知，指望寻条门路救他。才过钱塘，就闻得本县劫狱，琪生已走，遂不进京，在杭州一个亲戚家处馆。旧年乡试进场，已中举人，今年进京会试，又中了进士，在京候选。今日在人家饮宴回来，恰好遇见婉如投水，连忙救回。

飞英即问婉如来历，婉如把哥哥害他之事直陈，郑飞英连道：“不该！不该！令兄主意，果然荒谬，但见小姐心中要许与那等人家里。”婉如哭道：“妾已许与本乡祝琪生了。”郑飞英失惊道：“既许祝琪生盟兄，怎又献入权门，做此丧心之事，一发不该。”婉如见他称盟兄，就知与祝琪生交往。先问了飞英姓名，然后竟将往事含羞直诉，以见誓不他适。飞英心甚不平道：“既是如此，盟嫂不必回去，在此与老母贱荆同居，待日后访得着盟兄，送去完聚。”婉如又问：“祝琪生可曾有功名否？如今可在家么？”飞英垂泪道：“原来明嫂还不晓得，因令兄买嘱强盗冯铁头扳琪生作窝家，监禁在狱。”及越狱逃走事情，细细对他说明。婉如听了，哭得死去还魂。郑飞英唤妻子领他进内，好生宽慰，

自此婉如遂拜郑太夫人为母，安心住下。不多几日，飞英就选了云南临安府推官，婉如随他家眷赴任不题。

说那严世蕃赴席回来，进房不见新人，大声叫唤，众人俱从梦中惊醒吓得痴呆，家中前后搜寻，并无人影。忙着家人四下追赶，吵闹了一夜，及次日忽见一个家人，拿着一只绣鞋，一条汗巾，水淋淋的进来禀道：“小的昨夜因寻新人，一路追赶，不见人迹，及至河边，偶见河中有此一物，不知可是新人的？”陈氏看道：“正是我姑娘之物。”不觉流起泪来，严世蕃心内亦苦，忙着人去河中捞尸，何曾捞着一根头发。合家苦楚。那枣核钉闻知此事，也大哭一场，追悔不及，不必多赘。再把素梅如何逃走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

想佳人当面失迎

诗曰：

晨风夕雨皆成泪，月幌花帘总是忧；

咫尺玉人不见面，从兹旧恨转新愁。

且说素梅送婉如小姐到严府门首，趁人忙乱之时，就往北一迳而走，也摸出城来。在路上自己想道：“我这等打扮，未免招人疑惑，恐惹杀身之祸。”忽想一会道：“我不免妆做男人，作些画儿沿路去卖，亦可免人疑惑，又可觅些盘缠，岂不两便。”幸喜身边带有银子，就往卖衣铺买几件男衣，又买一双鞋袜，一顶帽子，纸墨笔砚件件停当。走到

僻静处穿换，止有这双小脚，不能穿鞋袜。就取针线将鞋缝在袜上，一边多用裹脚衬紧，却将耳环除下，倒也打扮得老道，竟公然不惧地乘船只，绝无一人疑他。他的画又画得好，没一人不爱，拿出就卖完。每日风雨无阻，定卖去几幅，盘费尽有多余，还可蓄积，一路行将走来。

一日来到常州，下在饭店，见天还尚早，出去闲踱，行至码头上，走得劳倦，思量到那里去，歇歇脚再走，抬头见个关帝庙，还涉进去拜过关帝，就坐在门槛上歇脚，观看庙前景致。忽想见粉墙上两行字，就站起身去看，却是三首诗，第一首就是轻烟的，心内惊骇道：“他怎的到这所在来？”却又道：“茕茕姑媳向谁啼，这是何说？”再看到第二首诗，道：

不记当年月下事，缘何轻易向人啼；

若能萍蒂逢卿日，可许萧郎续旧迷。

第三首道：

孤身浪迹倍凄淇，恐滞萧墙不敢啼；

肠断断肠空有泪，教人终日被愁迷。

定海琪生和题

素梅看罢，不觉泪满衣襟，道：“原来祝郎也在这里，我好侥幸也。”急忙忙跑到后边去问那些长老道：“可有一位定海县祝相公在此么？”和尚们道：“我们这里没有甚么祝相公。”素梅又问道：“众师父从前可曾会见过么？”和尚笑道：“不曾会过，我们不知道。”素梅又道：“外面粉墙上现有他题的诗句，怎么就不曾会过？求师父们再想一想看。”众和尚正欲吃饭，见他只管问得琐碎，变色答道：“这还是旧年，不知是那里过路的人，偶在此间写的。我们

那里管他闲事，不晓得！不晓得！”素梅见说，带着满脸愁容出来，心里苦道：“原来还是旧年在此，想已回家。”却又走近墙边去看，自己取出笔来，在壁间也和一首。一人无卿，无奈见天色将晚，只得出门回店。次日绝早又起身上路。

你道琪生因何不见？只因琪生是个有名才子，凡写的疏头，词情两绝，字又佳，常州一城，闻他大名，凡做善事，没有张祝去写疏头，就做不成。故此不但和尚道士们，奉之如神，连合城人，无不敬重，俱不呼他名字，只称他老张。近日为天旱求雨，各处做法事打蘸，把个张祝头都忙破，东家扯，西家争，及完却这家回来。到半路上，又是那家扯去。这日又去写疏，直缠到乌暗才得回来。孰知事不凑巧，素梅前脚刚才出去，琪生后脚就跨进来，因身子劳倦，就上床安歇。次早起来，又要去写疏，正走到殿上，偶见神前一张疏纸，被风吹起，直飘至墙脚下，走近处要拾，抬头忽见粉墙上又添了几行字，上前看时，也是和他原韵一首。诗道：

迢迢长路弓鞋綻，妾为思君泪暗啼；
手抱丹青颜面改，前行又恐路途迷。

定海邹氏素梅和题

琪生看着异常惊喜，道：“他与小姐且齐被贼掳去，今日缘何来此？他二人俱还无恙，同在此间，谢天谢地。”想一会，又虑寻不着，遂跌脚哭道：“我那姐姐呀！你既来此，怎不等我一等，又不说明下落，却教我那里寻你！”里头这些和尚，听得哭声，忙跑出来，见是老张对着墙哭，问为何事？琪生道：“昨日有个女人来寻我，你们晓得他在那

里？”和尚道：“并不曾有甚女人来寻你，只有一个少年男子，来寻什么定海县祝相公？何常再有人家。”琪生闻是男子，心内孤疑不解，又问道：“那男子住在那里？”和尚道：“我们又不认得他，那个去问他住处？”琪生遂不则声，也不去拾疏纸。转身就往外飞跑。于至门外，复又转来，叮咛和尚道：“这人是我的亲，今后若来，可留住他等我，说我晓得那祝相公的信息，切不可又放他去，要紧勿误。”说罢，就如一阵风，急急奔出。

跑至街上，正遇着写疏的来接。琪生道：“我有天大的要紧事在身上，今日不得工夫，明日写罢。”那人道：“这怎迟得。”动手就扯琪生，琪生只是要走，被他缠住，发急大怒，乱嚷起来。那人见他认真发急，才放他去。整整一日，水也不曾有一点在肚里，满街满巷，俱已跑到，没头没绪，又没个姓名下落，那里去寻？直至日落才回。

一进庙门，气不过，捧起砚台笔墨尽力往地下掼，打得粉碎道：“只为你这笔砚，为了写什么疏头，误却我大事。好恨也！好苦也！”遂掩面顿脚，大呼大哭。这些和尚只认他惹了邪祟，得了疯病，俱替他担着一把干系。次日，祝琪生又出去乱跑乱寻，这城外船上也去问问，一连几天寻不着。自此也不替人写疏，只是恹恹郁闷，就恼成一病，睡在庙中，整整一年有余，病得七死八活，方才渐渐回好。

一日，又是八月天气，琪生新病初愈，要踱到殿上，亲近亲近旧日的诗句，只见先有一个人，在那里面墙而立，叹气连天，琪生怪异，指望待他回头问他，不想那人只管看着墙上，点头长叹，不一会又哭起来，琪生一发骇然，忍不住走上前去看。那人也回过头来，却是一个老者，再近前一

观，原来却是邹公。自解府之后，又提进京，坐在刑部牢中，因旧年大旱，朝廷减刑清狱，刑部官却是邹公同年，又因戴松势败身死，没有苦主，遂出脱他出来，却一路来寻女儿消息，偶过此间，进来求签，不想于此相会。

二人又悲又喜，邹公忙问道：“兄怎认得素梅，又在那里会见的？既知素梅消息，必知小女下落，还是怎样？”琪生道：“我亦不曾遇见。”邹公道：“现有壁上诗句，但说何妨？”琪生道：“虽睹其诗，实实不曾遇见其人。”邹公道：“那有不曾会过，就和这诗之理？”祝琪生道：“先前原是会过的，老先生若能恕罪，方敢直呈。”邹公发急道：“诗中之情，我已会意，何必只管俄延这半日。若是说明，就将素梅丫头奉送，也是情愿。”祝琪生料来少不得要晓得，遂将与小姐订盟之事，直言禀上。邹公听得与女儿有约，忽然变色。少顷又和颜道：“这是往事，可以不言，只说如今在那里，生死若何？”琪生哭道：“闻说是强人劫去，不知下落。”邹公顿足跳道：“这还是前事，我岂不知，只管说他则甚，你且说素梅如今在那里，待我去问他。”祝琪生道：“他来时小婿不曾在此，他就题诗而去。落后小婿回来，寻了几日不见。因此就急出一场病来，至今方好。”邹公哭道：“原来还属虚无，我好命苦。”拭泪又问道：“轻烟也怎的在此？”祝琪生道：“他来在我之前，一发不知。”邹公含泪黑然半晌，重新埋怨琪生道：“我当初原有意赘你为婿，不料为出事来中止，你却不该玷我闺门，甚没道理。”祝琪生谢罪道：“小婿一时匿了儿女痴情，干冒非礼，然终未及乱，尚求岳丈大人海涵。”邹公流泪道：“罢了也罢了，只是我女儿不知究竟在何方，生死尚未可料。”言罢，又放声

大哭。

琪生忍着悲痛劝解，二人就同到这边用了饭，琪生问邹公行止，邹公道：“我拼着老骨头，就到天边海角，也少不得要去寻女儿一个生死信息。”祝琪生道：“岳父大人，既然如此，小婿也要回乡，去看看父母，近来何如，就与岳父同行。”二人商量已定，到次日起来，就收拾行李，别却和尚，一路寻至家中。正是：

宁到天边身就死，怎教骨肉久分离。

话分两头，半日笔忙，曾理得到绛玉事情，且听细表。说这绛玉，自那日枣核钉卖他，恰好一个官儿买来，指望进京送与严嵩讨他个欢喜，要他升官，不意这官儿行至常州府，忽得暴病身亡，夫人见丈夫已死，儿女又小，没个人撑持家门，恐留着这少年美貌女子惹祸，就在常州寻媒婆要嫁他。

这常州府，有个极狡猾，极无赖的一个相子，姓邢名国瑞字得祥，妻子韩氏是个酸溜溜的，止好滴牙米醋，专会降龙伏虎，打丈夫的都元帅。公子父亲，是吏部郎中。他不愿随父亲到任上去，故此在家，一味苛薄胡行，见有一好田产就去占，不占不住；见人有美妇人就去奸，不奸不止。领着一班好生事的悍仆，惯倾人家，害人命，合城人受其荼毒，畏他权势，皆敢怒而不敢言。

这日正在外边闲荡，不知他怎么晓得，那夫人嫁绛玉的信，知他是外路的新寡妇，一发可欺。就思量要白白得来，叫家人去对那夫人说：“你家老爷，当初在京选官时，曾借我家大老爷若干银子使用，原说有个丫鬟抵偿，至今数年，本不见，利不见，人又不见。今日到此，并不提起，是何缘

故？若是没有丫鬟，须还我家银子。”那大人正要发话，却有本地一个媒婆私捏夫人一把，悄悄说道：“人人说邢公子叫做扼人髓，夫人莫惹他。若惹他，就是一场大祸。老实忍口气揉一揉肠子，把人与他去罢。”遂将公子平日所为所作，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的告诉夫人。那夫人是寡妇人家，胆小畏祸，又在异乡，不知事体，就忍气吞声，哭泣一场，唤绛玉出来，随他家人去。

那绛玉自从枣核打发出来时，已将性命放在度外，自己还道这两日余生是意外之得，便就叫他到水里火里去，他也不辞。闻夫人吩咐随他去，也不管好歹，居然同那些家人到邢家去了。不知绛玉此一去，性命如何？再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

玉姐烧香卜旧事

词曰：

孤枕双眉锁，多愁只为情；昨宵痴梦与君成，及醒依然衾冷伴残更。

此苦谁堪诉，寒灯一盏迎；暗将心事告神明，惟愿神明早把眼儿瞪。

《右调 南乡子》

却说绛玉同邢宅家人至他家中，邢公子见家人带绛玉来，连连责家人道：“我只说他夫人不肯，还要费唇舌动干戈，故不曾吩咐得你们。那知一去，就带人来，你们难道不

知家里大娘利害，怎么不先安顿个所在，再来投我，却就带进家中，怎么处？快与我带进旧房藏躲，待晚上再悄悄领他别处安置罢！”家人忙来带去，绛玉不肯走。邢公子自己下来扯他，绛玉一把揽住他衣服，喊道：“今日不是你，就是我，你来！你来！”众家人见他扭住主人，齐来扯开，绛玉大喊。

内里韩氏闻得喊叫惊得飞滚出来，一见丈夫抱住一个美貌女人，大吼一声，跳上前来将公子方巾一手揪来，扯得粉碎，把公子脸上劈一个不亦乐乎。那些家人惊慌，俱各没命的跑个干净。公子见韩氏撞见，早已惊倒在地，绛玉却走向前，扯着大娘，跪下哭道：“望大娘救小婢一命。”韩氏道：“你起来对我讲。”绛玉不以实告。只说道：“妾是定海祝秀才妻子，因出来探亲，为某官人半路抢来，今某官人已死，他夫人就要嫁我，我实拼着一死，讨一口好棺材，如今被公子劫来，我总是一死，不若死在大娘面前，省得又为公子所污。”言罢，就要触阶，韩氏忙忙扯住道：“不要如此，有我做主，他焉敢胡行，待我慢慢着人寻觅你丈夫带你去。”就指着公子波罗揭谛的骂个数，还险些要行杖，公子缩做一团，蹲在地上，那里敢出一声，只是自己杀鸡，手作狗彘的拜求。韩氏才不加刑，还骂个浪淘沙找足，方带着绛玉进内，不许公子一见绛玉之面。

过有一月，绛玉偶在后园玩耍，恰好公子从后门进来，绛玉瞧见，恐他又来胡为，吓得红着脸，急奔进内。正遇着韩氏走来，韩氏道：“你为何脸红，又这等走得急遽？”绛玉尚未答应，公子也走到面前，韩氏大疑，遂与公子大闹，却将绛玉剥去衣服，打一个臭死。二人有口难分，绛玉到晚

就去上吊，又被人救活，韩氏道：“他拿死吓我。”又打有四五下。就叫他与丫头辈一样服役，却自己带在身边一刻不离，晚间定交与二个丫头同睡。一夜也唤他一二十次。若绛玉偶然睡熟不应，自己就悄悄下床去摸，若公子在房与韩氏同宿时，绛玉才得一夜安静睡觉，然绛玉虽受韩氏磨难，倒反欢喜，他喜的是韩氏看紧，可以保全身子，所以甘心服役。只恨落在陷阱，不知终身可有见祝郎的日子，又念着小姐，时时伤心，望天祷告。

光限荏苒，倏过四个年头，韩氏见他小心勤快，又私自察他，果然贞节，就心生怜念，比前较宽，不叫他服役，也不似以前那样防他。

一日韩氏偶然一病，吃药祈神，无般不做，又许了码头上关帝庙愿望，果然病热就渐渐痊愈，调理几日，病已痊愈。韩氏要到码上关帝庙还愿，备了牲礼香烛，遂带着绛玉与两个丫头，一同至关帝庙中。

韩氏烧香拜佛祷告心愿已毕，绛玉也去磕个头，私心暗祝道：“若今生得与祝郎相逢，关老爷神账飘起三飘。”才祝完，就见神账果然飘起三次。绛玉心中暗暗欢喜，连忙再拜，感谢神明。韩氏不知其故，问绛玉道：“这也奇怪，今日没一些风气，神账怎的就动起来？”绛玉含糊答应：“神圣灵显，是大娘虔心感应之故。”韩氏点头。遂领着绛玉众人满殿游玩。

绛玉陡然见壁上诗句，逐首看去，看到第二首、第三首，后面写定海琪生和题，心下吃了一惊，暗暗流泪道：“祝郎原来也至此间，可怜你我咫尺，不能一见，怎诗意这等悲惨，难道揭帖之事，还不曾结束。”及看到完，又想

道：“轻烟、素梅既在一处和题，诗中又各叙别离思想之意，三人却似未曾会面一般，祝郎前一首诗，又像恨着一个负他的一般，这是何说？”猜疑半晌，见桌上有笔砚，意欲和他一首，透个风信与他，好使他来找寻，又碍着韩氏在面前，难于起笔，不觉垂泪。

韩氏见他流泪，问道：“你为甚事流泪？”绛玉情急，只得说道：“偶见妾夫诗句，故此伤感。”韩氏惊讶道：“既是你丈夫在此，料然可寻，你怎不对我讲，徒自悲伤，待我回家着人打听，叫他来带你回去，不必苦楚。”绛玉闻言感激，就跪下拜谢，韩氏忙忙扶绛玉起来，着实宽慰一番，绛玉见韩氏如此贤惠，料不怪他，就在桌上提起笔来和诗一首于壁上，其诗道：

一入侯门深似海，逢宵挨尽五更啼；

知君已人知心伴，恐负柴门烟雾迷。

定海平氏绛玉和笔

绛玉和完，放下笔来，韩氏虽不识字，见他一般也花花的写壁上，笑道：“你原来也识得字，又会做诗。”因一发爱他。耍了一会，动身回家。韩氏果遣人城内城外去寻祝琪生，谁知琪生已同邹公回家，并无一人晓得，绛玉闻琪生无处访得，心内只是悲咽，每每临风浩叹，对月吁嗟。正是：

十三时中惟是苦，愁深难到五更时。

再说琪生与邹公同寻雪娥小姐与素梅、轻烟。祝琪生改名张琼，一路夜宿晓行，依旧来到定海县，先到邹公家里，只见门庭如故，荒草凄凉，那些家人半个也不在，上有一个年老苍头，还在后园居住，见主人回家，喜不自胜，弯腰驼背的，进来磕头。邹公叫他扯去青草，打扫一间房屋，二人

歇下。

邹公看见一幅大士还挂在上，哭向琪生道：“记得那年，请贤婿题赞，我父女安然，岂知平地风波，弄得家破人亡，我小女若在，怎肯教大士受此灰尘。”遂一头哭，一头去替大士拂拭灰尘。口中叫道：“大士有灵，早教我父女相会。”琪生也哭个不住。

少顷，只见那老苍头捧着几碗稀粥进来，与二人吃，苍头就站在旁边，服侍添粥，偶然问道：“老爷与祝相公可曾遇见素梅姐么？”二人闻说，忙放下碗问道：“他在那里？”苍头道：“他从去年腊月到此告诉我说受了多少苦楚，他从北京出来，要寻祝相公，在路上又受了多少风霜，方能到此，他却改了男装，一路卖画而来，住在这里，好几个月，回回出去访祝相公，见没有信息。又到北京去看甚么平小姐，故此从十月二十七日就起身去了。到今日将近有十余天光景，难道不曾遇见？”二人问道：“他可晓得小姐在何方呢？”苍头道：“他却不曾细说，是我问他，只说道小姐被强人抢去。”二人苦道：“他原与小姐同被盗的，怎说这囫圇话，他又怎的却在北京出来，我们只恁命薄，不得遇他，讨个实信。”怪道：“他诗上说，手抱丹青颜面改，原来是男装卖画。”二人烦恼，整整一夜不睡。

次日，祝琪生到自己家中，去看父母，走到原居，却是一块白地瓦砾灰粪堆满，心内大惊，悄悄去问一个邻人，才知父母为他陷害，不知去向。强盗劫狱，房屋烧光。哽哽咽咽，仰天号哭，只得再至邹公家，向邹公哭救。正是：

流泪眼观流泪眼，断肠人诉断肠人。

邹公劝道：“令尊令堂，自然有处安身，你徒哭无益，

我与你还去寻访，或者有见面之日也不可知，只是我小女被盜劫去，身陷虎穴，他素性刚烈，倒恐生死难保，我甚慌张。”说罢，也悲悲戚戚哭将起来。二人心中苦楚，那里写得尽。

祝琪生又悄悄去看婉如小姐，指望见他诉诉苦，那知平家庄房俱是别人的，访问于人，俱说迁往京中多时，一发愁上加愁。再去访轻烟信息，也无音闻，去候好友郑飞英，全家皆在任上，处处空跑，一些想头也没有。绝望回来恨不欲生，对邹公道：“我们在家也没用，老父老母又不在，小姐素梅又不见，我方才求得一签在此，像叫我们还是去寻的好。”就将所求签诗递与邹公看。那签诗道：

劝君莫坐钓鱼矶，直北生没信不非；

从此头头声价好，归来方喜折花枝。

邹公看了道：“这签甚好。”祝琪生道：“标签意，却宜北去，难道又进京去不成？”邹公道：“凡事不可逆料，或者尊翁令堂见贤婿不在，竟寻进京去也不可知？而且素梅又说进京，小女亦在京中，也未可料，我们不免沿路细访，倘然遇着素梅，也就造化。”祝琪生心中也道：“进京兼可探听婉如小姐，与绛玉姐信音，更为一举两得。”二人次日，遂动身又往北上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郑飞英在云南任上，做了三年推官，严嵩怪他没有进奉，诬他在任贪酷，提进京勘问，幸亏几个同年解救，才削职为民，解他回去。此时飞英已至淮安，闻赦到，遂同家眷在淮安转船回家。他见严嵩弄权，倒不以失官为忧，反喜此一回，可以访求谋生，送婉如小姐与他亲成。

一日船到常州泊船码头，买些物件。他因是削职官员，

一道悄悄而行。这常州知府是他相厚同年，因出来拜一抽丰乡亲，郑飞英偶在船仓伸出头来，与一个家人说话，被他看见，登时就来拜候，飞英倒承地先施，怎好不去回拜。那同年定要扳留一日，意思要飞英寻件事去说说，等他做情。那知郑飞英为人清高，不屑如此。因情义上，不好歉然而去，遂住下与他盘桓一天。

这婉如与夫人们，在舱望着岸上顽耍，见面对一个庙寺，甚是齐整，夫人问小厮道：“这是甚么庙？”小厮道：“是关帝庙，好不兴旺。”夫人遂对婆婆道：“我们一路关在船舱，好生气闷，左右今日是不动身的，平家小姐又终日愁容不解，我们又难得到此，大家下船去，到庙中看个光景。”太夫人道：“我年纪大，上船下船不便，你与平小姐上去，略略看看就来。”夫人就同婉如上岸，行至庙中。不知进庙来怎么顽耍？再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

婉如散闷哭新诗

诗曰：

愿为愁魔无计遣，且来古刹去参神；

庙堂又咏悲秋赋，信是愁恨与命运。

话说郑夫人与平婉如小姐，领着丫头小厮，走入庙中随喜，先到后边游戏一番，又一起拥至前殿来，夫人见墙有字，笑对婉如道：“好看这样齐整庙宇，独是这块墙，写得

花花绿绿，何不粉他一粉。是何意思？”原来是本城这些施主来修庙宇，爱墙上一笔好字，不忍粉去，故此，粉得雪白，单留这一块墙不粉。

婉如倒也无心，听得夫人说笑，就回头观望，果然有几行字迹，信步行去一看，劈头就是轻烟的诗，暗惊道：“曾闻祝郎说有个轻烟，是邹小姐身边使女，原何这里也有个轻烟？”再去细看，是写着定海邹氏妾，便道：“原来就是他，为甚么来到这里呢？”也不关心。就看第二首，惊道：“这笔迹好像祝郎的。”遂不看诗，且先去瞧他落款，不觉大惊且喜，忙对夫人道：“原来是祝郎题的两首诗，他竟在此也无可知？”夫人猜道：“这诗像已题过多年，你看灰尘堆积，笔画已有掉损的所在，断不在此间。”婉如不觉悲伤，再将诗意重复观玩，滴了几点眼泪。又去看第四首，却是素梅的，一发奇异，叹道：“看他诗中，果然祝郎不在此间，连他也不曾遇见，是见诗感慨和的。”再看第五首诗，又是绛玉的，垂泪道：“唉！你却卖在这里，可怜！可怜！”看完，心中也要和他一首，就叫小厮到船中取上笔砚来，也步和一首绝句道：

身在东吴心在越，满天霜雪听乌啼；
近来消瘦君知否，始悔当初太执迷。

定海平氏婉如步和

婉如题罢，就着实伤悼，忍不住啼泣。夫人着忙劝道：“我原为你愁闷，故上来与你遣怀，谁知偏遇着这样不相巧事，倒惹得你愁苦，快不要如此，惹得旁人看见笑话。”遂顽耍也没心肠，大家扫兴而回。随即就着人遍城去访绛玉。又没个姓名，单一味捕风捉影，自然是访不出来的。晚间郑

飞英辞别常州府出城上船，宿了一夜。次日就开船一直到家不题。正是：

妾已归来君又去，忙忙何日得佳期。

再说祝琪生与邹公依旧北上，一路寻访祝公与夫人，并雪娥小姐信息，兼找寻素梅。那里有一个见面，一直寻至京师地面，连风闻也没一些。二人恼得不知怎得是好，两人筹计来到京城中下个寓所。祝琪生先去访平家消息，在京城穿了两日，才问到一家，说住在贡院左首。祝琪生连忙到贡院左首，果然问着平家，一个七八十的老家人，祝琪生不先问他小姐，先问道：“你家相公在家么？”家人夸张道：“如今不叫相公，称老爷了。那枣核钉得严世蕃之力，竟弄了个老大前程，选是福建福州府古田县主簿。”祝琪生闻说称老爷，疑他前科也中进士，便问道：“如今你老爷还是在家，还是做官？”那家人兴头得紧，答道：“我家老爷，如今在任上管百姓，理词讼好不忙哩！”祝琪生忙道：“你家小姐，可曾同去么？”家人笑道：“这是前时的话，也记在肚里，拿来放在口里。”说：“我家小姐死了，若是托生也好三岁。”祝琪生闻言就如顶门上着了个大霹雳，心中如刀乱刺，眼泪直滚，问道：“是什么病死了？”家人遂将主人把他嫁与严家为妾，小姐不从，投河身死，起恨跺脚的说与他听。祝琪生听了，肝肠寸寸皆断，又问道：“你家绛玉姐姐呢？”家人又笑道：“原来你是个古人，愈问愈古怪，偏喜欢说古话的。我家绛玉丫头，卖在人家，若养孩子，一年一个，也养他好几个了。”琪生又吃了一惊，遂同道：“毕竟是几时卖的？”家人道：“卖在小姐未死之前。”祝琪生道：“奇怪，小姐既还未死，怎么就是卖他？却卖在那家呢？”

家人道：“这个我就不知道。”琪生只是要哭，恐怕那家人瞧着不雅，又忍不住，只得转身走回，就一直哭到寓所。邹公忙问其故，祝琪生哭诉：“平小姐已死，绛玉又卖，小婿命亦在须臾了。”诉罢，拍桌打凳，泪如涌泉，邹公亦为抚恤劝解，再四宽慰。正是：

一点多情泪，哭倒楚江城。

一日，二人闷在街上闲闯，忽撞见巡城御史喝道而来，看祝琪生就叫一个长班来问道：“相公可是定海祝相公？”祝琪生暗吃一吓，问道：“你问他怎的？”长班道：“是老爷差来问的。”祝琪生道：“你老爷是那个？”长班道：“就是适才过去的巡城沈御史老爷，讳宪，号文起的。”祝琪生才悟，放心道：“既是沈老爷，我少刻来拜。”长班又问了祝琪生寓所，就去回复本官，祝琪生与邹公转身也回。邹公问道：“方才那御史，与贤婿有一面么？”祝琪生道：“他是家父门生，又受过舍间恩惠的，小婿与他曾会过数次。”二人一头说话，一头走，才进得寓所。尚未坐下，只见长班进来，报老爷来拜，二人仓卒之际，又没一个小厮，又没一杯茶水，弄得没法，只见沈御史已自下轿，踱将进来。邹公又没处闪躲，二人只得回过来相会。

沈御史先请教过邹公姓名，后向祝琪生道：“世兄几时到这边的，怎不到敝衙来一顾？尊翁老师在家可好么？”祝琪生道：“小弟到才数天，不知世兄荣任在此，有失来叩。若说起家父，言之伤心，暂退尊使，好容细禀。”沈御史遂喝退从人，祝琪生通前彻后兜底告诉。沈御史惻然道：“曾闻得贵州劫狱之事，却不知世兄与老师亦在局中，大遭坎珂，殊实可伤。”三人各谈了些闲话。祝琪生赧然道：“承

世兄先施，小弟连三尺之童也没有，不能具一清茶，怎么处？”沈御史道：“你我通家相兴，何必拘此形迹，只是世兄与邹老先生居此，未免不便，不若屈至敝衙，未知意下何如？”祝琪生二人苦辞，沈御史再三要他们去，二人只得应允。沈御史道：“小弟先回，扫榻以待。”遂别琪生与邹公而去，留两个衙役服侍二位同来。二人遂一同至沈御史衙中安下。

过了几日，二人有满腹心事，那里坐得住，意欲动身，沈御史劝祝琪生道：“世兄如今改了姓名，令尊令堂，又不晓得下落，世兄若只向北去访，就走尽天涯穷年计月，也不能寻得着。依小弟愚见，今岁是大比之年，场期在迩，世兄若能在此下场，倘然闹中得意，那时只消多着人役，四路一访，再无不着。今徒靠自己一人，单凭两只脚，走尽海角天涯，就是有些影响风闻，也还恐路上相左，而况风闻影响，一些全无，焉能有着？还是与邹老先生，权在敝衙住两月，待世兄终过场，再定局面为是。”祝琪生道：“世兄之言，甚是有理，但是小弟本籍前程，已无可望，今日怎能得进场去？”沈御史道：“这事不难，小弟薄有俸资，尽够为世兄纳个监，只消一到就可进场。况如今是六月间，还有一月余可坐。”邹公也道：“有理！”从旁赞劝琪生，遂决意纳监。

沈御史就用个线索替琪生纳了监，仍是张琼名字，即日进监读书。转眼就是八月场期。琪生三场得意，到揭晓那日，张琼已高挂五名之内，祝其生欢喜，自不必说。惟沈御史与邹公更喜，琪生谢座师会同年，一顿忙乱，顷刻过年，又到二月会试，琪生完场，又中第四名会魁，殿试在第二

甲，除授翰林院庶吉士，随即进衙门到任，不及两天，就差人四路去寻访父母消息。

过了一月，邹公欲别他起程去寻女儿，祝琪生泣道：“这是小婿之事，不必岳父费心。小婿岂恋着一官，忘却自己心事，而且老父老母，不知着落何地？小婿竟做了名教负罪人，恨不即刻欲住，但因初到任不能出去，待看机会谋个外差，凭他在那个所在，也少不得要访出来。再不然，宁可挂冠与岳父同死于道路，决不肯做那不孝之子薄幸之人也。岳父且耐心坐待，与小婿同行，有何不可？”于是邹公复又住下不题。

再说红须自劫狱之后，在梅山寨中，无日不着人在外打听祝琪生与老夫人音信，又因雪娥小姐思量父亲，时刻痛苦，也一连几次，遣人探听邹公音耗。俱说解往别处，不知下落，祝公与雪娥小姐，翁媳二人，每日只是哭泣。

光阴似箭，不觉过了三四年光景，一日红须在寨中看兵书，忽小卒来报道：“古田县知县已死，却是一个平主簿署印，贼私狼籍，倒是一头好货，特来报知。”红须道：“再去打听，访他是那里人？是何出身？一向做官何如？有多少私财？快来报咱。”不到一日，小卒来报道：“访得是浙江定海县人，寄籍顺天，姓平名襄成，字君赞，原叫甚枣核钉，今百姓呼他叫做伸手讨，资财极富，贪酷无厌。”

红须闻知是枣核钉，怒发冲冠，咬牙切齿道：“这贼也有遇咱的时候。”忙请出祝公与雪娥小姐，遂言道：“今日你们仇人平贼已到，咱去枭了他首级来。替咱恩人报仇，方泄此恨。”祝公与雪娥，二人尚未答应，红须早已怒气冲冲的出去，只带十数个人，各藏短刀昼夜并行，到了古田县，

竟进县衙，将枣核钉提出剁做肉泥，又将他合家不论老少男女，上下一齐杀绝，遂领着众人出城。恰遇福建巡抚，正领着大兵到闽清县去剿山贼，在此经过，两下相遇。红须全不惧法，领着十余人，杀进阵中，手起刀落，杀人如砍瓜切菜，一连杀死官兵八九十人，刀口已卷，只以刀背乱砍，巡抚见势不好，指众官兵，一齐杀上，团团围住，红须外无救兵，内又兵尽。

竟被擒捉，巡抚怕贼党抢劫，连夜将陷车闪好，做成表章，解京献功。有那逃得性命的小卒，跑至梅山寨中报信。雪娥小姐正在与祝公说：“恐怕不分玉石，连婉如一同遭害。”替他担着惊恐，忽闻此信，二人大哭，不知后事若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

邹雪娥急中遇急

词曰：

义海相纠，爱河复攻，那堪这机小鞋弓，恨杀杀，倒做了两头俱空。

阳关人又急，天台路不通，欲学个丈夫女中，怎奈我南北西东，各天又共。

却说祝公与雪娥小姐，得知红须被擒，二人号天哭地，

连忙着人出去打听，消息说一些刑也不曾受，只是明早就要起解上北京。祝公顿足道：“这却怎么处，他能救我，我不能救他，真是枉为人一世。”说罢痛哭。雪娥小姐也哭道：“我们若非他救时，今日不知死在何地。怎可坐视不理，我与公公宁可拚着性命赶上前随他进京，看他是怎的结局，若有可救则救，若无可救时，也还可以备他后事。”祝公道：“有理，只是你是个女子，怎的出得门，你且住在此间，只待我自去罢。”雪娥道：“公公年老，路途中谁人服事，媳妇虽是女人，定要同公公去。”

二人正在争论，忽见几个小卒，慌慌张张跑来，喊道：“快些走！快些走！巡抚领兵来洗山了。”众小卒一声喊，各自逃生而去。祝公与雪娥二人心慌，略略带些盘费，跑出山寻一只小快船，一路赶来，直赶到常州府，方才赶着。

祝公就要去见红须，雪娥止住道：“不可造次，若是这样去，不但不能见他，亦且有祸。必须定个计策去，方保无事。”祝公道：“定什么计才好？”雪娥思想一会道：“我有一计，解子必要倒换批文，少不得将囚车寄监。我们多带些银两，再买些好酒好看，到监门对牢头禁子哭诉，只说他当初原是我们外亲，曾周济我们过，今日不知他为何犯法，来送一碗饭与他吃吃，以报他昔日周济我们之恩。却多送些银两买住牢头。他见公公是一个老成人，我又是一个小女子，料不妨事，再见有银子与他，自然肯容我们进去，待进去之时，再将些银两送与守囚车之人，却将酒肴就与他们吃，他们只顾吃酒，我们就好与义士说话。”祝公点头，遂去备办停当。

二人来到监门口寻着牢头，照依行事，果然放他二人进

去。二人进得牢门，也照前施行无不中计。红须见二人来此，大惊道：“你二人怎的远远来此？”祝公与雪娥小姐，抱着囚车哭道：“义士救我二人性命，又为我等受害，我二人就死不忘，今日闻义士解上北京，恨不能身替，特赶来随义士同去。”红须道：“不须啼哭，你二人也不须进京，咱这一去，多分必死，倒喜得平贼死在咱前，咱就死也甘心，杀也快活。人生世上少不得有一死，何用惧他，只要做一个畅汉子，了一件痛快事，开眉舒眼得死，就到来世做条汉子，也是爽利的。你二人快不要随咱去，就要咱去，也替不得咱的死，却不是多送在里边烦恼的。而且又使咱多担了一片心，反叫咱死也不得干净。但是你翁媳二人，日后遇着祝恩人，替咱道及，就说咱不能与他相会，叫他念咱一声，咱就死也甘心。”

祝公与雪娥二人，定要与同行，红须发怒道：“不听咱言语，必然有祸，难道要随咱去，是要看着咱砍头么？何不就在这里砍了咱去，省得你二人要去。”祝公与雪娥见他不容同去，及发起怒来，因哭道：“但是不忍义士独自一人解去。”红须道：“不妨事，咱也是一条汉子，不怕死的人。”祝公遂取出一包银子，递与红须，道：“既不容我二人随去，这一包碎银子，义士自己带去做盘费。”红须摇头不受道：“咱要银子何用？咱既犯罪，朝廷自然不能饶咱，料来也是。这包银子买不下咱命来的。这条路去，怕他敢饿死咱不成。你二人拿去，寻个安身所在，慢慢将这银子度日，等待打听恩人信息。”又想一想道：“不如就在这里安下也罢，这常州地方，还是个来往要地，可以访信，省得往别处去，又要花费盘缠，你们如今用去一厘，就少一厘了，那时没钱

度日，谁肯来顾你。”祝公道：“义士虑得极是，为我们可为极至，我二人就在这里住下，候讨义士信音。也罢！”雪娥又悄悄问道：“平贼家眷，可曾杀伤？”红须笑道：“咱才杀一畅快，里外半个不留。”雪娥闻言暗暗叫苦不迭，又问道：“有菜肴在此，义士可用么？”红须道：“这倒使得。”雪娥遂取酒肴至，祝公亲自喂他，雪娥在傍斟酒，红须大嚼，如风卷残云，须臾用完。对祝公二人谢道：“生受你们，你二人去罢。以后再不要念咱，痴心哭泣也没用了。”祝公二人涕泣而出。

雪娥向祝公道：“义士既不要我二人随去，生死只在明早一别，就终身不能见他，我们须就在码头上寻个下处，明日赶早，送他一别。”祝公道：“我也是这等说。”二人遂依旧出城到码头上寻了下处。

二人一夜不曾合眼。雪娥想念父亲，不知存亡。祝郎又不知消息，婆婆又没去向，又怜公公年老衣不遮身，食不充口，苦恼不过，素梅、轻烟未知归着何处，又悲义士解去性命自然不保，婉如姐姐不知逃得性命否，又回想自己是个闺女，终日随着一个老者，东流西荡，凡事不便，究竟不知是何结果。

那祝公心里却又思量夫人年老，不知流落何方，生死未料？孩儿年少，不知可曾逃得性命出来，还是躲在那里，不知何方去寻。又见一个少年媳妇，日日尽心孝顺，服事体贴，甚不过意，惟恐耽误他青春，却一般落在难途，怎忍叫他受些风霜苦楚，终于怎样结局？又念红须解上北京，毕竟是死，一发可伤，两人心中各怀哑苦，暗自伤心，真是石人眼内，也要垂泪，好不凄惨。

二人至五更时分，就起来伺候。祝公打听得解子，俱在码头关帝庙动身，遂领着雪娥，在关帝庙中等候，雪娥皱着眉头，就坐在鼓架上，祝公却背叉着手，满殿两头，走来走去，心神不宁。

忽走到墙边，抬头一看，见壁上许多字，知是唱和的诗句，看到琪生诗句，大声惊怪叫道：“媳妇你来瞧，这不是我儿的诗么？我老眼昏花，看不仔细，莫是我看差了。”雪娥听说，飞跑过来，祝公指着琪生的诗句教他看，雪娥看看诗句，就哭起来道：“叫我们望得眼穿，那知他在这里。”祝公喜得手舞足蹈，心花俱开，雪娥又重新将诗句第一首看起，那是轻烟的，心已驶然。看到第二首、第三首是琪生的，点头了悟道：“哦！轻烟已嫁他，故此悟他。”又看到第四首，是素梅的，心内一发诧异道：“愈看愈奇了，他也缘何得来，我莫非还在梦里？”再看至第五首，是绛玉的，心下暗想道：“平家姐姐曾说有一个绛玉，为与祝郎有情，被主卖出，怎也在此？”及看到第六首，是婉如之诗，就失声大哭道：“那知平家姐姐，也曾来此，可怜你那日不知可曾遭害否，若是遭害，想必死于非命，我又不能得你个实信，好生放心不下。”又想一想道：“我看他们诗中口吻，像是俱不曾相会祝郎的，怎的诗又总在一处呢？”心中疑惑不解，愈思愈苦，心内又想道：“轻烟、素梅二人如今不知还在那里？”诸事纷心，眼泪不住。

祝公也看看这些诗，反复玩味道：“这些人的来历，你前日曾对我说过，我也略知一二，但不知怎么恰好的皆到此间，令人不解。”雪娥应道：“正是呢，媳妇也是如此狐猜。”祝公又悲道：“我孩儿既有题诗在此，料然不远去，

我和你待送了义士起身，就在此慢慢寻他。”雪娥道：“公公说得有理。”

正说话间，只见解子们押着囚车，已进庙中来，二人就闪在一旁，祝公与雪娥趁解子收拾行李，忙忙上前去看红须，红须道：“咱道你二人已去，何必又来？你二人好生过活，今日咱别你去也。”祝公与雪娥还要与他说两句话，尚未开口，只见那些解子早来扎缚囚车，赶逐二人开去，已将红须头脸蒙住，祝公与雪娥眼睁睁的看着他上路去了。祝公与雪娥复大哭一场，回到庙中，正是：

望君不见空回转，徒有啼鹃血泪流。

祝公拭泪对雪娥道：“我想孩儿这诗，不知是几时题的。”雪娥忽见一个和尚走进来，便应道：“公公何不问这位长老。”祝公就迎往和尚问信，和尚道：“我们也不曾留心，大约题得甚久，像有三四年了。”祝公就呻吟不语，雪娥道：“公公可向长老借个笔砚一用。”祝公果去借来，雪娥执笔向祝公道：“待媳妇也和他一首，倘若祝郎复至庙中，便晓得我们在此，方不相左。”遂和诗道：

父逐飘蓬子浪迹，斑衣翻做楚猿啼；

柔肠满注相思泪，只为情痴妾自迷。

定海邹氏雪娥泣和

雪娥和毕，祝公看着伤怀，雪娥道：“我们不宜再迟，趁早去寻下住居，就去寻祝郎下落。”祝公道：“有理。”

二人就央人赁却一间房子，祝公将雪娥安下，自己一人却日日不论城市乡村、寺观庵院，各处去寻琪生，兼访和氏夫人。寻了一二个月，并无一毫影儿。雪娥就要回定海家里，寻访父亲信息。祝公道：“我岂不欲回家一看，只为天

气渐冷，我年老受不得跋涉，抑且路途遥远，盘费短少，怎么去得？不若在此挨过寒冷，待明年春气和暖，同你慢慢支撑到家，你意下如何？”雪娥依允。

那知不及半年，看看坐吃山空，当尽卖尽，不能有济。房主来逼房钱，见他穷得实不像样，料然不得清楚，恐又挂欠，遂舍了所挂房钱，定要赶他二人出去，让房与他，另招人住。逐日来闹吵嚷骂，二人无奈，只得让房与他。却又没处栖止，又不能回去，遂一路流了三四里。原指望到淮安投奔一个门生，身边盘费绝之，委实不能再行。初时还有一顿食，一顿饿，挨落后竟有一日到晚，也不见一些汤水的时节，雪娥哭道：“我也罢了，只是公公年纪高大，那里受得这般饥寒，怎不教我心疼，却又没法商量。”

二人夜间又没处宿歇，却在馆驿傍边一个破庙里安身，日里翁媳二人，就往野田坟堆去拾几根枯草换把米来充饥。雪娥要替人家拿些针线做做，人家见他这等穷模样，恐怕有失错，俱不肯与他做。雪娥也不去相强，只是与祝公拾柴度日，二人再不相离，苦不可言。且将此事按下不题。

再说祝琪生在京做官，只想谋个外差，一日恰好该他点差，南直隶又缺巡按，他遂用些长例，谋了此差。别却沈御史，同着邹公出京，并不知红须之事，祝琪生这里才出京，红须那里解进京。两下不遇，各不晓得，闲话休题。

说这祝琪生出京，他是风宪，好不威武。他却只把邹公坐着大船，自己只带两个精细衙役，一个叫做陆珂，一个叫做马魁，一路私行以巡访民情为由，兼探父母与小姐诸人音信。未知琪生此去，可曾寻着否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

张按院权内行权

诗曰：

机权慢道无人识，也有人先算我前；
然遇境穷非命拙，折磨应是巧成全。

却说琪生出京，一路寻访父母、小姐诸人音信，一日私行巡至镇江，与两个衙役陆珂、马魁三人装做客商搭船，同船一个常州人，忽问道：“列位可晓得按院巡到那里？”众人回道：“闻知各府县去接，俱接不着，这些官员衙役吏民，都担着一把干系，有的道，他私行在外，有的又道，按临别处，总是猜疑，全无实信。”琪生也插口说道：“我也闻说他出巡，已巡到常镇地方，但不知他在那个县分，兄问他怎的？”那人便道：“我为被人害得父散子亡，连年流落在外，今闻按院姓张，是个极爱百姓的，不怕权势的好官，故此连夜赶来，打算拚个性命，去告那仇人。”祝琪生道：“告的是何人，为着甚事？”那人道：“若说起这个人，是人入切齿，列位自然晓得，料说也不妨，就是敝府一个极毒极恶，惯害人的无赖公子，姓邢不知他名字，只听得人叫他做扼人髓。”

众人听见是扼人髓，一船客人一半恨道：“原来是这个

恶人，告得不差。”琪生笑道：“这个名字就新奇好听，叫得有些意思。”那人道：“什么有意思，他害的人也无数，我当日原做皮匠，有一女儿好端端坐在家里，只因家贫屋浅，被他瞧见，他就起了歪心，一日唤我缝鞋，将一只银杯不知怎么悄悄丢在我担中，故意着人寻怀，我低着头缝鞋，那管他家中闲事，却有一个小厮，在我担中寻皮顽耍，寻出这只杯来，他家登时把我锁起，道我偷他若干物件，就将我送到官打一个死，还要赔他许多金钱。你道我一个皮匠，怎有金银赔他，竟活活将我女儿带去奸淫，他的婆娘又狠，日日吃醋，倒不怪他丈夫，单怪我女儿，百般拷打，我女儿受不过磨难，就一索吊死。”说到这里，竟呜呜咽咽的哭将起来。祝琪生道：“怎不告他？”那人道：“还说告他，他见人已吊死，恐我说话，将尸骸藏过，倒来问我要人，说我拐带他婢，要送官究治。我是个穷苦的人，说他不过，反往他方躲避，直到前月十六日，遇见他家逃出来的一个小厮，告诉我才晓得情由。竟欲告他一状，出口闷气。”说罢又哭。

琪生道：“事虽如此，风宪衙门的状子，也不是容易告的，还要访个切实才是。”那人道：“左右我的女儿吊死了，我在外也是死，回家也是死，不如告他一状，就死也情愿。”众人也对琪生道：“客官你是外路人，却不晓得这抠人髓造的恶，何止这一端，又是某处占人田产，某处谋人性命，某处谋人妻女。”你一件、我两件，当闲话搬出来告诉。琪生又道：“只怕这位朋友不告，若这位告开个头，则怕就有半城人去告他哩！”琪生又问了那公子的住居，放在心上，也不在丹阳停留，就一直行到常州。

依旧到码头上关帝庙去歇下，和尚们齐来恭喜道：“张

祝一向在那里，今日才来，就养得这样胖了。”琪生支吾过来。

遂走到殿上来看旧日诗句。只见又添了三首，上前去看前诗如故，看到绛玉的惊道：“终不然他卖在这里么？不然何以到此和诗，若在此间，定然寻着他。”及看到婉如的，大惊大喜道：“你原来不曾死，喜杀我也。”又想到：“我想那家人决不哄我，这诗决是他迁家进京时题的，死于和诗之后耳。”遂掩面号呼道：“我那苦命的小姐呀！你为我而死，叫我怎不痛杀，莫非你魂灵不减，芳玉子来，到此寻我。”悲痛一会，怪道：“绛玉也在此题和，自然俱是那时进京时节同小姐在此和的。可见枣核钉那恶贼，在那路上已留心，进京卖他。绛玉也先晓得，故道一入侯门深似海，可伤！可伤！”想到此际，把那一片寻访热肠又化为冷水。再看至雪娥，就一发踊跃叫异道：“好奇怪！你也曾到这里，可怜你身陷强盗，叫我那里跟寻我，只怪素梅姐姐，向日不在庙中等我，致你珠玉久沉海底不知，今日你还在此否？”

心中就欲着人去访，见天色已晚，只得忍住一会，又拍墙哭道：“我这些美人一个个的来此俱有题和，怎诗倒都与我对面相亲，人却一个不见，我好痛杀也。早知你们俱到此间，不如在此写疏头，过日子也好！如今只博得一个空官，要他何用？当初求签曾许我中后重逢，那知相逢的都是些诗句，原来菩萨神圣也来哄我。”就捶胸顿足大呼大哭，那些和尚还道：“张祝出去这几年，病还未好，今日旧病复发。”

琪生苦得一夜不曾睡觉。次日老早就起来，只得且理眼前公牍，先吩咐一个衙役满城去访邹小姐消息，单着一个在庙中等候，自己扮做个相面的，竟问到邢家门首，只管在那

里走来走去。那邢公子恰好送客出来，见这个人在街上看着门里，走过去复又走过来，遂着家人唤他进来。问道：“你贵姓，是做甚么事的？”琪生道：“在下姓张，相面为生。”公子道：“既是一位风鉴先生，请坐下，学生求看看气色。”

琪生也鬼譚嘲笑，看上不会，胡谄几句麻衣相法，叹道：“可惜！”公子道：“鬼了，问灾不问福，有何祸福，但请立言无隐。”琪生道：“在下名为铁口山人，若不怪直谈，请与公子一言。”公子以目注视琪生道：“愿求直言，指示迷途，方可趋避。”琪生道：“目下气色昏暗，印堂泪纹直观，当主大祸。”公子道：“可还有救否？”琪生摇头道：“滞色沉重，甚是不祥。”公子毫无愠意，笑道：“人力可以回天，学生只是自己修省，挽回天意，祸自消灭，那有个救不得的事？多蒙先生指教，相金自当奉上，还有便饭，敢屈先生到书房去坐罢。下次就做成个相与，可时常到舍间来，与学生看看气色。”遂起身携着琪生手，往后园来。

琪生暗想：“可见人言不足信，早是来访，不然几乎害却好人，以后便当细心，不可不察。”二人走进书房，公子与他闲谈观玩一番，又领他各处游玩。

领到一个雅致房子里面坐下，那房甚然高雅幽静，若谢绝尘事，养高于此，再摆饰些花草书籍，俨似深山，竟是在城山人一世，可忘世务，琪生倏地清凉，怡然自爽。公子道：“此间倒还雅静，就在这里坐罢。”就连唤家人一个不在，公子对琪生道：“这些奴才一个也没用，先生请坐，学生走一走就来。”公子出得门外。

那知家人俱在门外等候，皆是做成圈套，忙叫家人将房门紧紧锁上，公子在门外冷笑道：“你道我有大祸，只怕我

倒未必，你的大祸到了，你相自己还不准，还来相别人。”琪生在内叫道：“公子开门，在下还要赶做生意，怎么闭我在此。”公子又冷笑道：“你今生今世，休想出我此门，如今按院姓张，偏你也姓张，既是相士，心单单望着我门里走来走去，独要相我，偏又相我甚是不祥。”琪生道：“在下委是相士，适来冲撞莫怪。”公子道：“你还要瞒赖，那有相士有这等一个品格，我的相法还比你好些，我就开门叫你死得心服。”就唤家人把门开了，将他身上一搜，却搜出一颗印来，琪生哑口无言。公子大怒道：“你还要有抵赖吗？人无害虎心，虎有伤人意，是你来寻我，不是我去寻你。你既来访我，自然不是好意，我也不得不先下手。”琪生哀求道：“既然被你识破，你放我出去，我誓不害你。”公子笑道：“你好不识时务，我焉肯纵虎自伤。”遂将印带在身边，将琪生送进黑房，把门重重锁上，笑道：“任凭你有两翅，也不能高飞去了。”遂欣欣然同家人出去，再设法来送他性命。

琪生在暗房中乌黑，真正伸手不见掌。却是公子有心起的一间暗房，开门则明亮如故，闭户则霎时乌暗，不知有什么关捩子儿起造的。周围插天高墙，也不知送了多少人的性命在里头。本日琪生撞在里中，料知必死，只是在内惊异。正是：

恶人未剪身先死，那得云间伸手人。

却说绛玉在邢家，终日告天求地，愿求保佑。再得与祝郎团圆，小姐相会。凡遇有月之夜，就到后园悄悄望月祷告，这日正在园中拜月，耳边隐隐闻得慨叹之声，甚是凄惨。暗想道：“我今日闻得公子对大娘喜欢，说做了一件大

事，落后又闻得说只待三更下手，莫非又锁着个什么人在此，要绝他性命么？”遂悄悄走近暗房边窃听，忽然心动道：“这声音却像是我们乡里，又熟识得紧。”就低低问道：“里面叹气的是谁？”琪生听得外面人问，急道：“我是本省张按院，你是何人？快些救我，自有重报。”绛玉闻是按院，暗自踌躇道：“我在此间几时是个出头日子？不若救他出去，那时求他差人送我回家。与祝郎相会，岂不是一个绝好机会？”筹算已定，便道：“我今救你出去，你却快来救我。”琪生连道：“这个自然，你快些开门才好。”绛玉就忙要救他，门又锁紧，幸喜此房离内宅颇远，不得听见。绛玉见门旁有一石块，双手举起，将锁环尽力一下，登时打断，开门放出。

琪生走到月下，两下一见，各吃一惊，绛玉连声道：“你好像我祝郎模样。”琪生喜道：“正是，你可是绛玉姐姐么？”绛玉亦喜道：“我就是。”两人喜不可言，琪生还要问他在此缘由，绛玉忙催道：“公子半夜就着人来杀你，有话待慢慢的讲，你快些走脱，就来救我。若稍迟延，你我二人之命休矣！”琪生就不再言。绛玉急领他到后边，开了后门，琪生飞也似奔到码头上来。

此时才至黄昏，城门未关，那陆珂、马魁俱会在庙中，见月上甚高，老爷还不见回，不知何故也，一路寻进城来，恰好撞见。陆珂悄悄禀道：“小姐并无音信。”琪生喘息不已，对他二人道：“这事且待明日再访，只是我今日几乎不得与你二人相见。”二人吃这一吓不小，忙问何故，琪生也不及细说，同进庙中，即刻出个信批到府，着府县立刻点二百名兵，去拿邢公子全家家属。

二人如飞，分头至府至县击鼓，府县闻得按君在境，俱吓得冷汗如雨，武进县知县就领壮兵去拿邢公子。知府与各官忙忙至关帝庙稟接，琪生只教请本府知府进去，各官明日到察院衙相见。

知府进去，琪生对他细说邢家之事，把个知府吓得魂魄俱丧。琪生又道：“本院有个侍妾绛玉，失陷邢家，恐众人不知，玉石俱焚，烦贤府与本院一行。”知府忙忙趋出。赶到邢家来，那些官员闻知按台受惊，俱怀着鬼胎。没处谢罪，也一哄来捉邢公子，并保护绛玉。

祝琪生待知府出去，就进后殿，只听得和尚们交头接耳，个个吃惊作怪的道：“谁知写疏张祝竟做了按院。”正说时，见琪生进来，一齐跪下迎接。琪生笑扶道：“我还是旧时张祝，不消如此。”不一时，陆珂报道：“众官又至。”不知何事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

拜慈母轻烟诉苦

诗曰：

万事不遑顾母，一身只恁垂睽；怎知白发困鸡栖，提起心怀欲碎。

缕缕枯朋饮泣，盈盈老眼昏迷；蒙卿患难赖提携，枕畔极欢还戚。

《右调 西江月》

却说知县领着兵丁，将邢家前后门，如铁桶一般围住。那公子还在里内，正吃夜宵酒，对妻子韩氏笑道：“此时已是二鼓将尽，只好再挨一刻性命罢了。”正说时，忽一声喊，如天崩地裂之声，许多人已拥进来，将邢公子并全家大大小小、男男女女一齐拿住，用绳扭索绑就串了一串，不曾走得一个。知县正在逐个点名，忽见知府与众官慌慌张张来叫道：“内中有一位绛玉姐姐在那里？”绛玉也不则声，知府慌了，对知县道：“这人是按君家属，方才亲口吩咐本府，自来照管。如今单不曾获得，倘有错认，怎么回话？”知县着慌，急得乱喊绛玉姐姐，绛玉在众人中，从容答道：“妾在这里，不须忙乱。”

众官见说，如得活宝一般，齐向前，七手八脚，亲自与他解缚，连连赔罪。问绛玉是按君甚人，为何却在邢家。绛玉道：“我是按君之妾，为邢贼诈来。”众官见是按台亚夫人，都来奉承效劳。又恳道：“卑职等职居防护，致按君受惊，恐按君见罪，烦夫人解释。”又道：“适才不知是夫人，大胆呼名，切勿介意，幸甚幸甚。”绛玉道：“不妨。”知府遂吩咐衙役，将轿先送绛玉到自己衙内，知县押着邢家男女送监，众官又一齐奔至庙中回覆，琪生传言免见。

这一夜，庙前庙后许多兵卒围护揭令喝号，一直到晓，琪生却安然睡觉，那些官员吏役，来来往往，一夜何曾得睡，因按院在城外，连城门一夜也不曾关。

次日五鼓，众官就在庙前伺候，直到日出，琪生才进城行香坐察院，先是府道各厅恭谒，俱是青衣待罪，琪生令一概俱换公服相见，琪生致谢知府，知府鞠躬请荆不迭，次后就是知县衙官，也换公服相见，落后又是参将游击，一班武

职打恭，诸事完毕。即刻就投文放告。

知县就解进邢公子一家犯人进来，邢公子只是磕头道：“犯人已知罪不容诛，只求早死。”琪生道：“也不容你不死。”又问他印在那里，公子道：“在家中床柜下。”琪生委知县押着公子登时取至，琪生掣签将公子打了五十大毛板，众家人助恶，刑罚各有轻重，正在发落，顷刻接有一千多状子，倒有一大半是告邢公子的，皮匠亦在其中，琪生逐张敬与邢公子看过，公子顿时无言，琪生就将公子问成绞罪发监。韩氏助夫为恶，暂寄女监发落，才将公子押出，已接着老大书札，已有二三十封，俱为邢公子讲情的。琪生一概不看，原书复回转，将招拟做死。正是：

从前作过事，没兴一齐来。

琪生又看了些状子，才退堂歇息，外面报知府亲自送绛玉进来，琪生回却知府，忙教将绛玉接进，两人悲痛。绛玉哭诉往事，琪生说道：“我一闻你卖出之信，肺腑皆裂，以为终难萍聚，那知遭此一番风险，昨晚若非卿救我，已鬼箠阴司，卿能守节又复救我，此心感激，皆成痛泪。我今日见卿，复思小姐，只可怜你小姐为我而死。”遂将他死的缘故说知。绛玉闻知小姐已死，哭得发昏，又问琪生几时得中做官。琪生也将前事细说，绛玉失惊道：“原来你也遭了一番挫折。”因说道：“邢家韩氏，我倒亏他保全，你须出脱他罪才是。”琪生应允。二人数载旧情，俱发泄在这一夜，枕上二人自不必说。

次日琪生对绛玉道：“我是宪体，原无留家眷在察院之理，恐开强劾之门，不便留你在院，须寻一宅房子，与你住下。吩咐府县照管，待复命之日，再接你进京，你须耐心，

不要憔悴。”遂差人寻下一大间住房，安顿已毕。府县闻知，就拨四个丫鬟两房家人来服事，又差二十名兵丁守护。琪生还恐他寂寞，又将韩氏出了罪，悄悄也发至绛玉处做伴。数日之间，邢公子已死狱中，闲文略过。琪生发放衙门事体已完。一连几日，着人探访父母与邹小姐三人，毫无音信。正在烦闷，衙役来报，座船已到，琪生忙将邹公接上来，谈及绛玉之事，邹公也替琪生欢喜，琪生诉说小姐曾来庙中题诗，及至寻访，又无下落。邹公就急急同琪生去看。又哭得昏晕。

次日琪生复同邹公登舟，往别处出巡，行到半路，复带着马魁、陆珂二人，上岸私行而去，一日来到常熟县界，三人进店吃饭，忽听得店内嚷闹，碗盏碟子打得乱响，琪生唤马魁去看，来报道：“也是一个客人下店吃饭，他不知饭店规矩，凡先进来者，先有饭，务宜依次送来。他见同桌之人，先有饭吃，半日还不到他，又见小二捧饭送到东，送到西，他却呆呆坐等，就大怒起来，将同桌人的饭夺过来，就往地上一泼，同桌之人也恼起来，就与他交手，却打他不过，被那泼饭的人，一顿拳头打倒在地，店主忙去扯劝，那知他正要寻店主撕打，随手带过来，也打一个半死，他还在那里嚷道：‘一般俱是客人，怎一桌之上两样看承，偏送与那行人吃，独不与我。难道我不还你钱不成，你若误了我的行程，叫你死在我手里。’骂得性起，就将他碗盏家伙，打得雪片。特禀报知。”

琪生还未回信，只一个汉子揸拳裸身，从店内跳出门外道：“来来来，皆来送命，我不打你个臭死，不算好汉。”又见店中几个若大若小，男子妇人，跳出一大堆来。手拿柴

棒，俱接连赶将出来，要打那汉子。那汉子将这些大小男女，一脚一个，俱踢得满地乱滚。琪生见他行凶得紧，走上前去，要看他何等人物，用心一看，原来是冯铁头，忙去扯他道：“冯兄休得罗唆，过来相见。”铁头见是琪生，喜得自欢眼笑道：“我的老相公，寻得我好苦，教我那里不曾寻得你到。”

正携手欲行，只见店小二去约了一班光棍、油辣子赶来要打。冯铁头怒道：“待我索性打死他几个。”言罢，就迎上前要打。琪生一把扯住道：“不可！不可！”那小二这些人不知琪生是劝的，认是他同来的伴，但见赢不得铁头，换处出气，就来打琪生，吓得陆珂、马魁忙上前揪住，将为首的一个打了一拳，喝道：“嘿！该死的奴才，按院老爷在此，谁敢乱动？”众人吓得屁滚尿流，只恨爹娘少生两只脚，一齐跑得没影。恰好有本县，打听按院消息的人，在那里一闻此信，飞马报本官去了。这琪生携着铁头手，另进去个僻静店中，那店内的人，已知是按院，见他进来，连饭也不敢吃。丢下饭碗就走，店中忙来磕头。琪生道：“我暂借此说话，你们不许张扬。”店主应声而去。

琪生问铁头一向在那里，今日何事到此？铁头就将逃难遇和氏老夫人与轻烟始末历陈。琪生泪如雨下，忙问老母与轻烟如今安在，铁头道：“住在吕城，我自安顿老夫人二人之后，就遍处来寻你，到这常熟县，连今日已是来寻过三次，不想兄已做官，也不负我几番跋涉。”琪生致谢，就要转头见母，铁头道：“待我先去报知老夫人二人，兄索性完却公事，从容回来相见何如？”琪生急欲回去一见，忽陆珂来禀道：“常熟合县官员，在外禀见。”琪生道：“到县相

见。”琪生见众官已经来接，不好一回，遂差马魁同铁头，先往吕城报信。自己即刻到县查盘诸事已毕。

却将昨日被伤店主唤来，赏他几两银子，安慰他一番，就差人往路上知会座船，只在无锡县等候，不必又来。次日复忙忙的巡到各县，分与松江府各处，匆匆趲完公事，遂带着陆珂起身，星夜赶至吕城。

路上早接着马魁来迎，一同进门，琪生连叫道：“母亲在那里？”和氏老夫人与轻烟，听得琪生已到，飞奔出来，换着琪生痛哭。琪生跪在地上哭道：“致使母亲流落他乡，孩儿之罪也。”夫人扶他起来，三人各将前事说知，琪生又向轻烟谢道：“我母子若非姐姐，焉有今日，向时我见庙中诗句，还道你失节嫁人，满腔错怪，岂知你反为我母子受苦数年。”言之不觉泪下。轻烟泣道：“身已从君，焉肯失节，妾不足惜，只苦了婆婆耳。”琪生只又大哭道：“母亲幸喜见面，只是爹爹不知还在那里吃苦，只恐存亡未保，邹小姐与素梅姐姐着落何方，我好痛心。”夫人与轻烟也哭，铁头苦劝方止。

琪生就差人到无锡县，催趲座船快来。过有五六天，方才船到。琪生去接邹公上来。相见过，邹公续见轻烟，触动心事，放声哭道：“你母子倒幸团圆，轻烟固可见面，不知我女儿尚在何方？今生可有相会的日子？”琪生与铁头再三劝止。

次日琪生就将母亲与轻烟也送至常州，与绛玉一同居住，待复过命，再着人迎接进京，又恐邹公年老，畏见风霜，也留在常州。同例那府县官来叩贺，自不必说。过了两天，琪生别过母亲，与众人带着铁头做伴，乘着座船，又巡

往淮安一带而去。正是：

代天巡狩人人惧，遍地闻名个个尊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素梅在常州关帝庙和诗之后，一直寻至定海家里，只见衰草门庭，青苔满院，一个熟人也不见面，止得一个老苍头看守门户。次日问到祝家，又是一片火烧残地，急访于邻人，方知他家也为出事来，逃走在外。苦得没心没绪，含泪回来，就与苍头诉苦，次日又去访轻烟，也不知去向，要打听小姐，一发没处下手，遂住在家中指望着他们回家，得一个信音。谁知将近一年，杳无音闻，思量在家中，守株待兔，终究不是长法。不若再到京中，且讨平小姐一个好久信息。至十月二十七日，遂又动身进京。至次年五月方行至淮安府。才下饭店，心里就觉有些不爽利，及睡到半夜渐觉沉重，竟病倒在淮安店中。不知生死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

除莽儿素梅致情

诗曰：

腰间常佩锋错剑，专待仇人颈血磨；
是我姻缘偏复合，问伊何用起风波。

却说素梅病倒在饭店，自己将衣服紧紧穿着，只是和衣而卧，幸藏身边盘费多余，诸事可为，央店主请医调治，一病半年有余，连待调理好时，已是一年盘费花得精光，想

道：“我多时不曾画幅画儿，今日不免画幅卖来做盘缠，我病已好，只管在此，岂不讨人看出破绽，明日还急急的起程才好。”遂画两幅画，拿在手中去卖。

偏又作怪起，初两年拿出画去，就有人买，只愁画不及，今日拿着画，整整打早就走到日午，问也没人问一声，心中苦楚。耳边又闻得按院将到，满待报马与官府往来不绝，心内害怕道：“我是个女身，脚下走路慢踱则可，快行未免有错，如今街上官府又多，人马又众，而且按院初到，不是当耍，倘有一些疏失风波立起，不若且回店去回避一日，再作商量。”遂回身转步。

行至南门，忽背后一人，拍拍他肩上道：“素梅姐姐怎么是这等打扮？”素梅吓上一跳，忙回头一看，却是个和尚，颇觉面善，一时再想不起，那和尚笑道：“怎就不认得我，我是平莽儿呀。”原来莽儿自拐主母事犯，从监中逃出，直至这里，无所栖身，就投在南门外的行庵做了和尚。适才正去化斋饭，遇见素梅在街上卖画，他的眼毒偏生认得，只因是男妆，不敢造次，悄悄尾在他背后，细细瞧看，左看右看，见他举止动步，一发知是素梅无疑，所以放胆叫看。

素梅数年不曾被人识破，今日突然平空有人唤出他本像，吃这一大惊，见是平莽儿，就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将一派心事对付他。莽儿见果是素梅，就起奸淫之念，意欲拉他同到庵中，又恐照顾了众和尚，没得到他，心上暗自打算道：“待我先弄他上手，然后再带进庵，他若一心向我，要拒和尚也就不难。”遂诱至僻静处，一把搂住求欢，素梅竟不推辞，笑道：“这所在人迹往来，不当稳便，倘遇着人

来，你是个出家人，我是个假男子，岂不弄出事来，同你到我下处去，闭上房门，一人不知，倒甚稳当。”莽儿道：“你下处在那里？”素梅道：“在府前。”莽儿甚喜，放手跟着素梅就走。

素梅一路暗恨道：“我与这贼，前生做下对头，今生与他一劫罢了。说不得了，我今日必然是死，且到府门前喊官，誓不与这贼俱生。”一头走，一头算计，耳中远远闻得喝道之声，忽听得旁人喝道：“按院老爷来了，还不站开！只管低着头走，到那里去？”素梅闻知就一手携着莽儿，避在一边。不一会，锣声将近，两面肃静牌早已过去，许多仪从执事，络绎而过，看看按院轿子已近，素梅猛然一声大喊爷爷救命。莽儿吓得心胆皆碎，急得要跑，被素梅死紧揽住。那按院正是琪生，闻得有人拦路喊叫，必是急事，就差人押住。

将二人带到察院衙门，先唤素梅上去，一见已吃一惊，忙叫至案桌跟前，吩咐他抬起头来，心内大喜，不觉出神，就失声道：“喂哟！你莫非……”连忙又止住了口，素梅抬眼见像琪生，也暗吃了一吓，又不好问，两人默默无言。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倒有些趣。一个告的不诉，一个审的不问，各人心里的，登时搅乱。

琪生恨不得跑出公案来问他，衙役们看着又不好意思，只得审问道：“你怎没有状子，拦路乱喊，所告何事？”素梅从直诉道：“小妇人其实不是男人。”琪生听了这一句，正合着他痒处，喜得抓耳挠腮，含笑问道：“这是何说？”素梅将平宅从嫁，自己不从，改扮男装，来寻丈夫祝琪生，今日遇见平莽儿，要奸淫之事，一一哭禀。

琪生已知果是素梅，遂拉莽儿上去将之连打一二十下，忿然道：“你有什么说？”莽儿尚兀自左支右吾的抵赖，琪生拍案大怒道：“你这该死该刷的奴才，还不直语，你且抬头认本院一认看。”莽儿果抬头一看，认得是祝琪生，吓得他顶门上走了三魂，脚底下荡了七魂，半日不能则声。琪生叫夹起来，又问他：“买盗扳害，可是你经手的？”莽儿料赖不得，遂将主人遣他行刺，错杀戴方城，又买盗扳害，随后如何去抢邹小姐二人，自己如何拐主母，犯事逃做和尚，今日又不合要奸素梅，一一招出。琪生如梦方醒，始知以前情节，素梅在旁，也方知琪生就为此受累。琪生道：“今日真是神差鬼使，叫你犯在本院手里。明白前事，我也不定你罪例，从宽发落，只将你活活杖死罢。”欲要制签行刑，恐素梅胆小害怕。吩咐差人带出外门，将莽儿重责一百板，生生断命，已交与老牢收管。

琪生发放事完，忙掩门退堂。差陆珂将素梅悄悄接进。二人悲喜交集，琪生忙问道：“小姐在那里？”素梅重新哭诉前事，琪生闻得小姐又被强人劫去，痛哭号呼，琪生也将自己事情，并见诗及到家中遇苍头之事，历历告诉，又道：“你既送平小姐到严家门口，落后可曾闻得些动静么？”素梅道：“彼时我就出来，大约平小姐誓在必死，叫我多致意你，教你自家保重，切勿以他为念。”琪生哭道：“我曾去访他，果然投水而死。”素梅闻知，亦心酸大哭，琪生又说：“他也曾到常州关帝庙和诗哩！”素梅道：“这却又奇，他既死在我题诗之前，怎和诗又在我题诗之后呢？好不令人难解。”二人正在猜疑。

忽冯铁头怒气冲冲跑来对琪生道：“适闻人说严贼事

败，发烟瘴充军，随身只带得一名军妻，是平家之女，今已到河下，明日动手，我去将平小姐取将来何如？”琪生骇异道：“平小姐已死，那有此事？”铁头道：“或者传闻不实，小姐未死也不可知。”琪生又问铁头道：“你怎得有法子去取？”铁头道：“我自有道理，管保取得来就是。”琪生喜极道：“既是不曾死，你快些去，务在必取才好，但不宜声闻于外，恐碍官箴。”铁头道：“咱家自有尺度，断不令人知道。”

言罢出来，先去认了船，买了一包火药，至三更时分，悄悄去那船边，放起一把火来，那船登时大焰，火光烛天，众人惊慌，俱爬起来，有摸着衣服没有裤子的，有全然摸不着的，有摸着一件又是别人的。一齐喊叫，乱窜上岸，惊动许多人来救火。解子又要顾行李，又要顾正犯，那有工夫去照管军妻，铁头杂在人丛里来救火。众人之中，见船上有个标致女人，奔上岸来，忙走向前，一把挽着就走，那女子被火吓得昏头搭脑，单顾性命，只认是本船上的人救他，所以头也不抬，惟顾脚底下，只是跟着他走。

铁头带至无人所在，从袜桶里，取出一把刀来，恐吓他道：“你随到边远充军，有甚好处？好好随我去，还有快活日子，你若不肯，开开声儿，就杀了你。”那女子忙道：“情愿随你同去。”铁头遂收起刀，同至城边。那城门早已大开，却是衙官亲来救火，故此开的。

铁头竟将女子带进察院，全无一人知觉。琪生忙迎出去看，却不认他，心甚索然，对铁头道：“我说没有此事，果然有误，怎么处？”恰好素梅出来看见，拍手笑道：“怪道说是平家之女，原来是平大娘，差到底也。”琪生问：“是

那个平大娘？”素梅笑道：“就是枣核钉之妻，陈氏耳。”琪生与铁头大笑，问：“陈氏因何在严家？”陈氏尚要支吾，琪生道：“莽儿已被我打死，你直说不妨。”陈氏满面羞惭，料然不能隐讳，只得把罪放在莽儿身上，略略被宣几句，琪生又问：“你姑娘生死如何？”陈氏却将姑娘不从，投河身死之故说知，琪生知小姐死信果真，大哭不止，素梅亦甚是悲伤。琪生与素梅叙了两宿旧情，琪生因陈氏在院，恐人晓得谈论，一发连素梅俱教铁头也送至常州宅内同住，又嘱咐铁头就住在常州宅内照管，不须又来。铁头别却琪生，送二人而去不题。正是：

本将携手同欢乐，只为官箴又别离

琪生又忙了数月，各处俱已巡到，一省事完要进京覆命，一路无话。不一日，到京面过圣出来，去拜一个刑部侍郎，是他最相契的同年，偶见案头一张本稿，信手取来瞧看，起语就是速臬元恶，以防不测事，看到后边，却是大盗焦熊，绰号红须，速宜正法，不可久滞狱底，恐防贼党窥伺，发生他变。琪生暗道：“这人名字，我却在那里听说过的。”一时再想不起，只管垂头思索。侍郎道：“年兄躊躇何事？想是稿中有甚不妥贴的所在，不妨改正。”琪生一心思想，口内咨咀道：“非也，这又有些古怪。”侍郎无心答道：“这人果有些古怪，他自供说，替他什么祝恩人报仇，杀了古田县主簿枣核钉平囊成，自家甘心受死，日日在狱中恨，问官不早些处决他，叫他在狱中受闷。你道天下有这等不怕死的亡命之徒么？故此连弟也在这里疑惑，心中却反有些怜他，你说奇也不奇？年兄怎也知他古怪呢？”琪生才记得是数年前青莲庵所救之人。暗想：“他怎晓得我的事，这

又大奇。”遂动了个救他之念，便应道：“这人与小弟曾有一面，恳年兄怎的为小弟开豁他才好。”同年道：“罪案已定，似难翻改。怎么处？”想了一会道：“除非只有抵换一法。”二人再三计议，竟吩咐狱官，将一个多年死囚绞死，却递个红须身死的报呈。

轻轻把个红须救出，带进琪生官寓，红须一见琪生，喜出望外，踊跃跪道：“咱道是那个张爷救我，原来却是恩人。咱不喜得命，倒喜今日得遇恩人。”琪生道：“何意？”红须道：“太爷与尊夫人，眼也望穿，恩人既做了官，怎就忘却父亲妻子。”琪生垂泪道：“我心几碎，怎说忘却二字？你想是知道下落，快与我说明。”红须就把遇雪娥小姐并劫狱以至杀枣核钉被擒解京之事，从前细说。

琪生又悲又喜，感谢不尽。忙问道：“老父与邹小姐，目今还在何方？”红须道：“咱解京之时，蒙他二人赶来，要随咱进京，是咱不肯他来。就住在常州府，想还在那里。”琪生顿足哭道：“我也曾在那里，着实寻访，怎偏不遇，早知如此，就不做官，只在那里访着他才好，何等不巧，岂知当面错过，我真是天地间大不孝大不义之罪人也。”遂呼天大号。红须劝道：“不要烦恼，既有着落，自有相逢日子。明日待咱去接他到京何如？”琪生谢道：“多感厚情，生死不忘。”

二人正在谈说，忽一个衙役送报单进来道：“广东山贼窃发，连破惠潮二府，官兵杀败，巡抚阵亡，今又围困南雄，本府知爷百计死守，信息甚紧，方才又是三报，奏请救兵，阁里去九卿六部老爷，出了会单，不论文武翰林有司，俱于午门会议，请老爷就行。”琪生惊道：“郑兄有难，安

可坐视，我当为朝廷出力，替知己死难，正此时也。”遂换朝服，急急进朝。

原来严嵩拿问，凡是当初被他削逐官员尽皆起复，郑飞英也当起复，就选了广东南雄府知府，带着家眷赴任。到任才一月，就被贼兵围住，屡战屡败，外无救兵，内无粮草，破在旦夕，命在须臾。故此差人突围，星夜进京求救。这琪生晓得是他所以着忙。

奔到午门，只见众官会议，欲议出一人，领兵前去救援，众人闻巡抚也被杀死，声势汹涌，那个敢去，俱面面相觑，各不出言，琪生大声言道：“朝廷高官厚爵养士，原在分忧。今日俱是这等畏首畏尾坐视累卵，则朝廷要我们何用？今日正是事君致身之秋，卑职虽屡文臣，愿提一旅之师，解南雄之围，替君父分忧。”说罢，遂同众大臣面圣自举。龙颜大悦，御笔亲授广东巡抚，兼提调各省兵马都督，又加上一道御敕，琪生谢恩，连夜带着红须起程。这番兼管各省兵马，一路人马拥护，好不威赫。琪生与红须坐着大船，这些兵马执事，却摆在岸上，晓夜趲行，不知此去何如？再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

剿泉寇二士争雄

词曰：

巡访才得返星招，又把从戎卿诚叨，何苦独贤劳，

不因授友难，那得会多娇。

《右调 菊花新》

却说祝琪生自领马出京，一路人马随从而行，多少威武，直到常州地界，忙差人往母亲处报信。自己随即上船来见母亲，道及：“朝廷又差儿往广东剿贼，不日要往长江过梅岭去了。一则记念母亲，并探父亲下落，二则不知邹平二位小姐消息何如？三则要借重冯义兄同往广东建些功业，以报知己。故此由浙江福建而进，且好友郑飞英被贼围困南雄，正在危急之秋，望孩儿救援，刻不容缓，就此拜别母亲前去。”绛玉、素梅、轻烟亦来送别。遂邀了冯铁头下船，立时将令开行。

那些常州府所属官员，俱来投手本候见，并送下程。琪生一概不收，但要地方官牵夫多拨几百名，以便连夜攒行，那些府县原是琪生旧属，今又见新升抚院，且不受一文私礼，岂有要几名夫，不竭力奉承的道理？逐传各方总甲人等，立刻要牵夫一千名，前往广东抚院大老爷军前应用，如违重究。只见里第火速同了差人，各处要夫。

谁知祝公与邹小姐，自随红须起解进京，劝他暂住常州后，身边盘费俱已用尽，口食尚且不给，正是走头无路，忽听得县里立刻要夫，左右邻皆去，祝公与邹小姐商量道：“我今早膳尚缺，如何得有银钱雇夫，只得自去应个名罢。”邹小姐闻说，泪如雨下，便道：“公公如此老年，焉能受得此苦。若是不去，地方总甲又凶狠狠的，决不肯放过。”只得随在祝公身边，同着扯牵而行。

此时琪生正别了家眷下船，冯铁头虽然初与红须相会，向日已闻琪生口里赞过，一见自然道气相投，三人说了些闲

话，船已行有二三里，红须忽记起祝公并邹小姐尚无下落，便高叫道：“咱有罪了，快放咱上岸去！快放咱上岸去！”琪生忙问道：“兄弟往那里去？却是为何？”红须道：“你道为何？还是为你，难道你忘了令尊并尊夫人么？”琪生道：“怎敢片刻有忘，只因军机紧急，已吩咐家下人多方寻觅去了，如再不见时，待班师之后，仍还要借重。”

正说之间，忽然岸上人声嘈杂，其中似有妇人号哭之声，更觉凄惨。琪生偶尔动念，随立身往船窗外一观，但见一老者打倒在地，一女人号哭在旁，不知其故。连唤差役上岸，速取二人情节回话。差役忙过脚船上岸，问那老者道：“因何倒在此间？”那女子答道：“我公公是拿来扞夫，因年老行走不快，被夫头打坏的。”

差役随来回话，琪生听了，复想道：“既是扞夫，如何又有一个少年女子随行之理？其中必有情弊，你可去带那二人上船来见本院。”原差立要拿祝公上船，祝公决不肯去，邹小姐道：“公公不妨，待媳妇去哭诉苦情，或者还可出得夫头之气。”

二人随了差人上船时，琪生先已看见是父亲了，慌忙迎出舱门来，一把抱住父亲，哭拜道：“男该万死，如何累父亲受苦到这田地。”祝公道：“这也是我的命运，再不想你改了姓，如何使我寻得着？”琪生转身见了邹小姐，也拜谢他年来服事父亲之劳。红须、冯铁头亦过来下了礼。

祝公一见红须，便问道：“义士从何得放，真喜杀我也。”外边又禀道：“知县锁夫头在此请罪，求大老爷发放。”琪生闻之正欲出去痛责一番，被祝公劝道：“他只知赶路要紧，那知你我事情，若不是他这一番罗唆，我与你那

得相逢，此系无心之过，饶他罢了。”琪生领命而去，只见知县驿丞跪在船头上请罪。琪生道：“人夫自当选壮丁着役，如何差老弱的塞责。比皆该役朦胧作弊，以后当细心料理。姑且一概不究。”众皆叩头感谢而去。

琪生进舱来，祝公便问道：“你母亲曾有下落否？”琪生道：“母亲已在此住久，男今奉命讨贼，刻不容缓，父亲可同媳妇，且与母亲暂住此地。待男班师之日，一齐进京。”随唤轿且送太爷小姐到衙，即时点鼓开船。

不须半月，即到福建，塘报日日中有，琪生又暗差精细军士，前往贼营，探其虚实。随取广东全省地图一看，何处可以进兵，何处可以埋伏，何处可以围困，何处可以屯粮，何处系藏奸之所，细细筹画已定。

一入境内，便传意在南雄三府附近地方官进见，着他速备粮草，军前听用，且不到省行事。急忙整顿兵马，竟往潮州而进。一边与焦红须、冯铁头密议，道：“我若先去解南雄之危，恐贼兵全力俱在南雄，急促不能取胜。不若先攻惠潮，他必无备，乘其无备，狠打一仗，即不能全胜，立时恢复二府，谅有二将军威勇，也断不输与他。南雄贼兵若闻得大兵取惠潮，必将南雄之兵来救惠潮，则南雄不战而围自解，我兵那时随往南雄会面郑飞英，再商议灭贼之策。有何不可？”红须道：“恩主言之有理，以我二人去征惠潮，原非难事。”

琪生遂择日祭旗发兵，将人马分为三队，前队以焦红须为大将，率领一千人马，密授以方略先行。后队以冯铁头为副将，率领一千人马，亦授以方略随行。琪生自领一千人马，从中接应，并不许一丁沿途扰害良民，奸淫妇女，所过

地方，除粮草应供之外，鸡犬不惊。但见：

旌旗蔽日，剑戟如林。

不数日已到潮州，塘报人禀道：“贼兵因攻南雄不下，俱将精勇调离了惠潮二府。止存千数老弱兵在内。着他紧守城池，不可乱动，倘有官兵讨战，速来通报，不可轻出。所以惠潮二府城门，每日午时一开，除放柴米蔬菜之外，即紧闭不出。上城守宿，俱是百姓。”琪生闻得此信，遂觉此来，果系不差。

便对焦、冯二将道：“看此光景，只宜智取，不须与战。”红须道：“如此毛贼，何须智取？随咱力量砍去便了，有何惧哉！”冯铁头道：“恩主所见极是，倘只固守不出，何时得下，若有妙计，自当领命而行。”琪生道：“别人行兵，多以先声夺人，只得三千，报称十万，使之畏威投顺。今番逆贼，擅能杀死总督巡抚，连下二郡，正在猖狂得意之秋，安能望其投诚，我今寂然而至，略不示以进剿之威，则城内无备，我今将精勇四十名，随了冯副将，扮作客商，待午时混进城去，伏至更深，听城外炮响，便放开城门杀出，与焦将军合兵杀进，自无不克之理。”二人依计而行，果然迅雷不及掩耳，里应外合，那些老弱兵无从招架，各皆逃生了。焦、冯二将，赶杀了半夜，并无敌手，遂请琪生进城，出榜安民，再将府中仓库，细细查点一番，委任一贤能官署了府事。

次日起兵，竟往惠州。琪生在路对红须道：“此番又不是前日局面了，日前要寂然而至，如今要耀武扬威，大彰声势，方才有济。”红须道：“一样两府，何故又要变局？”琪生笑道：“贼人必知我里应外合之计，此番断然死守城门，

不放面生之人进城，以待南雄救援之兵到来，则此计不行矣！惟四路大张招抚榜文，云：我雄兵数万，战将百员已驻于此，怜尔辈原系良民，不过为贼人所陷，若肯改逆从顺，一概免死不究。原系守土之官，仍还旧职，特此晓谕，速速投诚。”

此时城尉已知榜文所谕，那府县自料力不能胜，即会同总兵官来议，道：“若状潮州三日内，即被大兵所破，我者兵微将寡，如何是他敌手，不若早早投诚，还可保我旧职。”道犹未了，来报张巡抚大兵已满山寨野而来，围住城门了。但见：

一路霜威凌草木，三军杀气贯旌旄。

守城百姓一见，便皆惊倒，就欲开门迎接。适值官军皆有此意，遂一齐出廊迎接。塘报立时传进中军，红须闻报大笑道：“好个主帅，料敌不爽分毫，果然来投诚了。”即便挥军入城，探其虚实，一面请主帅发放投诚人众，就在府中坐下，出了安民榜，查过仓库钱粮，仍令该署官军，管理地方，即日拔营往南雄，贼寇已知惠潮有失，火速前来，却与大兵途中相遇，不能前进，便札住营头，就在此决过胜负罢。

琪生亦见贼兵到来，即传令且在此扎住，命焦、冯二将，乘机进剿，那些贼众，见我兵声势勇猛，也便胆寒及至对垒，战有五十余合，杀得红须性发，赶上一刀，贼首一闪，跌下马来，被我捉住，捆解辕内。那副将见贼首捉去，奋勇前来，与红须死战不休。冯铁头见红须不能脱身，便跃马横枪，随来接战，直至天色渐晚，各自收兵回营。

次早复来决战。琪生道：“贼首已获，决该骇散，何以

还来讨战，二位将军，今日决要擒得此贼，方可无虞。”焦、冯二人道：“如此毛贼，只须一人够了，今有我二人在此，怕他飞上天去。不消半个时辰，包管取他驴头献恩主就是。”二人便整顿兵威出战，只见贼众，不因头目被擒兵威消减。

红须大声问道：“贼首已被我拿下，汝等何不早降，也免得一死。”那贼将道：“主帅被擒，我军中豪杰尽多，难道再立不得一个的么？休得夸能，放马过来！”两下又战有五十余合，冯铁头在后，看清了那贼的刀法，冷地赶上前来，斜刺一枪，即时跌下马来，被红须一刀砍死，贼皆落荒而走。焦、冯二将尽力砍杀一番，方传号令：如有愿降者免死。众皆倒戈乞命，遂收兵回营。正是：

忽闻战鼓震山林，枪戟交加鬼神惊；

黯淡愁云浑似梦，二雄从此显威名。

但见得胜回营，琪生亦来迎焦、冯二将进账，称其大功。随往南雄进发。

郑飞英探知张巡抚到来，已先出廊跪接。琪生大见，连忙扯住道：“弟与兄真异姓手足，何必拘此大礼。”遂请飞英到察院衙门住下。郑飞英就随在后稟参，琪生也不坐堂，往扯飞英手往内便走。

二人坐下，飞英深深又打一恭感谢道：“自被贼兵围困数月，料无生理，忽然解散，深为诧异，又闻张巡抚亲来进剿，谁知就是台兄，若非台兄雄略，弟焉能有今日重生。莫之大恩，何时可报，日来老伯、伯母与尊嫂还是在京？还是在家？”琪生道：“承念及老父、老母，弟真名教中罪人。自被平贼毒害之后，俱各流落天涯，直至巡方之日，始接老

母奉养，老父是行兵路遇的，相会尚未及两月，至于室家一事，尚未有期。”飞英道：“若未曾恭喜，弟僭为兄作月老何如？”琪生道：“这又不敢当，有是有的了，但不能全美耳。”飞英道：“何为全美何为不全美？”琪生笑道：“一言难尽，弟向因浴佛会，拾得凤钗与邹小姐有约，此吾兄所知者，随后还有平婉如小姐之约，不料兽兄君赞，竟将妹子送入权门，小姐为我守节而亡，至今悬念。”飞英道：“台兄既知平小姐已死，何不再续鸾交？”琪生道：“还有一疑案未释，弟在常州关帝庙，见婉如诗一首，又像未曾死的，故此还要细访。”飞英道：“台兄果有心于他，亦系易得的事。”遂作别回署。

即请平小姐出来道：“恭喜贺喜，祝琪生已做本省巡抚，因剿贼至此，少间来拜时，便可以相会。”婉如道：“闻说新巡抚姓张，难道广东有两位巡抚么？”飞英道：“巡抚到只得一位，祝兄却有两姓，小姐不必多疑，待他来时，自见明白。”一面吩咐整备筵席，道犹未了，衙役飞报巡抚张老爷已亲到门，飞英连忙迎接进来，琪生下了轿，径往内衙便走，飞英仍要行属礼，琪生笑道：“若要行此礼，我便不该来看兄了。”遂扯手英手，一同坐下。

茶罢，琪生即问道：“兄所说平小姐，果还在么？可以通得一信否？”飞英道：“信是极易通的，但闻张字便不通了，台兄若真心念他，弟之月老定做得成矣。”连叫请小姐出来，此时平小姐已在内，认得果是祝郎了，闻请相会，也便出来，琪生一见，果是婉如，两下悲喜交集。飞英就将投河救起原由说明，琪生感谢不已，方才商量奏凯还朝之事。遂将地方军政，俱交辖部院掌管，把郑飞英亦叙有军功，邀

他同行。一边报捷，一边出本候旨索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

酬凤钗五凤齐鸣

诗曰：

一番离别一番逢，转眼当年似梦中；

终是金钗作巧合，大家齐谢凤头翁。

再说琪生修起本章，将陷车囚了贼首，着兵防护，先解进京，又着红须与铁头，至常州宅内报信，然后带领婉如下船，飞英领着家眷，另备一船，也同起身。一路逢府逢县官员远接送礼请酒，起夫马，备供应，熟闹不过。一日已到常州，飞英自泊船码头，琪生却坐着献轿，八抬八撮，前呼后拥，来到宅中，拜见父母与邹公，雪娥小姐领着素梅、轻烟、绛玉也相见过，又有韩氏与陈氏，也过来拜见，琪生就着人打轿将婉如小姐接至，婉如先拜见公婆与邹公，又与众人相见。绛玉见了小姐，喜从天降。二人互相流泪，绛玉要行婢子礼，婉如垂泪不肯，也以平礼相见。婉如又向陈氏洒了几点眼泪。次日飞英也上来拜祝公与邹公，留住饮酒，自不必说。

琪生遂择吉日，将韩氏配了红须，陈氏配了铁头成亲，各有妆奁奉赠。韩氏错赐防贤德，陈氏邪感也守贞节，这也是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天理当然耳。

祝公与和氏夫人商议道：“孩儿媳妇，年俱长大，不若

拣个黄道吉日与他成了亲，一同进京，岂不更妙。”老夫人甚喜，择了吉期，就央红须为雪娥小姐之媒，却有邹公主婚，央铁头为婉如小姐之媒，就是飞英与陈氏主婚，琪生与两位新人成其花烛。次日又是邹公飞英二人替素梅、轻烟、绛玉三人为媒，立为侧室，素梅、轻烟却是铁头与陈氏主婚。绛玉却是红须与韩氏主婚，这两日连邹家各家眷也接上来大吹大擂，好不兴头，好不风骚。只便宜了一个琪生，你想他这两夜的光景，是怎么个模样？

第一夜词寄：

翠被翻红，桃浪叠卷，内外夹攻，上下何曾得歇？左右受敌，彼此真是难支。一个雨汗淋漓，顾首不能顾尾，两个娇声婉转，且前而又且却。数载相思，今日方了，连摘二枝，其乐如何？

第二夜词寄：

齐楼三个新人，各出四般旧物。三面受围，一将难敌，彼往此来，左冲右突。汗浸浸，个个争先勇猛，声喘喘，人人循序攻求。既竭尽全力，欲罢不能。三战三比，其余不足观他已。

琪生连日新婚，乐而忘返。那些远近官员，登门拜贺，连络不绝。门口竟拥挤不开，不消细说。一日，婉如小姐将出凤钗，对琪生笑道：“他是你我之媒，如今该酬谢他了。”琪生就笑向雪娥小姐道：“这凤钗原是你的，那知竟与我做了两次冰人，先聘你，后聘平夫人。”又笑指素梅三人道：“且搭上这三位星君，真功甚大，当封他个什么官职？”五位大小夫人齐笑，雪娥也取出琪生旧日所题汗巾诗句还他。

琪生看了，忽想起庙中之诗，对他五人道：“你我六

人，俱遭一番磨难，却俱在关帝庙题诗，今日复入完聚，岂非神圣之力，还皆齐去拜谢才是。”轻烟接口道：“果然神圣显应，妾与婆婆当时进退无门，欲寻死路，求得一签，妾还记得是第十三签诗，道：‘彼来此去两相违，咫尺风波泪满襟，休道无缘乡梦永，心苗直待锦衣归。’恰好签道得了，闻冯义士欲往吕城，才出得庙。你就到庙中，这是头一名已应。我与婆婆出庙门时，就遇着那无赖公子来轻薄，第二句又应，直待你如今做官，方得相逢，又应了后边两句。这签句句应验，岂不是关帝感应。”琪生道：“若说起求签，我向日在家中，也于关帝庙求一签，诗道：‘劝君莫坐钓鱼矶，直北生涯信不非，从此头头声价好，归来方喜折花枝。’神圣叫我莫坐在家里，快些进京，果然进京就中。两次出差，却遇着爹娘，与你五人，岂不句句也应。”绛玉也道：“我那日同韩大娘还愿，自心暗祝神前说，若与你重逢这日，神帐飘起三次，才祝完，神账果然连飘三次。今日果聚一堂，岂不也应验了。”众人惊异，齐道：“既如此，不可不去拜谢。就是明日去罢！”琪生又道：“金凤钗是我撮合老人，不可褻他，明日何不备下香烛纸马，大家送他到关帝庙中供奉，使他日受香烟，千年不朽，以报他作媒大恩。”数人欢然。

次日果备了许多牲醴，一二十乘大轿，三四十乘小轿，一齐俱到码头上关帝庙中。众和尚出门跪接，琪生领着许多人进庙拈香，取金凤钗将拜匣盛好，双手捧着供在神案之上，大家拜他两拜，吩咐和尚好生看守。后来这金凤钗竟做了出门传世之宝，如今尚在。

雪娥小姐道：“我当初的那一幅观音大士，不知可还在

家么？”琪生道：“向日我与岳父在家看见，还见好好的挂在房中，可惜不曾差人请来今日一齐供养，我等望空拜谢罢！”遂同向空中拜了四拜起来。

祝公与邹公、飞英、红须、冯铁头，一班男人，都到两廊游玩，和氏老夫人陪着飞英家眷并韩氏、陈氏一班女客，在后殿随喜。和氏却携了雪娥小姐，婉如小姐与素梅、轻烟、绛玉五位美人，到前殿来看旧日诗句，只见那诗句俱是清晰鲜明，墙上半点灰尘也没有，比不得旧时那样零落，却是这些和尚晓得是巡抚老爷与众位夫人之笔，遂将墙上搨得干干净净，用数文大红好纱裁成方架，将诗句罩好。琪生与众位夫人，将纱架揭起，见诗句宛然，字亦仍旧。琪生与五位夫人齐念了一遍，道：

觅尽天涯何处着，萋萋姑媳向谁啼；

若还俗问题诗女，便是当初花底迷。

定海邹氏轻烟题

不记当年月下事，缘何轻易向人啼；

若能萍蒂逢卿日，可许萧郎续旧迷。

又加一绝

孤身浪迹倍凄淇，恐滞萧墙不敢啼；

肠断断肠空有泪，教人终日被愁迷。

定海琪生和题

迢迢长路弓鞋綻，妾为思君泪暗啼；

手抱丹青颜面改，前行又恐路途迷。

定海邹氏素梅和题

一入侯门深似海，逢宵挨尽五更啼；

知君已有知心伴，恐负柴门烟雾迷。

定海平氏绛玉和笔

身在东吴心在越，满天霜雪听鸟啼；

近来消瘦君知否，始悔当初执着迷。

定海平氏婉如步和

父逐飘蓬子浪迹，班衣翻做楚猿啼；

柔肠满注相思泪，只为情痴妾自迷。

定海邹氏雪娥泣和

六人各看了一遍，琪生复又重新再看，向轻烟道：“我那时详你诗意只疑你另适他人，那知为我老母，致你吃若。”看素梅诗道：“彼时却不知你改妆卖画，直到定海家里，遇老苍头告诉，方才知。”看绛玉之句道：“那时只道你卖与人家，终身难见，岂知你诗中之藏，苦志待我。”又看婉如小姐诗道：“那时我只道你身入龙宫，倒我永抱思弦之惨，长怀青冢之悲。怎知你死里求生，依旧重圆，这快活从那里说起。”再看到雪娥小姐诗道：“我闻你被劫，已道珠沉玉碎，及看诗之首句，也只道是为你父亲自感，那知却为我老父受那般苦恼，今日喜得团聚相逢，人人遂愿，又皆为我立节，岂非乐事？”又道：“我当初奇遇，是因浴佛会诗起，以后就因题观音赞的一个机会，遂先与你三人订约，落后枣核钉生妒，就起寡端，倒与平卿二人巧会，总是福祿相济，五凤齐鸣。明日又该去拜谢佛会诗。”众美人又笑做一堆，琪生道：“我心中甚是快畅，待我再和壁间原韵一首，见得你我团圆，诗也该圆满。”遂唤人取笔墨过来。和道：

金屋深藏春意足，携手花下凤鸾啼；

从此共作长衾乐，只恐情深春又迷。

定海祝琪生携五美

人重题

琪生题毕，众美人各各看了，大赞，相视而笑。琪生又道：“你五人何不再各和一首？”顿时五人齐道：“各做诗趣，不若共联一首何如？”琪生道：“更妙！就以你我六人之事为题，我先吟起联。”道：

旧诗今作新人语， 愁句番成笑眼看；（琪生）

回忆凤钗疑有鬼，（雪娥）迳对冰瑟岂无端，（婉如）

谈心还及花前事，（素梅）携手犹思月底欢；（绛玉）

珍惜韶华莫浪过，（轻烟）须知当日刻时难。（琪生）

琪生妻妾六人联完，各看一遍，欢然大笑。大家玩了一会，祝公诸人早已进来，飞英问琪生道：“你们写的什么东西，可好与我看么？”琪生笑道：“是联的一首律诗，虽系亲匿之词；然看亦不妨。”就随手递与飞英，飞英接过一看，赞不绝口：“不知诸夫人俱蓄妙才，盟兄占尽人间闺中情秀，真世间大福人也。若非这些佳人，也不能配盟兄，若非盟兄，也不能配这几位佳人。”又笑道：“那时盟兄窃玉怜香之况，料然可观得紧。”琪生大笑，祝公与众人也拿去细看，大家赏鉴，当下尽一日之欢，至晚方回。

次日就收拾起程，各人登舟，琪生是四只大座船，小船

不计其数。飞英也是一只座船，四只小船，一同到临清起岸。马辇煖轿牲口车子，一路风风显显，直到北京，琪生面过圣，就保奏红须、铁头大功。此时红须改名焦廷爵，铁头改名冯杰，圣上就升琪生为都察院都御史。援焦廷爵为五军都督府同知，后来竟做到三边总制善终。授冯杰为留守司，后来也做到大都督，屡建奇功。又将贼首乃雄梟首示众。焦冯二人各领家眷别琪生赴任，琪生又将南雄知府郑伟守城有功，臣节可嘉，圣上也升他做了按察司副使，亦别琪生到任去了。琪生又上本，换了自己姓氏也匆匆到任。

祝公年老，不愿做官，只与邹公纵情山水之乐。这琪生日日完了衙门事隶，与五位大小夫人奕棋抚琴，联诗画画，无所不乐。不上二年，五位夫人各生一子，更是锦上添花。后来祝公与老夫人又过十数年，方才相继归世，琪生请谥封为吏部尚书谥忠肃公。母为一品洛郡夫人。邹公亦相继而亡，琪生与雪娥亦尽殡葬之礼，待三年服满之后，正要上京做官。忽然想起在关帝庙写疏头的时节，得到此地位，富贵已极。便与五位夫人商量，不去补官，安心林下，除裸子成名之外，一味以山水诗酒为乐。等至八十一岁，见五子齐登科甲，与好友飞英，并焦冯二姓，世世联烟人人称羨。在下知之最真，故有此一段婆话奉闻。